武俠世界

$2.00

586

下期預告

無名英雄
列傳之一



魏力．著

三個青年人，在軍閥混戰時期，捨生忘死，通過重重險阻將一大批槍械運送到南方革命軍之手，過程壯烈無比，人物有血有肉，經歷驚險無比，下期在本刊連載刊出．敬請留意。★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鄺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	半年港幣	$ 45.00
	一年港幣	$ 88.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51.00
	一年港幣	$1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586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故事

馬雲·文
培新·圖

催命天使

（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呂偉良決心要揭開「紅心會」內幕，答應與他們合作，由呂偉良設法將械刦銀行大盜龍大虎救出，再由「紅心會」地下醫院替呂偉良施移植手術，駁一條腿，令呂偉良可以成爲四肢健全的人，呂偉良爲完成此項「任務」，設法找到「獄中霸王」林牛之弟，希望他能助自己一臂之力。

師徒刦獄　艱險重重

呂偉良無法說服林牛的弟弟林羊，終於改變了原意，向林羊旁敲側擊的，查問了好一些有關獄中的情形，以及囚犯們的生活習慣，甚至許多不足爲外人道的黑幕等等，林羊都一一說了。

林羊最後又說：「我不是胆小，事實上，我們犯不着去冒這種風險。有一件事說出來，你也許以爲我誇張，事實上，我要把大哥救出來，也不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問題是他出來之後又怎麼樣？警方循例要通緝他，結果，我們兄弟二人既有麻煩，許多見不得光的事，亦可能因此而被揭發，那又何必？反正我大哥在獄中雖說服刑，實際上，也等於渡假。」

「渡假？」呂偉良笑道：「這未免有點類似阿Q精神吧？」

「他在裏面吃好住好，跟其他的囚犯完全不同，別說洋酒香烟，就是如花似玉的女人，也可以找到。」

「可是，我却看見他跟普通囚犯一樣，並無分別。」

「你是以訪問者的身份入去，獄吏們可能要求我大哥跟他們合作，演戲一樣演給你看罷了。事實上，他是獄中霸王，獄長的地位也比不上他，信不信由你！」

「主要是由於他的黑勢力，是不？」

「是的，獄吏們管不了那麼多囚犯，就必須依靠我大哥的聲望。他在獄中指揮了一切，弄得井井有條，獄長有什麼辦法不服他呢？」

「照你這麼說，你要助我一臂之力，實在是易如反掌的事，可不是嗎？」

林羊說道：「當然，不過即使我大哥答應，我也反對，因爲我不想改變現狀。」

「怕你大哥出獄之後，你失去了領導地位，是不？」

「你誤會了，我們是同胞兄弟，不會互相猜忌的。我不參加這件事，主要是怕惹禍上身，影响我大哥在獄中的領導地位。其實，整個事情的後果，你也可以想像得到，一個無期徒刑的犯人走失了，

最高當局必然澈查眞相的，那時大哥固然有問題，我亦難免。」

呂偉良無言以對，只好把林羊送回俱樂部門前去。其實林羊的手下，一直都駕車在後暗中監視住，以防不測。

阿生把車子開走，呂偉良忽然又對他說：「阿生，把車子開往天蝎車行去。」

「怎麼？車子並沒有壞啊！」

「即使壞了，這麼深夜，怕也沒有人爲我們修理，我到那兒去，是爲了查明一件事。」

「什麼事？」

「我要你把車子在天蝎車行附近停下來，我偷入車行內查閱他們的賬簿。」

阿生幾乎要把車子停了下來，他出奇地問：「師父，爲什麼我們要查他們的賬目？」

「阿生，你眞健忘，那間車行是他們蝎幫的總部啊！」

「我當然不會忘記，自從『芙蓉女巫』一案之後，警方不是已經把蝎幫搗毀了麼？」

「搗毀？」呂偉良苦笑一下，「這個世界，有許多事情是分開表面與實際兩回事的，蝎幫在表面上已經消滅了，實際上却在暗中復活，依舊控制了本市的毒品市場。」

「可是，我們要辦的事：又跟蝎幫有什麼關係呢？」

「關係當然有的，但是，我要查過了他們的營業賬目之後，慢慢再告訴你。」

「求蝎幫幫助我們一臂之力麼？」

「不！阿生，你別心急，快把車子開到天蝎車行附近再說。」

阿生無可奈何，只有帶着滿腹疑團，把車子開到天蝎車行附近！

這是一條非常僻靜的街道，行人也找不到多一個。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下了車，正待設法進入天蝎車行裏去，豈料就在這時候，車房那邊的大閘拉開了，裏面一輛大卡車，正在開出來，二人連忙在路旁一輛車子後面伏了下來。

卡車在他們的眼前開過，路燈照耀之下，他們看見卡車之旁，漆上了「食得福麵飽公司」七個大字。

卡車開走之後，大閘又重新拉攏。

阿生低聲說道：「師父，你不是說，這麼深夜了，沒有人替人修理汽車麼？剛才那一輛，又怎麼解釋？」

「也許是日間修理，剛來取車的。阿生，少說廢話，我們先設法混入去！」

「裏面還有人，剛才他們不是在車房那邊把大閘拉上麼？」

「是的，但是我們不必進車房去，我們要上二樓。」

呂偉良話未說完，已經拄杖急竄，閃到了天蝎車行的屋旁去！

阿生緊隨着，接踵而至。他們仰頭望望，二樓窗口沒有燈光，窗戶緊閉。這兒整幢建築物，就只有兩層高，車房那邊還是單層的建築，用以停放車子及修理汽車之用。

阿生估計那窗口離地不過十來尺，這種高度他是可以一躍而上的，因此他對呂偉良低聲說道：「讓我先上！」

呂偉良一點頭，阿生已是雙足一頓，身子一縱，轉眼已經蹲在窗簷外面。

阿生非常熟練地往內張望，裏面沒有人，窗子也沒有加上鐵欄，於是他往下向呂偉良打了一個手勢，呂偉良很有默契的，把鐵拐杖的扶手旋開，取出一個圓筒，往上一拋！

阿生輕輕接過，隨手打開圓筒，取出了一些工具，不到一分鐘光景，窗門的暗栓，已被阿生利用一種小巧的儀器弄開。

阿生剛跨腿進內，呂偉良已是鐵杖一點，接踵而至！

呂偉良一邊亮了手電筒，一邊拄杖前進。只走上幾步，他的鐵拐杖的扶手之上，突然亮了紅燈——那是一盞極之小巧的紅色燈號，一閃一閃的，還發出一種微波，即使呂偉良的眼睛沒有注視着它，他的手腕也可以感到微微在震盪！

呂偉良立刻拖住阿生，不讓他再往前走！

原來「萬能拐杖」中的小儀器極之敏感，只要附近數尺之內埋藏有任何警報系統，小儀器都會自動向呂偉良提出警告！

呂偉良既然接到了「萬能拐杖」中的訊號，立即與阿生展開偵查，果然在一個文件櫃旁邊，找到了那警報系統之所在！

這種警報系統設計極之巧妙，關鍵全在一塊活動的地板之上，只要有人踏上這塊活動地板，警鈴就會向另一處地方發出訊號。

呂偉良和阿生這師徒二人，生平也不知經過多少艱險，見盡了不少巧妙設計，他們固然不會輕易上當，何況還有小儀器的協助，因此，他們終於把通往警報系統的電線剪斷。

於是，警報系統失靈了！

呂偉良心裏明白：爲什麼要在這一列文件櫃之前，裝上活動地板和敏感儀器？此中當然有問題，

要不是文件櫃後面另有暗格，便是提防有人要偷窺文件櫃中的某一些秘密。

呂偉良先作了第一種假定，假定文件櫃背後另外有暗格。

可是，經過仔細檢查之後，後面只是一幅水泥牆壁，並無可疑之處。

至此，呂偉良憑着他的經驗，可以確定裝置這警報系統的人，目的在防止有人偷偷開啓這些文件櫃。

文件櫃是鋼製的一種，同時附有保險箱一般的設計，換句話說，那是不用鎖匙的，而是利用暗碼控制開關的。這一種類的鋼具，許多大寫字樓，都有採取使用，原不足爲奇。奇就奇在爲什麼他們會防止有人開啓它。

呂偉良利用手電筒在各處小心檢查了一遍，直至證實沒有其他隱藏着的機關後，才把文件櫃弄開了。

說到開啓保險箱，呂偉良可以說是熟能生巧，他的第一流功夫，早已叫人心服，而眼前這些文件櫃上的保險鎖，在他的眼中簡直是小兒科。所以，前後也不到一分鐘，幾個文件櫃全被開啓。

師徒二人十分有默契，分工合作，將各文件櫃檢閱了一遍，終於給他們找出了一本賬册。

這一本賬册，是獨自被收藏在文件櫃中的暗格內的。這暗格十分巧妙，隱藏在第一格抽屜與第二格抽屜的空隙之間，僅僅可以藏進那一本賬册。要不是呂偉良憑着他的經驗，很容易就給瞞過了。

賬册中登記的，盡是蝎幫每天批發毒品的數量與銀碼，而客戶的名單中，竟然也有不少呂偉良所熟悉的名字在內。

呂偉良翻閱了一會兒，赫然發覺「食得福麵飽公司」也是「來往客戶」之一。

呂偉良心裏開始有點明白了，原來剛才那輛大卡車是來「出貨」的。

根據賬册上顯示，「食得福麵飽公司」大約每隔三天便到來「出貨」一次，數目不小，也不算太大宗。

呂偉良迅速把一部份名單記下，其中當然也包括了「食得福麵飽公司」在內。然後與阿生分工合作，把一切弄回原狀！

師徒二人正待離去，突然間，那邊傳來了步履之聲！

呂偉良和阿生分別埋伏在二張寫字檯後面，一個人影自梯口出現，「拍」的一聲，燈光亮了，把整個寫字樓照耀得如同白晝！

呂偉良握緊鐵拐杖，戒備着！

阿生伏在寫字檯後面，眼睛的視綫，却透過了寫字檯下面的空隙，注視着那雙走動中的腿，他算準計準了，只要那傢伙再走上兩步，那時他一定發現阿生躲在那裏，阿生便迫住要先發制人。

可是，那人並沒有走過來阿生那邊，他似乎是個看更員，他用一枝强光電筒，循例在一些角落照射了一遍，然後關了燈離去！

呂偉良和阿生都悄悄鬆了一口氣！

幸而他們剛才進來之後，把窗門掩回原狀，否則必然會有麻煩，同時被剪斷的電綫，亦未與其他電流發生連鎖作用！否則，電燈如果按不亮的話他們也同樣有麻煩！

師徒二人由原路撤出，匆匆回到車中。

阿生這時候忍不住又問：「毒品與我們刦獄的事，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及！師父，你到底又有了一些什麼打算？請告訴我。」

呂偉良道：「好吧！你一邊開車，我一邊告訴你！」

「開往那兒？」

「東區繁華大道。」

「不返家麼？」

「不！時候還早呢。」

阿生看看腕表：「凌晨二時了。」

「你倦了麼？」

「不！」阿生一邊開車一邊說：「我們到繁華大道幹甚麼呢？」

「剛才我們不是看見一輛大卡車由天蝎車房之內開出麼？」

「是的。」

「那是一家麵飽公司的送貨車，現在，我們就是要到食得福麵飽公司去一次。」

「我當然明白，你决不會是爲了想買麵飽吧？」阿生說道：「你到底在懷疑一些什麼？」

「告訴你，我一直知道灰色監獄之內，經常有毒品供應，就是不知道他們利用什麼方法偷運入內。現在，我倒有點明白了。」

阿生拍腿道：「對了，利用麵飽藏毒，果然是天衣無縫！」

可是，他很快又陷於五里霧中。怔怔地問呂偉良道：「假如查到了他們果眞是利用麵飽運毒，對我們又有什麼關係？」

「當然有的，否則，我又何必冒險去查明這件事？」

車子很快已經轉入繁華大道。

當阿生把車子開過「食得福麵飽公司」門前時，他們發覺那輛大卡車就停在門前路邊。可是，車上已經有沒人，店子也關門熄燈。

呂偉良叫阿生把車子停在前面的車位上，他獨自拄杖下車走過來。

呂偉良四顧無人，立刻又施展了他的開鎖絕技，把「食得福麵飽公司」那一輛大卡車的門撥弄開了。

龐大的車卡之內，並沒有人，只有兩條俗稱「枕頭飽」的方飽。呂偉良立卽竄了進去，同時將車門掩上。

呂偉良亮了手電筒，把那些方飽加以檢驗，發覺每一方塊裏面，都挖空藏進了一包海洛英。他只證實了這件事，並沒有破壞，所以原封不動地，又弄回原狀。

當他離去時，又將車門鎖好，急忙回到自己的汽車裏，往街道上環顧一周，並未發覺有人，隨卽又叫阿生把車子開走。

阿生一邊開車，一邊又忍不住問：「你到底找了一些什麼？是不是眞的有海洛英？」

呂偉良點點頭道：「如果沒有甚麼變化，我的計劃十九可以完成第一個步驟。阿生，把車子開往化學師馮倫的家裏去一次。」

「怎麼？這樣深夜，還去找人家做甚麼？」

「阿生，俗語說得好，求人不如求己，看情形，刦獄這件事沒有人可以帮得我們的。因此，只有靠我們自己來動腦筋，這比較實際得多了。」

阿生還是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又問：「那麼，找馮倫又是爲了甚麼？」

「前兩天，我聽他說，無意中把兩種化學藥物混合一起，竟然也可以製成一種迷幻藥。這些混合物表面看來似海洛英，實則是一種可以令人發狂的製劑，假如人類吸進體內，情緒會極不安定，甚至發起狂性，不可收拾。這些化驗結果，是馮倫私自告訴我的，他準備把這種可怕的混合製劑消滅，以免落入壞人手中，現在我就想做一次壞人。」

「我明白了。」阿生恍然大悟地說：「你要用他的發明品，換走那些白粉，卽俗稱海洛英，是不是？」

「是的，我說過，要靠自己動腦筋，第一個要利用的，就是馮倫，然後才是獄中那些吸毒的囚犯們。」

「你要讓那些吸毒的犯人，吸進了這些令人狂性大發的迷幻劑，在獄中作反，然後混水摸魚，對嗎？」

「對了。我的意思正是如此！」呂偉良說：「當然，問題並不就這樣簡單，我們還要想辦法在其他方面做工夫。據我所知，毒品是每天運入的，因爲高級官員們，每天巡視獄中各部門，很難有地方把毒品作大量儲備，而囚犯之中，絕大部份都染上毒癖，這就是獄中最黑暗的一方面，不少人亦因此而家肥屋潤。因爲毒品在裏面的售價甚高，下班的獄吏到犯人家中去收欵的，也正是這些吸毒欠賬，這相信又是專查貪污部查不出的事吧？」

「自己想辦法，果然是比求別人助我們一臂之力高明得多。」

師徒二人同時發出了會心的微笑。

阿生把車子停在一幢花園洋房的門前路旁，呂偉良下車，走過去按過了門鈴，這時已是兩點多鐘了。

馮倫已經睡了，但是他跟呂偉良是好朋友，也明知道這位俠盜無事不登三寶殿的，所以立刻起床，到會客室接見他。

第一句馮倫就問：「又有甚麼要找我替你作緊急化驗的麼？」

「不！」呂偉良開門見山的說：「我只要那些狂性迷幻劑。」

「就是我的混合製品？」

「對了，可以送給我嗎？」

「我把它扔掉了。」

呂偉良的心裏一凜，不禁說道：「我的大計完蛋了！」

馮倫問：「你要這些東西幹嗎？」

「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不知你可以再製造嗎？」

「大量製造，那是當然不可能的，一磅半磅還可以。」

「那麼，請你立卽替我製一磅。」

「好吧！明晚黃昏時候，我給你預備好。」

「費用多少，我可以照付，但品質方面，一定要好像你上次對我說過的一樣。」

馮倫笑道：「費用我不要，但我却要知道你要這些東西做甚麼？」

呂偉良知道瞞不了他，只好將實情奉告。

馮倫大感興趣，說道：「讓我也參加你的行列，可以嗎？」

「怎麼？你也有興趣跟我冒險？」

「是的，相信憑着本人的經驗，可能會對你們有點帮助。」

「好吧！不過我有一項提議，最好你明天先購下意外保險，這對你的家人大有好處。」

馮倫一笑，二人便告辭。

翌日，馮倫未到黃昏，已經趕來會晤呂偉良。他把一大袋像海洛英的東西，交給呂偉良，說道：「這些是加料的迷幻劑，服者會發生暴躁、瘋狂現象，約莫可以維持一小時左右。」

「好極了。」呂偉良又說：「阿生正在裏面製造一些連珠砲，你大概會有興趣。」

「連珠砲？」馮倫問道：「他用甚麼原料？我可能會有更佳的提供。」

馮倫跑到後面花園的空地上，阿生正在小心翼翼地，利用火藥製造一些爆炸物品，但不是一個，是一連串的，十多二十個。馮倫看見了，忍不住問道：「要這些東西做甚麼？」

「我們人手不足，必須利用儀器協助。這是詭計中的一部份而已。」阿生答道。

馮倫道：「如果利用化學藥物混合，比用炸藥會更加安全。阿生，讓我帮你設計。」

於是，馮倫也帮着阿生一齊忙碌起來。而呂偉良却在研究一些資料。

晚飯後，他們又分工合作，呂偉良負責把握機會，偷偷將狂性迷幻劑，換出麵飽中的海洛英。阿生設法自黑房中弄好底片——就是在灰色監獄中拍下來的菲林底片，馮倫則負責利用各種化學藥物混合製造一些爆炸品，以及一些自動儀器。

三個人忙到半夜，終於把一切準備工作，初步完成下來。

翌晨，一輛麵飽公司的送貨汽車，依時一早將麵飽送入灰色監獄去！

約莫在早上十點左右，呂偉良師徒二人，也駕駛着「歐洲電視新聞社」的大卡車，開入監獄裏去；由於他們前此會經來過，同時獄長也關照過守衞的，所以，他們順利進入裏面。

一名獄吏把他們引進獄長室，獄長又將他們帶進放映室去。呂偉良開始將拍攝的紀錄影片，放映給獄長看。

獄長看過那些紀錄片之後，非常滿意，呂偉良反而指出一些地方必須重拍，更有若干地方必須誇張一點，惟其如是，始能顯出「灰色監獄」在世界上可作示範的監獄之一。

獄長覺得大有道理，親自帶着呂偉良與阿生二人，先去參觀犯人們的自由活動；因爲這個時間裏面，正是犯人們在獄中空地晒太陽的時候。犯人們在這個時間裏面，可以獲得充份的自由活動。呂偉良所提說的，就是要爭取這一個鏡頭；因爲上次到來拍攝時，並未把這一類情景，收入鏡頭中。

獄長帶着二人在空地上走動，討論着如何拍攝這種場面。

呂偉良說道：「這是世界性的放映，我們供給各地電視放映這一類記錄片，早已著有聲譽，所以，這套記錄片必須拍到盡善盡美，只有這樣才可以顯示出你們的工作是富有示範作用，而非憑空虛構的。」

「是的是的，這點必須多仗二位的大力去捧塲。」獄長想起可以憑此在世界人仕之前出盡風頭，不禁爲之飄飄然地說。

豈料話剛說完，囚犯們突然起了一陣騷動，首先是那邊有二名青年犯人於吸食一根藏進海洛英毒品的香烟之後，情緒衝動，一言不合，便動起手來。然後是其他的犯人們，像患上了急性傳染病一樣，紛紛大打出手。

呂偉良和阿生都心裏明白，這是馮倫那些特別配製的迷幻劑，開始發作了。只要是吸進了這種東西的犯人，都會引起情緒上的極度激動。於是，一連串連鎖性的反應，便由此展開。

原來呂偉良老早已探悉「灰色監獄」內中的一切情形，包括囚犯們可以自由活動的時間表在內，而犯人們亦往往在這段時間之內獲准吸食香烟，香烟中也就藏進了當天購來的海洛英。

海洛英是每天由麵飽車送進來的，但是，今天送進來的一批海洛英，却於昨晚靜悄悄地，給呂偉良換進了馮倫配製的化學製劑——狂性迷幻藥。這東西表面看上去，完全與海洛英一樣，因此他們自然上當了。

眼前的情形是那麼的混亂，幾乎是一發不可收拾，獄長爲預防萬一起見，帶着呂偉良和阿生二人，在數名獄吏的護衞下，立卽進入屋內。

在退出那塊大空地之前，龍大虎已經發現了呂偉良師徒二人的踪跡，經過那天呂偉良來過之後，他們已經有了默契。

阿生非常巧妙地，在混亂中奔跑時，掠過龍大的身旁，把一副眼鏡塞到他手中，同時說了一句：「戴起它！」便回到獄長與呂偉良的身旁。

大空地位處監獄中央，四邊閘口編有號碼，囚犯們每天就是由這些不同的閘口裏，被送到大空地上來晒太陽的。二樓的吊橋上，則站滿了一些機槍手。換句話說：在這種情形下，囚犯們極難逃出監獄的範圍。

但是，這種情形呂偉良早已看透了，所以才設計了那一副配有收聽器的眼鏡；那袖珍收聽器，就隱藏在眼鏡框的塑膠之內。有點類似目前市面流行的眼鏡型的耳聾機。

呂偉良和阿生安全撤出閘口之內——這第三號閘是衆多閘口之中的一個而已。每一個閘口，起碼有一個武裝守衞。

獄長爲策安全，同時也不想讓呂偉良這輩「外人」看見他鎭壓犯人們的手段，因此，他提議二人先到會客室去。他說：「我派人先送二位到較安全的地方吧！我要到二樓去指揮手下勸導犯人安靜下

來。我們等一會兒見！」

獄長說完就想走！可是，呂偉良却對他說：「不！這麼混亂的局面，我們實在不想再留下去了。請派一位屬下，把我們帶出去，改天再來拜訪。」

獄長覺得也是道理。爲了安全計，獄長終於派出一名獄吏，帶着呂偉良師徒二人出去。

大空地上的情況越來越混亂，衆多的囚犯像瘋人院的犯人一樣，扭打作一團；獄吏們紛紛拿着木棒揮舞，衝入人群中排解。

監獄中許多走廊是可以互通的，只是每一條走廊的盡頭處，都有一度大鐵閘隔開，若要通過，必須守衞在那兒的獄吏用鎖匙把閘打開。

呂偉良和阿生跟住那名獄吏，經過了數度閘門，終於在一處拐彎的地方，出其不意，將那名獄吏擊昏。阿生迅速把他身上的制服除下穿上，呂偉良則趁空隙，一邊替阿生把風，一邊把義腿拆開；空心的義腿之內，就收藏着一具可以利用乾電池發電的通話機。

呂偉良就利用了這具袖珍通話機，跟大空地內的龍大虎取得連絡。

阿生套上了獄吏的衣服之後，把昏倒地上的獄吏細縛起來，塞住他的口腔；這才若無其事地，帶呂偉良通過另一條走廊。阿生帶着剛才那獄吏說出的密碼。

守閘的讓他們通過之後，他們突然出其不意，拐向第七號閘口——這是通出大空地的閘門之一。

呂偉良這時候已經在無綫電通話機中，呼喚龍大虎，叫他趕緊到第七號閘口來。

第七號閘口的守衞員，正全神貫注地，注視着鐵閘外大空地上的混亂情形，突然發覺背後有人，回頭一看，原來是另一名穿制服的獄吏，不以爲意，還以爲是上司派來協防的人；阿生就趁住這時候把他擊昏。

這時龍大虎已經從眼鏡收聽器中接聽到了呂偉良的呼喚，趁住混亂中，逃到七號閘口來。

呂偉良迅速自那名昏倒的獄吏身上，搜出第七閘口的鎖匙，將閘門打開，讓龍大虎進來。然後又迅速把閘口鎖回原狀。

這時候阿生已經除下身上的獄吏制服，因此龍大虎是不必多費時間，只要迅速穿上阿生除下來的制服，便可以跟他們離去！

呂偉良簡單地對龍大虎說：「今天他們的密碼暗語是『木耳』，你只要夠鎭靜，數分鐘之後，便可以恢復自由了。」

龍大虎心裏大喜，率先走在前面。到了一個走廊上的閘口，他果然只說出一句暗語：「木耳」，那邊一名守閘的獄吏，便開閘讓他們通過。

在另一條走廊通道上走着的時候，呂偉良約畧把形勢告訴了龍大虎，讓他知機和應變。

到了最後一度閘門時，守閘的問：「裏面發生騷動，是不？」

龍大虎果然鎭定地答：「是的，所以獄長爲安全計叫我護送二位先生離開，兄弟，開閘吧！」

「口令呢？」守閘的突然又問。

「木耳。」龍大虎答了。於是閘門打開，呂偉良師徒二人和龍大虎匆匆走向停車場。

他們都明白，雖然通過了獄中所有的閘口，但是，外面還有一度關卡，那才是「灰色監獄」的大門，那才是眞眞正正的最後一關！

他們同時也明白：車子進來時，登記的只有兩個人，如果三個人出去，可能有麻煩，如果讓龍大虎穿了獄吏的制服，那更加容易啓人疑心；因爲獄中人員外出決不會在這個時候，乘搭訪客的車輛。

如此，呂偉良把龍大虎藏進了暗格裏——這是他們師徒二人設計的大卡車，裏面除了一批攝影機外，車卡與司機位之間，就有着一個這麼樣的暗格，可以藏進一個人去。

阿生把車子開到大門，可是，守衞並沒有讓他們通過，反而截停了他們。

師徒二人心中有事，不由得暗自吃了一驚！

阿生低聲說道：「可能裏面發現兩個獄吏給我們擊昏了。不如把車子强行開出！」

呂偉良低聲制止道：「不！冷靜一點！」

守衞領班跑到車旁問道：「你們有沒有特別許可？」

呂偉良反問道：「什麼特別許可？」

「獄中出了事，犯人騷動，沒有特別許可的證件，不准離去！」

「我們並不知道有這種規矩。不過，我可以告訴你獄長爲我們安全計，派了一名你們的同事，陪着我們通過各處閘口，只是我們不知道過不了最後一關，否則一定要他陪到我們離開這兒爲止！」

「那麼，先請二位下車。」

呂偉良師徒二人心裏一凛，却又不能不服從他們的命令。

困在暗格裏面的龍大虎，也覺得這是一種威脅，爲什麼守衞的要他們下車，如果仔細檢查這輛卡車，龍大虎可能會被搜出來。

呂偉良師徒二人剛下車，守衞領班又說：「二位請跟我來。」

他們像被人帶上絞刑台一般的心情，回頭看去，數名荷槍實彈的全副武裝警衞，在旁虎視眈眈。在這種情形之下反抗，無異等於自殺！

因此，他們只好硬着頭皮，跟那守衞領班，走到大門旁邊的警衞室去。

警衞室裏還有二名武裝警衞在着，領班示意他們小心監視呂偉良師徒二人，然後他才拿起了一具內綫電話，撥了一個號碼問進去：「獄長在嗎？」

呂偉良師徒二人都聽到對方的答話，也正因爲這樣，他們才更加有如熱鍋上的螞蟻。因爲沒有人知道裏面的情形進展怎麼樣了，如果二名被擊昏獄吏之中有一人被發覺遭人襲擊的話，他們也休想可以離開這裏。

這時候，只見那領班又按斷了內綫電話，再撥動號碼盤，這一次，他似乎把獄長找到了。看情形，獄長正在忙於指揮，因此他非常暴躁，連在電話中的聲音，也傳到了呂偉良和阿生的耳中。獄長對守衞領班道：「他媽的！我不是叫人帶他們一起出去的麼？你還來嚕嗦什麼？」

守衞領班忙着道歉，匆匆掛了綫！

呂偉良師徒二人暗地鬆了一口氣！守衞領班回頭把他們帶出了警衞室，走回到汽車旁邊！又說：「對不起，任何外來車子經過這裏必須讓我們循例檢查一下的。」

呂偉良心裏暗暗叫苦，但口頭上却不能不說：「隨便好了，別客氣！」

是的，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決不能再啓人疑心，大大方方的，有時反而會好得多。這，正是「鐵拐俠盜」呂偉良在他一生的冒險生涯中得來的經驗。

果然，守衞領班只打開車門瞧一眼，便讓他們駛車離去！

現在，呂偉良，阿生和車中暗格中的龍大虎共三人，才是眞眞正正的，放下了心頭一塊大石！

這輛漆上了「歐洲電視新聞社」的外勤大卡車，飛馳電掣地往郊區路上駛向北郊，突然間，公路旁邊有一輛車子衝出，打橫攔在路心，「刷」的一聲沉重的煞車聲，阿生幸而及時煞掣，未致讓兩車相撞，但呂偉良已揑了一把汗。

「師父，看來我們又上當了。」阿生不由自主地低聲說。

「不！只要你依照我訂下的計劃去做，我們一定可以大功告成的！」呂偉良的態度，顯得極之冷靜。

說話間，那輛車子已經跳出三個人來，其中兩個女子握着手槍，中間一人正是十三姑。

十三姑來到車旁，對師徒二人說：「辛苦兩位啦！請下來！」

呂偉良故意問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二位的工作至此已告一段落，以後的事，交由我們去理吧！」十三姑伸手拉開車門，示意呂偉良下車。

「也好，本來我們打算到療養院才交代的，想不到你們意外地出現在這裏，也未免太過急不及待了吧？」呂偉良說道。

豈料話猶未完，公路那邊傳來連聲「轟」然巨響，嚇得各人登時面色大變！

十三姑首先着急地問：「怎麼一回事？」

「快上車！」呂偉良說，「他們追來了！」

「他們？誰啊！」

「當然是監獄裏的人。」

十三姑立刻命令她的二名手下——持槍的女護士奔回車內，她則跳上大卡車裏面去，對阿生說：「開車跟住前面的車子走！」

阿生一邊開動馬達，一邊說道：「爲甚麼不開往療養院？」

「傻小子，少說廢話。」十三姑這時已自懷中拔出了一枝手槍，抵住他的腰間。

阿生無可奈何，祗好把車子開走了！

前面一輛車子開進一處叢林去，十三姑也要阿生跟進去。

透過叢林，才是一條分岔路。但方向却是朝住市區方面行走！

這時候，十三姑回頭看看，並沒有車子追來，便掏出一具無綫電通話機，通知前面一輛汽車，駛進路邊一處避車處去。

十三姑叫呂偉良下車，坐到前面那輛大房車去。阿生則被命令將暗格中的龍大虎放出來。

十三姑把龍大虎押到前面一輛大房車之後，回頭對阿生說：「你設計把一切證據消滅，你師父於接受完手術之後，便會返家。不要露出馬脚，否則大家都不便。明白了嗎？」

「明白了。」阿生回答一聲，登上車去。

兩車就在分岔路分道揚鑣！

呂偉良在車上給十三姑綁上了眼睛，他知道這是無可避免的，所以毫不反抗。

阿生把大卡車駛進一處叢林中隱藏起來，然後又在草堆中搜出預先停在那兒的一輛電單車，風馳電掣地，開返市區。

不久之後，馮倫也駕着一輛電單車，由市郊回來。他是負責截斷後來的追踪者的，由監獄派來的一枝追踪隊伍，於兩名獄吏被發覺昏倒後，立刻被派出，任務是追回「歐洲電視新聞社」的一輛大卡車。

結果他們發覺那輛大卡車就停在路邊一處矮林

之後，於是一隊獄吏立即展開包圍。

可是，這輛車子的外貌雖然與阿生由獄中開出的一輛一樣，但是決不是那一輛，而是馮倫預早放在那裏的，就在獄警一湧而上時，車門打開，車內的化學劑發生燃燒。

獄警紛紛倒後退避，同時拔槍射擊，豈料子彈一射中了那輛車子，車子便告爆炸，同時亦引起了連串的爆炸聲。

這連串的爆炸聲，來自四方八面，獄警們有如陷進了重重包圍之中，慌忙登車逃返獄中，致電向警方求援！

其實，一切都不過是馮倫設計的機關作祟，他和阿生忙了大半晚，就祗在數分鐘之內化作消烟。但是，如此一來，却可以令到呂偉良等人安然逃去，並未受到半點威脅。

馮倫第一次參加這種充滿刺激的工作。他和阿生在約定地點會合後，同時放棄二輛電單車，坐上了呂偉良那一輛銀灰色的特製房車去，與阿生展開他們的第二步工作。

× × ×

呂偉良在昏天黑地中，被帶進地下醫院去。

黑巾解開，當他重睹光明時，十三姑對他表示了一番謝意。然後又說道：「由現在開始，閣下既是我們紅心會的貴賓，也是我們的病人之一。閣下可以安心在這裏住下去！」

「那麼，龍大虎又怎麼處置？」呂偉良問道。

「這些事，交由我們來處理吧，閣下祗須在此好好休養一下。」

「什麼？休養一下？」

「噢！是這樣的，在未檢驗血型，和未有對象捐出一條肉腿給你之前，你不妨當作在此休養吧。我們這裏吃好住好，許多第一流大醫院，也沒有我們這般設備。祗要你別亂闖，保證安全。」

呂偉良心裏暗地吃驚，問道：「你的意思是說：利用生人的腿，接駁到我這條殘廢的腿上，是不是？」

「當然，但這項移植手術也不簡單。第一，須要捐腿的人，身裁與你差不多。第二，更須血型相同。」

「如此一來，你們救了我，却害了他。這樣又何必多此一舉？」

「這在表面上似乎毫無分別；一個人痊癒了，另一個人又殘廢了。但是，你別忘記，人類是有等級之分的，有些人像閣下一樣，非常有用，够頭腦、够機智，够胆色，但是，有些人頭猪腦，讓他們生存在這個世界上，簡直是等於養枉了一條蛀米大虫的。」

呂偉良心裏更加不安，聽十三姑這麼說，爲他「捐腿」的人，不但可能變成傷殘，甚至會死亡。他的目的，在乎偵查「紅心會」的內幕，而並非眞正希望「四肢齊全」的。反而現在裝上了半截義腿，也不見得怎樣不便，如果拄着枴杖，更加方便的了。

但是，呂偉良知道，如果現在拒絕這項殘酷的移植手術的話，他可能被綁上眼睛，摒出這間地下醫院，那時便前功盡廢。所以，他決心在這裏住下去，伺機而動！

十三姑安置好呂偉良之後，又跑到另外一間房裏去。

這時候，龍大虎被四名身裁高大的白衣天使，監視在那兒。每一名女護士，都握住一枝手槍，如臨大敵似的，龍大虎動也不敢動！

十三姑進來之後，龍大虎才苦笑道：「我以爲眞的可以恢復自由了，想不到，現在跟在獄中並無分別。」

十三姑道：「龍大虎，你這個時候出去，祗有被警方再抓回去的機會，但是，留在我們這裏，你却可以安全渡過。」

「這是什麼地方？」

「紅心會的醫院。」

「醫院？」龍大虎吃驚地問：「爲什麼我要入醫院？我並沒有病啊！」

「龍大虎，我們爲你設想得非常周到的，你放心吧，祗要你付出代價，我們會爲你施改容手術，如此一來，警方會永無可能再找到你。」

「代價？什麼代價？」

「別裝蒜了，龍大虎，那一千多萬元贓欵，至今下落不明，相信這個世界上，也祗有閣下一個人心裏明白吧？」

「我眞不知你說什麼？」

十三姑面色一沉：「我問你，爲什麼要入獄？告訴我吧！」

「械刼銀行，槍殺守衞！」

「答得十分簡潔，事情也十分的明白，當日某大銀行損失千多萬元，你的合作者一無所得，事後警方找到你時，你却說贓欵在他們那班人手中，但是，據我所知，你已經把全部贓欵埋藏在一處無人知道的秘密地點，我大概沒有說錯吧？」

「你們完全誤會了，那批贓欵，我絕不知情。否則，我早已向警方說出所在，那樣我可能不致被判終身監禁，剛才的一番話，我眞不知你從那兒聽回來的。」

十三姑想了想，又說：「你雖然否認了事實，

但你仍有機會的。來吧！我帶閣下到各處先參觀一下，慢慢再說。」

「參觀什麼？」

「參觀我們紅心會的先進手術。」

十三姑說完，走在前頭，二名白衣天使左右挾持住龍大虎，其他二名則持槍在後監視。

十三姑推開門而出，通過走廊，走進一間手術室去。她向龍大虎解釋道：「這是移植眼球手術，看見那個被挖去雙眼的人嗎？他將會變成一名瞎子，但是，接受我們這項移植手術的那名富翁，將會由一名失明的人變回正常的人。」

龍大虎問道：「成功的機會如何？」

「我們的手術。很少失敗的。但我們有一個原則，就是爲鈔票服務。」

「如果沒有鈔票呢？」

「那你將會變成那瞎子一樣，你身上每一種器官，都對我們的顧客十分有用的，明白嗎？」

十三姑一笑，又帶着龍大虎轉進了另外一間房間中去。

這一間病房之內，住了數十名紮滿繃帶的病人，顯得既擠迫，又恐怖。

十三姑指示一名女護士，把其中一名病人的繃帶解開，然後又對龍大虎解釋道：「這是我們的另一項偉大發明——人造皮膚。」

龍大虎看見那人自頂至踵，包紮着無數繃帶，簡直有如一具木乃伊。

十三姑沒有作太多的解釋，便帶住龍大虎退出了那間擠迫的病房之外。

在走廊之上，十三姑又對龍大虎說道：「你想知道這批人何故要植上人造皮膚麼？因爲他們本身的皮膚及一部份心肝脾肺腎等等有用的器官，已經給我們取去了。故此，現在他們身上的一部份器官是人造的。」

龍大虎道：「又是給你們移植到有錢人的身上去了，是不？」

「當然，祗要有錢，我們就有辦法爲他們進行任何移植手術。」

「那麼，你們爲什麼又要把人造器官移到這批人的身體之內？」

「是爲了實驗。如果反應良好的，我們便把他們整批賣給那些戰爭販子，充當砲灰！」

「什麼？叫他們去打仗？」

「是的，這叫做『廢物利用』，東南亞與中東就有不少國家是我們的好顧客。反正上戰場的，未必個個可以生還歸來，這批人，正好大派用場。」

十三姑又說：「你看過了我們的工作之後，有何感想？」

「太殘酷了！」

「哈哈……」十三姑一陣格格大笑之後，面色一沉，「你還要看看更殘酷的事麼？我可以帶你去看看一個活生生的人，被我們挖出心臟來，爲我們富有的病人，進行心臟移植手術。而那個窮鬼，我們則替他植上一個塑膠人造心臟。」

「不！你們別再帶我參觀，我實在沒有勇氣再看下去了。」

「眞奇怪！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大盜，怎麼會連這一份勇氣也沒有？」

「正如一名手術專家，他可以爲病人施行手術，沒有胆去殺人，是同一樣的道理。」

「好吧！你既然沒有胆量再看下去，我們也不妨再進去坐下來談談。」

於是，龍大虎又被帶進剛才那間房裏面去。

龍大虎就揀着這一刹那間，把房門推動一下，撞到身旁一名白衣天使，迅速奪過了一柄手槍。

可是，他接連扳動了幾下機掣，却沒有一顆子彈射出來。

龍大虎大吃一驚，急忙退出走廊之上。四名白衣天使，把手槍納回懷中，齊齊迫了上去！

龍大虎並非瞧不起女人，祗是希望殺出一條生路，因而奮起對抗。瞬息之間，龍大虎已知不是對手，因爲四個女子拳脚功夫非常到家，龍大虎不禁爲之暗暗吃驚！

龍大虎一個假動作瞞過對手，回頭飛奔，走向走廊的另一端！

可是，十三姑並沒有下令她的手下去追擊龍大虎，反而讓他從容遁去！

十三姑反身退入那間房內，四名白衣天使也跟隨着她退了入內。

龍大虎四下裏奔竄，却也無法可以找出一條出路來。

他急得滿頭大汗，在走廊上推動一些緊閉着的門戶，可是，那些門全都上了栓，無法推開。即使如此，他仍不歇地去推動其他房門。

終於，給他推開了其中一度房門。龍大虎迫住要走了入內，因爲走廊上似乎沒有出路，兩端是密封的，他希望這間房會另有出路！

可是，當龍大虎竄了入內之後，房門「砰」的一聲關上了。

龍大虎奔回再拉，房門似有暗掣，無法拉得開。他祗好再往裏面走！

這間房的確是另有出路的，龍大虎推開另一度門，通過了那度門，他進入了一間小房，小房有一

塊大玻璃隔住，可以透視隣室中的一切。

龍大虎隔住那塊玻璃，看見一名病人躺在手術床上，手脚全被綁住。一名醫生似的男子，正在為那病人進行手術。

手術床兩旁，站了數名白衣天使，他們每一個人都戴住口罩頭巾。情形直如一般醫院施行手術一樣。祇是當那醫生一刀剮進去之時，手術床上的病人竟高聲直叫了起來。

這時龍大虎可以清楚聽到有人問道：「你快說實話，否則，我會再割你一刀，讓你慢慢的流血至死！」

手術床上的男子答道：「我剛才跟你們說的，全是實話，所有的賍欵，都在龍大虎那裏。為什麼你們不去問他，却來難為我？」

龍大虎心裏一凜，正待退出那間小房，可是，房門不知什麼時候，已經緊緊閉上了。燈光就在這時亮了起來，有人在說話，道：「龍大虎，聽清楚了吧？這就是鐵證，你的同黨，全落入我們手上，如果你敢胆再說謊，小心死得體無完膚。」

十三姑的聲音，也加插進來，說道：「其實你很笨，把賍欵交出，我們不會難為你的，除了為你施改容手術之外，還會給你分回一大筆，讓你安享餘年。」

「你們別騙我了，我知道你們一定會殺我的。無論我是否說出那批賍欵之所在，你們反而也一樣會把我殺死！」

「那麼，你要怎麼樣才相信我們？」

「除非，你們先行為我施改容手術。」

「好吧！現在就請你安靜下來。我派人進來，帶你去休息一下。」

龍大虎悄悄鬆了一口氣。

是的，他也够疲倦了。由獄中逃出之後到現在，他沒有休息過。

不一會，房門逐度給人打門，有人進來把龍大虎帶進一間病房裏去。

龍大虎有理沒理，先倒頭大睡一覺！

等到他一覺醒來，十三姑正站在床邊。她笑道：「怎麼？好一點吧？」

「還好！」龍大虎伸了一個懶腰，又問：「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十三姑看看腕錶：「晚上七點！」

「甚麼？我這一覺，竟睡了大半天？」

「是的，午飯也沒有吃。」

龍大虎給她說得肚子「咕嚕咕嚕」的作响！是的，他眞的也餓了。

十三姑在他的病床邊的几子上，按了一下其中一個按鈕，立刻有一個女子的聲音問入來：「你吃甚麼？龍先生。」

十三姑代他答道：「叫人把晚餐開入來。慢着——」她又轉而問龍大虎：「你喜歡吃中式的，還是西式的？說吧！」

「中式的好了。」

十三姑又對按鈕盤上的咪高峯說：「一份中式晚餐，最好的。要一枝洋酒，快點！」

對方應了一聲，「卡察」地一聲掛了綫。

這是完全現代化的一流設備，病床旁邊的几子上，有一個類似打字機的按鈕盤，上面的按鈕，幾乎可以控制這個房間中的一切，那就包括了開窗關窗，拉動窗簾，電視開關，電唱機開關，喚人開關——即如剛才十三姑所用的。

此外，還有燈掣開關等等，全部是按鈕式的，非常方便。

十三姑道：「這種私人病房，每天的房租已是一百元，雜費未計。但是，我們現在是免費供給你，希望你先好好地休養一下。」

「謝謝你們的好意。」龍大虎道：「可是，你們甚麼時候才可以為我施整容手術？」

「是改容，不是整容。」十三姑解釋說，「改容是把整個樣兒改變過來，整容是不够漂亮的面孔，加以修整罷了。」

「要多少日子？」

「快者三兩天，遲者亦不過一個星期。」

「如果手術完成了，是不是永遠沒有人認出我的樣子？」

「當然，我們有方法令你改頭換面，那時候，警方的通緝令，也等於零。因為沒有人可以分辨得出你就是龍大虎。那麼，你的行動，當然可以自由了。」

「那麼，最好快一點替我動手術吧！」

「你且別焦急，這種手術，我們天天都在做。你經過檢驗之後，便可以進手術室去了。」

「為什麼還要檢驗？」

「當然要的，因為你的面型必須完全改過，有些輪廓，也須要更改一下，我們要小心選擇一種新面型給你，不能够隨隨便便，讓你露出破綻。明白了嗎？」

龍大虎道：「你們眞是想得周到。」

這時候，晚飯開了入來。

一名貌美如花的白衣天使，推動着一輛活動餐几，几子上全是美酒佳饌，香噴噴的，令人食慾大振！

十三姑親自替龍大虎倒滿了一杯洋酒，說道：「相信你也很久沒有喝過這麼好的酒。」

龍大虎呷了一口酒，呻一口氣道：「是的，我也很久沒有喝過洋酒了，果然是又香又醇。」

十三姑笑道：「祇要你好好地跟我們合作，我們不會虧待你的。」

說完，向那個美麗的白衣天使遞了一個眼色，便退了出去！

龍大虎狼吞虎嚥，那美女在旁侍候，使他份外感到胃口大開。

龍大虎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你問來幹什麼？」那女子嫣然一笑，「沒有特別理由，我們這裏就祇習慣了叫號碼的。」

「什麼號碼？」

她用手一指，指住胸前的襟章，道：「就是這一個編號。」

龍大虎瞧了一眼，道：「原來你是四六八號，看來你們這裏一定不少人。是不？」

「這是我們的內部秘密，恕不能奉告。」

「看來你也是受過訓練的。」

「是的，這裏每一個紅心會會員，都受過極嚴格的訓練。」

「把我救出來的那一個，又是誰？」

「他姓呂叫呂偉良，他是著名的鐵枴俠盜。」

「哦！原來他就是鐵枴俠盜，怪不得如此有胆有色，輕易就把我救了出來。」龍大虎又問：「他怎麼會站在你們這一邊？」

「靜靜告訴你，他的目的不過也是為了你那些錢而已。所以，你如果不把實情說出，許多人都會失望呢。」

龍大虎喝了一口酒，嘆了一口氣說：「我不是不肯直說，祇是我怕他們會殺我。」

「他們？你說誰？」

「就是你們紅心會的人。」

「你說了出來，他們又怎麼會殺你？」

龍大虎道：「我跟這班人素昧生平，他們怎麼會救我的？」

「剛才我不是說過了嗎？無非都是為了那千多萬元，祇要分得一部份，也不錯啦。」

「消息來源呢？」龍大虎道：「他們又怎麼會知得這麼多？」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祇要這是事實，人家總會知道的。」

「這裏到處都是機關，到底是什麼地方？」

「紅心會的地下醫院，我們許多手術都是在這裏進行的。」

「今天我看見你們迫問我的一個同黨，你們怎樣找到他的？」

「你似乎問得太多了。來吧！我為你再添點酒吧。」

龍大虎乘機詐醉，那女護士把他扶到了床上去了。

她問了許多問題，可是，龍大虎却沒有理睬她，呼呼入睡。

就當他睡得矇矇矓矓之際，忽然聽到有人在叫他：「龍大虎，你在那裏？你聽到我叫你沒有？答我吧！」

龍大虎整個兒紥醒了，他還以為自己剛才在發夢。可是，祇要他稍加思索，便想起了一件物件來，那就是一副眼鏡。

是的，呂偉良曾經利用這一副眼鏡去救了他。想到了現在這一副眼鏡又在發出了聲音。

「龍大虎，你聽到我的聲音嗎？你祇要輕輕答我一句，眼鏡裏是有傳音儀器的，你到底聽到了沒有？」

龍大虎聽清楚了，那正是呂偉良的聲音——這聲音，他今天已經聽過了。

他心裏大喜，立刻自口袋中掏出那副隱藏有袖珍通話器的眼鏡來。現在他可以聽得更加清楚了，就像聽電話一樣。

「龍大虎，龍大虎，請你答我吧！你在那裏啊？」呂偉良又在低聲呼叫着。

龍大虎答道：「我在一間病房裏，但是，我無法出去也不知道這間房的位置。你可是呂先生？」

「是的，我要跟你連絡，你明白嗎？」

「明白的，但是，我怎麼可以見到你？」

「我懷疑你就在對面那一間房裏，因為不久之前，我看見一個白衣天使把一架活動餐几推入對面一間房間裏，不久十三姑又由裏面走出來是不？」

龍大虎大喜，忙說道：「對了，這麼說來，你就在我對面一間房了？」

「是的，但你千萬冷靜，切不可驚動他們，我們要設法離開這裏。」

「那眞是好極了，我怎麼樣可以出去？」

「你等着吧！我現在就過來。如果我在通話機裏叫你，你就在門板上輕輕敲兩下，要是我聽到了聲音，那就證明我們沒有弄錯，到時我會有辦法把門鎖弄開。」

「好吧！你現在就過來吧！我現在要跑到門旁那邊去了。」

靜寂了片刻之後，呂偉良又在眼鏡通話機中傳出了聲音。他說：「現在你可以輕輕在門板上敲響兩下了。」

龍大虎依照他的吩咐，在門板上輕輕敲了兩下。呂偉良立刻在電話中說道：「對了，沒有弄錯，

你就在我猜中了的一間房裏。你等着，小心把燈光都熄滅了。」

「好吧！」龍大虎回到床頭几旁邊，在按鈕盤上一按，把室內僅有的一枝燈也熄了。

他幾乎還未回到門旁，呂偉良已經把門鎖弄開了。龍大虎大喜過望，就待跑出走廊上去，但是，給呂偉良推了回去，順手把房門關上。

龍大虎莫名其妙地問：「爲什麼還不走？」

「我看見走廊那邊有人走過來！」呂偉良把耳朶附在門板之上。

龍大虎也驚愕地靜聽着走廊外面的動靜。一陣步履聲，越來越近，二人不禁緊張起來。

呂良偉低聲說道：「要是來找你的，迫於無奈，我們祇有把他制服！」

龍大虎道：「是的，這麼深夜了，希望他祇是路經此地吧！」

步履聲並沒有停下來，祇是一掠而過，二人悄然鬆了一口氣！龍大虎急不及待地又問：「你有辦法離開這裏嗎？」

「祇好試一試我們的運氣了。」呂偉良說。

二人離開病房，直向走廊盡頭處走去。走廊末端有一度門，但鎖上了。呂偉良是個開鎖專家，他祇用一條鋼綫，花費了數秒鐘，門便應手而開。

二人通過了那兒之後，門照舊掩上。但是，他們却無法找到一條出路。

龍大虎焦急起來道，問道：「怎麼辦？」

呂偉良一邊走動一邊反問着：「你有沒有把藏贓欵的地方告訴他們。」

「沒有。如果你能够把我救出去，我一定告訴你的。」龍大虎說。

「你對我似乎缺乏了信心！」

「不！我知道閣下是個有辦法的人，所以我對你充滿了信心。不過，如果你是我，你也會保留一點秘密，直至離開這裏爲止。」

「你眞聰明！」呂偉良的面色突然一沉，「可惜現在你把贓欵收藏的地點說出，還是太遲了。」

「爲什麼？」

「你瞧！」呂偉良瞪住走廊的另一端，「十三姑又出現了！」

龍大虎回頭一看，像見了鬼似的，立刻拔足飛奔。可是，走廊的另一端，又出現了數名身裁高大的白衣天使，攔住了去路。

這一邊，十三姑率領各女護士步步迫近，那一邊，龍大虎企圖衝過白衣天使，呂偉良正想喝住他，他已經揮拳踢腿，闖進了脂粉陣中。

呂偉良並沒有加入戰陣，因爲他明知逃不了的。走廊那邊又出現了一隊娘子軍，每個都手持利器把守要道，呂偉良覺得反抗祇是徒費氣力而已的。

龍大虎拳打脚踢，身手不錯，但跟這幾個白衣女護士糾纏，畢竟還是吃了虧。呂偉良冷眼旁觀，祇覺得她們出手敏捷，身形飄忽，一看就知道是受過訓練的好手。

她們一攻一守，俱有節拍，四個人，二上二落，呂偉良一看就心裏明白，她們是志在消耗對方體力。

果然不到幾分鐘，龍大虎已經氣喘如牛。

十三姑這時才格格大笑，走過來說：「玩完了吧？我們也要談談正經啦。」

龍大虎在喘息。

呂偉良道：「你們自已破壞了一切！」

十三姑一怔，問道：「你這樣說，究竟是什麼意思？」

「本來我要騙他口供的，你們遲一分鐘我已經完成了我的計劃。可惜，現在一切也完了。」呂偉良垂下頭來，嘆了一口氣！

十三姑笑道：「你放心好了，他遲早也會說出贓欵所在的，因爲他的性命在我們的手中。」

龍大虎瞪住呂偉良，呆了一陣。

十三姑揮揮手，命令道：「把他們帶到大房去，天亮後再說吧！」

呂偉良和龍大虎一併被帶到一間大病房去，那兒躺了不少病人，他們則被安置在兩張空置的病床上，二者之間，相距不足三尺。

呂偉良一眼就可以看出，這間大房的天花板上，裝置了窺伺的電視眼。

龍大虎洩氣地說：「想不到你會出賣我！」

呂偉良苦笑着道：「形勢所迫，我不能不這樣說。」

「不怕坦白對你說，那千多萬元贓欵，並不在我這裏。」龍大虎嘆息着說。

呂偉良意外地吃了一驚。「那麼，你爲什麼要跟紅心會簽了一張合約？」

「什麼合約？」

「就是把你由獄中救出來之後，你把千多萬元的贓欵，分三百萬給他們。」

「見鬼！我那裏簽過這樣一張合約？他們騙你而已。看來又是我的同黨搗鬼！」

「同黨？什麼同黨？」

「就是和我合作打刧銀行的同黨。」龍大虎道：「其實，我這次出來，想分贓才是眞的。」

「這麼說來，我和你都上當了。」

「千多萬元的贓欵，的確是個誘人的數字，難怪他們想盡了辦法弄我出來，也好，要不是這樣，

我會在牢中渡過了寂寞的一生。」

「這是怎麼一回事？」呂偉良喃喃自語道：「我現在也給你們弄得糊塗了。」

「很明顯的，你給他們利用了。但是，我希望你能爲我保守秘密，否則，他們可能會殺我！」

呂偉良怔怔地想得出神，並沒有回答他。因爲他心裏不明白，龍大虎是否說謊？

他在懷疑剛才他們的一番談話，可能被十三姑她們偷聽去了。因爲她們也曾將一枚極小型的偷聽器扣在呂偉良的衣脚下，所以呂偉良師徒二人的整個刧獄大計和行動，她們都知得一清二楚。

但是，呂偉良是故意讓她們知得更多的，因爲他的目的，在於揭開「紅心會」的秘密，而不單止是爲了那千多萬元下落不明的贓欵。

不過，那枚偷聽器在呂偉良被送入這家地下醫院時，已經失掉了。呂偉良不知道是她們取回去還是無意中跌掉了。

這家地下醫院的一切設備如此新式，即使每一張病床安上一具偷聽器亦非奇事。不過，龍大虎突然否認知道贓欵的下落，也可能是故佈疑陣的。起碼呂偉良的心裏便這樣想！

龍大虎看見呂偉良默然無語，忍不住又問：「爲什麼你不作聲？」

「我還有什麼好說？」呂偉良故意嘆氣地說：「我給你弄糟了。」

「你說什麼？」

「你不會明白的，我的美夢給你打破了。」

「發財美夢嗎？」

「不！是我這條腿，他們答應給我移植一條腿，現在看來是沒有可能的。」

「哦！原來如此，你救我的目的，並不在錢，而在乎他們提出的交換條件。」

「是的，也許你不是一個殘廢的人，難怪你不明白殘廢人的心理。」

龍大虎道：「我也不怪你渴望四肢齊全，祇怪你沒有明白這間地下醫院的眞相。」

「什麼眞相？」呂偉良故意問道。

「今天我才看過他們手術的眞相。他們是專替有錢人服務的，你四肢齊全時，起碼會傷殘另外一個人，我覺得這是一件殘忍的事。」

「想不到你也有這一份仁慈的心腸。」

「你以爲所有盜賊都是鐵石心腸麼？我殺人是被迫的，當時那銀行守衞員的長槍早已被奪，想不到他還有一枝手槍在大衣內面，要不是我眼明手快，被射殺的死者是我不是他。」

「當日刧銀行的，報載說共有六個人，你不過是其中的一個，爲什麼你不肯供出其他同黨的姓名呢？」

「我不幸被捕，何必連累朋友？我們都是江湖中人，大概你也明白義氣是不可能無的。」

「可惜他們不够義氣，否則，即使不能救你出去，也會請個律師爲你辯護或上訴。是不？」

「是的，這就叫做患難見眞情啊！」

呂偉良打了一個呵欠，道：「睡吧！看情形，十三姑決不會再相信我和你了。」

「沒有辦法，一切祇好聽天由命啦！」

空氣中又再沉寂下來，有的祇是一陣陣的鼻鼾聲，來自病房內每一角落。

呂偉良心裏想：阿生他們爲什麼還不來？也許他們被捕了吧？

本來呂偉良和阿生約好的，由呂偉良把追踪儀安裝在義腿裏，阿生和馮倫則利用儀器追查出「紅心會」地下醫院之所在，然後裏應外合，將他們一網打盡，可是，時間上却過了大半天，阿生和馮倫影也沒有，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

呂偉良不敢想像下去！

地下醫院　動魄驚心

阿生和馮倫二人，坐在呂偉良那輛銀灰色的特製汽車裏，四下裏兜圈子，可是，那副靈敏度極高的追踪儀器，竟然毫無反應！

馮倫不耐煩地說：「這儀器可能失靈！」

「不會的，剛才它的指針仍在動，不知怎的，忽然又停了。」阿生莫名其妙地把車子停在路邊。

「一般追踪儀的指針，永遠對住被追踪者的，因爲你師父的身上也配有一副小儀器。可是，現在這指針却停止擺動。照看，你師父可能被帶到老遠去了。」

「是的，超過一里圓周，這追踪儀便失靈。不過令我難明白的，却是剛才這枝指針，爲什麼會指向市區？」

「也許你師父被他們帶往市區呢？」

「不！我們假定的目的地是郊區外的那間療養院。」

「那麼，爲什麼不把車子開往郊區療養院去看看？」

於是阿生又把車子直往療養院。可是，追踪儀器上的指針，仍然動也不動。

馮倫說道：「我明白了，情形大概是這樣的，龍大虎被十三姑的人帶往這兒療養院來施手術改容，你師父則被帶往市區某一地區監禁起來。」

阿生也覺得甚有可能。他說：「無論如何，療

養院也是他們的機關之一。」

「那麼，我們何不偷進去偵查一下？」

「是的，我也這麼想。」

阿生說着，已把車子開進一處叢林隱藏起來。

這時候，已經是黃昏時份了。

阿生和馮倫蛇行鼠伏，偷進了療養院之內。但是，令他們感到驚奇的就是療養院內內外外，毫無戒備，所以他們輕易便可以偷進裏面。

他們發覺在這裏養病的人，年紀都很老，而且大部份是女人。有些在後院裏散步，有些在床上躺着，但無論坐着躺着，總是令人見了心裏極不舒服的。

二人躲在一處花叢後面。

阿生說道：「好不好問一問他們？也許可以問出一點頭緒。」

馮倫道：「好是好的，就是怕他們一下子受驚，叫了起來。」

「那邊有一個女人獨自散步，我們不如向她下手，你來帮我。」

阿生說着，已經彎腰竄了過去。

這後院裏的環境看來不錯，花卉樹木、假山石椅，應有盡有，正是養病的好地方。

阿生藉住花叢的掩護，出其不意，把那老婦抱住，另一隻手掩住她的嘴巴，然後迅速把她推進了附近的假山之中。

馮倫步步爲營，負責監視背後有沒有人看見他們的行動。

阿生在假山之內，儘管那老婦極力掙扎，他也不敢就此放開她。他怕她驀一叫將起來，便會引動其他人的注意。

阿生首先對那老婦告誡道：「婆婆，你不要怕，我不會傷害你的，我帶你到這兒來，祇要你答我幾個問題。因爲我懷疑這是一個害人的地方，我要救一個人出去，你明白嗎？」

那老婦人在掙扎中點點頭。即使如此，阿生仍然担心她突如其來的叫了起來，因此小心戒備着！

可是，老婦並沒有叫出聲來，祇是驚愕地，瞪住阿生。

阿生以爲她嚇破胆了，說道：「你不要怕，我祇想問問你，這裏是不是另外還有一處地下醫院隱藏起來？」

老婦人出奇地搖搖頭。

這時候看見她的臉部有傷痕，懷疑她曾經施行過手術。又問道：「你生病嗎？」

「……」老婦人的嘴巴在張閤，却又說不出聲音來。

阿生心裏立刻明白過來：「哦！原來你是個啞巴！」

老婦人突然流下淚來。

阿生半驚半喜。驚的是老婦人根本不會說話。喜的却是她的身上可能會有綫索可尋。

他靈機一觸，問道：「你識字麼？」

老婦人含淚點點頭。

可是，阿生身上既無紙張，也沒有筆。

這時候夕陽已經逐漸西下，但郊區的黃昏，仍然是明亮。阿生蹲在地上，用樹枝在沙地上寫出下面幾個字來：——

「你是不是爲人所害？」

老婦人也蹲了下來，用樹枝寫道：「是的！」

阿生又寫出：「他們把你弄成了啞巴？」

老婦人這回祇是含淚點頭！

阿生再寫：「你的家人呢？」

「我沒有面目再見他們了。」那老婦人這樣寫着。

「他們知道你在這裏麼？」阿生撥平泥沙之後，又再寫了上面一行字。

老婦人搖搖頭。

阿生又寫：「其他的人，也是給十三姑他們這班人所害的，是不？」

老婦人點點頭。

最後，阿生又寫道：「我們把你帶離這裏，好嗎？」

老婦人看見地上的字跡，比起聽阿生說話時更爲反應靈活。這大概是她聽覺也可能有點問題，她看見阿生寫的最後一句時，竟然不知所措地，呆住了！

阿生沒有再寫下去，祇伸手把她攙扶起來。同時說道：「別怕！跟我們走吧！」

阿生以爲她一定同意他這樣做的，想不到她却掙脫了阿生，吃驚地搖搖頭。

阿生正待解釋，馮倫却在那邊打手勢示意，表示有人過來了。

老婦人也似乎會意，但她却沒有躲起來，反而衝出假山之外。阿生眼明手快，一手捉住她，不准往外逃！

這時候假山外面傳來了一陣吆喝聲，那是一個女子的聲音。

阿生等人由假山內外望，透過石隙，看見一個身裁高大的女護士，正在喝罵一名病婦。站在阿生身邊的老婦人，看見那女護士，像見了鬼一樣，目光中充滿了畏懼。

阿生心裏道：「這種女護士簡直是南丁格爾的叛徒！」

另外幾個穿制服的女護士，又到了後院中來，把所有在這兒的病人，都驅返屋子裏去。阿生身邊的老婦人也想走，但給阿生緊緊捉住。

院子裏轉眼之間便變得鴉雀無聲。

阿生在老婦人耳畔說道：「你別怕！我們不會害你的！」

老婦人誠惶誠恐，不知所措！

馮倫說道：「我去打開後門，你帶着她走過來吧！」

阿生點點頭。

馮倫藉住花蔭掩護，竄向後門，將門栓拉開，阿生拖住老婦人，一齊奔出了門外。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一條黑影飛撲而至！一隻大狼狗，不知從那兒疾撲急衝，登時將阿生撲倒地上。同時也把老婦和馮倫都嚇得一驚！

阿生雖然給那隻大狼狗撲倒地上，但他的頭腦非常冷靜。

他一邊跟大狼狗糾纏起來，一邊說道：「快把她帶上車去，別理我！」

這話分明是對馮倫說的。

馮倫果然拖住有如驚弓之鳥的老婦，急急繞到密林那邊。

阿生雖然給大狼狗的利爪所傷，但他的身手一向不凡，一手叉住狗頸，右拳力拍，直打向狗頭的天靈蓋！「卜」地一聲，狼狗狂「哼」一聲便倒地吐血身亡。

阿生經過一番糾纏，已是滿身傷痕。他正待急急奔向停車的地方，屋內已經有人闖聲趕至！

一名女護士喝一聲道：「不准動！」

阿生回頭一看，發覺她祇是手持尖刀，竟不把她放在眼內。

女護士持刀欺身直上，阿生側身彎腰，輕巧閃過一側，急步繞半圈，回勢發拳力擊，女護士身手也不弱，祇見她進退有據，手上一柄尖刀，揮舞得虎虎生風！

阿生很快便發覺自己小睹了對方是一個女流。立即摒棄了輕敵之心，抖擻精神，施展了「空手入白刃」的絕式，左掌虛擊，右手一抄，轉眼扣住了那女子的手腕，運勁力握，趁勢一扭，左手奪刀。

阿生也是剛剛得手，便聽到了一聲呼喝：「舉高雙手，你再動一動，我就殺死你！」

阿生心裏一凛，回頭一看，另一名年紀較大的女護士，握住手槍，對準了阿生的胸膛。

阿生無可奈何，只有將雙手高舉。

「把刀子扔掉！」那女護士又命令着。

「殺了他！」剛才打敗了的年青女護士含怒叫了起來。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之間，一陣汽車馬達聲怒吼，阿生看見馮倫駕車直闖過來！

握槍的女子大吃一驚，槍咀一擺，「砰」的一響，子彈射向汽車的擋風玻璃，但那是防彈的，因此不能阻止汽車的前進，反而加緊衝來！

說時遲那時快，阿生趁住這一刹那間，輕跳急縱，躍過一旁，他一方面是閃避汽車，另一方面也是要遠離二名女護士。

持槍的女護士正待發射第二顆子彈之際，阿生眼明手快，飛刀出手。但見白光一閃，刀中手腕，只聽得那女護士尖叫一聲，手槍已經墮在地上！

汽車「刷」地一聲，停在阜地之上，車門打開，馮倫急急叫道：「阿生，快上車！」

阿生看見二名女護士俱先後敗陣，殺得性起，竟又想衝過去！怎料這時屋內又撲出數名持槍的女護士，使到阿生打消了原意！

數支手槍齊齊擧起瞄準，阿生急急竄進車廂之內，也是車門剛好掩上，一排子彈已經射中了車身。但是，這是一輛特製的汽車，子彈反彈開去，車身絲毫無損。

馮倫迅速把車子繞出公路那邊，急急開走！

阿生回過頭來，看看後廂中的老婦人，發覺她已經嚇得暈了過去。

阿生担心她死去，叫馮倫先將車子停向路旁，將她救醒。

那老婦人醒後，仍然神色張惶。阿生對她說：「你不要怕，這兒已經遠遠離開療養院了。」

馮倫焦急道：「怎麼辦呢？把她送往警局去好嗎？」

那老婦人聽到「警局」二字又掙扎起來，企圖逃出車外。

阿生安慰她說：「你不要怕，我們不會把你交給警方的。你現在先設法告訴我，紅心會的地下醫院在什麼地方吧！」

老婦人搖頭擺手，表示不知道。

阿生回頭對馮倫說：「先車返市區再說，我担心十三姑的手下會追來。」

話猶未完，一輛車子自公路上疾馳而來。老婦人回頭一看，嚇得面色大變。馮倫待要把車子開動時，却給阿生叫住：「不要開車！」

馮倫莫名其妙，反問道：「爲什麼？」

阿生道：「讓我來，你到後面來扶穩這位老婆婆。」

說時，阿生已自後廂攢了過來司機位這邊，馮倫則依了阿生的說話，攢到後面去，陪伴着那老婦人！

就當他們在車廂之內互易位置之際，一輛房車快如追風，掠過他們的旁邊。一排子彈射了過來。暮色四合中但見火光閃閃，子彈却無法射進車廂中來。

馮倫感到刺激萬分，嘩叫着說：「果然是一輛防彈汽車。」

阿生說道：「何止防彈！你瞧着好了！」

話未說完，車已開出。

剛剛一掠而過的房車，這時已經掉過頭來，迎着銀灰色的汽車，直撞過來。

阿生手急眼快，呔盤扭轉，僅可避過正面相撞！那老婦人固然嚇得差一點又昏了過去。就是坐在她身旁的馮倫，也給嚇得滿額大汗，口裏咕嚕嚕地罵道：「她們這班妖婦簡直想自殺！」

寂靜的公路上又傳來一下緊急煞車聲。坐着數名女護士的一輛中型房車，又自公路上掉過頭來。

馮倫急忙說道：「快些開車！」

是的，也難怪馮倫吃驚的。因爲汽身雖則可以防彈，但整輛車子給它直撞過來，兩車難保不會發生爆炸！剛才一撞落了空，難保她們不會捲土重來的！

阿生把車子開走，速度達到每小時八十里左右；可是，儼着十三姑一班手下的房車，却一步也不放鬆，急急追來！

馮倫問道：「車子還可以加快一點麼？」

阿生態度從容，反問道：「怎麼？你怕啦？你不是說喜歡刺激嗎？現在就讓你開開眼界！」

眼看後面一輛房車快要追貼了，阿生一踏油門，銀灰色汽車又如箭射出；一看「咪錶」，速度是每小時一百里。

老婦人感到有如世界末日，雙眼一黑，又再度暈倒過去。

馮倫看見阿生胸有成竹似的，心裏反而又沒有剛才那麼害怕。

在此之前，馮倫雖然也知道呂偉良有一輛特製的汽車，但只知道防彈而已；却不知道它具備了多種罕見的性能。現在親眼目睹車子可以逐步加快，也眞的是開了眼界。

可是，就在他滿心歡喜之際，車子的速度忽然減慢下來。他回頭看看，後面一輛中型房車，却速度加快，在公路之上，節節爭先！

再放眼一看前面，馮倫嚇得口呆目瞪，差一點兒就叫了出來。

原來前面已是懸崖地帶，公路邊也豎起了危險訊號牌，速度限制是每小時十五里而已；而當時兩車的速度竟在八十至一百里之間。這簡直是與死神開玩笑！

前面是蜿蜒的山腰公路，左旁是嶙峋岩石，右旁便是懸崖峭壁。難怪交通當局早在路旁豎立了一連串的危險標誌！

阿生雖然驟然將速度減慢，仍在七八十里之間。後面那輛車子又是一連串的子彈射了過來。阿生突然按動一個按鈕，汽車屁股噴出一陣烟霧，阿生同時將汽車駛向左邊靠山處停了下來。

只聽得「隆」然一聲巨响，後面那輛中型房車一掠而過，衝破烟霧，撞破欄杆，直墮懸崖之下。

阿生推開車門，走到路旁俯視，隱約可見崖下一輛汽車殘骸正在燃燒中。他約略估計一下，崖下離路面，總在二三百尺過外。

阿生深深地倒抽了一口氣，回到車上。馮倫問道：「他們怎麼樣了？」

「去地府報到了！」阿生回頭又問那老婦人：「你眞的確信地下醫院不在療養院內麼？」

老婦人驚惶地瞪住阿生，搖搖頭！

馮倫道：「她可能一無所知，又可能是表示療養院並非地下醫院。不過，車上的追踪儀始終未動一動。看來地下醫院的確另有地方。」

阿生再問那老婦人：「你住在什麼地方？」

老婦人搖頭、流淚！

馮倫道：「她的樣子，似乎有難言之隱！」

「你儘管說吧！你的家人不會怪你的。」阿生說道：「如果你再不說，那麼我只有把你帶給本市警方。」

老婦人的情緒更加激盪，淚如雨下，她拉過阿生的手掌，用手指作筆，在他的掌上寫道：「可以把我送回療養院去麼？」

「不！」這一次輪到阿生搖頭了。「那是一間謀人寺，可能是紅心會的另一個機構，你回到那兒去，他們不會放過你的。」

馮倫也幫着阿生勸道：「老婆婆，聽我們說，回到你的家人那兒去吧！一切事情也將會成爲過去，我們陪伴着你，什麼也不用怕。」

老婦人在飲泣中默默沉思，終於含淚點頭。

阿生把車子開去市區，在她的左指右點之下，把她送到一幢新大厦之前。

這是足以令到阿生和馮倫大感驚奇的，他們以爲這老婦人的家境很窮困，所以她才不願意返回家中；想不到這兒竟是一處中上的住宅區。

時已入黑，二人陪住那老婦人登樓。

「叮噹！」一聲門鐘响過，門眼出現一個女傭人的眼睛。她問：「你們找誰？」

阿生又是一個意外，問那老婦人道：「你有沒有認錯地方？」

老婦人熱淚盈眶，驀地掩面痛哭，回頭就走！但給阿生一手拖住。

馮倫對門內那女傭道：「你家主人在嗎？叫他出來答話吧！這位老婆婆是你們這裏的。」

女傭人在門內怔了一怔：「什麼？老婆婆，我們這裏沒有……」

這時候，屋子裏面有一個男子的聲音，問了出來：「阿秀，什麼事啦？」

女傭人把門眼掩上。片刻之後，大門打開了，一個年約半百的男子，出現門前，他打量着各人，問道：「你們幹什麼的？」

阿生捉住那老婦人，强她抬起頭來。女傭人這時又陪着一個年約四十許的中年婦人出來，他們同時以極其怪異的目光，瞪住那老婦人，仔細地打量着。

老婦人沒有勇氣去望他們。阿生捉住她的手臂，甚至覺得她在微微發抖。

阿生覺得太可憐，同時也想起一些經常發生在都市中的倫理故事來——一些不孝兒媳，摒棄年老的翁姑等等，都是非常令人氣憤的。

因此，阿生對她說道：「你不要害怕，雖然你不會說，但你會寫，有什麼事儘管寫出來，我們會設法爲你出頭的！」

馮倫的想法也跟阿生不相上下，忙說道：「是的，既然你認得這裏是你的家，是不是他們不肯認你？」

老婦人掉頭又要走，但是，屋子裏那中年婦人却叫住了她：「慢走！」

中年男子似乎也會意了，問道：「你是不是淑兒？」

老婦人難過地點了點頭。

一對中年夫婦相顧愕然，女傭人也脫口驚呼：「啊！小姐，怎麼你……你會變成這副樣兒？」

阿生和馮倫也不由自主地怔了一怔，同時也交換了一個眼色，表示莫名其妙。

屋內一對中年夫婦在難堪與驚惶中，把各人邀進屋子裏去。

那中年男子首先介紹他自己：「小姓郭，郭柏年，兩位是……」

「我叫阿生。」阿生搶先答道：「他叫馮倫，我們是由一間郊區療養院發現她的。」

馮倫忍不住問道：「她是你們什麼人？她似乎給人毒啞了，最好請你們取出紙筆來。」

郭柏年一時忘記了介紹自己妻子，但是，阿生和馮倫總可以想像得到，她便是這屋子裏的女主人。這時候，郭太太正淚水盈盈地，撫摸着那「老婦人」的臉龐，疑幻疑眞地，抖聲問道：「乖女，你怎會變成這麼樣？」

「乖女？」阿生和馮倫二人又是一個大大的意外驚奇。他們甚至以爲聽錯了！

女傭人阿秀剛倒了一杯熱茶來，又奉了男主人之命去取紙筆。

郭太太也看出了阿生和馮倫二人的疑惑不解，她回頭對各人說：「她是我的失踪女兒淑兒，她雖然老了這許多，可是，幸而她的輪廓沒有變，否則，我眞不認得她呢。唉！」

郭柏年難過非常地，搖頭嘆息道：「她怎會變成這副老態龍鍾的樣子，眞奇怪！」

這時候，女傭人阿秀已取來紙筆，放在枱上。

郭太太道：「到底你怎麼會弄成這副樣子？你快些告訴我們吧，淑兒。」

郭淑兒的淚水一直沒有停止過。她一邊寫，淚水一點一滴的，流落紙上。

寫到最後，終於忍不住掩面痛哭！

郭氏夫婦忙接過了那張紙條，只見上面這樣寫着：

「爸爸媽媽，我錯了。我不該結識一些阿飛青年，他們把我欺負，我大了肚皮。後來又認識了一個叫十三姑的女人，她帶我去墮胎，但我沒有手術費，十三姑迫我爲娼。在那時候，我染上了毒癖，日瘦一日，終於沒有客喜歡我，十三姑便把我送入療養院。她先把我弄啞，同時警告我，不能出走，也不能把這一切告訴別人。每天，她們仍然供我一定份量的毒品，我以爲有吃有住便安心留在那裏，想不到他們久不久便來把我拿去動手術，把我的嫩滑皮膚割去，替人進行植皮手術。所以，我的臉皮也有一部份給他們割掉了。……」

他們幾乎不忍心再看下去。

郭柏年把那張字條遞給阿生和馮倫二人看。

郭太太淚如雨下，泣不成聲地說：「乖女，是我們不好，我們對你照顧不够，才令你遭遇到這種不幸。」

郭淑兒淚眼瞪住郭太太，終於忍不住倒進了她的懷抱中，母女二人，抱頭痛哭。一時之間，屋子裏，愁雲密佈，壓得各人透不過氣來。

阿生和馮倫二人看過了那字條，不禁怔怔地瞪住了郭淑兒，他們要不是目睹一切，身歷其境的話，眞不敢相信有這麼殘酷可怕的事。

馮倫忍不住問郭柏年道：「令千金有多大年紀了？」

「還不到二千，計起來，今年不過十九歲吧。」郭柏年道。

十九歲的姑娘，竟被折磨成這樣子，也難怪她

痛不欲生了。

阿生問道：「療養院內其他的人，又是一些什麼人？你可知道麼？」

郭淑兒在紙上寫道：「我不淸楚，女護士規定我們，彼此不准交談，否則便要挨打！」

「好毒辣的手段！」阿生咬牙切齒道。

郭柏年道：「淑兒雖然是屬於自作孽，但看情形，我們必須報警査究。」

馮倫說道：「是的，這不止是爲了郭小姐，也是爲了解救其他的人；十三姑可能利用他們的弱點——例如吸毒等等，藉此將他們控制住，郭小姐當初不肯跟我們走，也許就是因爲受了他們這種威迫利誘的影響。」

阿生道：「可是，我師父現在所在十三姑的掌握之中，萬一他們怪我跟他們有心搗蛋，師父便有危險！」

「我看一切已成定局了。」馮倫說道：「在療養院後門外的糾纏，她的手下一定已經認得你，萬一十三姑的地下醫院就在附近的話，說不定警方可以憑住他們的特權，將他們一網打盡！」

阿生還是說：「不！我由現在起，要獨自行動了，你們報警，我不干涉，總之，希望各位別提及我和師父的名字，那樣，師父縱然在他們的手中，也不致有危險。」

馮倫道：「阿生，你千萬不可誤會，我並非想退出你們啊！」

阿生道：「我明白的，但我也不宜出面，看來你最好幫着他們去報案，把療養院內的人及時救出來。只要別牽涉到我身上，師父便可保安全，那你也明白了吧？」

馮倫點點頭，道：「那麼，我們在公在私，也應該分頭工作，說不定，我會比你更快將你師父救出來。」

「不過，在報案時，你揑造的故事之中，切不可提及我師徒二人，明白嗎？」阿生說。

馮倫道：「當然，這點你放心好了。我還要跟郭小姐商量過才報警呢。」

阿生最後離開了郭家，他與馮倫二人分道揚鑣，希望可以找到呂偉良的所在。

馮倫自然也明白到阿生的眞正用意：他不想警方把「刧獄」的事，牽連到他們的身上去，因爲警方的偵探們，是十分敏感的。因此，馮倫要求郭氏一家人跟他切實合作。

郭氏夫婦爲了報答他們把女兒救回來之恩典，自然也無不答允之理。

各人商量妥當之後，便由郭柏年打電話報警。

郭柏年認爲這件事根本亦不必牽涉到馮倫這方面來，索性就說他女兒郭淑兒，偷偷由療養院內潛逃歸來，馮倫終於也同意了他們這說法。

不久，警方派人到郭家來，這時馮倫已經走了。警長聽了郭柏年所講述的故事之後，又看過了郭淑兒的字條，便一邊通知總部，派人包圍郊區療養院，一面派十字車把郭淑兒送入醫院檢驗！

「失踪少女，失踪少婦，十三姑墮胎……」等等熟悉的字眼，早已在夏維探長的腦海中浮沉着，想不到現在還跟療養院拉上了關係。這使到他不能不想起一件事：不久之前有個海員游四海，也曾經到警局來報案，說什麼十三姑把他的妻子送入療養院墮胎等等。

可是，當時派出的警員，在療養院內，並査不出任何結果來。還給那位老院長，向局長投訴了一番。

夏維探長想到這件事可能關係重大，立即親自領隊，將郊區那間療養院，重重包圍。

時已深夜，老院長又在大發脾氣！

但是，這次夏維不似上次來過的警員，他向老院長示出手令之後，向她細讀誡詞，然後把她交給一名女警看管起來。

大規模的搜索下，有幾種情形令到警方大感驚詫的。

第一：療養院的女護士全部不知所踪。

第二：不少女病人都是啞巴。

第三：絕大部份的養病者，被搜出毒品。

第四：療養院後門附近，有子彈頭可以找到；還有一條大狼狗死在那裏。

可是，對於這一切，那個老院長竟然一無所知。她對夏維探長說道：「我一切只信任護士長，探長先生，你知道我已經太老了，甚至還有點擅聾。現在，這裏到底發生了一些什麼事？」

夏維探長看見她剛才還十分强硬，但現在却軟了下來，倒有幾分相信她一切都被蒙在鼓裏。於是問道：「你這裏的護士長是誰？」

「她姓霍，我只知道她叫霍姑娘。」老院長說道。

夏維有理由相信霍姑娘就是十三姑，那班女護士便是她的手下；而這間療養院內的一切實際工作，既然交由「霍姑娘」處理，被人利用自是意料中的事了。

不過，有一點夏維等人仍不明白，就是女護士們的下落。

夏維以爲十三姑聞風先遁，却不知道這時候的十三姑正在「紅心」的地下醫院裏，而那些留在這裏，「照顧」病人們的幾個手下，早已墮崖身亡。

警方經過了澈夜的搜查，表面上看來，這家療養院並無可疑之處，就是有些病人的身份難明。她們其實全是給十三姑帶到這裏來裝修門面的，目的是要騙取一些善長仁翁的捐献！

經過了警方在附近一帶展開了地毡式的搜索，以及數頭的警犬的協助下，警方又發現了兩件令人震驚不已的事：第一，一批警員在附近一個山崗之上，掘了數十具女人的屍體。第二，另一批警員剛在懸崖之下，發現了一輛失事的墮崖的汽車，裏面竟全是療養院內的女護士的屍體。

單是這些事，已經够警方去忙了，何況還有療養院內一批病人的身份，要逐個證明，也要逐個檢驗，更加要逐個逐個去找她們的家人來接受問話。

於是，夏維探長和他的手下們，登時又變成了大忙人，忙到不可開交！

爲了「灰色監獄」裏發生刧獄的事，警方已經忙的透不過氣來，想不到一天之內，還有一件更加令人吃驚的事件發生！

山上掘出的女屍之中，有些是最近埋葬下去的，所以還未腐爛。但是，有不少已經只剩下一個骷髏和一堆白骨。

在未找到十三姑之前，沒有人知道她們的眞正身份。不過，附近一帶，除了這間療養院之外，並無其他屋宇，因此，警方相信這些女人，全是十三姑和她的手下所埋葬的。

夏維探長正式下達通緝令，要把十三姑緝捕歸案。因爲警方從療養院方面的檔案中，已經找出霍姑娘的照片，曾經受她殘害的病人，也認出她就是十三姑。而她的手下的屍體和失事汽車殘骸中，還找到許多曾經發射過的手槍，這就更加不能不令警方加緊通緝十三姑歸案。

× × ×

在地下醫院裏，十三姑從夢中驚醒；但她決不是接到療養院方面的消息，而是給醫院內一名值班女護士叫醒的。

那女護士慌慌張張地說：「不好了！呂偉良突然失了踪！」

「這是不可能的，沒有人可以逃得出這裏的。」十三姑又問：「你沒坐在電視室裏監視他麼？」

「有的，但電視鏡頭不知怎的，突然變成一片灰白，等到恢復正常時，鏡頭下已經不見了他。」

「這傢伙眞的是詭計多端，叫人守緊所有出口處。你跟我到大房去看看吧！」

大病房之內，所有的病人，都呼呼入睡，就是呂偉良躺過的病床之上，空空如也，唯一能令十三姑安心的，就是龍大虎仍在那裏。

十三姑把附近幾個熟睡中的人叫醒，他們都懵然不知；有些甚至根本就不知道這間房有電視眼存在。洗手間、儲物室等等，一切有可能供呂偉良藏身的地方，都給十三姑那班女護士搜查過了，結果還是一無所獲。

她開始硏究電視的螢光幕何故會忽然之間成一片灰白，經過檢查之後，電視傳送系統完整未壞，那麼，突然產生的「毛病」，可能又是呂偉良的詭計。因爲只要利用手電筒向正電視鏡頭一照，鏡頭就會起反光作用，這也就是螢光幕變成灰白的一片的原因之一。

至此，十三姑不能不佩服呂偉良的機智過人，幸而她的目的並非在於監禁或者消滅呂偉良，否則，她便犯了輕敵之大忌。

再三搜索之下仍無所獲，就只好放棄了搜索。

沒有人知道呂偉良是什麼時候逃的，也不知道他是怎麼樣逃的，房間裏所有的人都熟睡如豬，而專責監視的值班護士又不够機靈，十三姑只能够暗讚呂偉良確是名不虛傳；反而龍大虎就怪他不够道義，既然走，爲什麼不把他也一併帶走？

鬧了大半晚，天色已經大白。

地下醫院內各處的播音機突然叫出首領召喚十三姑的聲音。

十三姑心裏暗叫不妙，因爲她知道首領很少這麼早回到地下醫院中來的。除非有很特別的重要事情；眼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迫龍大虎講出那千多萬元贓欵之所在。但是，事情已由昨天開始，首領還是不必這麼早回來的。

十三姑奉召回到一間房間中去，一名年約五十許的中年男子，早已候在那兒。

他順手首先將一份早報遞給十三姑看。

十三姑心裏一凛，還道是呂偉良逃出去之後，把這兒的一切秘密公開了。可是，報紙打開，十三姑才明白，原來是療養院出了事。

十三姑約畧看過那段新聞之後，說道：「首領，你放心吧！療養院那邊，跟我們地下醫院一個沒有任何連系，也沒有留下任何綫索可供追査。」

首領道：「但是，那些廢物的墳墓，却給警犬找到了，她們的身份，遲早會給査出來的。」

「我們稱爲『廢物』的，都是一些因墮胎致死，或者因手術致死的女人，她們都是我們紅心會地下醫院的病人，頂多跟『十三姑』扯上了關係，而我早已成爲各方矚目的人了，現在唯一不同的，就是警方正式下令通緝我而已，也沒有什麼不妥。」

「但是，剛才我回來時，聽說更大的問題又發生了，是不？」

「你的意思是說：呂偉良逃走的事？」

虎由裏面走出來。

龍大虎剛才已經躲在門後聽到了他們的談話，因此他出現在三個人面前之後，格格大笑道：「好兄弟，你們也眞會演戲啊！」

胡大彪道：「你別再裝蒜了，如今你既然恢復了自由，也該把那一大筆贓欵拿出來，讓我們均分啦。」

姚大熊也說道：「對了，我們等候這機會，已經等了不少日子啦。」

龍大虎面色一沉：「當日六個人事前約好得手後，分別乘三輛車子逃走，讓追捕我們的人，無所適從，但是，得手後我爲了自衞而殺了人，走遲一步而搭不到你們的車子，迫得威脅一輛街車把我儎走，後來就是給那街車的司機向警方提供綫索，於不久之後把我抓住，到頭來你們不够義氣，還敢寃枉老子獨呑贓欵？他媽的！」

「嘿！你也眞會演戲。」姚大熊說：「我們五個弟兄所得不過十多萬元，你個人獨呑千多萬元，還在裝蒜？」

胡大彪「哼」地一聲，已經搶前一步，伸手就要抓住龍大虎的衣襟；可是，龍大虎身形一偏，早已閃過一旁！

十三姑喝一聲：「制止他們！」

四名穿制服的女護士，立刻行動起來！

郝大豹一直默然無語，這時似乎也按不住怒火燒心，向住龍大虎襲擊；但却給四名白衣天使擋住了去路。

於是斗室之內，四名白衣天使，迎戰三名木乃伊似的蒙面怪人；龍大虎反而與十三姑，首領等人，呆在一旁，袖手旁觀！

四名白衣天使雖然是女流，但身手敏捷，攻守也十分的有默契！三名大漢雖然兇悍異常，竟然佔不到便宜。

在三名大漢節節敗退中，郝大豹突然高聲呼喝一聲：「不要打了！我有話說！」

室內各人登時呆了一呆！

胡大彪與姚大熊先後停手，四名白衣天使也沒有向他們進襲！

所有室內各人的視綫，都開始集中到郝大豹的身上來！

郝大豹道：「小弟有一個提議，也許可以令到各位不必自相殘殺的。」

「什麼提議？」各人差不多異口同聲地問。

「就是把當日我們六個弟兄找齊，當面對質之下，必然會有個結果。」郝大豹說。

胡大彪道：「可是，要把季大鷹與陸大鵬二人找回來，看來也不容易！」

郝大豹道：「我有辦法可以帶你們去把陸大鵬找回來，但是，也有條件。」

胡大彪問：「什麼條件？」

「我要在改容手術成功後，起碼要分得一百萬元的贓欵，因爲我打算遠遠離開本市，到外國去！」郝大豹說。

胡大彪道：「這就要大家互相議決了，因爲紅心會到時一定要佔一份。」

首領笑道：「當然，你們改頭換面，就全憑我們妙手回春。」

姚大熊道：「問題是那千多萬元的贓欵，不知有沒有辦法可以找回。」

郝大豹道：「所以我們必須把六個人都齊集在一起，好好歹歹總希望找出一個答案來。」

十三姑揷嘴道：「這倒是一個好辦法。就讓我們派人跟他去，找到了陸大鵬再說吧，說不定贓欵都落在他的手上。」

胡大彪道：「是的，記得當日由於銀行槍戰發生之後，我們於匆匆撤退中，發覺不見了龍大虎，所以我們四分五裂，大衆都不敢回到預先約好的聚集地點；因爲我們担心龍大虎萬一被捕的話，可能被迫供，那時我們如果回到聚集地點，便不難一網成擒，故此我們沒有回到那兒去，相信季大鷹與陸大鵬也同樣沒有回到那兒去！他們是同一輛車撤退的！」

郝大豹拍腿道：「對了，贓欵一定在他們那兒，相信只要找到陸大鵬，自然亦有辦法可以找到季大鷹了。」

姚大熊道：「可是，你又怎麼知道他在什麼地方？」

郝大豹道：「我想起他告訴過我，他有一個姑母住在離島。她自小一手將陸大鵬養大，他視她如親生娘，那是一處荒僻的離島，陸大鵬九成躲在那兒。」

龍大虎道：「那麼，事不宜遲，先把他抓回來再說吧！」

首領說道：「是的，十三姑，這件事交給你去辦，你可以女扮男裝，避過警方的耳目。」

十三姑答應了一聲，帶着四名手下，先將各人押回大病房裏去。

十三姑和她的二名手下，化裝成男人，押住郝大豹離開了地下醫院。

郝大豹給她們綁住眼睛，帶上一輛大房車。由於他面部和頭部都綁滿了繃帶，再綁上一條黑帶遮住雙眼，樣子怪難看的，所以，給十三姑按在後排座椅底下，以避過路人的耳目。

「是的，你怎麼可以讓他逃走？這個人非同小可，萬一他埋怨我們食言，沒有替他施駁脚手術的話，他就會切實對付我們。」

「放心吧！細心想想，我們也沒有什麼對他不起的地方，反而他是個刧獄犯人，萬一我們將這個秘密向警方告密，他才不得了呢。」十三姑忽然又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說：「不過，派駐療養院的天使們，竟然全數死亡，這眞是一件非常殘忍的事。」

「龍大虎怎麼樣了？」

「還是不肯認。」

「把他帶進來。」

十三姑退出房外，召來二名護士，把龍大虎由大房帶走！

龍大虎進來時，那首領已經打扮得有如醫生一樣，加上了口罩，面部就只露出雙眼，他瞪住龍大虎問：「千多萬元的贓欵，我們只要半數，你認爲多嗎？因爲這半數，可以換來一項高明的改容手術，令你畢生獲得自由。」

「你們憑什麼可以肯定那些錢，就在我這裏？」龍大虎反問道。

「等一會兒，我們有一件令你非常驚奇的事，就是你舊日的同黨，也找到這兒來了。」

龍大虎心裏一凜，道：「什麼？你說他們也落入你的手中？」

「不！並非我主動把他們抓來的，是他們自己送上門來。」

「這也沒有什麼值得驚奇的，昨天你們不是在手術室迫問其中一個的口供嗎？」

「昨天你所見的情形，不過是演戲而已，躺在手術床的，並非你的同黨。」

「爲什麼你們要這樣做？」

「目的不是很明顯嗎？我們要你招出贓欵之所在。」首領又說：「但是一件奇怪的事，却於昨天稍後時間發生了，我們發覺你的三名同黨伙伴，不約而同的，跑來找我們紅心會的綫人，要求我們代他們改容。」

「你怎麼知道他們就是我舊日的伙件？」

「我當然知道，爲了那千多萬元贓欵，我們紅心會的人，已經出盡九牛二虎之力去偵查這件事的來龍去脈。」

「好傢伙！」龍大虎突然咬牙切齒地說：「他們一定就是呑掉那筆錢的人。」

「你說什麼？」

「事實已經非常明顯，他們一定是昨天看到了午報或者收聽到電視電台的報導，知道老子逃了出來，一時慌張起來，才跑到這兒要求你們代爲改容的。」

「你意思是：他們怕你找他們算賬，是不？」

「還用說麼？這是誰也可以想像得到的事啊！」

龍大虎又問：「你們有沒有答應他們的請求？」

「已經進行了初步手術。」

「他們也眞的想得周到，如果他們都改頭換面的話，我將永遠無法找到他們了。」

首領想了一會兒說道：「把他們都帶來吧！」

於是十三姑派出三名女護士，到大病房去把三名頭紮繃帶，狀若木乃伊的病人帶來。

當護士將三人帶到時，龍大虎暫時廻避。

首領說道：「三位對于本院的服務和手術，都感到滿意吧？」

三人齊齊點頭。

「你們的手術，快要完成了，只要再過幾天，拆去繃帶，你們就會以新面目出現。」首領又說：「不過，有件事必須告訴你們，就是我們的超級手術，臨時要更改一下收費辦法。」

三個人又是一陣驚愕，互相望了一眼。但是，却沒有人看見他們的表情，因爲他們三個人的頭面全部紮滿了繃帶，就只露出了雙眼。

首領繼續說道：「我們的收費辦法是這樣的，紅心會要從你們那千多萬元的贓欵之中收一半。」

其中一個說道：「醫生，你別開玩笑了，我那有這許多錢？」

「經過相當時日之後，你們也許已經把贓欵化掉了一部份，但是，這麼大一筆錢，相信一定還有不少，這種不義之財，你們何必吝嗇？」首領道。

另一個說：「閣下別裝模作樣了，你們既然把龍大虎救了出來，也應該找出答案了吧？」

首領笑道：「你怎麼知道我們救龍大虎的？」

「坦白說，在下混入來，並非眞正爲了改容那麼簡單，主要還是探探龍大虎是否被紅心會的人所救。現在聽你口氣，相信雖不中，亦不遠矣！」

「果然厲害！」首領回頭問十三姑：「這傢伙叫什麼名字？」

十三姑道：「他叫胡大彪，站在他左邊的，是姚大熊；站在他右邊的，叫郝大豹。」

胡大彪道：「你們也厲害得很！竟然連我們的眞姓名也查出來了。」

「這不過是彫虫小技。」首領輕輕一笑，「你們那麼總共六個人去做世界，每一個人都給我們紅心會的人起清了底子。」

胡大彪道：「怎麼？龍大虎一定已經向你們提供了藏欵的地點吧？」

首領沒有答話，打了一個眼色給十三姑，十三姑令一名女護士將通往裏面的一扇門打開，讓龍大

車子開到一處海傍，二名女護士把郝大豹綁眼的黑帶解下，十三姑則下車去，向水上人家租來一艘小艇。然後才把郝大豹帶下艇去。

這是一艘機動的快艇，連同艇家在內，總共坐了五個人——十三姑、二名女護士、郝大豹和一名駕駛快艇的艇家。二名女護士則暗中以手槍抵住郝大豹的腰部。

就在馬達聲中，快艇緩緩地開動了。

可是，快艇離岸不足數十碼，突然艇身入水，隨即失去了平衡，艇上各人引起一陣混亂，紛紛墮入水中。

二名女扮男裝的女護士之中，有一名不懂泳術，高聲呼救。十三姑的泳術也不見得怎樣好，載浮載沉中給郝大豹一手撈着，不致沉入水底去。

艇家把那個不識水性的女護士拖住。這時鄰近海面的艇隻，見有人翻艇墮海，紛紛趕來救援！

忙了半晌，各人先後被救登岸，十三姑和二名手下原是女扮男裝，但是一經水浸，再經掙扎，登時原形畢露。

她們登岸後，慌忙搶登停在附近的汽車。可是，艇家却呼籲同件制止她們，因為艇家必須依正手續報案，以便向保險公司要求賠償！

就在擾攘中，十三姑突然自懷中拔出手槍指嚇衆艇家！

艇家們看見四個租艇人之中，一個木乃伊似的怪物，三個原來是女扮男裝，早已給他們弄得一頭霧水，再看見他們懷械在身，無不嚇得一跳！

就在驚惶中，郝大豹突然飛起一腳，將十三姑手中的槍踢跌。

二名女護士想不到郝大豹會幫了別人，立即一湧而上。可是，十三姑已竄進了車中，一踏油門，車子開足馬力，直衝過去！

眼看正在搏鬥中的二女一男，傷重難免，豈料就在此千鈞一髮之際，一條身形飛起，凌空冲出，隨即聽到「轟隆」一聲，夾進了兩下慘叫，二名女護士被汽車猛力一撞，彈出丈外，墮地重傷，口吐鮮血，奄奄一息！

那條離地飛彈而起的男子身形，凌空身腰反彈，打了一個筋斗，斜裏落下，屹然站立在馬路旁邊！看得旁觀者，暗暗稱讚不已！

十三姑頭也不敢回，飛車離去！

郝大豹奔向二名受傷女護士的身邊，發覺她們口裏不停吐出鮮血，看來已經重創內臟！

一陣陣警車聲，自街口那邊傳了過來，原來已經有人緊急報警。可是，那個頭紮繃帶，怪模怪樣的郝大豹，却沒有趁機逃去！

他顯得異常冷靜，分別把二名身受重傷的女護士，扶向路旁。

警車抵達後，他便將救援工作，交給警員。一名警長聽過艇家的述說之後，立即將郝大豹看管起來。

可是郝大豹却笑道：「你們別太緊張，眼前你們除了趕緊把兩名傷者送往醫院急救後外，最好立即通知夏維探長和我的徒弟阿生。」

警長一怔，問道：「你是誰？」

繃帶解開，這個「怪物」並非郝大豹，而是「鐵拐俠盜」呂偉良。

老警長固然認得這位江湖上的好漢，一頭霧水地問：「你又攪什麼鬼？」

「這些事如果要慢慢解釋，只怕費時失事，為了爭取時間，請你們利用警車上的無綫電，首先通知夏維探長與我取得連絡。」呂偉良說，「而我也立即要打一個電話給阿生。」

「夏維探長正忙於搜索郊區一間療養院和鄰近一帶可疑地區，據說是為了捉拿十三姑。」

「十三姑就是剛剛駕車撞傷她二名手下的那一個女人，快叫夏維探長別再浪費時間了。」

警長在警界服務了不少時日，也明白「鐵拐俠盜」呂偉良是個硬直的人，信任了他，便立刻令車上無綫電生通知總部，把夏維探長召來。

呂偉良也到附近借電話，打返家中。阿生正待外出，忽然接到師父的電話，歡喜若狂。

呂偉良吩咐阿生帶備了一些必要的用具，立刻駕車趕來海傍。

在夏維探長和阿生都未到之前，呂偉良又跑到碼頭去，找着剛才那個租艇給他們的艇家，對他解釋說：「艇是我弄翻的，值多少錢？等會兒我徒弟會帶錢來賠給你的。」

艇家莫名其妙，他問呂偉良：「你怎麼可以把我的艇弄沉？我一點也未發覺呢！」

呂偉良伸伸那半截義腿，道：「所有的秘密，盡在其中。」

呂偉良說着，把義腿擱在一條木製的板上，開了暗掣，一陣輕微的馬達聲，只見鞋底伸出一支螺旋鑽來，不到幾秒鐘，那條厚達數寸的船板，就現出了一個洞孔來。呂偉良道：「現在你相信是我弄穿的了，是不？」

艇家點頭道：「是的，我相信了。但是，為什麼你這樣做？」

呂偉良道：「當時我給二名女扮男裝的槍手，用槍暗中嚴密監視，要不是把她們先行弄進海中，只怕我稍為反抗一下，子彈會穿過我的肚皮了！」

「算了，我不要你賠了。」

「為什麼？」

「我一向仰慕你鋤强扶弱的精神，既然快艇艇底只給攢穿一個小洞，相信打撈上來，稍經修補，還可以應用的。」

「不！我知道你們水上人家的生活也不好過。」呂偉良說，「請你等一等——」

那邊阿生已經駕着車子，匆匆趕到。

呂偉良賠了一筆錢給那艇家之後，十字車這時才趕抵現場，但二名女護士，早已氣絕身亡！由於她們自始至終未說過半句話，因此，警員也錄不到有關她們的半句口供。

不久，夏維探長也匆匆趕到了。

夏維探長於聽取了警長的一番報告之後，回頭向呂偉良道：「為什麼要在這裏等我？你們本來可以先返警局去的。」

呂偉良道：「我們一定要由這裏開始追踪十三姑，因為她們把我屈着蹲在下面的時候，我就利用了義腿上的螺旋鑽，把汽車甲板鑽穿了一個孔，然後把一包預先收藏在空心義腿中的紫光粉末，接到那小孔之上，讓粉末不斷的漏在馬路上。現在，我只要戴上一副特製的眼鏡，就可以看見留在地上的紫光粉末，跟踪去捉拿十三姑。我一定要勞動你到這兒來，就是這緣故！」

「那些紫光粉末，不戴你的特製眼鏡可以看見麼？」

「當然不可以！」

「你有幾多副這種特製眼鏡。」

「這些新式裝備，全是我這個鬼靈精徒弟給我安排的。」呂偉良又問阿生：「紫外光眼鏡帶來了沒有？」

阿生道：「都帶來了，但只有兩副。」

夏維道：「給我一副吧！」

於是，呂偉良和夏維探長每人佩戴了一副特製的紫外光眼鏡。果然立即就可以看見馬路上留下了一條連綿不絕的紫色光綫——那是紫色粉末所發出的一種光。

夏維探長親自駕車，就追踪着這條紫色的光綫，直駛往市中心區！

紫色光綫在紫外光眼鏡底下，本來總共有兩條的——一條是來時留下的粉末造成的；另一條是十三姑獨自駕車由碼頭離去時所留下的。但是，由於有些馬路只供車輛單程行駛；所以，到了某些路口時，馬路上的紫色光綫，又由一分為二，伸向兩條不同方向的街道。

幸而紫外光眼鏡共有兩副，呂偉良和阿生追踪其中一條；另一條由夏維和他的助手負責。當他們的車子到達某一處街口時，由於這是單程路，本來不准駛入的，他們也照樣開車入去。

交通警員看見這是探長座駕車自然不敢干涉。

這一邊，呂偉良趁這時候把經過情形，對阿生解釋了一遍；阿生也把由於距離超過範圍以外，以至令到追踪儀失靈的情形，告知了師父。

呂偉良說道：「我就是看見你整日整夜仍無法與我取得連絡，我担心你和馮倫可能也有了意外，所以我不再等待下去，自己想辦法。」

阿生道：「你怎發覺郝大豹等人在裏面的？」

「他們以為我睡了，其實我詐睡，無意中聽到他們的談話。睡到半夜時候，我發覺他們三人中有二人睡着了；其中一個人入了洗手間。於是我靈機一觸，開了床頭燈，把燈光射向了電視鏡頭，這樣監視住他們的人便無所施其技。然後我迅速竄進洗手間，把郝大豹擊暈，把他拖入儲物室，解下他頭上的繃帶，將他手腳綑綁起來，再把他推進冷氣槽去。地下醫院內，全是用空氣調節的，所以，到處都有這種巨型的冷氣槽。後來我又在儲物室內盜取了一束繃帶，把頭臉包紮起來，冒充郝大豹。想不到，他們果然中計了。」

「你有沒把電子追踪器留在地下醫院之內？」

「當然有。」

「你懷疑那間地下醫院在什麼地方？」

「我怎麼知道？她們先綁上我雙眼，才帶我離去。不過，有一點似乎可以肯定的，就是那間地下醫院並非在地下。」

「你怎麼知道？」

「因為她們帶我離去時，電梯是下降，而不是上升的。」

這時候，呂偉良的車子又與探長的座駕車在一處街口會合了——地上那二條紫色的光綫，也由二合為一。一直向北伸展！

直至到北區一條街道時，各人不禁為之恍然大悟。

原來地上的紫色光綫，一直伸入仁心醫院裏面的停車場！

夏維探長立刻利用無綫電話通知總部，派人將仁心醫院重重包圍。

其實只到了街口附近，呂偉良師徒二人已經發覺車子上的電子追踪儀有了反應，這時他們已經知道「紅心會」的地下醫院，必在一里範圍之內！但想不到竟然會是仁心醫院。

大隊警員把仁心醫院包圍之後，夏維探長利用擴音器向他們招降！

可是，裏面全無反應！有的只是下層一些病人引起了陣陣驚慌！

呂偉良把「紅心會」的地下醫院可能就在仁心醫院最頂一層的想法，轉告了夏維探長。夏維探長立刻通知總部，派直升機趕來現場！

呂偉良自汽車中取回他常用的鐵拐杖，與阿生匆匆趕登隣近一幢大厦的天台——這裏比仁心醫院高出許多，可以俯覽醫院天台中的情形。豈料不看猶自可，一看之下，嚇得二人目瞪口呆！

原來仁心醫院那邊的天台之上正有兩個人在活動，一個男的是「紅心會」首領，另一個女的，就是十三姑。

他們正合力把天台上一塊巨大的油布拉開，油布之下，就是蓋着了一架小型的直升機。這是可以坐兩個人的直升飛機，因此，他們的企圖，亦不問可知！

阿生焦急地說：「糟糕！警方的直升機還未到，他們可能已經飛到老遠。」

「這是罪魁，我們不能把他們放走！」呂偉良說道。

「快通知夏維探長他們！」

「不！來不及了。」

「那怎麼辦？」阿生忽然說，「我有辦法，讓我跳過去！」

呂偉良估計一下，這邊天台雖然比對街的仁心醫院天台高了許多，但是，彼此相距，單是街道的寬闊度，亦在十尺以外。卽使阿生有此胆色，只怕一不小心，摔下街中，便會粉身碎骨！

呂偉良忽然靈機一觸，又想起了他手中的「萬能拐杖」來了。

他在扶手處按動了一個暗掣，「拍」的一聲，杖端彈出一束白絹，迎風散開，竟是一個小型的降落傘。

阿生歡天喜地叫了起來：「是的，我怎麼沒想起你這根萬能拐杖來呢？師父，把它交給我吧！」

「不！太危險了。」呂偉良道，「你設法通知警方衝上去接應，讓我先去制止他們離去！」

呂偉良話猶未完，已經按掣將「萬能拐杖」的小降傘收回杖管之內，躍登牆頭，雙足力蹬，一個筋斗翻上半空。

只見一條身形落向仁心醫院的天台那邊，「萬能拐杖」中隱藏着的小降傘及時張開，急急墮下的身形，忽然又變得輕飄飄的，掛在半空！

眼看離開仁心醫院的天台只有丈許，十三姑和首領已經發現了呂偉良突然從天而降，這時他們正要登上直升機。

十三姑仰首見狀，不由得驚叫一聲，首領手槍已經拔出，「砰」地一聲槍响，子彈射穿了小降傘，「嘶」的一聲，呂偉良連忙放手，順勢凌空打了一個筋斗，落在天台的另一角。

首領再開了一槍，但呂偉良的身形落下太快，又使他射了一個空！

正當他準備射出第三顆子彈時，「蓬」的一聲，鐵拐杖墮下，剛好掉在直升機的頂部車葉之下，橫擱在那裏。

首領這一驚非同小可，他和十三姑能否逃出生天，全靠這架直升機，如今拐杖擱住了車葉，這會令他們無從逃走！

因此，首領撇開呂偉良不理，爬上直升機去，企圖把鐵拐杖拿開。

呂偉良担心他們飛走，立卽自那邊天台飛撲過來。

還好他沒有把義腿除下，所以跳動起來，仍然相當快速！

十三姑雖然手無寸鐵，但見狀也立卽截擊他；因爲她也看得出呂偉的良攻擊目標是首領。她希望阻得一陣得一陣，讓首領可以開動直升機。

呂偉良給十三姑苦苦糾纏，眼看首領已將鐵拐杖拿開，他止回身舉槍瞄準呂偉良；呂偉良急忙將十三姑的身子一篩，他同時倒向天台之下！

槍聲「砰」然一响！十三姑立卽倒臥血泊中。

首領呆了一呆，呂偉良已經飛身撲到，來勢之快速，直出他的意料之外。當他將槍咀擺動時，已經給呂偉良自直升機頂拖了下來。「砰」然一聲，呂偉良要將槍咀推開時，已經遲了一步，他只感到手臂一陣疼痛，鮮血已自衣袖中冒了出來！

呂偉良受傷了。

但是，他明白稍一鬆懈，這「紅心會」首領，便可能逃之夭夭，因此牙關緊咬，抵受住一切痛苦，揮起一拳，直擊對方下頷！

首領仰跌地上，手槍被撞墮地，他翻身要待拾起時，呂偉良已快了一步，奪槍在手，隨卽也控制了局面！警方的二架直升機已經飛到，大隊警員也衝了上來。

「紅心會」的首領，原來也就是仁心醫院的院長。至於那些精通武功的女護士，都是由他一手訓練出來的「催命天使」，十三姑只不過是其中最出色的一個而已。

可惜，她反而就死在自己首領的手中。

至於械刼某大銀行的六大盜，連龍大虎在內，其中四名已經落入警方手中。但是那千多萬賍欵始終沒有下落，到底是否就在漏網的二名匪徒手中，還是另有別情？一時也找不出答案來。不過呂偉良師徒二人能够憑機智和勇敢，破獲了「紅心會」這可怕的組織，也總算爲民除害了。——全文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

禍水雙侶

高庸・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神刀」海一帆，厭倦江湖，在十年前率領妻兒及一批手下，遠至琵琶島上隱居下來，海夫人韓玉娘不幸在三年前逝世，三年後的今天，韓玉娘的娘家韓家堡，被仇家所毀，闔堡老幼盡皆罹難，只就一名乳媼周大娘與堡主孫女韓蘋兒因事前離家，倖免於難，那大娘千辛萬苦帶着蘋兒到來琵琶島，擬請海島主代韓家報仇，海一帆因另有苦衷，一時未允所請，蘋兒與周大娘因無處可去，只好逗留下來，這日，海雲少島主邀蘋兒往那座收留一痲瘋老人的螺屋，蘋兒要進屋觀看，海雲忙出聲阻止——

重出江湖殺意濃

蘋兒不答，脚下却陡然加快，片刻間已登上小島，觸目那小巧木門，精緻的欄柵，不禁歡呼道：「多別緻的房子！瞧！比一棟樓房還要高哪！」邁步向螺屋走去。

海雲緊追而至，忙道：「表妹，別進去！」

蘋兒道：「又爲了什麼？」

海雲低聲道：「你忘了？屋裏住着一位患惡疾的病……」

蘋兒一撇嘴，道：「我才不怕哩，你若害怕，儘管站遠些。」

海雲探手握着她的手腕，正色道：「表妹，這可不是鬧着好玩的，你一定要進去，且讓愚兄先喚那位老人家出來。」

於是，提高聲音叫道：「老人家在休息麼？在

下海雲，特來探望！」誰知連叫了兩聲，螺屋裏竟毫無回應。

蘋兒道：「原來你是騙我的，這兒根本沒有人嘛！」

海雲也有些詫異，沉聲道：「或許他睡熟了，你且等一等，我進去看看。」

他放開蘋兒的手腕，一面摒住呼吸，一面緩步進螺屋，探頭向裏一望，不禁呆了——螺屋中只有幾件零亂的衣物氈毯，果然不見人影。

蘋兒也跟着探進頭來，哼道：「奇怪吧？一個患了痲瘋病的老頭兒，竟會長翅膀飛了？」

海雲搖搖手道：「你先別發脾氣，衣物尙在，他一定就在附近。」

蘋兒冷笑道：「附近是哪兒？你以爲這座島有多大？十萬八千里麼？」

海雲道：「咱們去屋後找一找！」

兩人繞着螺屋尋找，一直尋到屋後，仍然不見人影，小島範圍僅只這麼大，事實上也無處可以隱藏，那痲瘋老人竟像輕烟般消失了。

海雲好生狐疑，沉吟道：「這眞是怪事，活生生一個人，怎麼會莫名其妙失了踪影呢？」

蘋兒哂道：「可不是嗎，分明沒有人，偏想無中生有變出一個來，那才是莫名其妙哩。表哥，你請慢慢想吧，我可要去海螺殼裏玩玩了。」一擰纖腰，獨自繞回前面了。

海雲苦笑着搖搖頭，剛待舉步，突然聽見蘋兒一聲驚呼，飛也似的奔了回來，張臂一把，緊緊抱住了他的脖子連聲道：「嚇死我了！嚇死我了！」

海雲忙問：「你看見了什麼？」

蘋兒牙關「得得」相碰，反手向螺屋前面指了指，吶吶道：「他……他……他……」

海雲一手護胸，一手環抱蘋兒肩頭，沉聲道：「別怕！咱們一塊兒去看看。」

待他們再度繞回螺屋正面，赫然發現海螺空殼入口處，坐着一個頭罩風帽，頸圍厚巾，身上緊裹氈毯的老人。

海雲也不期吃了一驚，他們方才尋遍小島未見人影，這老人不知從何而來？但看他悠閑的擁氈盤坐，倒像是已經坐在那兒很久了。

老人仰頭凝視着海雲，用一種沙啞而低沉的聲音招呼道：「這位公子，就是小島主麼？」

海雲深吸了一口氣徐徐道：「敢問老人家是——」

老人道：「老朽便是那身患惡疾的可憐人，一向得令尊和令堂豢養，只是尙未見到過公子……」

海雲道：「可是，咱們剛才在這兒呼叫時，怎麼沒有看見老人家？」

「哦！是的。」老人輕嘆了一聲，說道：「適才老朽正在螺屋頂層上午睡，彷彿聽見人聲，却未便答應。」

海雲道：「爲什麼？」

老人道：「皆因老朽身患惡疾，混身潰爛，爲恐沾污了衣服，睡覺時都是赤身露體的；再說，這小島一向罕有人來，忽然聽見女孩子的聲音，老朽幾疑尙在夢中，怎敢胡亂答應呢？」

這一解釋，海雲猶自有些半信半疑；蘋兒却羞紅了臉，心想：剛才幸虧是在下面碰見了，如果冒冒失失闖了上去，豈不羞死人了。

老人似乎也發覺蘋兒的窘態，詫異的問道：「向聞島主只有一位公子，不知道這位姑娘應當如何稱呼？」

海雲道：「是我的表妹，姓韓，前幾天剛由關外韓家堡來的。」

老人忙欠身爲禮，道：「原來是表小姐，老朽不知，多有失禮。」

蘋兒想到他那「混身潰爛」的可怕形狀，心裏要嘔吐，怯生生偎在海雲身後，悄語道：「表哥，咱們回去吧。」

老人站起身子，說道：「表小姐不是要進螺屋內玩耍麼？老朽這就去整理一下……」

蘋兒忙道：「不！不用了，我想早些回去，下……下次……下次再來玩了……」一面附耳向海雲道：「快走，我心裏好害怕！」

海雲便拱手道：「打擾老人家午睡，實在對不起，咱們暫且告退，下次再來看望老人家。」

老人笑道：「小島主太客氣了，此地是尊府產業，老朽更身受令尊令堂活命厚恩，只要小島主有興趣光臨遊玩，老朽總是隨時歡迎的。」

海雲道：「但家父不許我等擅自打擾老人家，今日之事，還望老人家勿對家父提及。」

海雲告辭轉身，目光掠過，忽然發現螺屋旁邊靠近木柵的地方，有一片水漬，地上並且有幾個零亂的濕脚印。

他心中一動，疑雲又生，暗忖道：這分明是有人從海裏爬上來留下的痕跡，老人爲什麼僞說在螺屋內午睡呢？

那痲瘋老人見他低頭查看地上水漬，也猜想到他心中的疑惑，便招呼道：「二位請當心些，地上潮濕溜滑，那是老朽洗濯衣物時不小心弄濕的，仔細會滑倒了。」

海雲也看見木欄柵上搭晒着一條濕淋淋的短袴，但却不似洗濯後擰乾晒在那兒，倒像是剛從海水裏撈出來的。

不過，他並未當面說破，只微微一笑，把滿腹

疑雲暫時隱藏在心底……

× × ×

回到琵琶島上，蘋兒眺望那飄浮在波光水面的別緻「螺屋」，不禁又有些留連難捨起來，喟嘆道：「可惜一處好地方，竟被骯髒老頭兒佔去了，不然，我眞願意跟好婆搬到那海螺殼裏去住。」

海雲笑道：「表妹又說笑話了，那海螺雖然好玩，畢竟不如島上舒適方便，當初我娘也是萬般無奈中想出來的辦法。」

蘋兒正色道：「誰跟你說笑話？我是眞心眞意的。如今就已家破人亡，無倚無靠，不辭艱苦跟着好婆投奔到這兒來，只說姑父會念在親戚份上，替咱們報復滿門血仇，誰想到竟被他一口拒絕，現在好婆殘廢了，膝下我孤零零一個人，走又不能走，迫得寄人籬下，受你們的豢養，我和那痲瘋老頭兒有什麼兩樣？」

她緬懷身世，越說越難過，螓首一低，淚水已忍不住奪眶而出。

海雲連忙勸慰道：「表妹快別這麼說，咱們是一家人，怎好和那患病的老人家相比。」

蘋兒猛然仰起淚臉道：「既是一家人，姑父爲什麼袖手旁觀，不肯替韓家堡報仇？」

海雲道：「這也不能全責怪爹爹，他老人家早已對江湖武林的事心灰意冷發誓不再重履中原。」

蘋兒憤然道：「他不願重履中原，就該讓我和好婆自己回去，生死禍福，由咱們的命運，他爲什麼又不答應呢？」

海雲道：「我想他老人家也是一番好意……」

蘋兒道：「什麼好意？」

海雲道：「譬如周奶奶的雙腿已經殘廢，表妹又年輕，萬一再與仇家遭遇，豈不——」

蘋兒冷哼道：「他既不管咱們的血仇，何必又顧咱們的死活？這不是貓哭老鼠，僞慈悲嗎？」

海雲叫道：「表妹——」

蘋兒哽聲道：「以後請你別再叫我表妹，聽到這兩個字，我眞恨不得大哭一場，我爹和你娘，是一母所生的同胞兄妹，如今我全家慘死，你們竟袖手旁觀，視同陌路，這是什麼親戚？什麼兄妹？」

海雲默然無詞以對，良久，才輕輕嘆了一口氣，道：「唉！我也不明白其中緣故，問爹，他老人家不肯說；我曾經要求由我陪表妹走一趟中原，爹也搖頭不准。唉！這叫我怎麼說才好！」

蘋兒道：「你不明白其中緣故麼？要不要我告訴你？」

海雲喜道：「你當眞知道其中原因？」

蘋兒冷冷道：「原因很簡單，只爲當年我姑姑要嫁給你爹的時候，家裏的人都反對，爲了這件事，你爹一直耿耿于懷，對韓家的人記恨在心，所以不肯加以援手。」

海雲正色道：「這是不可能的，表妹，你可不能信口胡謅誹謗尊長！」

蘋兒大聲道：「你不信可以去問姑父，看我有沒有冤枉他。」

海雲肅容道：「這些閒話，你是聽誰說的？」

蘋兒道：「告訴你也不怕，這是好婆親口對我說的。他原來以爲事隔多年，你爹應該早就淡忘了，如果早知道你爹是這樣心胸狹窄，咱們寧可死在韓家堡，也不會千里迢迢，老遠尋到這裏來。」

周大娘是海雲母親的乳娘，話由她口裏說出來，海雲不能不信。但他決不相信父親是個心胸狹窄的人，記得母親在世的時候，兩位老人家恩愛逾恆，鶼鶼情深，父親豈會爲了一點多年前的不愉快，記恨于母親的娘家。

然而，父親一口回絕替韓家堡報仇的要求，却又是鐵一般的事實，難道內中另有其他因素。他不禁迷惑了。

蘋兒見他悶不出聲，心裏越加氣憤，一挺身站了起來，大聲道：「你們寧願幫助一個混身髒病，毫無干係的病老頭，却不願意幫助至親姻眷，還說什麼一家人？還說什麼一番好意？哼！我再問你，就算咱們韓家曾經冷淡過你們海家，好婆總沒有對不起你們，何況姑母也姓韓，又是由好婆哺乳帶大的，你們眼看她斷腿殘廢，任憑她苦苦哀求，仍然搖頭不肯，你們還有一點良心道義沒有？」

海雲無詞可辯，只好點點頭道：「表妹責備的很對，這件事，我一定要去問問爹爹。」

蘋兒泫然道：「我並不想勉強姑父替我報仇，但是他既然不肯援手，就該讓我回去，我只求你們看在去世的姑母份上，好好照顧好婆，派船送我回到大陸，讓我用自己的力量，替慘死的父母親人報仇雪恨，這點請求總不過份吧？」

海雲道：「我會跟爹爹商議的，但報仇的事，絕非一舉可成，還望表妹能耐心些，不可急躁。」

蘋兒發作了一頓，氣也漸漸消了，見他委婉撫慰，毫無介蒂，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便歉然的說道：「大仇未報，我在這裏眞是渡日如年。方才言語多有失禮，表哥不要生氣。」

海雲笑道：「這是什麼話？我豈能不體諒表妹的心情，再說，你也並沒有……」

蘋兒悽惋的笑了笑，道：「謝謝表哥。咱們出來太久，該回去看看好婆了。」

她好像突然對「螺屋」完全失去了興趣，說完話，轉身便走，竟沒有回頭再看一眼。

海雲剛想跟過去，忽聽身後一聲低喝道：「雲兒，等一等。」

不知什麼時候，神刀海一帆已經站在一塊巨石旁邊，顯然，他一定來了很久了。

海一帆負手而立，臉上神色一片木然，許久，才長長吁了一口氣說道：「你們的話，我都聽見了。並非爹心胸狹窄，而是他們當年做得太絕情。」

海雲靜靜傾聽着沒有接口，對當年的事，他一無所知，是以不便擅自表示意見。

過了片刻，海一帆又緩緩說道：「這些上一代的恩怨，我本來不想再提，如今你既然已經知道了，索性全告訴你吧。孩子，方才你蘋兒表妹說得很對，爲父的確在記恨着當年那件恨事，因爲若不是他們做得太絕情，你娘就不會年紀輕輕便得了那嘔血的絕症，更不會抛下我們父子倆撒手西去，她是活活被韓家那些親人氣死的……」

海雲駭然一震，不禁脫口叫道：「爹爹——」

「聽我說下去。」海一帆的聲音冷峻得可怕，虬髯叢叢的臉上，閃着晶瑩的淚光，深吸一口氣，繼續道：「二十年前，當我和你娘結識之初，許多武林同道，包括爲父幾位生死之交結義盟弟在內，還不相信我和你娘眞正能結成夫婦。那時，你娘正綺年玉貌，生長豪富世家，是武林中頂頂有名的美人，而爲父却滿臉虬鬚，其貌不揚，既非名門大派出身，也不是翩翩濁世佳公子，非僅容貌粗鄙，年紀更大過你娘將近二十歲，和你娘相比，那眞是天壤之分，雲泥之別。」

說到這裏，突然提高了聲音道：「但我倆相愛之深，却不是任何人所能瞭解的，爲了要獲得你娘爲妻，我不顧好友們的勸阻，不顧天下人的恥笑，毅然携帶厚禮，親往韓家堡納聘求親……」

「啊！」海雲發出一聲輕呼，說不出是興奮？還是同情？倏然間，他發現父親竟是那麼憨直可愛，不覺含笑道：「爹終於如願以償，娶得自己心愛的人作了妻子，有情人終成眷屬，這份安慰，又豈是任何人所能瞭解的。」

「不錯，爹終於如願以償了，但其間所歷受的艱困和凌辱，也是任何人都未領受過的。」

海一帆遠眺大海，整個人都沉緬在悲憤的回憶中，語音呢喃，似夢囈，又似自語……

「那是一個冰封雪裏的冬季，關外朔風，透膚澈骨。爹懷着滿心熱望的去，換來的只是訕笑和侮辱，他們擯件爹的禮品，甚至用糞便澆淋在爹的頭上，然後將爹從堡中攆了出來……這些，爹都默默承受了。因爲爹知道，他們目的在激怒我出手，以便名正言順將我殺死。

「第二天，爹仍然一本初衷，重整衣衫再備禮物，又到了韓家堡。結果被藍衫神劍韓少君用荆條毒打了一頓，並且將爹綁在馬後，在雪地冰石上拖着狂奔，直到爹遍體鱗傷，奄奄一息才罷手。

「爲了你娘，爹咬牙忍受，沒有作絲毫反抗，匆匆裹傷敷藥，第三天，又去了韓家堡……」

海雲情不自已地低叫：「唉！可憐的爹爹！」

「這一次，爹的幾位結義好友都已聞訊趕到，你娘也顧不得羞恥，含淚親自跪求父兄，他們才沒有痛下毒手。但却將你娘割髮斷釵，剝去外衣，當衆驅出了家門。

「就這樣，爹和你娘總算結成了夫婦，可憐成婚之日，你娘身上還穿着由隣婦處借來的舊衣，當行禮合巹，洞房裏看不見一絲笑容，那情景，當眞是『紅燭照愁顏，冷洒合淚嚥』。你娘痛哭了一整夜，從此成了海家主婦。」

海雲聽得熱淚盈眶，鼻酸欲泣，輕問道：「從此以後，娘就沒有再回過韓家堡？」

「不！」海一帆搖頭道：「每年的三月，我們都不辭千里趕去韓家堡向你外公祝壽，但每次都是乘興而去，敗興而歸，前後整整十年，韓家堡始終對我們恩斷義絕，閉門不納，除了乳母周大娘還偷偷由後堡溜出來和你娘私見一面之外，父女之情，岳婿之義，早已蕩然無存了。

「你娘心灰意冷，憂悒成疾，竟不幸染上了嘔血絕症，於是，我們全家才遷隱海島，發誓永不再回中土。」

述完了往事，海一帆緊攬着愛子，顫聲問道：「孩子，你替爹想想，這能叫人不記恨麼？如果此事發生在三年前，或許爲父會勉爲其難點頭承担，現在你娘已經飲恨而歿，我們和韓家堡還有什麼情？還有什麼義？」

海雲無話可答，只好低頭不語。

海一帆仰面長嘆，喃喃又道：「那十年之中，我們無時無刻不在企求他們的諒解，結果什麼也沒有得到；我們何嘗不願娛親情，盡孝道？是他們吝于接受，豈能責備我心地狹窄？」

海雲輕叫道：「爹！別再說，咱們回去吧。」

海一帆沉聲道：「孩子，你爹是個心地狹窄的人嗎？」

海雲傲首道：「雲兒不敢批評爹爹，但是——」說到這裏，連忙住口。

海一帆追問道：「但是什麼？你說下去呀！」

海雲遲疑了好半晌，才緩緩抬起頭來道：「雲兒斗胆，想請問爹爹幾句話。」

「好！你儘管問，爹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你老人家當年受盡屈辱，才和娘結婚厮守，

十七年來，娘是不是過得很快樂呢？」

海一帆微微一怔，隨卽答道：「你娘是個孝思極重的人，自從被驅出韓家堡，感懷身世，愁悶少歡，終至憂悒而逝，可說是從未過得一天快樂的日子。」

海雲又道：「假如娘還活在世上，你老人家是不是願意讓她活得快快樂樂，稱心如意呢？」

海一帆黯然道：「傻孩子，這還用得着問嗎？爹恨不能損壽折福，只求她能多活幾年，爲博她歡心一笑，爹願意傾其所有，連性命亦在所不惜。」

海雲輕嘆道：「可惜娘去世了，如果她老人家還活在世上，只怕會對爹爹大感失望……」

海一帆不悅道：「雲兒，你這是什麼話？」

海雲屈膝跪了下來，仰面道：「爹！請恕孩兒直言冒犯，爹當年所受的委曲，孩兒深感難過，但那畢竟已經過去二十年了，而娘一生耿耿於心的，正是未能重回韓家堡侍親盡孝，爹既然深愛母親，夫妻苦樂相共，爲什麼竟不肯成全母親的夙願，替她老人家代盡孝道呢？」

「住口！」海一帆鬚髮怒張，沉聲喝道：「你娘何曾有過夙願，要爲父替她代盡孝道？卽使有，韓家堡已經片瓦無存，這孝道也無從盡起了。」

海雲應聲道：「娘留下香囊地圖，綉有『急時可相覓』的字句，這就是她老人家的夙願遺言，爹若願挺身出面，承担下緝兇復仇的責任，豈非等於替娘盡孝了麼？」

海一帆怒道：「說了半天，原來你也跟爹唱起反調來了。爹和你娘苦求了他們十年之久，仁至義盡，自問已無虧孝恩，這只能怪他們自己做得太絕情……」

海雲接口道：「寧可他無情，不可我無義。爹爹一向寬厚，何苦再爲二十年前的舊恨介懷？俗話說：人死恨消。求爹爹念在娘的情份，捨小怨而就大義。」

海一帆冷然搖頭道：「你不必弄這些大道理來壓我，我既已發誓不再返回中原，豈能食言反悔，況且，武林恩怨糾纏難解，咱們也犯不上去惹這些是非，你是爹的好兒子，就該遵從父命，不用多說了。」

海雲含淚說道：「爹爹之命，孩兒怎敢不遵。只盼爹爹再讓孩兒稟告一句話，決不敢强求爹爹食言毀誓。」

海一帆沉吟了一下，終於頷首道：「好吧，你說下去。」

海雲哽聲道：「記得娘臨終的時候，曾經一再叮嚀孩兒，要學爹爹當年『無畏』，『無餒』的豪氣，好好地做一番事業。孩兒牢記此言，夙夜匪懈。却想不到爹爹猶當盛年，竟已壯志消沉，寧將有用之身，閑置無用之地，莫非爹爹就這樣自甘老死孤島，做一個默默無聞的凡夫俗子麼？」

海一帆聽到這裏，忍不住熱淚滾滾而落，一把挽起愛子，顫抖着叫道：「孩子，爹何忍將你終生困在孤島之上，可是，武林中奸險詭詐，恩怨糾纏，一旦涉足其中，再想抽身就難了。」

仰面長長嘆了一口氣，接着又道：「爹是在江湖中打過滾的，那種刀頭舐血的日子，倒也過慣了，自從你娘患病之後，才看淡了人生，決意擺脫江湖恩仇，十年來，爹已經心如止水，不復有當年豪氣了。」

海雲道：「當年爹是爲了伉儷情篤，退隱海島猶有可說，如今娘已經去世了，她老人家倘若泉下有知的，必然會因爹爹這般的頹廢消沉，感到痛心的。」

海一帆默然良久，點了點頭道：「咱們今天就談到這裏爲止，你讓爹冷靜的攷慮幾天……」

話未說完，突然聽見遠遠傳來一陣鑼聲。

海一帆矍然頓住話尾，低喝道：「這是發現不明船隻駛近的警鑼，雲兒，咱們走！」

父子二人，同時縱身而起，併肩邁步向內島奔去。

× × ×

警鑼連響三遍，全島立卽緊急戒備，散佈在田隴間耕種的島民，紛紛避入石屋，婦孺們聚集隱藏，壯男們都取了兵刃，分別把守着各處險要通路道口。

偌大一座海島，頃刻間變得闃無人跡，寂靜如死。

這時，一艘三桅大船，正自由北向南，緩緩駛來。

琵琶島的位置並非海上航道，平時絕無外船經過，黑水灣浪大流急，海上船隻更是避之唯恐不及，像這般光天化日之下發現海船駛近，還是破天荒第一遭。

島民們都受過嚴格訓練，故能在極短時間內隱蔽應變，此時全島雖已一片死寂，但在那草叢下，林葉間，岩石後……却隱藏着無數好奇而帶着興奮的目光，烱烱注視着海面上那艘三桅大船。

全島最高處，有一棟掩蔽得十分巧妙的樹頂茅屋，寬闊的棕櫚樹葉下，懸着長長的繩梯；神刀海一帆端然坐在一張木椅上，椅後肅立着總管呂子平，和少島主海雲，以及另外幾名担任瞭望的佩刀大漢。

海上白浪滔滔，那艘三桅大船在浪花中起伏顚

簸着，就像一片秋風裏枯葉的，但顯然它是朝向琵琶島緩緩駛來。

船越駛越近，海一帆的臉色也越來越凝重，他雖然一直沒有開口，兩隻手却不停的摩挲着那柄橫擱在膝上的刀鞘，足見內心正陷于極度不安；茅屋中靜得可怕，只有一陣陣輕微而促迫的呼吸聲，此起彼落，扣人心弦。

漸漸的，船駛得更近了，近得可以淸晰的望見船上水手，正忙碌着收捲桅上的風帆。

突然，呂子平輕輕的一頓脚，失聲叫道：「糟了！」

海雲悚然回顧，低問道：「什麼事？」

呂子平焦急的道：「屬下該死，竟忘了吩咐他們將外島沙灘上那艘破船掩蔽起來。」

海雲一驚，道：「就是前幾天周奶奶駛來的那艘單桅小船嗎？」

呂子平道：「正是。那船留在岸邊，若被發現，豈不……唉！我得趕快去一趟才行……」說着匆匆轉身欲行。

海一帆忽然揮了揮手，道：「由它去吧！現在已經來不及了，要來總會來的。」

呂子平收住脚步，再看海面上那艘三桅大船，果然已轉舵繞外島沙灘，正作碇泊登岸的準備。

不過頓炊時間，那船已在距離沙灘半里左右的海面上落帆下錨，並且放下了一隻小艇。

接着，船艙內走出六七名身穿黃衣的勁裝大漢，紛紛躍下小艇，向破舟划去。

海一帆霍地站了起來，沉聲道：「子平，暗塢內的砲舟和水鬼船都準備好了嗎？」

呂子平躬身道：「早已備妥待命了。」

海一帆道：「好，吩咐弟兄們啓開暗塢閘門，看我旗號出動，今天只怕難免有一場血戰。」

呂子平雙手一拱，領命而去。

海一帆又道：「雲兒，你帶人去把守毒泥沼澤和化骨泉兩處通道，如有漏網進來的，務必要全部截獲，能留活最好，必要時准你使用『噴筒』，只不許有逃脫的。」

海雲應了一聲，却問道：「爹！如果他們按島規發射號箭，應該怎麼辦？」

海一帆道：「那算他們聰明，爲父會親自接待，給他們一次活命的機會。」

海雲又道：「萬一他們並不登岸呢？」

海一帆笑道：「他們既然來了，豈有不登岸之理？」

海雲道：「孩兒猜想，他們可能暫時不會登岸，只在附近等候着……」

海一帆變色道：「那就由不得他們了。本島秘密不容洩露，凡是發現了琵琶島的人，只有兩條路可走：不是降，就是死。」

「死」字剛出口，旁邊一名佩刀大漢突然叫道：「島主快看，他們在起錨了！」

海一帆揚目望去，不禁吃了一驚，敢情眞被海雲料中了，那些黃衣大漢在登上破船搜查之後，竟然並未上岸，急急返回大船，便拔錨昇帆，準備轉舵離去。

海一帆倏地舉手一揮，喝道：「鳴鑼！扯起紅旗！」

山頂鑼聲遂起，紅旗展動，整個琵琶島登時沸騰起來，隱蔽中的武士們一齊吶喊，衝向外島海灘，長刀揮舞，寒光耀日。

那三桅大船剛剛拔起鐵錨，掉轉船頭，二十多艘梭形快艇已經分由兩翼包抄了過來，艇上俱是半裸着身體的粗壯大漢，混身遍抹油脂，背上揹着短刀和分水蛾眉刺，操槳如飛，蜂擁而至。

快艇後面，緊跟着駛出十餘艘中型風船，每條船上竟架着兩尊紅衣火砲「轟天雷」。

那三桅大船忙昇起主帆，準備加速突圍，驀地裏，火光連閃，霹靂震耳，數十門火砲連珠引發，火紅的鐵丸直如雨點般洒了下來。

只見那大船上硝烟四起，木屑橫飛，主桅登時被轟斷，舵樓也塌了一半，船身橫轉，就像落在蟻陣中的一隻死螳螂。

快艇一擁而到，那些裸體水鬼，噗通噗通都下了水，口銜短刀，泅水攀上大船。

忽然，六七名黃衣大漢一齊在船舷邊現身，同時撤劍出鞘，寒芒閃縮間，首先上大船的水鬼慘叫了幾聲，紛紛跌落海中。

水鬼船的領隊正是那個矮個子李榮，一見手下弟兄吃了虧，不由雙目盡赤，厲吼道：「伙計們！一齊上，宰那幾個狗娘養的。」

誰知那幾名黃衣大漢的武功竟十分高强，仗劍守着兩舷，將那些泯不畏死的水鬼，直如砍瓜切菜似的剁下來，頃刻之間，殺了數十人，海面一片血紅，盡是斷腿殘肢和血淋淋的屍體，始終無人能登上大船。

李榮看得又是心酸，又是恚忿，切齒喝道：「大家退下來，鑿穿他的船，到水裏再收拾他。」

一聲令下，水鬼們都揷了短刀，撤出分水蛾眉刺，棄船潛入水中。

呂子平親率砲舟隨後趕到，吩咐發砲轟擊，掩護水鬼們鑿船。

第二度火砲引發，那大船登時被轟得四分五裂，帆檣崩塌，冒起一片大火。

火光中，却見幾條黃色人影，破空飛離大船，落在一艘飄浮着的水鬼船上，操起木槳，向沙灘划去。

李榮勃然大怒，一翻手拔出背後長刀，湧身便向小舟撲去。

其中一名黃衣大漢撥開長刀，揮出一劍，正中李榮的左肩，喝道：「下去吧！」

「噗通」一聲，李榮應聲落水，但那黃衣大漢却沒想到脚下的水鬼船乃是薄底輕舟，用力過猛，小船一幌，頓時翻了個船底朝天，幾名黃衣大漢顯然都不識水性，滾落海中沒命的掙扎。

李榮肩上中了一劍，傷勢並不太重，這一來，滿腔怒火總算找到發洩的機會了。只見他兩腿剪水，穿波逐流，身如游魚般竄行，手中那柄鋒利的長刀，狠狠的砍，重重的劈，攪得海面一片鮮紅……

呂子平急叫道：「李榮，要留活口！」

可惜李榮正怒憤塡膺，一時那肯罷手，等他殺盡了興從水裏游出來，那幾名黃衣大漢早變成一塊塊斷骨碎肉了。

呂子平抱怨不迭，連忙下令停止攻擊，全力協助撲救大船上的火勢，一面淸理戰場，一面飛報島主……

× × ×

一場慘烈的血戰結束，琵琶島雖然獲得全勝，島民死傷共計四十餘人，所付出的代價，可說十分慘重。

而對方船上，總共只有八名黃衣大漢和十一名駕船的水手，八名黃衣人全部被李榮所殺，水手中三個被火燒死，六人重傷，俘獲的活口，僅只兩名而已。

海一帆吩咐將兩名水手隔離審訊，親自反覆盤詰，所得到的回答，却令人大感失望，原來那艘三桅大船，只是隸屬錦州府的民船，五天前受僱由小凌河啓碇出海，同時啓航的船隻共有三艘，每船都有八名黃衣人乘坐，起初是三艘船同行，直到兩天以前，才在鳳鳴島附近分開，水手們只知船上準備了一個月的食物和淡水，並不知道那些黃衣人僱船去什麼地方？當然更不會知道他們來歷和目的了。

兩名水手的供述相同，足證不是揑造。海一帆問得了實情，反而困惑起來。

根據水手的供述，那些黃衣人僱三艘大船出海，並無預定的目的地，顯然是在海中搜尋什麼，換句說話，很可能正爲了尋覓琵琶島來的，但海一帆自問並無如此仇家，琵琶島的秘密也不可能洩露，這些黃衣人究竟爲何而來呢？

如果他們並非爲琵琶島而來，只是偶然經過，發現這座海島和沙灘上的破船，依情而論，應該登岸查看一番才對，爲什麼只在破船上畧作搜索，便匆匆離去呢？

再者，從八名黃衣大漢的身手推測，武功俱已有極深火候，既然同着黃衣，必定屬于同一武林門派，海一帆當年遍歷大江南北，對武林各派皆頗熟稔，任他搜盡枯腸，却想不到那一派是以黃衣爲標誌，而且有如此高明的劍術，能在一招之下，解破李榮所習的「神刀八大式」？

總管呂子平曾經親眼目覩，其中一名黃衣大漢，在李榮揮刀撲向小舟的時候，輕易的撥開長刀，將李榮劈落海中，那一招劍法，既快又狠，堪稱平生僅見，若非舟沉墜海，李榮決不是那黃衣人的敵手。由此看來，那八名黃衣人不但來歷可疑，簡直令人覺得可怕了。

海一帆被這些謎樣的疑團深深困擾着，整夜未曾闔眼，第二天一大早，海雲滿臉振奮之色奔了進來，大聲道：「爹爹！你瞧這些是什麼？」

海一帆見他手裏高擧着一束濕淋淋的獸皮，不禁詫異的問道：「一夜沒見你的人影，你到哪裏去了？」

海雲道：「孩兒在外島海邊，整整忙了一夜，才撈到這幾條，爹！你老人家快看看吧。」

說着，竟把那幾條透濕的獸皮，塞進他父親的手中。

海一帆畧掃了一眼，佛然道：「只不過幾條豹皮，有什麼値得這般高興？」

海雲道：「爹爹可知道這些豹皮從哪兒找到的嗎？」

海一帆沉聲道：「哪兒找到都是一樣。你年紀也不小了，島上發生了大事，不知替爹爹分憂代勞，只顧去貪玩……」

海雲笑道：「爹弄錯啦！孩兒正是想替你老人家分憂，才辛辛苦苦去尋找這些豹皮的。」

海一帆詫道：「幾條豹皮，有何用處？」

海雲道：「爹不是正爲了那些黃衣人的來歷煩惱嗎？這些豹皮，就是他們的來歷。」

「什麼？」海一帆驚問道：「你是說，從這幾條豹皮，就能知道他們的來歷？」

海一帆點點頭道：「雖不能確知他們來自何處？至少，他們到此地來的目的已經明白了。」

海一帆心中一震，忙道：「你且說來聽聽。他們來的目的是什麼？」

海雲道：「是爲了周奶奶和蘋兒表妹。」

海一帆猛可從椅子上站了起來，沉聲道：「雲兒，你怎麼知道？」

海雲道：「爹還記得那天周奶奶談到韓家堡滅

門慘禍起因，是爲了外公收留了兩個不明來歷的男女？」

海一帆頷首道：「不錯。」

「後來慘禍發生，韓家堡不知被什麼人慘殺殆盡，據周奶奶說，那兩名來歷不明的男女，却並未遭到毒手。」

「唔！不錯。」

「以孩兒推想，那有兩種可能：其一是，那兩名男女乃是奸細，事先潛入韓家堡，以便裏應外合；另一可能，就是那男女二人因逃避仇家遠走關外，投奔到韓家堡，却被仇家跟踪追及，那男女二人見機先溜了，對方遷怒于韓家堡，才發生血洗全堡的變故……」

海一帆截口道：「你說這些，跟這幾條豹皮有什麼關係？」

海雲頓了頓，道：「爹聽下去就會明白了……剛才孩兒所說的第一種可能，只是假想之事，因爲對方如是韓家堡的仇家，理當在引誘外公和舅舅離堡之後動手，省事省力，才是上策，既要在堡內下手，時間儘可從容，又何必選在外公他們動身的當晚發動呢？」

海一帆點頭道：「嗯！你快去說下。」

海雲止色接道：「所以，孩兒認爲第二個可能最大，那男女二人既然未遭毒手，仇家自不肯甘休，但他們一時無法查出那男女逃向何處，才懷疑到周奶奶和蘋兒表妹身上，打聽到她們毀家之後，泛舟出海不知何往，就僱了海船，追踪尋來。」

海一帆皺眉道：「你作此推斷，總該有點根據才行，這種事可不能單憑臆測的。」

海雲道：「孩兒的証據，就是這幾條豹皮。」

海一帆道：「爲父不懂你的意思。」

海雲露齒一笑道：「那天周奶奶談及慘禍經過時，孩兒就問過那兩名男女衣着上的特徵，周奶奶說：那女的背上有隻豹皮製的革囊，行坐不離，似乎十分珍貴……」

海一帆哦了一聲，道：「不錯，她是這樣說過。但天下豹皮很多，安知不是巧合？」

海雲笑道：「爹請看這些豹皮，它和普通不一樣哩。」

海一帆這才仔細審視手中豹皮，臉上不禁變色，微微頷首道：「果然，一般豹皮都是金錢花紋，這都是西域一帶特有的虎斑三色豹。」

海雲接道：「豹由虎生，但除了一般全黑的黑豹皮毛，唯獨西域的虎斑三色花豹，在金錢紋中，雜着黑色花，具有黃，白，黑，三種顏色。剛才孩兒已經將這些豹皮送給周奶奶看過，正和那女的所揹革囊同樣圖色。」

海一帆凝目問道：「你還沒有告訴我，這些豹皮是哪裏找到的？」

海雲道：「從那八名黃衣人屍體上尋到。」

海一帆沉吟道：「這也只能証明他們是來自同一個地方，你又怎麼斷定這些黃衣人是追踪周大娘而來？」

海雲答道：「他們和周奶奶前後只差數日抵達，而且都由關外出發，韓家堡距離錦州府又近，蛛絲馬跡，已經很明顯了。」

海一帆點了點頭，又道：「那麼，他們發現了周大娘留下的破船，爲什麼不登岸搜索呢？」

海雲道：「這是因爲他們懷疑周奶奶和那兩名男女在一起，不願打草驚蛇，準備等其餘兩艘船會合之後，再取行動。」

海一帆駭然一震，失聲道：「這麼說，其餘那兩艘船，也將接踵而至了？」

海雲道：「他們尋不着同伴，遲早會找到這裏來的。」

海一帆追問道：「你看他們會很快找來嗎？」

海雲搖頭道：「這就很難斷定了，或許再等十天半月，或許就在今天！」

海一帆重重一掌拍在桌案上，五個指頭全都陷進木中，冷笑道：「讓他們來吧！爲父倒要試試，是他們的頭硬？還是咱們的刀快？」

海雲道：「如果他們兩艘船先後尋了來，應敵倘無多大困難，怕只怕他們同時趕到……」

海一帆道：「合兩船人手，也不過十六七人而已，有什麼可怕？」

海雲道：「孩兒的意思，不是說他們人數多寡，只怕他們用分批試探的方法，一艘船登岸搜索，另一艘留在外海等候，那就不好對付了。」

這句話，提醒了海一帆，也使他突然產生了恐懼。海雲的顧慮，正是他內心的弱點：眼前最大困難，不在有沒有力量擊敗黃衣人的窺伺，而是萬一被對方逃脫任何一人，必然會帶來無窮後患。

海一帆神色變得十分難看，默然良久，竟想不出一條萬全之策，只得輕輕嘆了一口氣道：「爲父經營此島已有十年，只因喜愛它與世隔絕，可供咱們安靜的渡過一生，倘若此島秘密無法保全，那也是命運註定，無可奈何的事了。」

畧頓，揮了揮手道：「你去請呂總管來一下，同時傳話召集擅于修理船隻的弟兄，要他們準備工具，聽候命令。」

× × ×

一連忙碌了幾天，琵琶島戰備已經完成。出人意外的是，始終未見另外兩艘大船出現。

海一帆心情稍寬，這才想起有兩三天沒去「螺屋」看望那痳瘋老人了。忙將呂子平喚來詢問道：「這幾天忙着準備應敵，螺屋的供應，可曾按時送去？」

呂子平答道：「屬下唯恐一時疏忽斷了供應，已命人送去大批食水和乾粮，足够那位老人家吃上半個月的。」

海一帆點頭道：「這樣很好。自從夫人謝世，三年來，我每天依例去看望他一次，從未間斷，近日也爲了應敵之事分心，竟有兩三天沒去了，難得現在稍閑，咱們去螺屋看看他。」

兩人離了石府，相偕往海邊行去。途中談論些應敵的準備，正走着，忽見海雲從後面急急趕來，要求道：「爹，我也跟您們一塊兒去瞧瞧他老人家，好嗎？」

海一帆道：「有什麼可瞧的？上次你偷偷領蘋兒去，不是已經瞧過了麼。」

海雲道：「正因爲上次去了一趟，孩兒發覺那螺屋裏有些奇怪，一直想再去看看。」

海一帆詫道：「有什麼奇怪之處？」

海雲道：「孩兒覺得那位老人家行動很古怪，而且，螺屋裏好像不止那老人家一個人。」

海一帆吃了一驚，沉聲喝道：「胡說！你怎麼知道不止一個人？除了那位老人家，還有誰藏匿在那裏不成？」

海雲道：「孩兒只是這樣猜想罷了。」

海一帆叱道：「你怎麼會有這種希奇古怪的猜想？」

海雲將當天和蘋兒所見的怪異情形，大畧說了一遍，最後道：「那老人推說在屋頂午睡猶可辯解，欄杆上的濕褲和地上水漬却無法自圓其說，那分明是由一個剛從海水裏爬出來的人身上脫下來的，如果老人的確在螺屋中午睡，小島上豈非住着兩個人？」

海一帆怔了片刻，搖頭道：「這是不可能的，三年不算短暫，假如島上藏着一個人，咱們一定會發覺。」

總管呂子平接口道：「但少島主的懷疑，也有道理，咱們何不趁此機會，去螺屋中仔細的搜查一下？」

海雲道：「等會見了面，爹和呂叔叔陪他談話，孩兒假作遊玩，暗中進入螺屋去搜索。」

海一帆畧一沉吟，終于頷首道：「雖然如此，在態度上還得謹愼些，即使有什麼發現，也不可當面說，且等回來以後再作商議。」

海雲應道：「孩兒遵命。」

三個人聯袂來到海邊，遙望螺屋，依然是那麼寧靜，灰色的外殼，白木欄杆，點綴在粼粼碧波和黑黝黝的岩石上，眞是一片不爲塵囂沾染的世外桃源。

海一帆忽然感慨的道：「這幾天夜晚都沒聽見他再唱那首小調了，心裏反而怪惦念的。」

海雲低聲道：「爹，咱們別出聲，悄悄掩去，看他正在做什麼？」

海一帆點點頭，大袖微擺，當先縱身掠起。呂子平和海雲緊隨在後，三人魚貫通過礁堤，飄落在木拱門前，只見小島上靜悄悄的，既無人影，也不聞人聲。

海雲壓着嗓子道：「爹瞧見了麼？他又不在島上……」說着，便想奔進螺屋。

海一帆伸手將他攔住，正色道：「不許鹵莽，或許他正在屋內休息，有病的人，受不得驚嚇。」

於是，喝退了海雲，提高聲音叫道：「老人家睡着了麼？在下海一帆，特來探望。」誰知叫了三遍，竟然毫無回應。

呂子平啞聲道：「他是個年邁的病人，會不會發生什麼意外？」

這句話，問得海家父子機伶伶打個寒噤。可不是麼？一個孤零零的病老人，就像風中殘燭，隨時隨地會嚥下最後一口氣，而這地方又是個人跡罕至的荒涼小島……

海一帆身形疾閃，飛快的掠到「螺屋」入口處，探頭朝裏望了望，臉上頓時變了顏色。

海雲急問道：「怎麼樣？」

海一帆搖頭道：「奇怪，屋裏沒有人。」

「孩兒上頂層去看看！」

海雲話出人動，低頭鑽進了螺屋，循着廻旋形的內壁，急急向頂層爬上去。

呂子平藉此機會，已經快步繞屋搜尋了一遍，整座小島闃無人踪，何曾有痳瘋老人的影子？

片刻之後，海雲從螺屋內退了出來，手裏拿着一封信束，黯然說道：「咱們來晚了一步，他已經走了……」

海一帆吃驚道：「你是說他已經……死了？」

「不！」海雲將信束雙手交給父親，苦笑道：「他是活着離開這兒的。」

海一帆匆匆展開信束，才看了一眼，臉上已驚容遍佈，等到把信讀完，不禁跌足嘆道：「這眞是天大的笑話，咱們這許多活死人，竟被一個糟老頭子，瞞了整整三年之久！」

呂子平輕聲問道：「島主，他在信裏說了些什麼？」

海一帆搖搖頭，道：「你拿去自己看吧！」

信幅不大，上面密密麻麻的寫着滿篇工整的小楷——

「一帆島主鈞鑒：三載恩養，感戴無涯，臨別無以爲報，謹陳數語，聊表寸心。世上無偏安之樂土，武林無苟生之英雄。閣下體魄未衰，寶刀猶利，正是男兒傲嘯江湖之時，奈何竟以一朝失意，頹隳自甘，欲與腐木同朽焉？令郎少年英俊，機智超人，倘使據處海隅，蹉跎終生，此尤置明珠於溝壑，委良材於荒野，暴殄天物，良堪惋惜也。方今武林妖氛累現，禍源已萌，黃衫所至，殺刧旋踵，雖欲獨善其身亦不可得，願閣下捨此蕃籬，重奮雄風，棄叢蕞之孤島，創萬世之勛業。耿直之言，萬勿以悖妄見責爲禱。鄙人既無痳瘋惡疾，更非獨自一人，昔因避禍而來，今又避禍而去，收留厚情，行前不及面謝，異日有緣，且容負荆於中土，不告而別，並祈恕宥。無名老人頓首百拜。」

呂子平看完信，驚出一身冷汗，惶然說道：「屬下無能，竟不知此地另外有人藏匿，求島主按律治罪。」

海一帆擺了擺手，道：「這不能怪你，連我每日必至，也被蒙在鼓裏，若非雲兒起了疑心，咱們現在還不知道那老頭兒，竟是個深藏不露的武林高人。」

呂子平望着海雲，困惑的道：「屬下至今仍不明白，此地四週是海，沒有船隻，他們是怎麼樣走的？」

海雲正在聚精會神重讀那封信柬，聞言抬起頭來，一雙清澈的眸子霎了霎，說道：「當然是乘船走的了。」

呂子平道：「他們從哪兒弄來的船呢？」

海雲道：「當然是他們自己造的啦。」

呂子平茫然道：「可是，少島主，造一艘船，並非朝夕可成，他們躲在什麼地方造船？用什麼方法才能瞞過咱們？」

「我想只有一個方法。」海雲似乎對此疑問，早已成竹在胸，侃侃而說道：「那就是躲在海底建造。」

「什麼？在海底造船？」

這話不僅呂子平不敢置信，連海一帆也認爲荒謬，從古到今，只有在陸上或水面造船的事，「海底造船」？那簡直是聞所未聞，妙想天開了。

但海雲却鄭重其事的點點頭，說道：「是的。除了在海底，他們決不可能建成一艘船，縱然建造，也會被咱們發現。假如合兩人之力，用三年時間在海底造一艘簡陋點的船，那却並非難事。」

海一帆忍不住笑起來，道：「你倒說說看，海底造船怎麼一個造法？」

海雲正色說道：「這很容易，他們只要將造船用的木頭，兩端縛上大石，沉入海底，然後由水性精純的人，在水底將木頭紮牢釘密，結成木排形狀，等使用的時候，只須割斷連繫大石的繩子，木排自然浮出水面，再裝上帆桅，豈不就完成了麼？」

海一帆臉上笑容頓歛，怔忡良久，竟尋不出一句反駁的話來。

呂子平長嘆一聲，喃喃道：「少島主果然聰明絕頂，智慧超人，這道理說穿了並無難處，可惜咱們却再也料想不到。」

海雲道：「我也是在事後才想到的，那無名老人却早有週密安排，此人眞是聰明絕頂，智慧超人呢。」

海一帆黯然道：「可惜如此高明人物，咱們竟當面錯過。」

呂子平道：「此人走了不要緊，倘若因此洩漏了本島的秘密……」

海一帆揮揮手，道：「不用說下去了，把螺屋拆毀，咱們回去吧。」

海雲失聲道：「爹！爲什麼要拆毀螺屋啊？」

海一帆嘆道：「從今以後，咱們再也用不着這地方，也永遠不會再到這兒來了。」

他仰望雲天，神情一片凝重，彷彿用盡了平生之力，才吐出這短短的幾句話。

× × ×

三天之後，一艘修整如新的三桅大船，已經裝儎妥當，準備啓碇出航。

狹長的外島沙灘上，擠滿了螞蟻般的人羣，海面舟艇往來如梭，圍繞在大船的四週——許多人在殷殷話別，許多人爭着攀附小艇來到大船旁邊，依依不捨的摩娑着船舷，淚眼凄迷，哽咽着說不出一句話來。

岸邊一頂青羅傘下，海一帆神色凝重的端然而坐，手裏拿着那柄鮫魚皮鞘的長刀，肅穆有如一尊神像。

呂子平垂手侍立椅側，低着頭，不時引袖拭淚，滿臉懊喪之色。

這時，一艘小艇正將蘋兒和周大娘的担架載上大船，海雲在舷梯口迎接。待担架上了船，小艇折返灘頭，船上舵樓立即響起三聲號角。

海一帆仰面看看天色，緩緩站了起來，說道：「時候不早，該走了。」

呂子平突然搶近一步，屈膝跪倒，含淚道：「島主請多多保重，早賜音訊，好叫屬下安心。」

海一帆凄然一笑，說道：「子平，男子漢大丈夫，何必作此兒女之態，起來吧！」

他不說這話還好，話一出口，呂子平的眼淚再也忍不住撲簌簌滾落下來，頓時抽泣失聲，悲不可仰。

海一帆搖搖頭，又道：「子平，你我十餘年相處，名爲主屬，情同手足，如果不是這番心血創建的基業捨棄不下，原是要帶你一起去的……」

呂子平哽聲道：「屬下知道。」

海一帆嘆口氣道：「我走之後，島上事務就由你全權負責了。從今天起，不必再閉關自守，也毋須再保守此島秘密，有願意來的，儘可任其居住，不願住下去的，儘可任其離開，商民交往，悉由自便，你只要代我看守着這爿基業，或許有一天，咱們還會再回來。」

呂子平拱手道：「島主放心，屬下會恪遵訓示，引頸企盼歸期。」

海一帆苦笑道：「話是這麼說，有生之年能再返舊居，那就要看天意了。不過，有句話，你要牢記在心裏，島上生活儘可依舊，兵刄和武器務必要埋藏起來，兄弟們各安本業，暫時停止練武，至少須等那些黃衣人來搜查過後，才能恢復操練，同時，在他們搜查盤詰的時候，千萬要忍耐，絕對不准反抗動手。」

呂子平恭聲道：「屬下已有安排，不勞島主叮嚀。」

海一帆伸手輕拍他的肩頭，喟然道：「既然如此，我就把琵琶島交給你了，但願你好自爲之。」

說完，舉目向沙灘掃了一瞥，提起長刀，下了小艇。

呂子平哽咽叫道：「島主，恭祝一路順風，屬下不再遠送了。」

岸上哭聲四起，島民們揮淚拜別，黑壓壓跪滿了整個沙灘。

大船昇起風帆，拔錨啓碇，緩緩駛向大海，那些圍繞在四週的舟艇，兀自尾隨相送，不肯折返。

櫓槳分浪，帆檣迎風。只聽岸邊海上，揚起一片驪歌聲——

「十載苦樂追隨，一旦相捨不勝悲。

今朝洒淚別尊顏，何日掃徑待重歸……」

海一帆屹立船頭，臉上帶着微笑，兩行熱淚却沿腮而下。隨侍身後的海雲，蘋兒；以及李榮，霍豹等人，一個個都淚水滂沱，唏噓難禁。其中哭得最傷心的，却是蘋兒。

他不知她是被這感人的送別場面所激動？抑或觸發了海天茫茫，仇踪難覓的傷感？或許她已經感受到，這令人心碎的情景，只不過是萬里征途的起始而已。

船帆吃滿了風，速度逐漸加快，琵琶島的海岸和山嶺，終於由糢糊而消失在海平綫下，從此，他們開始航向那不可預測的未來……

× × ×

玉泉山，在燕京府西三十里的西山山麓，上有「裂帛池」，泉水由地底湧出，水色澄澈，時泛珠泡，號稱「天下第一泉」。

金代章宗璟，嘗避暑於此，在山側建有行宮，名「芙蓉殿」，如今殿堂早已拆毀了，却在原址上，興建了一座極大莊院。

這莊院背依玉泉，遙對香山，佔地更比當年的「芙蓉殿」寬了一倍不止，莊前兩扇黑漆大門竟是鐵鑄的，但門雖設而常關。自從有了這座莊院，從未見那兩扇鐵門啓開過，所以，附近百姓，索性就稱它爲「鐵門莊」。

「鐵門莊」的莊主姓常，有人說他是朝中告老的大臣；也有人說他是腰纏萬貫的富商；更有人說他是金盆洗手的綠林巨寇……反正說來說去，只爲了這位常莊主太有錢，而且從不跨出大門一步，誰也沒有見過他的模樣。

如果沒有錢，怎能買下這塊帝王基業？與建這麼大的莊院？如果不是息隱大員或綠林巨寇，爲什麼成天緊閉大門，躲在屋子裏，不肯讓人看見呢？所以，謠諑猜測，便不脛而走了。

但謠諑揣測，並未影响人們對「鐵門莊」的尊敬，久而久之，好奇之心消失，大家也就習以爲常，不再有興趣去揣測莊主的身份來歷，人們只知道玉泉山下鐵門莊的常員外，誰也懶得去猜他生的什麼模樣？

這天傍晚時分，轔轔車聲驚起歸林的寒鴉，山麓車道上，出現了二輛篷車和三騎健馬，向鐵門莊緩緩駛來。

篷車風帘低垂，車頂上堆紮着箱籠；兩個粗獷的車把式，都戴着厚厚的風帽，寬腰帶，皮筒靴，油光發亮的皮坎肩，單看裝束，便知是來自白山黑水間的標準關東大漢。

三騎健馬上，爲首是個鐵塔般的魁梧獨眼漢子前行領路，一個身裁粗矮的壯漢在後押隊，另外一四高大白馬上，却坐着一位二十來歲的藍衣少年，緊傍着篷車，按轡而行。

車馬都行得十分緩慢，人面車身滿佈風塵，顯然，他們是從很遠的地方兼程跋涉而來，業已感到相當疲憊了。

抵達莊門前，車輛戛然停住，那魁梧大漢閃着獨眼，向兩扇緊閉着的鐵門望了望，圈馬來到篷車傍，低聲道：「老爺子，到了。」

第一輛篷車窗帘微掀，露出兩道銳利的眼神，

問道：「認確實了？不會弄錯吧？」

獨眼大漢笑道：「不會錯的，屬下認得這兩扇鐵門。」

車中人接道：「好，你過去拜見三爺，就說我帶着病人，不便下車。」

藍衣少年興奮的說道：「爹，孩兒也去見見三叔……」

車中人道：「不行。你去接替李榮，留意來路，看有可疑的人跟踪沒有？」藍衣少年似乎有些失望，只得快快退去。

那獨眼大漢翻身下馬，整一整衣衫，舉步趨至角門旁邊，輕輕叩了三下。

片刻之後，門裏有人沉聲問道：「是誰？」

獨眼大漢朗聲應道：「在下霍豹，求見常員外的。」

角門上「卡」的一聲輕響，啓開一扇小窗孔，兩道冷峻的目光向霍豹打量了一遍，又問道：「幹什麼來的？」

霍豹低聲道：「武林尊四傑，宇內唯一刀。在下是海家神刀門人。」

那人驚哦了一聲，語氣立變，忙道：「請稍待。」一陣鐵栓響，連忙啓開了角門。

霍豹閃身而入，順手掩上了門，向那應門漢子耳邊密語道：「快些進去通報三爺，就說家主人親到了。」

那漢子既驚又喜，一把拉住霍豹的胳膊，結結巴巴問道：「你是說海……海大爺？就……就在外面車……上？」

霍豹點點頭道：「正是。」

那漢子頓時手忙腳亂，急急整整衣帽，口裏不住的唸道：「這是眞的麼？這是眞的麼？我……我得先去跟大爺叩頭，我得……」

霍豹催促道：「叩頭且等一會，趕快禀報三爺去才是緊要。」

那漢子連聲道：「是是是！我眞是高興得昏頭了，霍大哥，快跟我來！」

領着霍豹飛也似到了前廳，便獨自奔進內院，可憐他只生了兩條腿，奔得太急，一路上連摔了三四個觔斗。

不到半盞熱茶時間，後院人聲沸騰，一片燈球火把，擁出一個恍如獨脚夜叉般的怪人。

那人滿頭灰髮，臉上全是縱橫交錯的刀疤，面肉扭曲，塌鼻裂口，兩隻耳朶只賸下一對窟窿，殘眉連蓋着一隻獨眼，左邊少了一隻手，右邊缺了一條腿，斜拄一根黑鐵柺杖，火光下望去，越發顯得容貌醜惡，猙獰可佈。

只見他衣衫不整，獨脚上鞋帶猶未繫好，一路運柺如飛，跌跌撞撞的迎了出來，不住的瞪着那隻獨眼四處張望，大聲地叫道：「大哥！大哥人在哪兒？」

霍豹搶前兩步，屈膝跪倒，俛首道：「霍豹拜見——」

下面一個「爺」字還沒出口，早被那人一把抓住後衣領，從地上提了起來。

霍豹身軀已很高大，那人却比他還高出半個頭，竟將他高高舉起，湊在火光下看了又看，喃喃說道：「老霍，果然是你麼？十多年不見了，你還是這副醜樣兒？」

語調雖帶着調侃，却充滿了眞摯的情意，就像那醜陋的面貌，欲予人無限親切之感。

霍豹淸楚的看見那獨目中滾動着的淚光，也感覺到自己酸酸的好難過，强笑道：「多年未見，三爺還是這般硬朗。」

灰髮老人點了點頭，忽然壓低聲音問道：「你說大爺回來了，是騙我的吧？」

霍豹道：「屬下天胆也不敢哄騙三爺……」

灰髮老人身軀一震，啞聲又道：「這麼說，是眞的了？」

霍豹答道：「主人車馬就在莊外，只因帶着病人，不便下車相見。」

灰髮老人手一鬆，挾起鐵柺，拔腿便走。

霍豹急忙攔住道：「莊外耳目太衆，請三爺先讓車輛入莊，相會不遲。」

灰髮老人一怔而止，用力頓着柺杖，厲叱道：「你們都是死人嗎？還不快些打開莊門！」

幾名壯漢閧應了一聲，便爭着去啓那鐵門，不想門鎖久未啓用，業已銹死，一時竟弄它不開。

灰髮老人暴喝道：「沒有用的東西，閃開些！」飛掠上前，手起柺落，「噹」的一聲響，早將那把鐵鎖連鎖耳一齊砸斷。

隆隆聲中，緊閉十餘年的「鐵門莊」大門，冉冉啓開了。

篷車剛駛進院子，車門未啓，灰髮老人便迫不及待的迎上前去，顫聲叫道：「大哥——」鋼柺一頓，揷進花磚地裏，高大的身子幌了幌，朝着車門撲翻跪倒。

車門開處，神刀海一帆一脚跨了出來，急急探手扶住，道：「三弟，快起來。」

灰髮老人棄了柺杖，獨臂一圈，緊緊抱住海一帆的兩條腿，竟像嬰兒似的嚎啕大哭起來。

滿院中人，都爲之鼻酸難禁，熱淚盈眶，一個個都垂首唏噓不已。

許久，灰髮老人才仰起淚臉顫抖的問道：「大

哥，這該不是在做夢吧？」

海一帆搖了搖頭，哽咽答道：「十年一覺滄海夢。卽使是夢，如今已經醒了。」

灰髮老人醜臉一陣抽動，憤然道：「大哥，你好狠心。一去十年，竟不肯給小弟半點音訊？當年結義之情，您難道都忘得一乾二淨了麼？」

海一帆嘆道：「好兄弟，你怎知愚兄心裏的苦處……」

灰髮老人道：「自從大哥歸隱，小弟也了無生趣，可是我不甘心，今生若不能再見大哥一面，小弟我死難瞑目。皇天不負苦心人，苦等十年，總算讓我等到這一天了，從今以後，小弟已別無奢望，只求大哥答應我一件事……」

海一帆道：「好。你說吧！」

灰髮老人獨目中淚水泉湧，抽搐着道：「小弟不敢要求大哥永遠不再離開，也不敢奢望携帶同行，但求大哥在離去之前，先賜小弟一刀——」

海一帆急忙掩住他的嘴，含淚道：「三弟，不許說傻話，愚兄若有相棄的念頭，現在就不會再回來了。」雙手扶起了灰髮老人，向站在一旁發呆的海雲點點頭道：「雲兒，過來拜見常三叔。」

海雲應聲上前，跪下道：「姪兒叩見三叔。」

灰髮老人一把挽起，激動的道：「是雲姪麼？都長得這麼高大啦？」接着又以掌擊額，連聲道：「我眞該死，儘顧着說話，竟忘了給大嫂請安，大嫂呢？」

海一帆黯然道：「她已經過世三年了。」

常老三聽得一楞，驚問道：「這話當眞？」

海一帆輕嘆道：「說來話長，先掩了莊門，咱們到裏邊再談吧。」

常老三立卽吩咐掩門，一面命人安頓車馬，一面傳話準備接風酒宴。

海一帆道：「三弟，你先別忙着張羅這些，有兩件緊要的事必須先作安排，叫他們去準備一間靜室，讓病人休息；同時，從現在開始，距莊十里之內，要儘快派出暗樁，注意有沒有可疑的人潛近窺探。」

常老三愕然道：「大哥，是誰患了病？」

海一帆沒有回答，揮揮手，第二輛篷車啓開車門，蘋兒着春花和秋月兩個丫鬟，將周大娘抬了下來。

常老三神色微變，脫口道：「這不是韓家堡的周大娘麼？」

海一帆點點頭道：「三弟好記性，虧你還認得她……」

常老三道：「二十年前，爲了大哥和大嫂的婚事，曾在韓家堡見過一面，最近聽說那兒出了事，不知大娘怎會落得這般光景？」

海一帆嘆口氣道：「其中經過一言難盡。三弟大約還沒見過這女孩子，她就是你大嫂的內姪女，名叫蘋兒。」隨卽喚蘋兒過來拜見。

蘋兒望見常老三醜惡的形狀，心裏不禁有些畏懼，怯生生行了禮，連忙躲到海雲身後，悄悄拉着他的衣角，小手心裏揑了一把冷汗。

常老三倒沒有留意，自顧忙着分派人手出莊警戒，又將周大娘送入後院靜室，然後陪着海一帆在大廳落座，安排盛宴接風。

海一帆冷眼旁觀，始終未見內眷露面，不禁關切的問道：「這多年，三弟還未娶妻成家的麼？」

常老三苦笑道：「小弟這副形貌，連鬼見了也要退避三舍，誰家女子胆敢下嫁？況且年逾半百，這心思也就淡了。十年前，小弟曾設過重誓；今生不與大哥重晤，一不婚娶，二不開啓莊門。寧願老死在鐵門之內。」

海一帆聽了，感慨不已道：「這又何苦呢？三弟這不是敬重愚兄，倒是在加重愚兄罪孽了。」

常老三道：「非僅小弟如此，二哥和四弟誰不是心灰意冷，當年雄霸江湖的『武林四傑』，早已風流雲散，成了行屍走肉似的活死人。」

海一帆變然道：「二弟和四弟，他們都有消息嗎？」

常老三道：「小弟和他們已有多年不通音訊，聽說二哥改了行，棄武從商，在大江南北經營着數十家典當舖子，錢是賺了不少，但絕口不再提『武』字……」

海一帆長嘆一聲，又問道：「四弟呢？」

常老三悽凉的笑了笑，垂首道：「他倒是看得開，七八年前，還到燕京來過一次，以後，就沒有再見過他，聽人傳言，都說他已經剃髮出家，做了和尙。」

海一帆一怔，默然未再接口，淚水竟像斷綫珍珠般滾落下來。

面對看滿桌豐盛的酒菜，老少四人都覺得胃裏沉甸甸的再也塞不下一點東西。

過了很久，才聽海一帆長長嘆了一口氣，喃喃道：「唉！想不到四弟那麼豪邁的人，竟會看破了紅塵……」

常老三突然抓起酒壺，滿斟了兩大杯酒，顫聲笑道：「今日相逢，恍如隔世，咱們兄弟應該痛飲一醉，來，大哥，小弟敬您——」沒等海一帆開口，一仰脖子，灌下了一大杯烈酒。他早已熱淚滂沱，酒又喝得太急，直弄得滿腮淋漓，衣襟盡濕，再也分不出那些是酒？那些是淚？（未完待續）

魔中俠續篇

曹若冰·文
董培新·圖

香車劫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武林稱奇稱最傲誇當世第一奇男的「魅影拘魂玉書生」南宮逸奇，制服了鬼王谷主後，直闖谷下谷，迫令看守的高宇川放出被囚武林羣豪，此際，陶安純突率衆來到，以「鬼王靈」威脅南宮逸奇，詎爲南宮逸奇在一名大漢擲出「鬼王靈」時疾躍身軀，把「鬼王靈」奪在手中，反以要脅陶安純，並願解開鬼王谷主穴道以交換被囚者，陶安純被迫答允放出羣豪，最後南宮逸奇要把高宇川帶走，高宇川不服，陡自一大漢手中奪去一枚「鬼王靈」要脅諸人，南宮逸奇要以絕世玄功對付他，朝高宇川逐步走去——

香車重現　武林遭殺劫

這時，高宇川因爲在那黑衣大漢騰身飛撲時接連飄退兩次，是以站立之處已距離陶安純等人一丈五六開外，他一見南宮逸奇邁步朝他走來，心中不由暗暗一凛，突然沉聲大喝道：「站住！」

南宮逸奇脚步一停，目射寒電的冷冷地望着他，沒有說話。

高宇川冷冷地道：「南宮逸奇，你最好站着別動，別過來，否則，可就別怪我……」

「可就別怪我」怎樣？沒有接說下去，却代以一陣「嘿嘿」陰笑而止。

南宮逸奇眉不揚，神情不變，瀟洒依舊地微微一笑，道：「否則可就別怪你擲出『鬼王靈』，是麼？」

高宇川又是「嘿嘿」一聲陰笑，道：「你明白高某的意思就好！」

南宮逸奇淡淡地道：「高宇川，你認爲憑一枚『鬼王靈』就能嚇住我，保得了你的命麼？」

高宇川冷笑道：「你南宮逸奇所學功力雖然高絕罕世，但是我却不相信你不怕它！」

南宮逸奇倏然揚聲哈哈一笑道：「高宇川，我究竟怕不怕它，你何不擲出試試呢！」

高宇川搖頭道：「南宮逸奇，你別妄想激我，

我沒有那麼傻，不會上你的當！」

南宮逸奇冷冷一笑，道：「那麼，你閣下的意思打算……。」

高宇川陰笑地道：「我把它留在手中，仗着它安全離開『鬼王谷』！」

南宮逸奇道：「你以爲辦得到嗎？」

高宇川道：「我想應該沒有問題。」

南宮逸奇淡淡地道：「但是我認爲你只是白費心機，也是在做夢！」

口裏說着，腳下突然跨前了一大步。

高宇川心中一凛，身形疾地向後飄退三尺，沉聲喝道：「南宮逸奇，你最好別逼我，別再向我逼近！」

南宮逸奇冷冷地道：「逼你，再向你逼近便怎樣？」

高宇川臉上驀現猙獰之色地厲聲道：「很簡單，我死你也活不成！」

南宮逸奇星目一眨，冷冷道：「閣下這話之意是？……」

高宇川嘿嘿陰笑道：「這話之意你不懂？」

南宮逸奇淡然搖頭道：「要是懂，我就不會問你了。」

他是眞不懂麼？當然不，其實，他心裏已經約畧猜料到高宇川的意思了，只不過是不知對不對而已。

高宇川冷聲獰笑道：「必要時，我會拚死與你同歸於盡！你明白了吧！」

南宮逸奇心神不禁暗暗一震！旋即揚眉輕聲一笑道：「閣下這一着倒實在是着高明的狠着，看來我是只好裹足不前，也只好睜眼看着閣下，讓閣下安安全全的離開此地了。」

高宇川得意地嘿嘿一笑道：「你南宮逸奇雖然稱奇稱最武林，雖然……呵！……」

話未說完，得意的聲調陡地變作一聲驚呼，雙目暴瞪，臉容蒼煞，又駭又怒的厲聲喝道：「南宮逸奇，乘人不備，暗算傷人，你眞卑鄙無恥！」

原來就在高宇川自鳴得意之際，南宮逸奇他竟然突展奇學，五指暗彈，彈出五縷無音指力，制住了高宇川的胸口和雙肩雙腿五處大穴。

同時，於高宇川厲喝聲中，南宮逸奇身形電飄，以奇快罕世的「魅影」身法，飛快地攫取了高宇川手裏的那枚「鬼王靈」，停身卓立在高宇川面前五尺之處，神情從容瀟洒地淡然一笑，道：「高閣下，你何責人苛而待己寬，將人心比己心，這怎能怪我乘你不備，說我是無恥暗算於你，你若不先耍無賴，我又怎會如此對你！」

話落，身軀一轉，大步走回原處，向「蠻疆雙瘦」老二伍百强說道：「伍二哥，煩勞你帶着他和普善大師等諸位一起先往谷外去吧。」

語鋒一頓，轉向普善大師和靜修道長道：「大師和道長諸位現在可以往谷外去了。」

普善大師和靜修道長聞言，連忙一齊點首躬身應命，率領着一衆武林豪雄大踏步走向甬道出口，往谷外而去。

接着，南宮逸奇目光又轉望着陶安純說道：「我這就替令尊他們解開穴道去，少谷主請先請。」

陶安純微一點頭，沒有說話，轉身舉步前行，默默地向甬道出口走去。

× × ×

「鬼王谷」外，普善大師和靜修道長等一衆武林豪雄，全都默默地席地盤膝靜坐着，等候南宮逸奇的出谷。

四更時分，南宮逸奇和雲小眉伍百簡三人出來了。

於是，一衆豪雄立刻紛紛長身站起，朝南宮逸奇抱拳行禮致謝相救之德。

南宮逸奇連忙拱手深揖還禮，謙虛地道：「諸位請勿如此多禮，南宮逸奇實在不敢當！」

語鋒一頓，星目電閃地掃視了一衆武林豪雄一眼，說道：「諸位如今已恢復自由之身，對於今後有何打算沒有？」

這話問得有點突然，一衆豪雄一時不明白何意，全都不由微微一怔！

一名灰袍老者忽然輕咳了一聲，問道：「老朽請問南宮大俠之意？」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我沒有任何意見，我只是想問問諸位有何打算沒有？」

灰袍老者道：「老朽離家已經快一年了，想先回家去看看再說。」

一位中年漢子接口說道：「咱離家的時候，咱的那口子正大着肚子，還差一個多月就要生了，現在不知是生了個小子還是丫頭，所以咱很想立刻動身趕回家去看看。」

南宮逸奇點點頭，星目又緩緩掃視着一衆豪雄，說道：「諸位被刦持的時日都已很久，心裏一定都很懸念着家中之人的平安與否，非常急着想回家去看看，是不是？」

一衆豪雄聞言，頓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點首應聲說道：「南宮大俠說的不錯，老朽等的心意確是如此。」

南宮逸奇微一沉思道：「諸位的心意既是大都如此，那就請立刻動身上路走吧，恕南宮逸奇不多挽留也不送諸位了。」

一衆豪雄一聽，立時紛紛齊朝南宮逸奇抱拳拱手說道：「南宮大俠今番相救之德，老朽等也不空口言謝了，日後南宮大俠如有需用老朽等之處，但請通知一聲，老朽等當畧效棉力以報！」

南宮逸奇欠身拱手道：「謝謝諸位，今晚諸位之得能脫困，只是機緣之湊巧，也是諸位刦難該滿，南宮逸奇焉敢居功，些許小事，尙請諸位不要介懷放在心上，諸位請吧。」

於是，一衆雄豪再次紛紛拱手作別，「告辭」聲中，紛紛轉身電掠，消失於夜色中。

這時，站在當地未走之人，除了峨嵋普善大師，青城靜修道長和「瀾滄劍客」雲俊秋三人之外，尙有一位年約五十多歲的葛衫老者和三位三十多四十左右的青衣漢子。

南宮逸奇目視葛衫老者問道：「老人家不想回家去看看？」

葛衫老者搖頭一笑道：「老朽浪跡江湖，孑然一身，既無家可回，也無家可看。」

南宮逸奇輕「哦」了一聲，道：「請恕南宮逸奇眼拙，老人家名號如何稱呼？」

葛衫老者道：「老朽姓莫名千典，賤號江湖人稱『雷霆手』。」

南宮逸奇拱手道：「原來是莫大俠，請原諒南宮逸奇失敬失禮。」

「雷霆手」莫千典哈哈一笑道：「南宮大俠請勿客氣，老朽今天得能恢復自由之身，全屬南宮大俠所賜，南宮大俠如和老朽客氣，老朽可就要找處地縫鑽下去了。」

言語之間不但顯得十分豪爽，而且極是風趣。

南宮逸奇不由微微一笑道：「莫大俠，太謙虛了。」

話鋒一頓，星目轉望着三位青衣漢子問道：「請敎三位上姓高名？」

一位四十上下的青衣漢子微一欠身答道：「在下居長，名易守琪。」

語音一頓，指着併肩站立在身旁的兩個青衣漢子，介紹地說道：「這是我二弟吳克道，三弟方恆生。」

南宮逸奇抱拳一拱，道：「三位原來是俠譽滿皖中，婦孺皆知的『三義』兄弟，南宮逸奇實在失敬了。」

「皖中三義」老大易守琪揚聲一笑道：「南宮大俠名震宇內，武林稱奇稱最，當世第一，在下兄弟這點微名若與你南宮大俠那有如當空皓月的威譽相比，那可眞是一點螢火之光了。」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易大俠也太高捧我南宮逸奇了，南宮逸奇雖然算得是個名震武林之人，但那乃是『魔』名。」

易守琪臉容一正，方待開口接話，南宮逸奇搶快一步的朝他抬手一搖，話題一變，含笑問道：「易大俠難道也無家無掛麼？」

易守琪點頭說道：「在下兄弟皖中雖然置有薄產，算是有個家，但是並無一個親人。」

南宮逸奇又問道：「易大俠目前可是已不打算返回皖中去麼？」

易守琪再次點頭道：「是的，在下兄弟蒙南宮大俠解救脫困，擬追隨驥尾畧効棉薄。」

「雷霆手」莫千典在旁接口說道：「老朽也正是這個心意。」

南宮逸奇連忙搖頭道：「這萬萬不可，南宮逸奇實在不敢當！」

莫千典揚聲哈哈一笑道：「南宮大俠請不必謙虛客氣了，老朽心意已決，無論如何，都不會更改的了！」

易守琪接口說道：「在下兄弟也是如此。」

南宮逸奇劍眉不由微微一皺，說道：「四位大俠這是何苦，南宮逸奇又何德何能，値得四位如此抬愛：……」

不待南宮逸奇話完，莫千典立刻又接着說道：「南宮大俠，老朽有句話不知當不當問？」

南宮逸奇道：「莫大俠有什麼話儘管問好了，只要是南宮逸奇知道的，當是知無不言。」

莫千典微微一笑，道：「老朽請問，南宮大俠此次前來『鬼王谷』是路過，還是專程？」

南宮逸奇道：「是專程。」

莫千典道：「此來何事？」

南宮逸奇道：「赴那陶安純之約。」

莫千典微一沉思，又問道：「南宮大俠來此赴約之前，可是就已知道了老朽等和一衆武林同道被困在此地麼？」

南宮逸奇搖頭道：「事前並不知道。」

莫千典眨眨眼睛道：「如此，南宮大俠又怎會找到地底那秘密所在的呢？」

南宮逸奇道：「因爲來此赴約之前，曾得人暗示。」

莫千典道：「那暗示之人，不知是那一位武林高人？」

南宮逸奇搖頭道：「這還請莫大俠原諒。」

莫千典微微一笑道：「是老朽不該問，請恕老朽失言。」

語音一頓即起，又問道：「那人是如何暗示的，南宮大俠可賜告麼？」

南宮逸奇畧一沉思道：「那人暗示說，『鬼王

谷』中有處名『谷下谷』的隱秘地方，要我找找看看，也許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瀾滄劍客」雲俊秋忽然輕聲一「哦」，道：「如此說來，那人分明知道一衆武林同道被移禁於此地的秘密，也是位有心人了！」

南宮逸奇點頭道：「雲大俠說得一點不錯，她確實是位有心人。」

雲俊秋話題倏地一改，問道：「我那諸葛賢弟他現在何處煉藥，能賜告麼？」

南宮逸奇道：「諸葛兄刻下正在少林一處秘室中。」

「瀾滄劍客」不由雙目微睜，頗感意外地道：「他在少林秘室中煉藥？」

南宮逸奇點頭道：「是的，並由少林弟子負責警戒，禁人驚擾。」

雲俊秋詫異地道：「少林和尙一向自高自大，不大願意和武林朋友來往，他們怎會肯讓諸葛賢弟在他們秘室中煉藥，並且還……」

南宮逸奇含笑接口道：「此中另有原因，雲大俠到了少林之後便明白了。」

雲俊秋恍有所悟地問道：「諸葛賢弟所煉之藥，是爲解救身受『至尊宮』迫害之人之用麼？」

南宮逸奇點點頭道：「雲大俠猜對了，『至尊宮主』手段陰狠惡毒至極，他爲了控制一衆屬下聽令替他賣命，不敢背叛，大都被他暗施手腳身中一種慢性劇毒，每隔一段相當時期，就必須服用一種特製的解藥，否則便會毒發身死！」

語聲微微一頓，接着又道：「諸葛兄此次所煉之藥，便是解治那種慢性劇毒之藥。」

「哦！原來如此。」雲俊秋似乎完全明白的點了點頭。

其實，雲俊秋他又怎知若非南宮逸奇與少林的特殊淵源關係，如不是南宮逸奇的主意安排，此舉雖爲對付「至尊宮」，雖爲挽救武林同道，少林掌敎只怕也未必會肯讓諸葛高風在少林寺的秘室中煉藥呢！

「靑城」靜修道長目光突然一凝，望着南宮逸奇問道：「南宮大俠，『至尊宮』的目的圖謀是什麼？」

南宮逸奇不由微微一怔！詫異地問道：「道長被刦持有多久了？」

靜修道長道：「半年多點。」

南宮逸奇道：「半年多來，他們難道沒有人向道長談說過什麼嗎？」

靜修道長道：「他們曾要貧道受命爲什麼武林盟的『巡按』之職。」

南宮逸奇道：「道長拒絕了？」

靜修道長搖頭道：「貧道未完全拒絕，只推說此事須請示過掌門人之後才能答覆決定。」

南宮逸奇道：「以後他們便再未向道長說什麼嗎？」

靜修道長答道：「只是同一個問題，先後已共向貧道說過四次之多了，貧道也都以同樣的答覆婉拒了。」

南宮逸奇眨眨星目道：「道長也沒有問過他們組織『武林盟』的意義麼？」

靜修道長點頭道：「貧道問過，據說是爲團結武林力量，抑止黑白兩道水火不容，動輒毆鬥拚命，厮殺流血的慘劇，旨在將天下武林黑白兩道英雄豪傑溶集於一爐，一切仇怨過節，均由『武林盟』秉公公開處理。」

南宮逸奇笑笑道：「這番話的意義確實冠冕堂皇十分動聽得很，道長對於此說可是有點懷疑不信，所以才一直未肯答應？」

靜修道長又點了點頭，道：「貧道當時聽得確實頗爲心動，但當貧道問及『盟主』一職由誰出任時，對方只答說是一位武林高人，却不肯說明姓名，同時因爲對方不但使用鬼域技倆暗算貧道，其口氣並且大有貧道如不接受任命『巡按』之職，便不釋放貧道之意，以此，貧道豈能相信對方所言，又怎得不暗生懷疑！」

南宮逸奇對此未加置評地點頭一笑，目光轉向普善大師問道：「大師被刦持後的情形如何？」

普善大師雙手合十躬身答道：「弟子所遭遇的情形和靜修道長差不多。」

南宮逸奇星目眨動地忽然轉望着呂東平含笑說道：「呂兄身爲『至尊宮』令使，關於『至尊宮主』的眞正目的，企圖是什麼？便煩請呂兄說明，如何？」

呂東平深知南宮逸奇言語之間雖然甚是謙和客氣，但是要他答說什麼，他只有乖乖的聽話照辦，別無選擇的餘地，否則，便是自找苦吃。

因此，他目光閃動地瞥視了高宇川一眼，微一遲疑之後，說道：「在下遵命。」

語聲一頓卽起，道：「成立『武林盟』的眞正意圖，旨在以『武林盟主』的身份號令統馭天下豪雄，以遂稱尊武林的雄心！」

南宮逸奇點點頭，說道：「多謝呂兄的實情實說。」

靜修道長目注呂東平問道：「貧道請問，『至尊宮主』他究竟是當今那位武林高人？」

呂東平搖頭道：「宮主他究竟是誰，眞正知道之人，只怕不超過三數個，在下在宮中的身份雖然

甚是不低，但却連宮主的眞正面目都未曾見過。」

靜修道長雙目一睜，精光電射地問道：「你眞不知道？」

呂東平冷冷地道：「在下所言句句是實，道長如是不信，在下也就莫可奈何了。」

靜修道長突然一聲冷笑，道：「但是貧道却十分不信！」

說着，脚下倏地跨前一步，那神情態度，大有出手給呂東平吃點苦頭之勢。

南宮逸奇見狀劍眉不由微微一揚，臉現不悅之色地問道：「道長意欲何爲？」

靜修道長微微一怔！道：「他身爲該宮『令使』，必是該宮宮主親信之人，焉有未見過宮主的眞面目，不知是誰之理，其言分明是謊，若不給他點苦頭吃吃，讓他嚐嚐貧道的分筋錯骨手法，他豈肯吐實！」

南宮逸奇淡淡地道：「道長認爲如此，便能有效麼？」

靜修道長道：「貧道不相信他的骨頭是鐵鑄的，受得了分筋錯骨之苦！」

南宮逸奇道：「如果他確實不知道呢？」

靜修道長道：「他爲虎作倀，就是寃枉受點痛苦，也是應該的。」

南宮逸奇語音倏地一冷，道：「道長這種想法不覺得太過份些了麼？」

靜修道長神情不由微微一呆，道：「南宮大俠的意思是？……」

南宮逸奇冷冷地道：「道長冷靜的想想吧！」

靜修道長臉色十分難看地道：「南宮大俠，你對貧道雖有解困之德，但是以貧道在武林中的身份，你這種語氣……」

南宮逸奇雙眉一揚，冷冷截口道：「我這種語氣怎樣？道長如是感覺聽得不順耳，道長自管請便好了！」

靜修道長臉色蒼煞地道：「如此，貧道卽此告辭！」

語落，突然長身電射飛掠而去。

× × ×

辰初時分，太陽雖然剛剛升起，但已經令人感覺火辣辣的灼人，因爲現在正是大伏天的季節。

南宮逸奇和雲小眉，普善大師，「瀾滄劍客」雲俊秋，「蠻疆雙瘦」和「皖中三義」兄弟，呂東平高宇川等一行人，在積石山外的一座小村鎮上的一家小客店中歇了下來，包下了整個東廂房。

店伙計送上茶水早點，衆人用過之後，南宮逸奇這才目注高宇川，語音冷凝地問道：「高閣下，你知道我爲何要帶你離開『鬼王谷』的用意麼？」

高宇川搖頭道：「在下不知。」

南宮逸奇道：「我替你準備好了兩條路由你自己選擇，你明白是那兩條路不？」

高宇川心中暗轉了轉，道：「是生路與死路，對不對？」

南宮逸奇點頭道：「你猜的完全正確，你願意選擇那一條？」

高宇川沉思地問道：「閣下有條件？」

南宮逸奇輕聲一笑，說道：「閣下眞是個聰明人。」

高宇川問道：「生路怎樣？」

南宮逸奇道：「實答我一問卽可。」

高宇川道：「只有一問？」

南宮逸奇點點頭道：「不錯，只有一問。」

高宇川道：「我實答一問之後，你便釋放我走麼？」

南宮逸奇道：「立刻放你走路。」

高宇川微一沉思道：「如此你問吧。」

南宮逸奇星目光如寒電凝注地問道：「那『鐵筆鬼見愁』許大俠他們三位現在何處？」

高宇川道：「我不知道。」

南宮逸奇道：「高宇川，我希望你還是說出來的好！」

高宇川搖頭道：「我眞不知道。」

南宮逸奇沉聲道：「高宇川，我再說一遍，希望你實說出來的好，否則……」

語聲倏然頓住，兩道目光直如寒芒冷電地逼視着高宇川。

高宇川只覺得南宮逸奇的目光有如兩把利刃般直欲戳穿他的胸腑，心神不禁爲之悚然一顫！但他暗暗咬咬牙，仍然搖頭道：「事實上我是確實不知道，你就是要了我的命，也是不知道。」

南宮逸奇突然一聲冷笑，道：「這麼說，你是眞不知道了！」

高宇川正容說道：「南宮閣下，你應該明白，在生與死的抉擇間，我決不會自找苦吃，和自己的性命過不去的！」

南宮逸奇道：「高宇川，你不必施弄奸滑狡辯了，我早就看穿了你的心意了，你只要一口咬定『不知道』三個字，便算是實答了我這一問，如此，我便得遵守諾言，不能拿你奈何的放你走路，是不是？」

高宇川心中不由暗忖道：「這小子果然名不虛傳，心智確實高人非常，厲害無比……」

他心裏暗忖着，口裏却堅決否認地搖頭道：「我絕對沒有這種心意，俗話說得好，『欲加之罪，

何患無詞』，你要是一定認爲如此，一定不相信，我就無可奈何了！」

南宮逸奇劍眉微挑，冷笑道：「好一個『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好俗話，那麼我就試試你到底是有可奈何還是無可奈何好了！」話落，便卽抬手要出指點出。

呂東平突然揚聲說道：「南宮大俠，請手下留情。」

南宮逸奇聞聲垂手注目問道：「呂兄可是要替他說情。」

呂東平道：「許大俠等三位現在何處，在下知道，由在下奉告好了。」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我早已猜到呂兄可能知道了，但是，我却非要他說出來不可！」

呂東平道：「由在下說出來不是一樣麼？」

南宮逸奇搖頭道：「那自然不一樣，你是你，他是他，他要不說出來，便是沒有實答我問話，我怎好放他走路！」

呂東平眨着眼睛道：「可是，事實上他確實不知道哩！」

南宮逸奇笑了笑道：「你不必帮他說謊欺瞞我了，他如杲眞的不知道，我就不會得問他，而不問你了。」

語聲一頓，轉目逼視着高宇川沉聲說道：「高宇川，你怎麼樣？說是不說？」

呂東平揷口說道：「高兄，我看你也不必守秘了，還是說出來吧。」

高宇川微一遲疑，終於點頭說道：「長白『銀劍郞君』胡亞靑已歸順本宮，『鐵筆鬼見愁』許伯堯和『冷面奇士』常笑峯二人於移來此地之前被送去了關外。」

南宮逸奇劍眉微微一蹙，道：「他二位被送去了關外何處？」

高宇川搖頭道：「這個我就眞不知道了。」

南宮逸奇轉向呂東平問道：「呂兄知道麼？」

呂東平道：「在下也不知道，不過，以在下猜想，可能是被送往關外分宮去了。」

南宮逸奇道：「關外分宮在什麼地方？」

呂東平道：「在下也只知道關外有處分宮，至於設在什麼地方就不知道了。」

南宮逸奇點了點頭，劍眉深蹙地沉思了刹那，倏然抬手隔空解開了高宇川的穴道，另外却又飛點出一指。

高宇川身軀猛地一震！雙目暴瞪，喝道：「南宮逸奇，你這是什麼意思！」

南宮逸奇淡淡地道：「你爲人太過狡詐，唯有這樣，才能令你不再爲惡江湖，今後只要你能改過自新，好好的做人，必能平安的過個下半生，得以終養天年。」

高宇川怒聲道：「你何如殺了我，豈不比較痛快！」

南宮逸奇淡然搖頭道：「那如何可以，上天具有好生之德，我焉能不能體念天心，再說，殺你這種人也汚了我的手。」

高宇川嘿嘿一笑，道：「南宮逸奇，你是個鬚眉漢，昂藏大丈夫麼？」

南宮逸奇道：「我怎麼不是了？」

高宇川道：「那你爲何說話不算話？」

南宮逸奇道：「我那裏說話不算話了？」

高宇川道：「你說過放我走路的，爲何不守諾言？」

南宮逸奇點頭道：「不錯，我是說過放你走路，可是，到現在爲止，我也並未說過一句不放你走路，這怎能說我……」

高宇川截口道：「那你爲何點破我的眞氣，廢了我的功力？」

敢情南宮逸奇隔空解開他穴道之後點出的一指，竟然點破了他體內眞氣，廢了他的一身功力。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高閣下，你應該明白，我雖然答應過你放你走路，但是，我並未說過不動你一根毛髮，不廢你的功力呵！」

高宇川不禁有點啞口無言地怔了怔，旋又瞪目說道：「你廢了我的功力，與殺了我不放我走路又有何異？」

南宮逸奇搖搖頭道：「這差別太大了，第一，你雖然失去了一身功力，但是身體膚髮却絲毫無傷，仍然是個好好的人，第二，我也遵守了我的諾言，並未不放過你！」

高宇川又怔了怔，滿臉恨毒之色地說道：「南宮逸奇，你心腸太狠毒了，你簡直是個殺人不見血的惡魔！」

南宮逸奇劍眉一揚，倏地朗聲哈哈大笑道：「高宇川，這你早就該想到了，『魅影拘魂玉書生』向以心狠手辣名震武林，否則，就不會被武林公指爲『魔』了！」

語聲一頓，揮揮手道：「高閣下，現在你可以自由走了。」

這時，高宇川已知自己這身功力已經完定了，多說也是徒然，如杲激怒南宮逸奇改變了心意，那時不僅想走不成，只怕還得命喪魂斷此地！

人，畢竟還是怕死的！

雖然，這世界上有很多英雄主義的人，往往一開口就是「二十年後又是一條漢子，怕什麼！」表

現得一副悍不畏死，視死如歸的氣概，但是，根據人類的心理分析起來，那只是一時的衝動，稍予冷靜之後，那種氣概便會隨之消失了！

高宇川一身功力雖已被廢，大有生不如死之感，但是，俗話說得好「好死不如惡活」，生命到底是可貴的，人生的樂趣到底是值得留戀的，活着，總比死了的好！

因此，高宇川也就不再多說什麼的，雙眼中充滿恨毒之色地瞪視了南宮逸奇一眼，緩緩轉過身軀，邁步往外走去。

他脚步蹣跚，有如大病初愈之人，顯得異常的軟弱無力，和半夜之前，好像一下子便蒼老了二十年。

普善大師心腸慈悲，眼看這等情形，雙眉不由微皺了皺，雙掌合十地低喧了聲佛號。

南宮逸奇武林蓋代奇才，耳聞普善大師低喧佛號，自然明白老和尙的慈悲心腸，遂卽微微一笑道：「大師不必替他難過了，若以殺惡人卽是爲善而言，他實在該殺該死，如今他能得以活命，已是徼天之幸了，不過……」

語聲一頓，忽然搖搖頭，輕嘆了口氣，閉口不言。

「瀾滄劍客」雲俊秋問道：「不過怎樣？南宮大俠爲何嘆氣不說了？」

南宮逸奇緩緩說道：「今天我雖然放過了他，但是他仍將難以善終！」

雲俊秋不禁詫異脫口問道：「爲什麼？」

南宮逸奇道：「在下跟隨恩師除習武之外，也曾涉及醫卜星相之學，是以署諳人像之術，高宇川此人心性奸險狡詐，惡現眉宇，決難改善，不出三年，必遭惡報！」

「哦！……」雲俊秋方自輕「哦」了一聲，南宮逸奇却抬手朝他一搖，沉聲道：「有人找我們來了。」

說話間，一名中年叫化子已疾步走了過來。

南宮逸奇一見來的乃是丐帮弟子，心中不由微微一動，側臉望着雲小眉說道：「小眉，大概是傳送什麼緊要消息來了。」

雲小眉點首微笑地道：「一定不會有錯。」

話音甫落，那名中年化子已經來到廂房門外停身止步，目光灼灼地一掃屋內衆人之後，望着南宮逸奇抱拳一拱，問道：「閣下可是南宮大俠？」

南宮逸奇微一點頭，道：「不錯，在下正是南宮逸奇，朋友有何見教？」

中年化子神色一肅，拱手躬身行禮道：「丐帮弟子『同德分舵』胡大虎拜見南宮大俠。」

南宮逸奇欠身擺手道：「胡兄請少禮，有話請進來說好了。」

胡大虎恭敬地應了一聲，邁步跨入屋內說道：「在下昨夜接獲總壇飛鴿傳書，令諭在下立刻趕來積石以外附近等候南宮大俠的俠駕。」

話鋒一頓，伸手自懷裏取出一個小紙卷，雙手遞給南宮逸奇，接道：「這是總壇令諭在下面交南宮大俠的書柬，請南宮大俠拆閱諭示。」

南宮逸奇接過那紙卷，打開一看，只見柬上寫着：

「飛鳳香車」再度出現江湖，其勢洶洶，竟然大開殺戒，香車所經之處，莫不有人慘被殘殺，連日來已有二十多位江湖好手慘被殺害喪命，刻下香車行向正在前往西南途中，敝帮已飛令西南各地分舵嚴密注意其行踪，隨時傳告同德分舵，「鬼王谷」事了，請卽速設法截阻香車之大肆殘殺無辜！

下面署名是丐帮帮主孔一夫。

南宮逸奇看完字柬後，不由臉色沉凝地問道：「香車現在行踪何處，有消息麼？」

胡大虎恭敬地答道：「天亮之前，在下曾得分舵弟子傳報，據合川分舵通知，香車夜來歇宿合川城內。」

南宮逸奇道：「今晨以後的行向，何時可以得到合川方面的通知？」

胡大虎道：「午牌時分以前。」

南宮逸奇默然沉思了刹那，突然抬手隔空拍解開了呂東平的穴道，說道：「呂兄，如今可以自去了。」

呂東平神色微微一怔！道：「南宮大俠之意，是？……」

南宮逸奇道：「回轉『至尊宮』或是去另外地方，皆由呂兄自己之意。」

呂東平道：「南宮大俠認爲在下還能回轉『至尊宮』麼？」

南宮逸奇道：「如是不便回轉『至尊宮』，那就前往別處好了。」

呂東平眨眨眼睛道：「南宮大俠以爲在下該前往什麼地較好呢？」

南宮逸奇道：「天下之大，何處不可容身，呂兄認爲什麼地方適合，就前往什麼地方好了。」

呂東平點點頭道：「南宮大俠說的是，但是在下却認爲天下雖大，已無在下堪可容身之處！」

南宮逸奇星目一眨，忽有所悟地道：「呂兄可是担心『至尊宮』不放過呂兄？」

呂東平道：「此乃必然之事，在下縱能避得了一時，但是，日子一久，定然終遭毒手！」

南宮逸奇微一沉思，道：「那麼呂兄的意思又

將如何呢？」

　呂東平苦笑地道：「在下的意思，只怕南宮大俠不肯答應。」

　南宮逸奇道：「呂兄請說出來聽聽好了。」

　呂東平神情突然一肅，道：「在下懇請南宮大俠恩予收留。」

　南宮逸奇微怔了怔！旋而心念一動，問道：「呂兄此意早就決定了麼？」

　呂東平點頭道：「是的，早在『谷下谷』決定跟隨南宮大俠同行時就決定了。」

　南宮逸奇星目眨動地道：「呂兄何以作此決定，道理安在？」

　說時雙目神光灼灼的凝視着呂東平的臉色神情，似欲看穿呂東平的心腑！

　呂東平臉色神情絲毫不變地答道：「因為在下的處境除了懇求南宮大俠恩予收留之外，已別無選擇，別無他路可走！」

　南宮逸奇星目異采一閃，道：「呂兄這話很坦白，也很誠實！」

　語聲一頓即起，又道：「如果我不答應，呂兄又將作何打算呢？」

　「這個……」呂東平神色黯然地道：「南宮大俠不肯答應，在下無可如何，就只好……」

　話未盡意，倏然苦笑地搖了搖頭，頓口住聲不語。

　南宮逸奇當代奇才，智高蓋世，呂東平雖然沒有說出「只好」以下之意，但他心念電閃間已經有點猜到了呂東平這「只好」言下的弦外之音。

　不過，他心裏雖然已經有點猜到了，但是口裏卻仍然接着問道：「只好怎樣？」

　呂東平搖頭道：「這個南宮大俠就不必問了，在下自有自己該走的路。」

　南宮逸奇微一點頭道：「呂兄說的是，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該走的路。」

　話鋒一頓，擺了擺手又道：「如此，呂兄請便吧。」

　呂東平的臉色神情顯得異常平靜地朝南宮逸奇抱拳一拱，道：「在下就此告辭。」

　話落，舉步往門外走了出去。

　南宮逸奇目注呂東平的背影走出丈餘以外，突然揚聲喊道：「呂兄請留步。」

　呂東平脚步一停，回首問道：「南宮大俠還有什麼見教？」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呂兄請回來說話如何。」

　呂東平畧一遲疑，轉身走回屋內，垂手說道：「在下恭聆南宮大俠教示。」

　南宮逸奇問道：「呂兄此去意將何往？」

　呂東平搖頭道：「並無一定處所。」

　南宮逸奇道：「呂兄可以見告那『該走的路』，是那條路麼？」

　呂東平神色平靜地說道：「天涯海角，隨遇而安。」

　南宮逸奇道：「呂兄不懼『至尊宮』派人追殺麼？」

　呂東平淡淡地一笑道：「此事在下心中已有所決！」

　南宮逸奇道：「我請問呂兄這『所決』？」

　呂東平道：「來一個，拚一個，來兩個，便拚一雙！」

　南宮逸奇道：「如果拚不過呢？」

　呂東平道：「避。」

　南宮逸奇道：「避不脫呢？」

　呂東平從容地說道：「那就走該走的路！」

　南宮逸奇目光凝注地道：「這麼說，呂兄所謂『該走的路』，是條死路了！」

　呂東平點頭道：「情勢被迫處此，在下已無他路可走！」

　南宮逸奇星目眨了眨，含笑問道：「呂兄可願聽我安排不？」

　呂東平目光倏然一抬，問道：「南宮大俠可是答應收留在下了？」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這『收留』兩字我不敢當，呂兄如果願意，我想替呂兄畧作安排，不知呂兄意下如何？」

　呂東平想了想，道：「在下既然懇求南宮大俠收留，南宮大俠意欲如何安排，在下自然無不願之理。」

　南宮逸奇點了點頭，話題倏然地一轉，道：「請呂兄先賜告師承？」

　呂東平道：「在下藝出關外『飛虎牧場』。」

　南宮逸奇忽地轉向「瀾滄劍客」雲俊秋說道：「雲大俠，我請你和『三義』兄弟與呂兄立刻動身前往少林暫住，如何？」

　「瀾滄劍客」雲俊秋道：「南宮大俠不一起去麼？」

　南宮逸奇搖頭道：「我還另有他事待辦。」

　「瀾滄劍客」雲俊秋道：「少林掌教他肯容納老朽等人麼？」

　南宮逸奇笑道：「雲大俠但請放心，我若無把握，怎會請雲大俠前往。」

　普善大師接口問道：「少林掌教已知南宮大俠的師承來歷了麼？」

　南宮逸奇含笑點頭道：「如是不知，我就不敢說有『把握』，讓雲大俠他們前往了。」

　語鋒一頓，望着雲俊秋問道：「雲大俠意下如何？」

　雲俊秋畧一沉思，點頭道：「南宮大俠既這麼說，老朽遵命就是。」

　南宮逸奇道：「如此，五位請即易易容改改裝，立刻動身上路好了，路上最好儘量隱秘行踪，多留點神，以免遇意外暗算。」

　於是，雲俊秋，「皖中三義」兄弟和呂東平五人都易了容，改了裝，扮作藥材商人，與南宮逸奇分手動身上路前往少林。隨後，南宮逸奇和雲小眉，普善大師，丐帮同德分舵舵主胡大虎，「蠻屭雙瘦」兄弟等人也立即出了客店，動身上了路，撲奔同德。

　當南宮逸奇等人到達丐帮同德分舵，剛剛落座合川分舵的消息恰巧傳到。

　「飛鳳香車」已經於天亮時分離開了合川，西行方向未變。

　南宮逸奇看完合川分舵的消息之後，他心中畧一沉思，已經有了兩種猜測，猜測「飛鳳香車」一直西行的目的，可能不是峨嵋就是青城。

　但是，為了怕普善大師担心着急，所以他沒有說出他心裏的「猜測」來。

　雖然他這祗是「猜測」，但是他心裏已經暗自作了決定，不管「飛鳳香車」的目的是青城也好，峨嵋也好，他必須儘快的迎上去，決不能讓「飛鳳香車」逞威，毀了峨嵋或是青城！

　他心念既決，便立即望着胡大虎問道：「胡兄，能立即替我準備一匹快馬麼？」

　胡大虎連忙點頭答道：「沒有問題，一匹快馬立刻即可辦到，在下這就派人去預備就是。」

　說着便站起身子要去派人預備。

　南宮逸奇却抬手一攔，道：「胡兄先且別忙，我還有話說呢。」

　胡大虎道：「南宮大俠吩咐好了。」

　南宮逸奇沉思地問道：「此去入川，沿途各地都有貴帮分舵麼？」

　胡大虎點頭道：「每個縣城都有。」

　南宮逸奇道：「我想請胡兄立刻以飛鴿傳書就近的一處分舵，要該分舵一站一站的傳下去，每隔五十里準備一匹快馬在道旁等候，每隔兩百里為一大站，準備一壺水和兩隻饅頭，能辦得到嗎？」

　胡大虎點頭道：「這也沒有問題，敝帮弟子遍佈每一處城鎮，自然辦得到。」

　語聲一頓，臉露詫異之色地問道：「南宮大俠此舉是要？……」

　南宮逸奇道：「五十里換一匹快馬，晝夜不停，飛騎迎截『飛鳳香車』！」

　胡大虎道：「那麼此行路綫……」

　南宮逸奇道：「如果『飛鳳香車』的行向不變，則我此行的路綫就以峨嵋為最後一站好了。」

　胡大虎一聽，已知事情時間的緊迫，於是也就不再多問的一點頭，恭敬地說道：「在下這就遵命照辦。」

　話落，立即大步向外走去交待辦理去了。

　雲小眉秀目忽地一眨，道：「師哥，我和你一起走。」

　南宮逸奇劍眉不由一皺，搖頭道：「那怎麼行，妳和普善大師一起隨後趕到峨嵋來好了。」

　雲小眉道：「不！我一定要和你一起走！」

　南宮逸奇道：「小眉，五十里換一匹馬，晝夜不停不息的奔馳，起碼得要急馳上三天三夜的時間，別孩子氣了，聽師哥的話，和普善大師一起，隨後慢慢的來好了。」

　說話間，胡大虎已快步走了回來，說道：「通知已經發出了，快馬稍時就到。」

　南宮逸奇點頭含笑說道：「謝謝胡兄，也麻煩胡兄了。」

　胡大虎道：「不敢當，在下理應効勞，南宮大俠這等客氣，可就要折煞在下了。」

×　　×　　×

　三天之後，南宮逸奇一身風塵的趕到了峨嵋縣城。

　他那一襲青衫，已完全變成了黃衫，丰神如玉，俊逸脫俗臉上也微微地現出了一絲疲乏之色。

　其實這是免不了的，他是人，不是神，他是血肉之軀，不是鐵打金剛，接連三天三夜，不眠不歇地奔馳數千里，焉能不疲，怎得不乏？……

　這幸而是身懷上乘功力，如果換個人，只怕已經被累得躺下了！

　在丐帮「峨嵋分舵」，經分舵主尙强的禀告，才知「飛鳳香車」尙在百里之外。

　因此，南宮逸奇他安心了，他這份精力辛苦總算沒有白費。

　他本想立刻迎上去的，但是，他覺得疲乏，需要好好的休息休息，調息一下精神，俾能以應付萬一！

　於是，當晚他投宿在峨嵋城內首屈一指的「悅來客棧」內，舒舒服服的洗了個澡，洗去了一身疲乏，盤膝趺坐在床上運功調息，以恢復三天三夜下眠縱騎飛馳消耗去的體力！

　夜，初更過了不久。

南宮逸奇正趺坐調息，漸入忘我之境之際，突然，他心中驚兆忽生，聽到一陣沉穩的腳步聲音朝他房門外走了過來。

他身懷上乘奇學功力，聽覺特別靈聰敏銳，從那種沉穩的腳步聲音上聽來，已知來人是個功力一流的武林高手。

他心中不由電閃地暗暗忖道：「這是什麼人？是前來找我的，還是丐帮弟子送什麼消息來的？……可是，丐帮這峨嵋分舵中，似乎並沒有這等功力之人……」

暗忖中，那沉穩的腳步聲音已從他房外走過，停止在隔壁的一間房門外，繼之而起的是一陣「篤篤」的叩門聲。

叩門聲落，隔壁房內响起了一個嬌媚的聲音問道：「誰呀？」

「我。」聲音沙啞而低沉，顯然是叩門人的聲音。「吱！」是開門的聲音，隨卽又關上了。

接着，只聽那嬌媚的聲音開了口，問道：「事情辦得怎樣？送到了麼？」

沙啞低沉的聲音輕哼一聲道：「當然送到了，不送到我會回來麼！」

嬌媚的聲音更加嬌媚地道：「眞辛苦你了，讓你一個人跑那麼一趟。」

沙啞低沉的聲音嘿嘿一笑道：「別說那客氣話了，誰叫我喜歡妳那麼一點……」

又是嘿嘿一笑，道：「來，先讓我親親。」

南宮逸奇聽得不禁劍眉微微一皺。

他這裏劍眉方自微微一皺，隔壁房內那嬌媚的聲音已是格格一笑，道：「別那麼急色鬼饞貓相了，這兩天你還沒有親够麼！」

聲調倏地一沉，接道：「說正經的，那東西你交給什麼人的？」

沙啞的聲音答道：「知客禿驢。」

嬌媚的聲音又問道：「你沒有見着普光那禿驢麼？」

沙啞的聲音道：「見着了。」

嬌媚的聲音道：「普光禿驢他怎麼說？」

南宮逸奇聽得心頭不由暗暗一動，忖道：「普光不是峨嵋當代掌門的法號嗎，隔壁房中二人口中的『普光老禿驢』，難道便是峨嵋掌門不成，但是，這一男一女是什麼人呢？他們送去的又是什麼東西呢？聽這男女的談話口氣，顯然不是正道人物，不是什麼好東西……」

他暗忖間，只聽那沙啞的聲音接着說道：「那老禿驢頑固得很，寧願派毀人亡，也決不肯俯首低頭！」

嬌媚的聲音冷哼了一聲道：「你沒有告訴他普善老禿驢的性命生死在我們的手中麼？」

南宮逸奇一聽二人提起普善大師，心中明白了，這一男一女是「至尊宮」屬下，他們口中的「普光老禿驢」也正是峨嵋當代掌門。

只聽那沙啞的聲音答道：「我當然說了，但是沒有用，老禿驢對普善的生死根本漠然無動於衷，生似不是他峨嵋弟子，不是他的師弟。」

嬌媚的聲音問道：「老禿驢怎麼說的？」

沙啞的聲音道：「老禿驢說，普善雖然是他的師弟，但是爲了武林，爲了峨嵋派的聲譽，普善雖死亦榮，再說既已決定寧願派毀人亡，也決不低頭接受任何任命，別說是死一個普善，就是死十個普善又有何妨！」

「哼！」嬌媚的聲音冷哼了一聲，道：「老禿驢他簡直在找死！」

沙啞的聲音話題突然一變，問道：「殿主大概什麼時候可到？」

嬌媚的聲音道：「最遲明午可到達此地。」

沙啞的聲音又問道：「威遠的事情怎樣了，妳知道麼？」

嬌媚的聲音道：「全完了。」

沙啞的聲音道：「血洗？」

嬌媚的聲音輕「嗯」了一聲，道：「沒有留下一個活口！」

沙啞的聲音焦急問地道：「那麼，那位文琴姑娘也……」

嬌媚的聲音語調突然一變冷冷地道：「你很喜歡她，是麼？」

沙啞的聲音嘿嘿一聲乾笑，道：「那怎麼會，有了妳我怎麼還會……」

嬌媚的聲音截口道：「你少灌我迷湯，你那鬼心眼兒裏想的是什麼，你以爲我不知道麼！」

沙啞的聲音忙說道：「燕娘，我說的是眞心話，有了妳，我眞的不會再喜歡別的女人了。」

嬌媚的聲音恢復了嬌媚地道：「算了，你也別口是心非了，其實這也是你們男人的通病，喜新厭舊……」

沙啞的聲音接着又辯解地道：「燕娘，我決不是那種人，妳別再寃枉我了，你不信，我可以發誓的！」

嬌媚的聲音道：「算了，你不必發誓了，眞的假的，我心裏十分清楚得很，說眞的，那丫頭確實比我美，那模樣兒的確讓人看了着迷，如果我是個男人的話，我也會爲她着迷的，不過……」

語聲微微一頓，格格一聲嬌笑道：「那丫頭的模樣兒雖然很迷人，比我美，那畢竟只是外表，但

是內裏如何？實際上絕對不會比我强，絕對不如我那麼令你……」

倏然格格一聲浪笑而止，沒有接說下去。

沙啞的聲音也跟着嘿嘿一聲邪笑道：「燕娘，妳說得一點不錯，那丫頭的模樣兒雖然很迷人，但是一定中看不中吃，不如妳那麼好吃，讓人回味無窮……」

南宮逸奇聽到此處，心中不禁暗罵了聲「無恥」，不敢再聽下去了。

情形很是明顯，再聽下去，那必是一些更加不堪入耳的穢言蕩語。

「萬惡淫爲首」，以南宮逸奇的爲人性情，平常如若遇上這類淫賊淫婦，他是絕對不會放過他們的！

可是今天，他本也想除去這對淫賊淫婦的，但是，因爲他們是「至尊宮」的屬下，爲了免得打草驚蛇，所以，他忍下手，破例地放過了這對狗男女了。

× × ×

夕陽餘暉乍隱，穹蒼暮靄已現。

時值酉正時分，峨嵋「伏虎寺」外緩步從容地來了一位身材頎長，面色蒼黃，滿臉病容的青衫書生。

他，正是那位武林稱奇稱最，傲誇當代第一奇男的「魅影拘魂玉書生」南宮逸奇，此刻，他臉上戴着一張人皮面具，掩起了他那丰神如玉，美男第一的俊逸面目。

他緩步從容，甫一跨進「伏虎寺」門，立見一位中年灰袍僧人迎面走了過來，雙手合十喧佛號道：「阿彌陀佛。」

南宮逸奇腳步一停，拱手一揖道：「大師父請了。」

中年僧人道：「施主何來？」

南宮逸奇道：「小生乃遊學之士，久仰峨嵋山川勝境，『伏虎寺』爲川西佛門勝地，寺內高僧全都深諳武技，武功高强，主持方丈更是德高望重，佛理極其精深，所以，小生特來瞻仰拜聆佛理，不意到此天色已黑。」

語聲微微一頓，接着說道：「小生今晚擬請在寶寺借住一宿，俾以明早拜見主持方丈請聆佛理敎益，尙請大師丈賜予方便是感！」

「這個……」中年僧人微一遲疑，道：「施主來得太不湊巧了，今晚適逢本寺有事，不便收留外客，施主請卽刻回頭下山投宿去吧，過兩天再來好了。」

「哦……」南宮逸奇劍眉微皺了皺，道：「大師父不能行個方便麼？」

中年僧人搖頭道：「施主原諒，貧僧實在無能爲力，施主還是趁早回頭下山去吧。」

南宮逸奇眨眨眼睛道：「大師父，俗語有云：『出家人概以行善爲旨，與人方便爲門』，大師父何乃……」

話鋒倏地一頓，目注中年僧人不語。

中年僧人低首低喧了佛號，道：「施主說的甚是，佛門弟子出家人，秉承我佛慈悲之旨，確是概以行善爲旨，與人方便爲門，但是……」

語聲微微一頓，接着又道：「施主來得實在太不湊巧了，若在往常，貧僧一定竭誠接待施主，爲施主膳宿，惟因今晚本寺情況特殊，既不便也不敢接待施主！」

南宮逸奇心中明知中年僧人所說的「情況特殊」是什麼原因，但却故作不解地問道：「這是爲什麼？」

中年僧人道：「爲什麼，施主就不必問了，貧僧與施主倘然有緣，過兩天施主再來本寺時，當能再見，那時施主便可以明白貧僧今晚不肯方便的苦衷了！」

南宮逸奇做作地沉思了刹那，雙目突然注視着中年僧人道：「聽大師父這種語氣，似乎隱含不祥之意，寶寺今晚難道有什麼禍事不成？」

中年僧人搖搖頭道：「施主請趁早下山去吧，時間再遲，恐怕就要來不及了！」

話音甫落，突聞一聲長嘯劃空傳來。

嘯聲凄厲，有如鬼嚎，聽來令人刺耳心悸！

中年僧人臉色不禁倏然一變！頓足道：「施主，你這眞是……唉……」

一聲輕嘆，接着急說道：「施主快請隨貧僧去客舍避一避吧！」

話落，立卽邁步就要向西院客舍走去。

南宮逸奇却突然抬手一攔，說道：「大師父，且慢。」

中年僧人微微一怔！急道：「施主，再慢就來不及了……」

南宮逸奇搖頭一笑道：「不要緊，來人還在山腳下呢！」

中年僧人不由又是一怔！旋忽雙目大睜地道：「施主你……」

南宮逸奇淡淡地道：「大師父知道來的是何許人麼？」

中年僧人搖頭道：「貧僧只知是『至尊宮』的屬下高手，並不知是何許人。」

語音一頓，凝目問道：「施主，你也是武林之士麼？」

（以下轉入第五十八頁）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千人塚

高皐·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杜子陵爲黃泉村第七閣君步隨暗中下毒，一年後如不赴黃泉村求助，當毒發身亡，杜子陵以時光有限，急欲在這短短一年中，完成掃蕩黃泉村，消滅武林盟，在義橋鎭探詢萬字錢莊時，誤陷入綠竹山莊地牢，而景小蘇也因追踪杜子陵同告陷入地牢，後經莊主夫人聽到他們交談，遂把兩人釋出，並說明身份，原來那莊主夫人竟是「袭馬王孫」公冶彤髮妻，爲現在的黃泉村主藺雲卿陷害，致令夫離子散，經過一番懇談，杜子陵决留在綠竹山莊發號施令，放出信鴿，傳令萬字錢莊及飛馬綢布號各高手趕來聚會——

南屏山下多風險

杭州爲隋代所置，當錢塘江下游北岸及運河終點。

此地城垣廣闊，內包吳山，西臨西湖，風光明媚，靈秀甲於全國。

經西湖的白堤，過西冷橋，距鳳林寺不足百步，就是馳譽東南的杏花村。

麴院風荷，柳浪挑雨，在杏花村沽酒小酌，也是人生一大樂趣。

此時月上柳梢，風光無限，杜子陵，景小蘇，與老夫人蘭若蘭，由蕭總管陪同，正在月下小飲。

在等待師門舊屬期間，杜子陵忙中偷閒，陪着師母，解解悶兒。杭州西湖，正是一個理想的好去處。

在杭州，萬字錢莊及飛馬綢布號，均頗具規模，陪伴老夫人及少主人，自然少不了這兩處字號的首要人物。

萬字錢莊的主持人唐儉，早已奉召與朴雲龍等向魔道進軍。雖經信鴿傳出，一時還不易歸來，此時在座的，是二掌櫃馬甲午，及飛馬綢布號的主持人陳萊。

當遊興闌珊之際，他們回到萬字錢莊的紫陽別墅，馬甲午咳了一聲，道：「稟老夫人……」

蘭若蘭道：「二掌櫃有事麼？」

馬甲午瞧了陳萊一眼道：「是的，我們接了一

張請帖……」

蘭若蘭道：「很重要麼？」

馬甲午道：「很重要，因此屬下不敢自主。」

蘭若蘭道：「是甚麼請帖？」

馬甲午道：「是武林盟杭州監堂送來的。」

蘭若蘭哦了一聲道：「你與少主人研究吧，我想他能夠應付的。」

馬甲午應聲「是。」他們向蘭若蘭道過安，再到客室商討對策，馬甲午先將當前情況，向杜子陵作了一番陳述。

「稟少主……」

「馬兄毋須客套。」

「我們兩百餘號商號，平時並不與武林朋友往來……」

「我知道。」

「但，武林盟杭州監堂自成立以來，曾對我們數度挑釁……」

「那是爲了甚麼？」

「黑豹唐儉，無鞘刀陳萊，在江湖道上，是兩個小有名氣之人。」

「那就難怪他們放心不下了。」

「由於我們應付得宜，幸能相安無事。」

「那麼，他們這次發帖相請，可能爲了聯絡感情了。」

「也許是的，不過，武林盟各地監堂，據說即將全部撤除，臨去秋波，似無必要。」

杜子陵愕然問道：「武林盟爲甚麼要撤除監堂？難道是甘旻會改變了作風，放棄迫害武林朋友的行爲？」

陳萊道：「甘旻陰狠毒辣，怎肯如此大發慈悲，依屬下推想，只怕另有陰謀。」

杜子陵默思半晌道：「我們杭州商號，身手不弱者，還有幾人？」

陳萊道：「堪稱高手者三人，二等以下，足可一戰者，約二十五人。」

杜子陵道：「明晨請陳兄派人協助蕭總管，護送老夫人返莊，我們三人及另一批高手，於午間赴武林盟監堂之約。兩位回去準備一下，我們明晨再見。」

翌日午間，杜子陵率領陳馬二人，及另一高手褚三霸到杭州監堂赴約。

武林盟杭州監堂，座落於南屏山麓，山光水色，頗具形勢之勝。

院前廣場之上，此時已車水馬龍，喧囂盈耳，賓客還眞箇不少。

杜子陵等剛剛到達，立有兩名身着長衫，年歲在三四十之間的中年大漢迎了上來，其中一人朗聲一笑道：「兄弟迎接來遲，請各位多多担待。」

此人說話之際，目光不停打量杜子陵，他對這位氣宇超羣的藍衫少年，似乎十分注意。

杜子陵見此人眼光純正，面貌端莊，也就對他多看了兩眼，陳萊恰在此時哈哈一笑道：「好說好說，副堂主這般客套，兄弟怎敢克當。」

那位副堂主微微一笑道：「這位少俠面生得很，陳兄怎不與兄弟介紹一下。」

陳萊道：「敝莊少主杜子陵，特來瞻仰貴堂風采，副堂主不會怪我們太過孟浪吧？」

語音一頓，接道：「這位是華副堂主奔濤，名滿湖海的好漢子，那位孫兄伯高，也是一位响噹噹的人物。」

華奔濤爽朗的一陣大笑道：「杜少俠原來是萬字錢莊及飛馬綢布號的少主，勿怪這兩大商號會成爲享譽全國的金字招牌了，敝堂主正在廳上恭候，四位請。」

在華副堂主陪同下，他們進入監堂大廳，笑語之聲倏然而止，數十雙含着敵意的目光，一齊向他們投射過來。

馬甲午面色微變，悄聲對杜子陵道：「少主！情形有點不對！」

杜子陵淡淡道：「不錯，這是一個陷阱。」

馬甲午一怔道：「少主早就知道了？」

杜子陵道：「不，是到達此地才知道的。」

馬甲午低聲道：「入廳之前，屬下並未發現破綻。」

杜子陵道：「華副堂主小弟素昧平生，他推崇小弟，但無初會友人的訝然之色……」

「嘿嘿……杜少俠果然高明，可惜閣下還是進了我們的陷阱。嘿嘿……」

杜子陵擧目一瞥，見那發笑之人，是一個鷹瞬狼顧，面肉橫生的勁裝老者，醜惡的面頰之上，還留着陰慘慘的笑。

此人左右，是兩排懷抱兵刃，目射兇光，這般兇神惡煞，幾乎每一個人都是太陽穴隆起，具有內外並修的不凡功力。

杜子陵心頭一懍，他對南屏之行，不由暗生悔意。

以他一身絕頂功力，這般人再多一點，他也不會放在心上的，但陳萊等三名屬下的生命，他却不能不加以顧慮。

心念一轉，他輕哼一聲道：「尊駕就是武林盟杭州監堂的堂主麼？」

「不錯，老夫解苔青，正是職掌此地監堂。」

「尊駕似乎忘記自己的身份了！」

「哦，怎麼說?」

杜子陵冷冷道：「武林盟監堂堂主，職在排難解紛，造福武林……」

「可惜對閣下却有例外。」

「爲甚麼？」

「因爲閣下在赤松山傷害盟主的朋友，並拐帶盟主的女婢，閣下可恥的行爲，已是本盟通緝的要犯。」

「看來我們是在浪費唇舌了。」

「事實確是如此。」

「但陳馬褚三位，可是淸淸白白的商人……」

「對不起，本盟正準備接收所有萬字錢莊及飛馬綢布號，有謂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這點道理閣下也不懂麼？」

褚三霸大吼一聲道：「不要狂，姓解的，大爺還沒有將你們這般土鷄瓦狗放在心上。」

解苔青面色一寒道：「你找死！上。」

杜子陵眼看一場惡戰就要展開，急搖搖手道：「慢來！堂堂正正的武林盟，總不能仗着人多勢衆，羣打羣毆！」

解苔青沉沉一聲冷笑道：「單打獨鬥，對閣下同樣沒有好處，何况，江湖道義，也要因人而施，閣下是本盟的要犯，老夫只好不擇手段了。」

杜子陵濃眉一掀道：「好得很，杜某先向尊駕挑戰，武林盟監堂堂主，總該不是一個貪生怕死之徒吧？」

解苔青冷哼一聲道：「本堂主何等身份？豈能跟通緝要犯爭一日之長！」

語音一落，向左右叱喝一聲道：「拿下，死活不論。」

武林盟的高手，像浪潮般湧了過來，他們被沖作四起：各自應付着以少敵衆的艱苦戰鬥。

杜子陵遭遇的六名刀手，他們施展的是一套配合得天衣無縫的六合陣法，只見刀光急湧，鋪天瀰地，上下四方，找不到半點空隙，他空負一身蓋代絕學，一上手就落了下風。

陳萊等三人，均有一身不凡的功力，但雙拳難敵四手，每人都打得險惡萬狀，不過，人急造反，狗急跳牆，要將他們收拾下來，倒也不是一件容易之事。

由大廳打到前院，地方寬敞了，武林盟的高手也就趁機增加，看來這場拚鬥，杜子陵等只怕敗多勝少，後果堪虞。

一個時辰過去了，杜子陵未能脫出六合陣法，但那銀芒閃閃的刀幕，却也無法逼進半分。

其實，任何一種陣法，都有其破綻之處的，杜子陵能穩定下來，就已掌握到破陣的契機。

陡地，一聲龍吟長嘯，六合陣中發生了驚人的變化。那渾如一體的六合陣，被一股無堅不摧的劍氣撞了開來，兩名首當其衝的六合高手，連哼聲都來不及發出，便已劍下橫屍，飛身丈外。

那股劍氣，像脫困而出的蛟龍，夭矯空際，往返衝擊，縱橫掃蕩，勢如摧朽拉枯一般。

解苔青心神狂震，他做夢也沒有想到像杜子陵這等後生晚輩，竟有如此高絕的功力，識時務者爲俊傑，最要緊的是保住他一條老命。因此，他身形向後一縮，悄悄落荒而走，使這般武林盟的屬下，變爲羣龍無首的局面。

杜子陵沒有忘記此人，但他必須先解陳萊等三人的危境，待他發覺解苔青已然失踪，也就不顧多造殺孽。因而振吭一聲高呼道：「住手……」

這一聲有如暮鼓晨鐘般的叱喝，雙方全都停下手來。

他星目四掠，面色一肅道：「貴堂主已臨危棄友，獨自逃了出去，各位還要替他賣命麼？」

杜子陵的宣佈，立即引起一片騷動之聲，顯然，解苔青的臨危棄友，在監堂屬下之間，造成了極大的震撼。

但副堂主華奔濤却哼了一聲道：「杜少俠在監堂公然行兇，已是我們武林中的公敵，我們身負維護武林道義之責，豈能聽信逃犯挑撥之言！」

杜子陵閒言一呆，他估不到這位一表人才，面貌端莊的副堂主，竟是一個是非不分之人。

褚三霸再也忍耐不住，掌中鋼鞭一挺，大喝一聲道：「姓華的，你太不知死活了，憑甘旻那騷娘們你也值得跟她賣命？」

華奔濤面色一變道：「甘盟主是天下武林同道所公選，閣下侮辱盟主，如同與天下武林爲敵，四海雖大，今後只怕難有爾等容身之處了！」

褚三霸哈哈一陣大笑道：「看尊駕儀表不凡，原來是個全無心肝之人，自今以後，褚某不敢輕相天下之士了，我們廢話少說，還是在手底下見個眞章吧。」

杜子陵伸手一攔道：「我們不便打落水狗讓他們去吧。」

語音一頓，回頭對華奔濤道：「請尊駕傳語甘旻，限她半年之內，解散武林盟，否則……」

華奔濤冷冷一哼道：「閣下是認爲獲得勝利了麼？可惜華某還有一口氣在！」

杜子陵一怔道：「你還待怎樣？」

華奔濤道：「不怎樣，閣下如果識相一點，一路之上，華某少給閣下一點苦吃就是。」

杜子陵及陳萊等全都神色一呆，半晌，褚三霸

仰天一陣豪笑道：「甲午兄，你見到瘋子沒有？」

馬甲午道：「兄弟見識不廣，今天才第一次大開眼界。」

陳萊道：「如果那瘋子危及我們的安全，我們就不得不給他一點懲戒了。」

陳萊等認爲華奔濤是瘋子，杜子陵也有相同的感覺。

說起來杭州監堂確有不可輕侮的力量，可惜時移勢易，他們的堂主逃走了，屬下高手也大半傷亡，杜子陵不爲已甚，他們應該感謝上蒼，趁機逃命才是，華奔濤反要將杜子陵押送武林盟，如果說他不是瘋子，只怕任誰也不會相信。

但杜子陵却神色一肅道：「華副堂主如此說法，必然有所仗恃的了，杜某是死心眼，尊駕何不抖出來讓我們瞧瞧。」

華奔濤冷冷道：「毋怪閣下敢於反抗盟主，果然還有一點見識……」

馬甲午怒叱一聲道：「劃下道來吧，姓華的，我們不要只唱不做！」

華奔濤道：「劃道？不必了，萬斤炸藥，足可使閣下粉骨碎屍，華某何必再跟你一般見識！」

馬甲午愕然道：「此話當眞？」

華奔濤道：「華某平生無戲言，信不信聽憑閣下。」

陳萊截口道：「那麼閣下呢？你難道長了翅膀不成？」

華奔濤淡淡道：「人生自古誰無死，能够爲盟主而死，華某認爲無上的光榮。」

一個人盡可夫，陰狠毒惡的淫賤女人，居然能够使人甘心賣命，這份魔力，怎能不使杜子陵等大爲震驚，因而一時之間，他們全都目瞪口呆，半晌說不出話來。

華奔濤却微微一笑道：「我們盟主十分仁慈，隨華某前往認罪，你姓杜的也許還有一綫生機，否則，嘿嘿，我們只好同歸於盡了。」

杜子陵星目一轉道：「貴屬下超過我們十倍，同歸於盡是一樁極不化算之事。」

華奔濤道：「人事無常，賠一點本，也是常見之事……」

杜子陵道：「可是他們的生命不是你的，你無權爲了一個淫賤的女人要別人爲你死！」

生命畢竟是可貴的，從容就死，人所難能，因而，杜子陵語音甫落，立卽引起一片騷動。

「我們兄弟還沒有聞到那女人的半點騷味，對不起，我們恕難奉陪。」

不待華奔濤任何表示，兩條疾逾彈丸的人影，便已奪門而出。

爲了爭取生機，武林盟杭州監堂的屬下叛變了，除了當先闖關而出的兩條人影，彈身而起的大有人在。

華奔濤目蘊殺機，面含冷笑，對那些奪門圖逃之人，他視同未覩一般。

馬甲午道：「少主，良機不再，我們……」

杜子陵搖搖頭道：「馬兄少安勿躁，我們輕擧妄動不得。」

馬甲午見杜子陵坐失良機，內心大爲惋惜，他已想再予勸說，吧吧兩聲巨响，兩條大漢已由院外摔了進來。

他們正是適才領先逃走之人，身形落地，便已一蹶不起，兩人身軀之上，像蜂窩一般在湧出鮮紅的血水，死狀之慘，令人不敢卒覩。

華奔濤向那些愕然止步的監堂屬下瞥了一眼道：「華某沒有將我們的處境向各位說明，致使這兩位遭到殺身慘禍，華某……咳，十分難過……」

他轉向杜子陵冷峻的一瞥道：「未經華某施放信號，任何人也難逃萬弩攢體之危，而且方圓百丈，均已貯滿炸藥，縱然是一個輕功絕頂之人，能逃過萬弩攢射，也難以逃出炸藥的範圍，希望各位不要以身相試！」

褚三霸氣得哇哇大叫道：「姓華的，你太不要面了，有種的就跟大爺拚個你死我活。」

鋼鞭一擧，褚三霸就待縱身撲出。在他的想法，只要能纏住華奔濤，使他無法施放燃火藥的信號，不論拚鬥的如果如何，杜子陵必可闖出監堂百丈之外。

但華奔濤右臂一擧，沉聲道：「你當眞不想活了麼？爲了你的少主，閣下最好安靜一點！」

陳萊心知此人決非危言聳聽，急道：「褚兄回來，我們應該從長計議。」

華奔濤瞧着恨恨退回的褚三霸道：「這才像話，不過，華某忍耐力有限，各位儘可從長計議，但華某只能等候一炷香的時間。」

他由懷中掏出長香一枝，晃着火摺子將香點起，再順手挿於牆隙之上，然後目光烱烱，等待着杜子陵的答復。

杜子陵長長一嘆道：「武林盟杭州監堂，此人才是眞正具有實權之人，毋怪那位解堂主會放棄職守了。」

陳萊道：「此人外貌忠厚，實際上，却是一個極端危險的人物，如果可能，決不能留他在世間害人。」

杜子陵道：「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此人已是大奸似忠一類的人物。」

陳萊道：「少主能否出手一招，就將華奔濤制住？」

杜子陵測忖了一下與華奔濤相隔的距離道：「全力一擊，當可如願。」

陳萊大喜道：「只要他無法發出信號，咱們闖出險地，大有可能。」

杜子陵道：「可能性十分渺茫，陳兄注意他右手的信號麼？那是一種稍加震動，便會發生的信號，制住他不難，要使他的右臂絲毫不動，就難以如願了。」

陳萊黯然一嘆道：「如此說來，我們只好認命了。」

杜子陵道：「陳兄不必担心，甘雯我可以應付的，請陳兄稟告老夫人，只待人手聚齊，就按原定計劃行動……」

陳萊道：「少主如此吩咐，將屬下當作貪生怕死之人了。」

馬甲午，褚三霸同聲道：「我們生則同生，死則同死，要不我們就同武林盟見識見識。」

杜子陵費盡唇舌，這三人決不離開，那枝無情的長香，却已燒去了一半。

華奔濤哈哈一陣大笑道：「生死禍福，只在一念，名震江湖的杜子陵，原來竟對生死看得這般嚴重！」

小人得志的嘴面，最是令人難以忍受的，褚三霸氣得虎目圓睜，破口大罵起來。

驀地……

一條人影，像輕絮般的飄了進來，倏忽之間，他已繞場一週，身法之快，實在駭人聽聞。

馬甲午第一個歡呼道：「是老夫人，少主！我們有救了。」

不錯，是老夫人藺若蘭，她瞧着杜子陵微微一笑道：「炸藥引信已被景姑娘破壞，我們走吧。」

杜子陵赧然道：「謝謝師母，但這般人怎樣處置？」

藺若蘭道：「這般人尙無大惡，給他們一條自新之路吧。」

杜子陵道：「遵命。」跟着面色一沉，對華奔濤冷叱一聲道：「甘雯穢聲四播，毒惡無比，武林同道在她淫威之下，忍辱吞聲，過着早不保夕的生活。閣下竟然貪戀女色，爲虎作倀，難道你眞是一個毫無心肝之人不成？」語音一頓，接道：「杜某遵奉師母之命，給你一次自新之機，今後爲善爲惡，閣下不妨多加考慮。」

藺若蘭微笑一聲道：「走吧，孩子！家裏來了不少朋友，都在等着你呢。」

杜子陵應聲「是。」立卽隨着藺若蘭，直奔綠竹山莊，一場震驚江湖，聲討當今武林盟主的空前行動，也就像浪潮般的掀了起來。（未完待續）

香車刦

·本文承自32頁·

南宮逸奇瀟洒地一笑道：「讀書之餘，也習過幾天武功，只此而已。」

「施主太謙了。」中年僧人道：「請恕貧僧眼拙，施主是當今武林那位高人？」

南宮逸奇淡淡地道：「不敢當大師父這『高人』二字，小生只是個讀書學劍兩不成的一個落拓書生，一個江湖人。」

臉色倏地一變，驚異地道：「來人的身法好快，竟然登上山腰了。」

語落，神色突然一肅，探手自懷內取出「佛影貝葉」，遞給中年僧人，沉聲說道：「火速持此貝葉往見普光，就說我來了，『至尊宮』來人全都由我對付，要他立刻傳諭所有弟子，沒有我的令諭，任何人都不得妄動出手！」

這中年僧人法名大仁，乃是知客首座普明大師的大弟子，他根本不知道「佛影貝葉」的來歷，聽聞南宮逸奇之話，神情不禁頓然一呆！

南宮逸奇見狀，不由立刻沉聲喝道：「你發什麼呆，還不趕快接過貝葉去告訴普光去！」

說時雙目神光如電，威儀懾人無比！

大仁心頭不禁暗暗一震！正待伸出雙手去接「佛影貝葉」時，突然身後微風飄然，一位年約六旬開外的老僧人已飄身到了他身旁。

這位老僧正是大仁的師父「知客」首座普明大師。

大仁一見普明大師，立卽垂手躬身說道：「師父，這位……」

普明大師已經看清楚了南宮逸奇手上的「佛影貝葉」，不待大仁話完，立卽擺手阻住大仁的話聲，雙掌合十朝南宮逸奇躬身行禮道：「弟子普明，拜見……」

南宮逸奇回手收起「佛影貝葉」，截口道：「大師不必多禮，我已經交待過他了，來敵卽至，請火速帶着他去見貴掌門，由他把我交待的話轉告貴掌門吧。」

普明大師連忙躬身一禮，恭敬地說道：「弟子遵諭。」

南宮逸奇微一擺手，轉身跨步走出寺門，背門負手岳立。

（未完待續）

三期完奇情俠義小說

俠義金粉（下）

倪匡・著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酒而不俠」譚盡，「多多益善」金不嫌，「義無反顧」顧不全三人，帶着白棗兒，避逃天香宮總管雪娘的追踪，來至一處山坳，適巧雪娘也在這一山坳中正與「粉面玉郎君」秦深尋歡作樂，白棗兒一見到雪娘，便向她奔了過去，譚盡等自知不敵，不敢向雪娘動手，乃轉而把秦深擒了下來，要脅雪娘以白棗兒交換秦深，雪娘被迫引領他們往天香宮，途經一鎮甸，雪娘以迅雷手法把譚盡、金不嫌、顧不全等擊傷，帶着秦深、白棗兒揚長而去，譚盡等三人拚着一死，循着雪娘馬車去處急忙追將下去——

原形畢露

雪娘抱着白棗兒，和粉面玉郎君退出客店，直到上了車她還樂得花枝亂顫，粉面玉郎君不再被人制押，心情自然也十分輕鬆，他一手摟着雪娘柔軟的細腰，一手揮着鞭，高聲呼叫着，趕着車，飛也似向東駛去。

雪娘的身子，半靠在粉面玉郎君身上，她斜着眼望着粉面玉郎君，笑得滿面皆是春意，看得粉面玉郎君心頭，霍霍地動，忍不住又俯首下去，在雪娘的朱唇之上，輕輕吻着，雪娘一看到粉面玉郎君俯首下來，早已半閉着眼，媚眼如絲，昂起了頭，氣息也不由自主，急促了起來。

等到粉面玉郎君吮住了雪娘兩片朱唇之際，雪娘的丁香小舌，已微微向外吐來，粉面玉郎君只覺得雪娘吐氣如蘭，一陣陣沁人肺腑的異香，襲上心頭，令得他幾乎像是在雲端飄蕩一樣。

可是，就在這時，「砰」地一聲，他的面上，忽然着了一拳。那一拳，其實一點也不痛，可是粉面玉郎君却陡地一震，立時抬起頭來，連雪娘也呆了一呆。

然而，當粉面玉郎君看清，向他擊出那一拳的是甚麼人時，他又不禁呵呵笑了起來。

突如其來，打了粉面玉郎君一拳的不是別人，正是被雪娘抱在懷中的白棗兒。這時，白棗兒還手揑着拳頭，睜大了眼睛，一面的怒容，望定了玉郎君，彷彿她打了玉郎君一拳，還不够洩憤一樣。

粉面玉郎君「呵呵」笑着，道：「白棗兒，為甚麼打我？」



白棗兒發着怒道：「不教你親雪娘！」

粉面玉郎君笑着，伸出手指來，逗着白棗兒的下顎道：「白棗兒，你知道甚麼？雪娘已是我的人了！」

白棗兒陡地一呆，接着，她小嘴一扁，便哭了起來，一面哭，一面蹬着小腿，雙手亂揮，要自雪娘的懷中撲過來打粉面玉郎君。

白棗兒那種情形，在任何人看來，都是會覺得有趣，而不會生氣的，粉面玉郎君自然也不例外，他笑得更是有趣，伸手扭着白棗兒的面頰。

可是，就在那一剎間，忽然看到雪娘的面色一沉，雙眼之中，現出十分厭惡的神色來，叱道：「白棗兒，你胡鬧些甚麼？」

粉面玉郎君本來是在笑着的，但在突然之間，聽得雪娘那一下厲叱，實在是冷酷之極！

白棗兒也呆了一呆，可是她立時大聲哭叫了起來，雪娘眼中厭惡的神色更甚，突然將白棗兒舉了起來。

粉面玉郎君看到雪娘將白棗兒舉了起來，他仍然在笑着，扭着白棗兒，道：「看你，惹惱了雪娘，要打屁股了，乖乖地別哭了！」

粉面玉郎君正在說着，只聽得雪娘已罵道：「小雜種，趁早死吧，免得礙手礙腳！」

隨着她的一聲咒罵，她雙臂一揮，便將白棗兒自她的手中，向外直拋了出去！

這一下變化，實在是粉面玉郎君做夢也想不到的，馬車正在路面上疾駛，路面上又有許多石塊，車座離地，足有七八尺高下，白棗兒被雪娘自車座上拋了出去，跌在地上，焉能有命？

粉面玉郎君的武功，算是極高，他陡地一呆之下，不由自主，發出了一下呼叫聲，手在車座上一按，身形已倏地離座而起！

在他離座而起的一剎間，還聽得雪娘叱道：「別理她！」雪娘不但呼喝，而且一伸手，還拉住了粉面玉郎君的衣襟，但是，由於粉面玉郎君向上拔起之勢，又快又迅疾，是以雪娘的那一抓，並未能將粉面玉郎君拔起之勢止住，只聽得「嗤」地一聲響，將粉面玉郎君的衣襟，扯下了一大幅來，而粉面玉郎君的身子，已翻至了半空。

粉面玉郎君身子一到了半空，疾翻了兩翻，他已看到，白棗兒扎手扎腳，離地已不過兩三尺了，玉郎君心裏，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立時眞氣向下一沉，「砰」地一聲，他的身子，迅速無比地自半空之中，直落了下來，落地之後，也顧不得身上的疼痛，疾滾了兩滾，滾到了白棗兒的身下，在千鈞一髮之際，將白棗兒托住。

白棗兒被雪娘拋了下來，氣也窒住了，直到粉面玉郎君伸手抱住了她，她才摟住了玉郎君的頸子，「哇」地一聲，哭了出來。

粉面玉郎君也不及站起身來，仍然坐在地上，輕輕拍着白棗兒的背，柔聲道：「別哭，別哭，沒事了！」

這時，雪娘也一拉馬韁，兩匹健馬，長嘶一聲，停了下來，雪娘在車座上，轉過身來，柳眉倒豎叱道：「你作甚麼？」

粉面玉郎君一挺身，站了起來，也喝道：「你作甚麼？」

雪娘看到玉郎君瞪着自己，也是滿面怒容的樣子，心中更是震怒，但是她心中雖怒，面上反是不動聲色，倒甜甜地笑了起來道：「你怎麼啦，不想和我，一起回到天香宮去了麼？」

粉面玉郎君秦深一聽，不禁呆了一呆。

粉面玉郎君生性好色，而且他長得貌賽潘安，又善於揣摸女子的心理，言語討人喜歡，是以只要他看中了那一個女人，可以說未曾不上手的。然而，他見過的美女雖多，似雪娘那樣的尤物，却也是罕見！而且，雪娘不但美麗嬌媚，世所無雙，她還是天香宮的總管，在武林之中，有着高不可及的地位。粉面玉郎君早已想過，若是能和雪娘在一起，不但有絕色之娛，而且，再也沒有人敢對他無禮，他在武林中，可以說是唯我獨尊了，眞可以說是，人生到此，夫復何求！

所以，這時雪娘問玉郎君是不是還想跟她回天香宮去時，粉面玉郎君不禁怦然心動！

他忙也笑了笑，又拍了拍她在懷中的白棗兒，道：「你怎麼啦，忽然生那麼大的氣，白棗兒是小孩子，她懂得甚麼？」

粉面玉郎君乃是何等聰明之人，他已然從雪娘的眼光，神色之中看出，雪娘拋出白棗兒，是存心將白棗兒摔死的，是以他雖然話說得委婉，但是却仍然站在原地，並不向前走去。

雪娘笑嘻嘻地望着粉面玉郎君道：「你可知道，我爲甚麼會離開天香宮的？」

天香宮的威名雖盛，但是天香宮的人，絕少在江湖上走動，也是事實，粉面玉郎君自然不知道，何以天香宮的總管雪娘，忽然會出現在江湖上。

粉面玉郎君還沒有回答，雪娘已然道：「我就是爲了她。」春葱也似的手指，向白棗兒一指。

粉面玉郎君忙笑道：「你是爲了找她？」

雪娘「格格」地笑了起來，她的笑聲，仍然極其動聽，可是這時，連白棗兒聽到了，在她胖胖的小面上，也不禁現出一重驚恐的神色來。

白棗兒轉頭望了雪娘一眼，立時又將頭埋在粉

面玉郎君的懷中，雪娘道：「剛才若不是你多事，事情已經了結了，現在，該你來下手了！」

粉面玉郎君一聽，不禁大吃了一驚，粉面玉郎君不是甚麼善男信女，許多正派中人，簡直將他當作下三濫，採花大盜看待，他也不是未曾殺過人，可是此際，他聽得雪娘叫他下手殺白棗兒，他却也有魂飛魄散之感，一時之間，張大了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雪娘催促着，道：「怎麼啦，下手啊！」

粉面玉郎君本來只是站在原地不動，雪娘一出聲催促，他立時向後，退出了兩步。

粉面玉郎君一向後退出了兩步，雪娘笑得更是動聽，道：「你不想和我在一起了麼？」

在那剎間，粉面玉郎君面上也不禁現出十分猶豫，十分迷惘的神色來，雖然在粉面玉郎君的身邊永遠有着艷光照人的美人兒，但是雪娘是特別與衆不同的，雪娘柔滑的嬌軀，嬌媚的風情，無不使粉面玉郎君着迷，要他驟然和雪娘分手，他這個風流種子，調情聖手，也是捨不得的。

就在他發呆之際，雪娘又柔聲道：「過來吧，別再和我鬧彆扭了！」

雪娘的那一句話，像是有極大的魔力一樣，粉面玉郎君不由自主又向前踏出了兩步，抬起頭來，望着雪娘，在月光下看來，雪娘更艷麗得令人心頭怦怦亂跳，雪娘一直在笑着，粉面玉郎君又不由自主，向前踏出了兩步，已經離得雪娘很近了。

也就在這時，突然之間，只見雪娘的身子，陡地凌空而起！雪娘的身形，才一拔起，粉面玉郎君便覺得一股勁風，當頭壓了下來，他急忙抬頭看時，只是雪娘已然到了自己的頭頂，掌影交織，如同一張網兒一樣，已經向着他的頭頂，疾壓而下！

粉面玉郎君大吃一驚，身子向後便倒，他一倒在地上，一手抱住了白棗兒，一手按地，在剎那之間，連翻了七八個筋斗，向外翻了出去，雪娘掌勢一收，人落了下來，却未曾擊中！

以雪娘的武功而論，粉面玉郎君的身法雖快，本來也是逃不過去的。可是雪娘只想掌擊白棗兒，並不想擊中玉郎君，有這一重投鼠忌器的關係在，是以掌上稍慢了一慢，才被玉郎君逃了開去！

粉面玉郎君自然也知道自己不是自己的功夫而逃開去的，是以他在翻出了七八個筋斗之後，站定了身子，面色青白，連聲道：「這是何苦，這是何苦！」

雪娘冷冷地笑着道：「好，白棗兒可眞得人緣，捨命保護他的人，又多了一個！」

粉面玉郎君聽出雪娘的口氣不善，剎那之間，像是全身浸在冰水之中，道：「雪娘，這小女娃那麼可愛，你……你怎麼下得了那樣的毒手？」

雪娘面上的笑容，漸漸消失，她的面，開始變得陰沉，道：「那是我的事，現在，要看你自己，如何取捨了！」

粉面玉郎君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在那剎間，其實他的心中，已經有了決定了！

粉面玉郎君心中的決定是：一定要保護白棗兒，寧可得罪雪娘這樣罕見的大美人。但是粉面玉郎君爲人機靈，口舌圓滑，心中已有了決定，却並不直截地講出來，他陪着笑，道：「雪娘，我們在一起，何等快樂，何必也爲了一個小女娃兒，鬧得不開心？」

雪娘笑道：「本來是嗎，你一出手，我……我就永遠是你的人了！」她在講到後來時，輕輕咬着下唇，嬌媚之態，眞叫任何男人看了，都恨不得能將她緊緊地摟在懷中，消受一番才好，粉面玉郎君更是給她引得心癢難熬，可是粉面玉郎君仍然道：「這……這我可下不了手。」

雪娘的面色，倏地一沉，厲聲道：「哼，原來在你看來，我還不如這小毛丫頭！」

玉郎君道：「那是甚麼話，可是白棗兒——」

粉面玉郎君才說到這裏，雪娘皓腕一翻，手掌已揚了起來，人也跟着直撲了過來，「呼」地一聲響，直撲向玉郎君，粉面玉郎君大吃一驚，身子急忙向後退去，身形一閃，閃到了一株大樹之後。

也就在他的身子，剛剛到了大樹之後的那一剎間，只聽得「叭」地一聲響，雪娘的一掌，已擊在大樹之上。那株大樹，足有一人合抱粗細，雪娘一掌擊了上去，樹枝便發出一陣簌簌聲響來，枝葉紛落，而玉郎君也感到了一股大力傳來，「騰」地一聲，震退了一步！

粉面玉郎君這一驚更是非同小可，他知道，雪娘這一掌，並不是擊不中他，才擊在大樹之上的，而是可以擊中他而不擊，特地一掌拍在大樹上，好讓自己知道她的武功之高，自己萬萬不是敵手！

粉面玉郎君一想及此，忙將白棗兒放下來，指着附近的草叢，推着白棗兒，向草叢中奔去，白棗兒也十分乖巧，連跑帶奔，轉眼之間，便已到了草叢之中，而雪娘也在這時轉過了大樹來，粉面玉郎君早已躍起，雪娘一轉過樹來，他就從雪娘的身後，雙手一伸，輕輕攬住了雪娘的細腰，將面埋在雪娘的頸際，輕輕吻了一口。

粉面玉郎君眞不愧是調情的聖手，雪娘被他在頸際吻了一口，便自全身酥軟，倒在他的懷中，喘着氣，頓着足，道：「冤家，那——」

粉面玉郎君也不等她再說別的，已轉過了她的

面來，吸住了她的朱唇，雪娘「伊唔」作聲，却是再也講不出話來，玉郎君將雪娘摟得更緊，雪娘也反手抱住了玉郎君，兩人一起倒跌在草地上。

白棗兒在草叢中向前奔着，脚高脚低，心中又害怕，又不敢出聲，好不容易，奔出了草叢，來到路上，只見一輛馬車，疾馳而至，白棗兒一看到有人也不管是什麼人，就「哇」地一聲，哭了出來。

那趕着馬車疾馳而來的，正是譚盡，顧不全和金不嫌三人，金不嫌在車廂中，看不清路上的情形，而譚盡和顧不全兩人，看到路邊的草叢之中，有一個小小的人影，奔了出來，心中已是陡地一動，可是他們還是不相信白棗兒能自己逃了出來。

及至白棗兒「哇」地一聲，哭了出來，那是再無疑問之事了，譚盡立時勒住了馬，顧不全何等心急，早已忘了他自己的一條腿，不能動彈，車還未停，他已然一縱身，向下直跳了下去。

只聽得「叭」地一聲，他老大的身軀，跌在地上，他還想一挺身，站了起來，可是急切之間，如何站得起，顧不全大聲叫着白棗兒，就在地上，爬了過去。而這時，白棗兒也已認出向前爬來的是什麼人了，她一面哭着，一面迅速向前奔去，一大一小兩個人，轉眼之間，便已緊緊擁在一起，顧不全抱住了白棗兒，仍然站不起來，只是在地上打着滾，譚盡也早已竄了下來，一伏身，掠前了丈許，來到了顧不全的身前，伸手將白棗兒抱了起來，金不嫌也推開車門望來。

白棗兒緊緊摟住了譚盡的頸子，還在不斷地哭着，顧不全掙扎着站了起來，單足跳着，來到了譚盡的身邊，兩個大人，看到白棗兒哭得那麼傷心，心中都有說不出的難過，他們兩人，一個中了紫氣摩雲掌，只不過牛個月的壽命，另一個被雪娘一指，彈斷了足少陽經，成了個廢人，然而他們却連眉頭也未曾皺一下，反倒是這時，白棗兒抽噎着，他們的眼中，倒潤濕了起來。

顧不全立時罵道：「見鬼麼，看看白棗兒是不是受了傷，何以哭成那樣！」

一言提醒了譚盡，忙將白棗兒抱離了自己的身前，仔細端詳着，只見白棗兒雪白的身子上，除了被野草割損了幾處之外，別無傷痕，兩人放下心來，白棗兒也漸漸止住了哭聲，她又摟住了譚盡，抽噎着，道：「雪娘將我拋下來，我……好怕！」

顧不全一聽，立時破口大罵，他罵的全是不堪入耳的粗言穢語，白棗兒自然聽不明白，而一拐一拐走過來的金不嫌則問道：「雪娘在那裏？」

譚盡替白棗兒抹着眼淚，道：「我不知道，我……奔了過來，雪娘拋下我，是那個大哥哥抱住了我的，他又抱住了雪娘，叫我逃走！」

譚盡等三人，久歷江湖，什麼樣的古怪事未曾見過，白棗兒此際，說來無頭無腦，語焉不詳，但是他們對於事情的來龍去脈，既然早已知道，自然也可以聽出其中的因由來，他們知道，一定是雪娘在中途，便起了殺機，是粉玉面郎君救了白棗兒，而且，現在粉面玉郎君一定是用軟功穩定了雪娘，白棗兒乃是一個小女孩，能跑出多遠，雪娘和粉面玉郎君，一定就在近處無疑。

譚盡一想到這裏，便抱着白棗兒，來到了車邊，顧不全和金不嫌便將白棗兒放在車中，道：「白棗兒，現在你知道了，有人要害你，你千萬不可再哭了！」

白棗兒睜大了眼，看來，她仍然是不明所以，但是至少她心中感到害怕，是以譚盡一說，她便止住了聲不哭，只是仍在抽噎着。

譚盡又轉過頭來，向顧、金兩人道：「你們在這裏守着白棗兒，我去看看，他們必在附近！」

顧不全忙道：「我也去！」

譚盡怒道：「你只剩了一條腿，跟去了反倒累事！」顧不全瞪着眼，不服道：「誰說我只剩下了一條腿，我兩條腿好端端地全在，只不過有一條不聽使喚吧了！」

譚盡也不與他多爭執，只顧自己一向前奔去，顧不全大叫一聲，向前跳出，可是他才跳出一步，便「叭達」一聲，跌倒在地。

就在這時，只聽得白棗兒叫道：「顧叔叔，你來，我要你抱！」

白棗兒那一叫，比什麼都靈，顧不全在地下一個翻身，手按着地彈了起來，一隻脚跳着，向前跳來，白棗兒究竟是小孩，見顧不全跳得有趣，早已破涕爲笑，咭咭咯咯，笑了起來，伸出了雙臂，撲進了顧不全的懷中，將小臉貼在顧不全的臉上，道：「我要你抱着我來跳！」

顧不全也渾忘却了自己廢了一條腿的悲哀，抱着白棗兒，一隻脚跳了起來，逗得白棗兒笑得更是有趣，這種情形，在旁人看來，一定以爲顧不全瘋了，但是金不嫌在一旁却一點也沒有那樣的感覺，他也只是跟着笑。

却說譚盡，在草叢中飛撲而出，不多久，便聽到了一陣異樣的喘息聲，譚盡忙伏下身，撥開草，向前看去。

譚盡撥開了草叢，向前一看，饒是他自詡老定，心頭也不禁怦怦跳了起來，他先看到粉面玉郎君的背影，玉郎君站着，正在慢慢向後退來，粉面玉郎君的雙眼，却注定在躺在地上的雪娘身上。

雪娘躺在草地上，長髮披亂，臉泛桃紅，飽滿

的胸脯，正在迅速地起伏着，最誘人的是她滑如凝脂，看了令人氣息爲之停滯的兩條玉腿，正活生色香，倒有一大半裸露在外！

譚盡慢慢咽下了一口唾沫，發出了「咽」地一响，以雪娘的武功而論，那一下聲音，雖然輕微，但是她一定也應該聽得到的了！

可是這時，她却全然未覺，她的雙眼瞇成了一道縫，胸脯不斷起伏着，急速地喘着氣，鼻孔翕張，自她鼻孔中噴出來的，彷彿是灼熱的火一樣，連粉面玉郎君正在慢慢向後退開去，她也渾然未覺。

譚盡雖然不好女色，但究竟也是成年人，自然知道這時雪娘何以會這等模樣，他心中暗罵了幾聲騷蹄子，眼看粉面玉郎君已越退越後，退到了離他藏身之處，只有三四尺處了，譚盡在粉面玉郎君的身後，陡地長起身來，伸手一揑，已揑住了粉面玉郎君腰際的軟穴。

譚盡的出手，實在太以突然，粉面玉郎君只在注意仰躺在地上的雪娘，唯恐自己臨走，被她發覺，再也未曾提防，身後會有人進攻，軟穴一被揑住，身子一倒，便已倒在譚盡的肩頭上，譚盡一手揑了粉面玉郎君的軟穴，一手抄起鐵葫蘆來，便待向外衝了出去。

這時候，粉面玉郎君一側頭，也看到拿住自己的，是醉而不俠譚盡，他看到譚盡還待向前衝出去，忙低聲道：「你想送死麼？還不快逃？」

譚盡本來想起雪娘只顧氣喘咻咻時，衝了出去，一錘將之砸死的，但被粉面玉郎君一說，不禁氣餒，署呆了一呆，他立時想到，自己既然中了紫氣摩雲掌，遲早也是一個死，又怕得何來？

當他想到了這一點，又待向外衝去之際，却聽得雪娘已在叫道：「玉郎君！」

雪娘的聲音，銷魂蝕骨，動聽之極，但是譚盡一聽，却是心頭大震，立時身子一縮，縮進了草叢之中，一轉身，便向前疾奔而出。

他並不怕死，但是白白送死，他却也不肯，他身形起伏，疾奔到了車邊，只見顧不全滿頭大汗，還在不斷跳着，白棗兒已笑得連氣也喘不過來。

譚盡一到，顧不全停了下來，譚盡鬆開了粉面玉郎君的軟穴，粉面玉郎君一挺身站直，立時道：「你們好大的胆子，還不快逃，你當她能在地上躺多久？」

譚盡笑道：「那得看你的功夫如何了！」

粉面玉郎君的臉上，居然也紅了一紅，道：「快走，上車去，走得越遠越好！」

他伸手將金不嫌，顧不全兩人，推進了車廂之中，和譚盡一使眼色，兩人飛身上了車座，抖起韁，揮起鞭來，車子向前疾駛而出。

這一夜，譚盡和粉面玉郎君兩人，輪流揮鞭，車子疾駛，未曾停過，一直到了天色微明時分，晨霧極濃，其中有一匹拉車的馬兒，實在吃不住，長嘶一聲，着地便跪了下去，車身也隨之一側，「砰」地一聲，撞向一旁，晨霧之中，看得分明，是撞在一個極大的石翁仲上。

粉面玉郎君一翻身，下了車，向前走了兩步，晨霧極濃，依稀間，只可以看出，那地方有許多高大的樹木，和石人石馬，像是一座古墓。

譚盡也下了馬，顧不全推開車門，白棗兒在他的懷中，沉睡未醒，金不嫌問道：「怎麼了？」

譚盡道：「馬兒奔不動了！」

粉面玉郎君已走了回來，道：「這裏好像是一座古墓，各位可曾到過這裏？」

譚盡等三人，都搖着頭，粉面玉郎君來到了顧不全身前，低頭望着正在沉睡的白棗兒，搖着頭，道：「眞他媽的莫名其妙，爲了這小女娃，竟鬧得如此狼狽！」

譚盡道：「狼狽些算什麼，我們連命都賠上了，那騷狐狸眞要害小女娃？」

粉面玉郎君點點頭，這四大高手的面上，剎那之間，都罩上了一層愁雲，因爲他們的心中都明白，如果天香宮的總管，一定要害白棗兒，那麼，以他們四人之力，是絕對保護不了的。目下，他們雖然已逃開了追踪，但是天長地久，他們有什麼方法可以逃得開雪娘的殺手？

他們都凝立着不動，一絲絲的濃霧，在他們的臉上飄過，過了好一會，粉面玉郎君才道：「我看，我們還是快設法將這小女娃，送到武當派去。」

金不嫌冷笑一聲道：「算了，那幾個名門正派，只是說出來好聽，我就不信他們敢和天香宮作對，他們肯像我們那樣，盡心盡力，保護白棗兒？」

金不嫌那樣一說，其餘三人的心頭，又沉重了幾分，人人都一聲也不出。

霧好像越來越濃了，他們四人聚在一起，相隔極近，但是相互之間，也看不淸對方的臉容，又呆了好一會，金不嫌才道：「我們什麼地方也不去，就向天香宮走！」

顧不全道：「去送死麼？」

金不嫌道：「你知道什麼，白棗兒是自天香宮來的，未必是天香宮主人要殺她，說不定，她和天香宮主人，還有極大的淵源。」

顧不全大是不服，道：「你那不是放屁，天香宮的總管何以要殺她？」

粉面玉郎君忙道：「雪娘要殺她，不一定是天香宮主人的主意，金兄的話對了，依我看，也只有

將白棗兒送回天香宮去，才最安全。」

顧不全道：「你是不捨得那大美人！」

譚盡叱道：「別瞎夾纏，我們就算要到天香宮去，却是如何動身？天香宮在什麼地方？」

他一面說，一面向粉面玉郎君望來，顧、金兩人，也一齊瞪着粉面玉郎君，粉面玉郎君苦笑道：「她雖然說要和我一起回天香宮去，但是也未曾告訴我天香宮在何處！」

顧不全急道：「那麼，豈不是白說？」

譚盡想了一想，道：「白棗兒是從龍門幫帶來的，我們到龍門幫總壇去，或者可以問出一個究竟來。只不過這一趟前去，却要千萬小心！」

粉面玉郎君本不知道白棗兒是什麼來歷，這時聽說事情又和龍門幫有關，不禁大是詫異，忙又問了個究竟。漸漸地，陽光自濃霧中透了出來，霧也漸漸地散了，他們四人才看清所在的地方，果然是好大的一座古墓，荒涼得着實可以，一匹馬已然力疾而死，譚盡將之解了下來，只用一匹馬拉着車，緩緩地穿出了那座古墓。

等到他們快要穿出那座古墓之際，粉面玉郎君和譚盡兩人，忽然看到，一個石翁仲之旁，倚着一個人，那人高冠古服，服飾很是詫異，倚在石人之旁，一動也不動。

粉面玉郎君和譚盡兩人，陡地一呆，粉面玉郎君已然大聲道：「朋友何人！」

可是那人仍然一動不動，粉面玉郎君飛身而起，到了那人身後，又是一聲大喝，那人仍是不動，粉面玉郎君伸手出去，他的手指，才一碰到那人，那人身子一側，便「砰」地跌在地上，只見他面色深紫，早已僵斃多時。

一看到那人深紫色的面皮，醉而不俠譚盡，首先發出了一下顫呼聲來，粉面玉郎君、顧不全、金不嫌三人，也自呆住了出不得聲！

他們四個人，都不認識那死者是什麼人，但是却都可以知道，那死者是中了紫氣摩雲掌，毒發之後，死在這裏的！四人心中，尤以醉而不俠譚盡最不是味兒，因爲他自己也中了紫氣摩雲掌，算算在十四日之後，他也要和那個人一樣了！

四個人呆立了好一會，金不嫌才緩緩吸了一口氣道：「這人是什麼路數，你們可看得出來麼？」

粉面玉郎君沉聲道：「看他的裝束，他倒也像是天香宮來的。」

顧不全心急，早已俯下身去，在那人的身上，搜了一搜，未曾搜出什麼來，及至掀開了那人的衣襟，才看到他的腹際，扣着兩塊金牌，顧不全伸手將那兩塊金牌摘了下來，只見一塊較大的，正面刻着「天香宮北路使」六個字，反面刻着一個「陳」字。

而另一面較小的，正面是「令付聚雲莊主」六字，背面則是一個花押。顧不全翻弄着金牌，其餘三人，也是一齊湊過頭來觀看，一看到那個花押，四個人齊齊吃了一驚，抓住了金牌的顧不全，竟至於一鬆手，「噹」地一聲那塊金牌跌到了地上！

他們四人，全是武林之中，見多識廣的高人，自然一看到那花押，就可以認得出，那正是天香宮主人的手跡，當年，這個花押，令到大河南北，武林中人一見到了它，誰不感到頭痛？

當下，四人互望了一眼，粉面玉郎君將金牌拾了起來道：「奇怪，聚雲莊主，和天香宮有什麼關係，何以天香宮主人要令他行事？」

譚盡吸了一口氣道：「照我看來，聚雲莊主，極可能也是在天香宮有職守的人！」

譚盡的見識又比其餘三人廣些，三人一聽，覺得大是有理，一時之間，他們心頭，又怦怦亂跳了起來。他們要到天香宮去，但不知天香宮在何處，就算照他們原來的計議，到龍門幫去，龍門幫中的人，知道天香宮所在的可能，也是微乎其微。

但如果聚雲莊主，是天香宮中的人，那麼，只要一到聚雲莊，自然可以有分曉了！

而聚雲莊在河北，大大有名，河北兩莊，武林之中，無人不知，一是金不嫌多多益善的聚寶莊，一個就是雲中雙鶴的聚雲莊了！

四人當下也不說什麼，合力搬了幾塊大石，將那人的屍體掩好，立時就上了車。

他們四人上了車，由粉面玉郎君趕車，一直向前駛去，不多久，便上了官道，他們唯恐被雪娘發覺他們的行踪，是以白天不敢趕路，在一家小客店中躲着，到了晚上，才敢連夜趕路，一連兩天，皆是如此。

他們四個人，一個殘了一條腿，一個死期越來越近，一個內傷極重，只有粉面玉郎君一人，總算沒有事，但是他是出了名的玉郎君，一日沒有女人相陪，便覺得片刻難過。可是這兩天來，他們晚上趕路，白天住在客店之中，却是其樂融融，笑聲不絕，自然那是因爲有白棗兒和他們在一起的原故。

有白棗兒和他們在一起，將死的可以忘死，已傷的也忘了自己負傷，和白棗兒說說笑笑，聽白棗兒發着似是而非的議論，真足以令人開懷。

兩天下來，白棗兒雖然說不出天香宮之中的什麼秘密來，但是他們四人，越聽越覺得白棗兒在天香宮中，身份十分奇特，彷彿她在天香宮中，要什麼就有什麼，絕不會有人違反她的話一樣！

但是，何以天香宮的總管，却又要趕着殺她，

四人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看來，若是不到天香宮的話，這個謎也着實不容易解得開的了！

第二天，算算離聚雲莊已然很近了，是以下午時分，他們便離了客店，一輛馬車，在道上疾馳，又馳過了一座鎮甸，在天色黃昏時分，只見官道之旁，有一條筆也似直的大道。

那大道的兩旁，都是合抱粗細的大榆樹，每隔丈許一棵，一直通向前去，向前望，已可以看到大道盡頭處，聚雲莊的高高低低的房舍了。

粉面玉郎君揮着鞭，車子轉進了那條大道，才馳出了十來丈，便看到七八個人，一身勁裝，迎面而來，貼着他們的車子馳過，馬上的人，都回頭來打量那輛車子，面上也頗有訝異的神色。

那七八個人，自然是聚雲莊上的高手，粉面玉郎君也未及和他們打照呼，馬就馳過去了，再向前去，只見三五成羣的莊丁，來來往往。

直駛到了大門口，只見聚雲莊的大門，高及兩丈，氣派非凡，在大門的兩角，是兩隻金鑄的仙鶴，都作振翅欲飛之狀，看來栩栩如生。

馬車一到了大門之前，粉面玉郎君勒定了馬，立時有八名莊丁，迎了上來，那八名莊丁，一色黑色勁裝，跨着腰刀，其中一個道：「何方朋友，請通姓名！」

那八個莊丁，步伐一致，開口的那人，更是中氣充沛，可知他們雖作莊丁打扮，但其實一定是莊中的高手。這時，坐在車座上的是譚盡和粉面玉郎君兩人，兩人一俊一醜，一個氣度軒昂，一個神情猥瑣，看來實是十分惹眼，那莊丁一問，譚盡先道：「醉而不俠譚盡！」

粉面玉郎君接着道：「粉面玉郎君秦深！」接着，車簾一掀，顧不全探出頭來，大聲道：「義無反顧顧不全！」

金不嫌則拱了拱手道：「金不嫌多多益善！」

一聽得這四個人自報名頭，那八名莊丁，不禁一起皺緊了眉頭，需知這俠、義、金、粉四個人，酒色財氣，實在不是什麼正派人物，是人聽了，心中總不免打上一個突的。可是，偏偏就在這時，白棗兒也從車中，鑽出一個頭來，大聲道：「我叫白棗兒！」

白棗兒也學着四個高手，自報名頭，這一來，却將那八名莊丁全都逗樂了，那爲首的那個拱手，道：「四位前來，有何指教？」

譚盡道：「我們有要緊的事要見雲中雙鶴！」

那爲首的莊丁笑着，態度不亢不卑道：「四位與敝莊向無往來，只怕兩位莊主不會接見！」

那爲首的莊丁這樣說法，自然有道不同不相爲謀之意，若是換了平時，就算別人忍得，火撩毛脾氣的顧不全，一定也已大怒。可是此際，他們乃是有爲而來，絕不想和人家動手，是以顧不全也忍住了沒有出聲，粉面玉郎君笑嘻嘻地道：「我們有一件東西，閣下拿去給雲中雙鶴一看，他就會見我們了！」

粉面玉郎君一面說，一面自懷中摸出了那面金牌來，金牌的外面，用一方絲帕包着，那一方絲帕，也不知是哪一個美人兒送給他的東西，綉着鴛鴦戲水，還香噴噴地，他一揚手將金牌拋向那爲首的莊丁，那莊丁一伸手，接在手中又不禁皺了皺眉。

他也不知那手帕中包的是什麼，只得道：「四位請稍待，等我去通報！」

白棗兒仰着頭，問金不嫌道：「我們明明是五個人，他怎麼只說四位？」

金不嫌哈哈大笑，道：「是啊，他敢瞧不起鼎鼎大名的白棗兒，那真是該打！」

在門口的其餘莊丁，又一起笑了起來，那莊丁去了之後不久，就急急奔了出來，道：「四位快請，兩位莊主急於與四位相會！」

那名莊丁一面叫着，一面奔了出來，已揮着手，令衆人大開莊門，粉面玉郎君早知道，那面金牌一進去，雲中雙鶴，一定接見自己的，是以揮起馬鞭，一聲吆喝，馬車便向前直駛了進去。

駛出了十來丈，經過了一個廣場，像是一座巍峨的巨宅，只見兩個一身灰衣，身形瘦長的中年人，正大步迎出來，這兩個中年人，便是大河以北，鼎鼎大名的武林高手，雲中雙鶴，雲氏兄弟，雲起剛，雲起強了。

粉面玉郎君和譚盡兩人，勒住了馬跳了下來，金不嫌抱着白棗兒，扶着顧不全，也下了車，雲中雙鶴迎了上來，神色嚴肅道：「四位請！」

四人也不客氣，跟着雲中雙鶴，一起來到了一座極其宏偉的大廳之中，才一坐定，雲起剛便道：「四位，天香宮主人的令牌，已然收到，不知四位有何指教？」

譚盡先指着白棗兒道：「兩位認識這小女娃麼？」雲中雙鶴的神情，極其古板嚴肅，可是當他們向白棗兒看去時，看到了白棗兒那種可愛的樣子，倒也現出了一絲笑容來他們搖頭道：「不認識。」

粉面玉郎君道：「那麼，請兩位告知我們，天香宮在何處，我們要到天香宮去。」

雲中雙鶴聽得粉面玉郎君那樣說法，陡地一呆，並不回答，顧不全已大聲叫道：「天香宮主人令牌到處，有求必應，你們敢不從麼？」

雲中雙鶴互望了一眼，道：「四位可是要到天香宮去？天香宮在何處，我們不便明說，但是請一

人帶四位前去，想來也是一樣？」

譚盡等四人一聽，都笑了起來，派人帶他們去，自然比告訴他們天香宮在何處，更要好得多了，一時之間，他們也未及細想，天香宮的所在，何等秘密，豈是誰都可以知道的？雲中雙鶴又不曾說自己陪他們去，其中焉能沒有蹊蹺？

四人既然不及細想，便大聲道：「好得很！」

雲起剛轉身向身後的一個莊丁招了招手，附耳說了幾句，那莊丁躬身而退，四人也沒有聽清楚雲起剛是在說些什麼，雲中雙鶴和他們，談着江湖上的事，過了一盞茶時，只聽得一陣腳步聲，那莊丁先走了回來。

雲起剛道：「帶四位到天香宮去的人來了！」

金不嫌等四人一起抬頭望去，只見幔子掀開，一個人笑吟吟地走了出來，那人才一現身，金不嫌、譚盡、顧不全和粉面玉郎君四人登時呆若木鷄！

只見自幔子之後轉出來的那人，笑靨如花，美麗得令人目眩，一身雪白的長衣，曳在地上，向前走來，娉婷婀娜，直如仙女下凡一樣，不是別人，正是雪娘！

俠、義、金、粉四人，做夢也想不到，會在聚雲莊上，見到雪娘，他們除了張大了口發呆之外，實在是什麼也做不出來！

不但是他們四人發呆，就是白棗兒，一見到了雪娘，也立時轉過身去，緊緊摟住了金不嫌的頸子，一聲也不出，雪娘越向前走來，面上的笑容，也越來越是美麗，她直來到了近前，才停了下來，道：「天地眞是小得很啊，我們又見面了！」

雲中雙鶴却還不知就裏道：「啊，原來雪總管認識他們？他們眞是天香宮來的！」

雪娘笑道：「不錯，現在我要回去了，他們也正好跟我回去，是麼？」

她在說到「是麼」兩字時，又對四人一笑，四人的心中，叫苦不迭，到了這時候，更是無話可說，只有粉面玉郎君，掙扎着說了一句道：「你……倒早來了？」

雪娘嬌聲笑了起來道：「想不到吧，現在，我們立時啓程如何？」

譚盡深深吸了一口氣，勉力定了定神，叫道：「雲中雙鶴，雪娘叛了天香宮，有令將她拿下！」

雲中雙鶴一怔，一時之間，倒不知如何是好，他們接了天香宮主人的令牌，持令牌的人，可以令他們做任何事，但是雪娘是天香宮的總管，這四人却是來歷可疑，他們兩人，倒有點手足無措了！

雪娘又「格格」笑了起來道：「兩位莊主，你們會聽他胡言亂語麼？」

雲起強忙道：「自然不會。」

譚盡叫道：「令牌到處，違令者死！」

雪娘一聲冷笑道：「看看是誰死！」

她一個死字才出口，身形突然向前，疾掠而出，一翻手腕，一掌已向譚盡擊出，當她手腕翻起之際，她的纖手，還是如玉似雪，可是一掌向前擊出，掌心之中，便已泛起了一重深紫色來！

那是紫氣摩雲掌，這天下第一毒掌，武功再高的人看到了，也是避之唯恐不迭，可是此際，譚盡看她一掌擊到，非但不避，竟身形起立，也是一翻手腕，一掌迎了上去！這一下，倒是大出乎雪娘的意料之外，電光石火間，「叭」地一聲，雙掌已然相交！

醉而不俠譚盡的武功造詣極高，內功修爲，也是非凡，本來，不論他的武功多高，見了紫氣摩雲掌，也斷斷不敢硬接，可是這時，他却已經豁了出去，因爲他已經中了一掌，還有十二天的命，再多中些毒，在他來說，也只不過是死一次，斷乎不會死兩次的了！

是以，他一翻掌迎了上去，足足使了八九成功力，「叭」地一聲響，雙掌相交，雪娘的身子一幌，騰地向後，退出了一步！

譚盡一掌佔了上風，又是一聲大喝，一探手，鐵蘆葫已蕩了起來，勁風呼呼，向着雪娘，迎頭砸下！

雪娘絕想不到譚盡敢接自己一掌，等到雙掌相交，她身子向後退出，她是何等聰明伶俐的人，立時知道了譚盡敢和自己對掌的道理，但這時候，譚盡的鐵葫蘆，已挾着雷霆萬鈞之力，向着她疾壓了下來，雪娘發出了一下驚怒交集的呼叫聲來，身子陡地向旁，疾閃了開去。

譚盡的那一招，用的力道，實在太大，他的鐵葫蘆，又是沉重之極的東西，一盪了起來，一個收勢不住，將他自己，也帶得向前跌出了一步，只聽得「砰」地一聲，鐵葫蘆已砸在一根大柱之上。

鐵葫蘆一砸在大柱上，「撲」地一聲，陷進去了一小半，而雪娘這時，已經閃到了譚盡的身後，只見她皓腕翻動，玉鐲叮噹相碰，手中已多了一柄鋒銳無比的七首，反手一七已向譚盡的背後刺下！

這一七首，去得又快又勁，大堂之中，人人都看出不妙，譚盡自己也感到背後風生，知道雪娘又有厲害的招數攻到，可是雪娘的出招如此之快，他在急切之間，如何出得了手來迎敵！

眼看雪娘一七首刺下，譚盡非命喪當場不可，只聽得玉郎君，突然發出了一聲怪叫！身子向前，疾撲了過來，竟張開雙臂不顧一切向雪娘抱去！

粉面玉郎君這一下動作，雖不是什麼應變招式

，倒像是潑皮打架一樣，雪娘陡地一呆，一陣尖叱，可是粉面玉郎君雙臂一緊，已將雪娘抱住，陡地向旁一側身，兩人一齊滾跌在地，雪娘大怒，左手揚起掌心艷紫，喝道：「你可是活得不耐煩了？」

粉面玉郎君眞不愧是調情聖手，在那樣的情形之下，他居然還笑得出來，道：「雪娘，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啊！」

這時，譚盡自然，也已轉過身來，鐵葫蘆猛力向前，撞了出來。

譚盡的鐵葫蘆，自下向上蕩了上去，雪娘和玉郎君兩人，還一起滾倒在地上，未曾起來，眼看鐵葫蘆要撞在雪娘的背上，雪娘的身子，突然一翻。

粉面玉郎君仍然不顧一切，抱住雪娘，當雪娘的身子翻過來之際，他自然也跟着翻了一翻，譚盡一看，他們兩人的身子一翻，自己手中的鐵葫蘆，便變得要向粉面玉郎君撞了過去，他不禁大叫了起來，一面叫，一面硬生生地收住了勢子，但是他盪出的力道太大，急切之間收不住勢子，「砰」地一聲，那隻足有七八十斤重的鐵葫蘆，已然擊在粉面玉郎君的背上。

雖然譚盡已將他的力道，收回了一大半來，但是那一擊之力，仍是非同小可，粉面玉郎君在剎那之間，只覺得眼睛發黑，胸口發悶，「哇」地一聲，一口鮮血，直噴了出來。而也就在那時，雪娘用力一掙，已然躍了起來，是以粉面玉郎君的那一口鮮血，只噴在她的衣服上。

她一身衣服，雪也似白，這時沾上了點點斑斑，殷紅的血漬，看來更是怵目驚心，粉面玉郎君噴出一口鮮血之後，一口氣提不上來，竟昏了過去。

雪娘一站定，也不禁喘了一口氣，她的武功極高，自忖對付眼前四人，絕對沒有問題，可是這四大高手，這種拚了性命不要的打法，却也是前所未見，雖然交鋒數招，仍然是她佔了上風，但是想起剛才那種性命相搏的情形，她也不免心驚肉跳。

她喘了一口氣之後，只見顧不全身子一側，撲向前來，却不是撲向她，而是撲到了粉面玉郎君的身前，將粉面玉郎君扶了起來。譚盡見自己一鐵葫蘆，沒有擊中雪娘，反倒擊傷了粉面玉郎君，他也爲之一呆。

而就在那一剎間，只見雪娘身形一閃，已閃到了金不嫌的身前，手中鋒銳之極的七首，閃起一道寒光，已向着白棗兒的背脊，疾刺而下。

自雪娘出現之後，白棗兒便一直伏在金不嫌的肩上，不肯轉過頭來，這時，雪娘一七首刺下，只見金不嫌的雙手，突然向上一托，將白棗兒頭下腳上，托過了他的肩頭，到了他的背後。

雪娘那一七首刺出，看來除了勢子凌厲之外，像是平平無奇，但實際上，內中不知蘊藏着多少變化，不論金不嫌左逃，右閃，或是後退，她却有下一着的變化，可以刺中白棗兒。

可是，金不嫌却不退不逃，仍然站着不動，只是將白棗兒甩到了他的身後！

金不嫌那一下動作，實是出乎意料之外，到了極點，白棗兒被金不嫌甩過了肩頭，頭下腳上，金不嫌只不過抓住了她的足踝，白棗兒心中吃驚，大聲哭了起來，而他就在此際，雪娘的七首，仍然向前疾刺了過來，七首本來是刺向白棗兒的，但白棗兒已被移到了金不嫌的背後，七首一到，「撲」地一聲響，便刺進了金不嫌的右胸之中，那一刺的力道極大，幾乎直沒至柄！

而也就在那時，金不嫌一聲大叫，他那柄鑲金砌玉的利劍，「錚」然出鞘，也疾揚了起來，幾乎是在雪娘一七首刺進他右胸的同時，他的利劍，也已刺進了雪娘的腰際，兩人各中了對方的一招，同時發出了一下怪叫聲，一起向後退了開來。

金不嫌一後退，身形一矮，便坐倒在地，白棗兒的頭「砰」地撞在地上，她更是哭得連氣也換不過來，但金不嫌立時將她摟在懷中，道：「別哭，白棗兒，別哭，你看，金叔叔胸口給人刺了一劍，也不哭！」他在說那幾句話的時候，胸前鮮血泉湧，面如紙金，面上的肌肉，不斷在抽搐着。

而雪娘在後退了幾步之後，反手搭住了腰際的傷口，鮮血自她的指縫中迸出來，流過她纖細的手指，染在她雪白的長裙之上，又滴在地上。

那一邊，顧不全已拍醒了粉面玉郎君，譚盡奔到了金不嫌的身邊。

剛才接二連三的狠鬥，只不過是極短時間內的話，雲中雙鶴是武林中頂尖兒的人物，大陣大仗，也見過了不知多少，但是像剛才那樣，驚天動地的狠鬥，他們却也未曾見過，一時之間，目瞪口呆，竟不知該如何才好。

譚盡奔到了金不嫌的身邊，白棗兒已止住了哭聲，譚盡忙道：「你怎麼了？」

金不嫌低頭向自己汩汩流血的心口，看了一眼，道：「他媽的，還好我有的是金銀！」

他在這時候，還講了那樣一句話，聽得譚盡啼笑皆非道：「你快死了，金銀帶得進棺材去麼？」

金不嫌伸手一推，將白棗兒推向譚盡，伸手在懷中，拿出了一隻扁扁的盒子來，打開盒子，盒中是一支老山人參，他將整枝人參，塞進了口中，又扯開了衣服，將盒子另一邊的兩顆藥丸捏碎，敷在胸口，不一會，血竟然止了，他也搖搖幌幌，站了起來。

金不嫌站起之後，顧不全也扶着粉面玉郎君，搖幌不定地站了起來。

他們四人站了起來之後，相視大笑，顧不全道：「現在我才知道天下厲害的武功是什麼了！」

金不嫌含糊不屑地道：「是什麼？」

顧不全大聲道：「是不怕死！你看，這娘們現在，不是也差不多了麼，我們看到她，如見鬼怪一般，但一橫了心，一樣敵得過她！」

倚在大柱上的雪娘，已扯下了一幅衣襟，緊緊紮在腰際，她看來傷得也不輕，面色更白得如玉一樣，顧不全的話才講完，她就不住冷笑起來，道：「我要叫你們四人，嚐嚐想死不能的滋味！」

她一面說，一面轉過頭去，向雲山雙鶴道：「你們只在一旁看熱鬧，還不將這四人拿下？」

雲中雙鶴直到此際，才緩過一口氣來，他們的神色，顯得他們心中，十分爲難，他們道：「雪總管，他們……是有天香宮主人令牌的！」

雪娘厲聲叱道：「混賬東西，他們殺了天香宮中的人，盜了金牌，你們再不出手，作反叛論！」

雲中雙鶴的神色一變，不敢再遲疑，各自向前，踏出了一大步。

醉而不俠譚盡忙叫道：「兩位莊主，莫爲她所惑，是非曲直，需由天香宮主作主，你問她，可敢和我們一起到天香宮去？」

雲中雙鶴呆了一呆，又一齊向雪娘望來。

雪娘冷笑道：「你們四人，掏空心思，要混進天香宮去，兩位莊主，莫中了他們的奸計！」

粉面玉郎君帶着傷，笑了起來，他一面笑，一面口角在向外流着鮮血，道：「雪娘，你說這樣的話，不覺得違心麼？我們四個人，兩個受了重傷，一個死期已屆，一個成了廢人，就算眞給我們混進天香宮去，又有什麼作用？」

雲中雙鶴的心中，本來還在疑惑，一聽得粉面玉郎君如此說法，心中的疑惑更甚，又向雪娘望去，雪娘的臉色，難看到了極點。

也就在此際，只見兩個身形壯大的莊丁，急匆匆奔了進來，道：「莊主，有兩個人——」

他們兩人，才講了半句話，便聽得一聲長嘯，那一下長嘯聲，自遠而近，迅疾無比，鋪天蓋地，傳了過來，轉眼之間，便到了大堂之上，來的兩人，都是高冠古臉，裝扮十分異特，和死在那古墓的一樣，一望便知道是天香宮的人，他們一到，看到了雪娘，面上的神色，便陡地一沉。

雪娘一看到了他們兩人，也怔了一怔，那兩人冷冷地望了雪娘一眼，立時轉向雲中雙鶴，齊聲道：「天香宮主人有令——」

那兩人才講了半句話，雲中雙鶴，便已然肅立的聆聽，面上的神情，十分嚴肅。顧不全心急，忙大聲道：「他奶奶的，你們是從天香宮來的麼？」

天香宮出來的人，武林中人見了他們，何等尊敬，顧不全若不是早已豁了出去，也不會那樣放肆，但這時，他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就算是天香宮主人親臨，他出言也不會好聽到哪裏去了。

那兩人聽得自己正在宣讀天香宮主人的命令，忽然之間有人插口，而且還口中不乾不淨，兩人心中，盡皆一怔，一齊住了口，向顧不全看去，而也就在他們兩人轉過頭，望向顧不全的那一剎間，只見雪娘的身形，突然離開了大柱向前撲了過來。

雪娘的動作，快疾無比，她只是身形一閃間，便已到了那兩人的身前，匕首揮起，精光一閃，閃成了一股精虹，只見那兩人的身子，陡[illegible]向後，退了出去，在他們的喉際，血如泉湧！

前後相差，只不過是一剎那的工夫，剛才他們還在大聲宣稱天香宮主人的命令，但是這時，在他們的喉間，只發出了一陣咯咯聲來。

他們兩人，圓睜雙目，望定了雪娘，卻是一個字也講不出來。而且，他們也沒有站立多久，身子一幌，「砰砰」兩聲，便已跌倒在地上。

這一下變生倉猝，實是令得每一個人，都大出意料之外，雲中雙鶴齊聲驚呼，道：「雪總管，你何以出手殺了他們兩人？」

雪娘冷冷地道：「我是天香宮的總管，這兩人是天香宮的叛逆，我如何不殺？」

雲中雙鶴互望了一眼，雲起强道：「雪總管，我看我們得上天香宮去走一遭！」

雪娘的聲音更冷峻，她道：「不奉召喚，你們胆敢上天香宮去？」

雲起剛沉聲道：「天香宮中，總之有了反叛，我們要去見主人剖析明白！」

雲起剛的話，雖然未曾明說誰是反叛，但是這話卻也說得極其露骨，雪娘神色大變，尖聲道：「你們可是欺負我受了傷麼！需知我紫氣摩雲掌，一樣可以致人於死，你們休不識趣！」

所爲何來

譚盡在一旁，「呵呵」大笑道：「若是不作虧心事，何必怕去天香宮？」

雪娘緩緩轉過頭來，冷冷地望了譚盡一眼，又轉過頭去，冷然望着雲中雙鶴道：「你們不是要到天香宮去麼？好吧！命人備車！」

一聽雪娘那樣說，雲中雙鶴的心中，也不禁大是躊躇了起來，他們的聚雲莊，聲勢浩大，他們兩人，也儼然是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但是那一切，卻全是天香宮在暗中支持的原故。

別看他們兩人，在武林中的地位，極之崇高，但是在天香宮中的職份，卻是相當低，絕不能和雪娘相比，兼且他們既然是天香宮通聲氣，自然也知道一點天香宮的事，他們曾蒙天香宮主人召見兩次，每次雪娘均在其側，他們曾親見雪娘和天香宮主人那份親暱的神情，自然也可以知道，雪娘和天香宮主人，必有非常的關係。

在那樣的情形下，他們到天香宮去，若是天香宮主人護短，他們實是吃力不討好之至！

是以，他們的心中，不禁猶豫了起來，雪娘則在不住地冷笑，顧不全一看情形不妙，拍着胸口，大聲道：「去，去，不去的是灰孫子！」

雪娘也在冷冷地逼道：「怎麼樣了？」

雲中雙鶴又互望了一眼，雲起强道：「這……本來，宮中的事，我們不宜多管——」

雪娘厲聲道：「若是你們心中還有天香宮，那就速將這四人殺了！」

雪娘的話，說得十分之重，雲中雙鶴說什麼也不敢担承「心中沒有天香宮」這個罪名，然而他們卻又明明知道，事有蹊蹺，是以兩人又望了一眼，雲起剛道：「雲總管，你身受重傷，我們送你回天香宮去！」

雪娘「桀桀」地冷笑起來，道：「好啊，我正要人護送我啦，快着人備車！」

雲中雙鶴一時之間，也猜不透雪娘的心中在想些什麼，但他們既然已想出了護送雪娘回天香宮的名目，想來到了天香宮，也不致於獲罪，是以立時吩咐了下去，雲起剛轉過頭來，對顧不全等四人道：「四位可得委屈些，要將四位綁上天香宮去！」

顧不全一聽，勃然大怒，罵道：「放你媽的狗臭屁！」

雲起剛面色一變，顧不全身子倏地向前一躍，掌風呼呼，一掌已向雲起剛打了出去，雲起剛大喝一聲，伸手在顧不全的拳上，輕輕撥了一撥。

顧不全雖然廢了一條腿，但是那一拳的力道，仍然不輕，可是雲起剛輕輕一撥，只聽得顧不全大叫一聲，他那一拳打出的方向已變，拳頭一歪，齊齊正正，向一根大柱，打了出去，「撲」地一聲響，拳頭陷進了大柱之中，顧不全大叫一聲，拔出了拳頭來，身子一幌，又砰地跌倒在地，雲起剛一腳踢出，正踢在顧不全的「軟穴」之上，顧不全破口大罵，身子卻再也不能動彈。

雲起剛制住了顧不全，又向着三人道：「三位是要我出手？還是怎樣？」

粉面玉郎君笑道：「我們自己來吧！」

譚盡盯住了雲中雙鶴，道：「你將我們四人制住，此去天香宮，我們定然遭人毒手！」

雲起强冷冷地道：「放心，只在我們身上，保你們安然到達天香宮，聽憑天香宮主人處置！」

譚盡一咬牙，道：「好，我反正是將死的人了，還怕什麼，請出手！」

他一揮手，「噹」地一聲，拋開了手中的鐵葫蘆，雙臂張開，雲起强身形疾欺向前，「拍」地一彈出，已封住了譚盡的「肩井穴」。

譚盡的身子一幌，還未曾跌倒，雲起强雙臂一縮，雙肘「砰砰」兩聲正撞在粉面玉郎君的「氣海穴」上，玉郎君只覺得眼前一黑，他本就受傷極重，再被雲起强用重手法封了穴道，又昏死了過去。

金不嫌一看這情形不對，自己簡直沒有反抗的餘地了，他忙叫道：「雲莊主，我們四人不打緊，最要緊的，是這小女娃子！」

他一面說，一面抱起了白棗兒，高高舉着。

雲中雙鶴齊聲道：「這小女娃是什麼人？」

金不嫌道：「我們不知道，但深信她也是天香宮中極重要的人物，雪娘干冒大不韙，千方百計要害的，也就是她，若是她死了，你們怕吃不住這重大責任！」

雲起剛道：「好，留着你瞧着這小女娃，雪總管，車已備妥了，請！」

雪娘腰際中了一刀，傷得也是不輕，她是自度沒有把握在如今的情形下，勝得過雲中雙鶴，是以才隱忍着的，這時雲起剛一催促她，她立時便向外走去，自有莊丁扶起了粉面玉郎君、譚盡、顧不全三人，金不嫌抱着白棗兒，跟在後面，出了大堂，已有兩輛馬車停着，粉面玉郎君、顧不全和譚盡三人，被塞進了車廂，金不嫌抱着白棗兒，上了車座，雪娘面帶冷笑，上了另一輛車。

雲中雙鶴上了雪娘的那一輛馬車的車座，一等一的武林高手，竟充起趕車的脚色來。馬鞭揮起，車輪轉動，兩輛馬車，一先一後，馳出了聚雲莊，轉眼之間，便已上了大路。聚雲莊上，來往的武林高手極多，看到兩位莊主，親自趕着馬車，俱都不勝駭異之至，但是馬車的去勢極快，他們根本沒有機會詢問，車已馳過去了是以只好心中存着疑惑。

看官，需知雲中雙鶴雲起强、雲起剛兩人，自這次趕着馬車，離了聚雲莊之後，便再也未曾回來，兩人從此消失無踪，成爲武林中的一個大謎。當日看到他們兩人離去的人雖多，但也沒有一個人，是知道他們到天香宮去的，是以傳說紛紜，但既然沒有人知道內情，所有的傳說，自然也全是猜測之詞，此事不在本書的範圍之內，表過就算。

却說那兩輛馬車，一直不停，向前馳着，第二天頭上，沿途已是十分荒僻，直向一座深山駛去，山路崎嶇，車身顛簸不已。

這兩天中，金不嫌和白棗兒，可以說是寸步不離，唯恐在未到天香宮之前，雪娘還會來加害白棗兒。但是足足兩天，雪娘在車廂中，未曾露過面。想來是離天香宮漸漸近了，是以雲中雙鶴的神色，也極其嚴肅。

第三天又趕了一天的路，到了傍晚時分，穿過了一條極長的峽谷，那峽谷兩旁，全是插天也似的高峯，是以峽谷中陰暗得可以，等到出了峽谷，反倒又覺得天色明亮了，在峽谷之外，乃是一幅小小的平地，雲中雙鶴一聲吆喝，車便停了下來。

金不嫌也忙勒定了韁繩，兩輛車子一起停下，金不嫌躍下車，又從車座上抱下白棗兒來，拉開了車門，車中顧不全，玉郎君和譚蟲三人的穴道仍然被封，東倒西歪地躺着。金不嫌才一拉開了車門，顧不全便罵道：「他奶奶的，還要我們在車中蹩多久？」金不嫌苦笑道：「我也不知道。」

譚蟲嘆了一聲道：「你去對雲中雙鶴說說，我們穴道被封，若是超過了五個對時，那人就成廢人了！」

金不嫌一笑，壓低了聲音道：「譚大哥，你們的穴道，我也可以解得開！」

粉面玉郎君「呸」地一聲，道：「別吹大氣了，你自己能够不死，已是奇事，如何還有氣力替我們解開穴道？」

金不嫌將聲音壓得更低道：「這就是有銀子的好處了，我身邊有七枝眞正百年的老山參，還有許多價值連城的傷藥，不但不死——」

金不嫌才講到這裏，顧不全已直叫了起來，道：「你已經沒有事了？」

金不嫌却現出了一個苦澀的笑容來，道：「金銀雖好，但至多只能延命，不能救命，我傷得十分之重，好是不會好的了，但仗着靈藥爲助，連日來，我一面趕車，一面又將本身眞氣，聚於左臂，我全身只有這條左臂，還可以使喚，也足够力道替你們解開穴道！」

金不嫌在聚雲莊上，傷得極重，照說他武功再高，也難以挺得下去，連日來他居然若無其事，玉郎君等三人，心中本就訝異，此際聽得他講明了原委，方知端的，知道金不嫌不過是硬仗着靈藥，延幾天命，都一起苦笑了起來，心頭不禁黯然。

他們四個人，酒色財氣，在武林中雖然給人相提並論，但却決不是什麼朋友，然而這幾天來，他們自敵而友，生死與共，却是息息相關，想到金不嫌原來並不是重傷已癒，心中都十分難過。

金不嫌自然可以從各人的神情上，看出他們心中在想些什麼，他苦笑着，道：「你們自己，死期將近，重傷難愈，半身殘廢，正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還來替我難過作什麼？」

顧不全道：「他奶奶的算來還是我最好了！」

他們四人在低聲交談，白棗兒自然聽不懂，但是她還是用心聽着，這時白棗兒忽然道：「金叔叔，他們爲何睡了三天，還沒有睡醒？不肯起來？」

白棗兒不知玉郎君等三人是被點了穴道，還只道三人是貪睡，玉郎君等三人，都覺得心中凄然，他們蟲了那麼大的力量來保護白棗兒，但是白棗兒的前途如何，却仍然渺茫得很！

金不嫌忙道：「他們快起來了！」

金不嫌一面說，一面轉頭，向雲中雙鶴看去，他是想趁雲中雙鶴不覺，先解開了三人穴道再說。

只見雪娘的車子，仍然是車門緊閉，雪娘也不知在車中做什麼。而雲中雙鶴則已拾了許多乾枝，堆成了一堆，看來是準備在此過夜了。

在金不嫌回過頭去看時，只見雲起剛點着了那堆樹枝，雲起強則走向車子，在車門前站定，叫道：「雪總管可要出車來走動一下？」

在車廂中，則隨着雲起剛的一問，傳來了一下呻吟聲，雲起剛一怔，又問道：「雪總管，你傷勢如何？」

他一面說，一面已拉開了車門，向車中望去。

金不嫌一看到雲起強探頭進車廂去，雲起剛則背着他，這正是他解開粉面玉郎君等三人穴道的大好機會，是以他先將白棗兒放了下來。

却不料就在他準備出手之際，只聽得雲起強突然發出了一下極怪異的呼叫聲來，金不嫌陡地一怔，立時轉頭看去，刹那之間，他心頭的吃驚，實是難以形容！

因爲他再也料不到突然之間，會生出了那樣的變故！這時，在車中的三人，也聽到了雲起強的那一下凄厲之極，令人毛髮直豎的怪叫聲，他們齊聲問道：「什麼事？外面發生了什麼事？」

金不嫌不是未曾聽到三人的詢問，可是因爲在那刹間發生的變故，實在太驚人了，是以他張口結舌，不知該如何回答才好！

只見雲起強在一探進車廂之後，立時又向後退出一步，那只是一進一退，電光火石的一刹間，然而雲起強已然大不相同了！

在雲起強向後退出一步之際，他的臉上，就在鼻樑之上，齊齊正正，刺着一柄利刄！

那柄利刄，映着夕陽的餘暉，在閃閃生光，金不嫌一眼就可以認出，那是雪娘的東西，他自己也

正是傷在那柄匕首之下的。

而從匕首露在外面的情形來看，匕首刺進雲起強的面門，足有五六寸深！

金不嫌在僵立不動，只見雲起剛也是陡地一怔然後，一躍而起，掠到了雲起強的身邊，伸手扶住了雲起強，但這時候，雲起強已經連話也講不出來了，他嘴唇掀動，只叫出了「兄弟」兩個字！

接着，便見他的身子一陣抽搐，眼望上翻，已然斷了氣，雲起剛的身子在劇烈發着抖，他的雙眼之中，似要冒出火來，望定了車廂。

車廂的門雖然打開着，然而從金不嫌所在的地方，仍然看不清車廂中的情形。

他只聽得雪娘在車廂中，發出一陣「格格」的嬌笑聲來，接着，便是她柔美動聽的聲音，道：「站着發抖幹什麼，還不將匕首拔出來給我！」

在車中的三人，全然不知道外面發生了什麼事，他們只是從金不嫌的神情上，看出外面所發生的事，實是非同小可，他們全都心癢難熬，顧不全更是性急，破口罵道：「他媽的，究竟是什麼事？」

他一問，金不嫌還沒有回答，白棗兒先又哭了起來。

白棗兒究竟還是小孩子，如何見過這等殺人的勾當？這時，雲起強的面上，釘着一柄匕首，鮮血長流，實是可怖之極，如同厲鬼一樣，白棗兒心中一害怕，便自然而然，哭了起來。

也直到此際，金不嫌才緩過了一口氣來，急急叫道：「雪娘她……她殺了雲起強！」

車中粉面玉郎君等三人，齊皆一怔，也就在這時，只聽得雲起剛一聲大喝道：「好，給你！」

他一伸手，握住了匕首的柄，手臂振動，人的頭部，全是骨骼，那一匕首刺得如此之深，匕首已深陷在頭骨之中，是以雲起剛一振手臂，將匕首拔出來之際，只聽得一下極其刺耳的砉然之聲。

而匕首一拔了出來，鮮血更如泉湧，雲起剛的雙眼之中，佈滿了紅絲，左手一推，推開了雲起強的屍體，一腳飛起，踢在車廂之上。

雲中雙鶴的武功，本就不弱，這時兄弟慘死，雲起剛心中的悲憤，難以形容，這一腳踢出，力道自然也強得可以，只聽得「嘩啦」一聲響，整個車廂，已然坍下了一半，木片紛飛！

車廂一塌了下來，雪娘自然也已現身，只見她端端正正，坐在車廂之中，滿面笑容，看她的神情，倒像是甚麼事也未曾發生過！

碎木片在雪娘的頭上飛了過去，雪娘又格格地笑着道：「怎麼樣？想和我動手麼？」

雲起剛又是一聲怒吼，身子陡地向前撲了出去，那一撲勢之猛，簡直就如同猛虎出柙一樣！

可是，就在他向前撲出之際，雪娘的身形，突然向上一提，已輕飄飄拔了起來。金不嫌一看到這裏，大吃一驚失聲道：「不好，她傷已痊癒了！」

金不嫌話才出口，又是轟然一聲巨響，雲起剛那一撲，未曾撲中雪娘，身子壓在車廂上，將兩隻車輪壓碎，車廂整個倒了下來，拉車的健馬，一陣急嘶，而也就在此際，只見雪娘一身白衣，在半空之中，衣袂飄動，身子陡地一翻，已到了雲起剛的背後！

金不嫌一見情形不好，忙大叫道：「雲莊主小心！」

但是金不嫌的話，還是遲了一步，雪娘的身形一沉，雲起剛才一挺之間，「叭」地一聲響，雪娘的一掌，已然擊在雲起剛的後心！

只聽得雲起剛大叫了一聲，身子倏地轉了起來，手中匕首，向前疾送了出去！

雪娘自上而下擊下的那一掌，使的自然是「紫氣摩雲掌」功夫，而且，她自知這一掌，實是非中不可，是以蘊的力道這麼大，又恰好擊在雲起剛背心的，「靈台穴」上，那「靈台穴」直通人心，又稱爲「人心穴」，乃是人身三大死穴之一！

是以，雲起剛中了一掌之後，根本不待紫氣摩雲掌的毒性發作，便已萬無生理，然而他還是硬生生地轉過了身來，他一轉身，雪娘已在向後退了，而就在那一刹間，雲起剛一張口，「哇」地一聲，一股血泉，自他的口中，直噴了出來！

這一下變化，連雪娘也未曾料到，雲起剛身受重傷，一身眞氣，在片刻之間渲洩，那一股血泉，隨着他數十年苦練之功，一起洩出，去勢簡直疾得如同是一股血箭一樣，才一噴出，便沒頭沒面，正

噴在雪娘的面上，雪娘發出了一下怪叫，身子陡地向後退去，雲起剛手中的七首，猛地又向前一送。

只聽得「刷」地一聲，那柄七首，在送出去之際，雲起剛實在已經斷了氣，是以七首刺在雪娘的胸際，雲起剛的雙手已向下沉去，七首鋒利的刄口，又在雪娘的胸腹之間，劃出了一道口子。

雪娘連退了三四步，坐倒在地，只聽得連聲厲呼，滿面血污，那裏還是一個美人兒，簡直就是一個才從十八層阿鼻地獄中衝出來的惡鬼！

而在雪娘坐倒在地之際，雲起剛的身子向旁一側，也砰地一聲，跌倒在地！

金不嫌固然也是久歷江湖的高手，但是那一場惡鬥，轉眼之間，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雲中雙鶴，盡皆死於非命，却也令他看得目瞪口呆。

顧不全在車廂中，實在忍不住了，大聲叫道：「究竟怎麼了？」

金不嫌搖着頭，眼前的變化情形，要叫他說，他實在也有說不出來之苦，是以他伸手一掌，拍在顧不全的腰際，道：「你自已來看！」

顧不全被金不嫌一掌拍開了穴道，血脈一流通，他大叫一聲，身子一側，便自車廂之中，走了出來，「砰」地一聲，跌倒在地，立時抬起頭來看看，只見雪娘滿面血污，正在搖搖幌幌地站了起來，一身血污，實在是可怕到了極點，一時之間，他竟然認不出那是甚麼人來，失聲道：「這……這是甚麼人？」

金不嫌吸了一口氣，又打開了兩人的穴道。

玉郎君和譚盡相扶着，也自車廂之中，走了出來，等他們兩人出了車廂時，雪娘已經站直了身子，頭髮散披，手在面上抹着，更是可怖。

白棗兒已嚇得呆了，也忘記了哭，只是緊抱住了金不嫌的腿，將頭埋在金不嫌的粗脚上，金不嫌等四人，望定了雪娘，這時天色已經漸漸黑了下來，可是他們還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只見雪娘不住伸手在面上抹着，但是才抹去了鮮血，却又有鮮血流出來。

如果她面上沾染的，只是雲起剛噴出來的一股血泉，那麼，一抹再抹之下，血早已抹淨了，但如今的情形，却並不是如此！

金不嫌到了這時，才「啊」地一聲，倒吸了一口涼氣，他已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

雲起剛那一股血泉，自他的口中，噴了出來，力道勁疾之極，等如無數的暗器一樣，齊噴在雪娘的面上，雪娘的面上，實在是再也沒有一點完整的肌膚了！

那實在是駭人聽聞之極的事，是以金不嫌不由自主，失聲叫了一下。

而金不嫌一叫，雪娘雙手揮舞着，厲聲道：「你幸災樂禍麼，我一樣可以殺你！」

她那兩句話，聲音更是凄厲之極，一面說，一面已轉過面，向着四人，譚盡在四人之中，最是見多識廣，他一看到雪娘轉過面來，便道：「她已瞎了眼！」

譚盡一叫，玉郎君等三人，心中不禁大喜，因爲他們四人，這時簡直一點抵抗的能力也沒有，如果雪娘只是爲了皮肉之傷，那麼他們四人，一樣難逃毒手，可是如果雪娘雙眼已盲的話，那就大不同了！金不嫌這時，也已看出，在雪娘的眼眶之中，的確也在向外汩汩在流着血，他忙道：「不錯，雲起剛一口鮮血，噴中了她的面門——」

金不嫌一句話還未曾講完，雪娘突然發出了一下令人心神皆悸的怪叫聲，雙臂揚起，十指箕張，向着金不嫌，直撲了過來。

金不嫌料不到雪娘在那樣的情形之下，循聲撲到，來勢依然是如此之猛，他一抱白棗兒，向旁便倒，倒在地上，一骨碌滾了開去。

而雪娘的武功，也當眞了得，一撲不中，飛起一脚，踢向金不嫌，「砰」地一聲，正踢在金不嫌的腹際，只差了一點，未曾踢中白棗兒的頭上，金不嫌大駭，又接連滾了幾滾。

雪娘才一站定，譚盡便自她的身後，掩了過去，雙拳齊出，雪娘子身子一幌，疾轉過身來，譚盡那兩拳，去勢極快，雪娘仍然未曾逃得過去，「砰砰」兩聲，擊個正着，其中一拳，正擊在雪娘被雲起剛創開的那條口子之上，雪娘厲叫一聲，身子後倒，但仍然雙脚飛起，踢在譚盡的小腹上。

譚盡的小腹被雪娘雙脚踢中，整個人立時萎縮在地，粉面玉郎君駭然道：「譚大哥，你……你……你……。」

譚盡痛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粉面玉郎君轉頭看雪娘時，雪娘已一動也不動地躺在地上，粉面玉郎君慢慢向前走出了兩步，來到了雪娘的身邊！

他實在無法相信，眼前這個令人一看之下，幾乎連閉上眼睛的勇氣都沒有的血人，會是曾在自已懷中，婉轉承歡，花容月貌，令人終生難忘的美人兒！

粉面玉郎君站着發呆，只聽得顧不全叫道：「看，她還未曾斷氣！」

顧不全一叫，粉面玉郎君猛地低頭一看，果然看到雪娘的胸口，還在微微起伏，他連忙向後退去，可是他才退出了一步，只聽得雪娘又是一聲怪叫，身子突然又從地上，彈了起來。

當她的身子彈起之際，在她的傷口之中，鮮血

疾洒而出，她整個人向玉郎君撲了過來，粉面玉郎君簡直嚇得呆了，「砰」地一聲，被她整個人撞中，胸口一陣發熱，口角鮮血長流，又已傷上加傷！

粉面玉郎君「砰」地跌倒在地，雪娘也跌在地上，這一次，誰都看得出來，雪娘已經死了！

他們四人，各自倒在地上喘着氣，就在此際，只聞得一陣急驟的馬蹄聲，傳了過來，在此時，四匹馬，奔到了近前，譚盡勉力直了直身子，只見那四匹馬，馳到了近前，馬上的人，高冠古服，分明是天香宮來的。

那四個人勒定了馬，向粉面玉郎君等四人，望了一眼，一聲冷笑，又要拔足向前馳去，顧不全大聲叫道：「四位可是天香宮來的麼？」

馬上那四人之中，一個冷冷地道：「天香宮不理江湖俗事，別廢話了！」

顧不全罵道：「他奶奶的，誰在廢話，你們來看看，這小女娃，可是天香宮的？」

顧不全伸手向白棗兒一指，馬上那四人，突然一起驚呼，飛身下馬！

白棗兒也在這時，轉過頭來，她望着一個老者，道：「楊老爹！」

那老者直奔到了近前，一伸手，抱白棗兒抱了起來道：「小宮主！」

譚盡等四人互看了一眼，顧不全忙道：「甚麼，白棗兒她……她是天香宮主人的女兒？」

那姓楊的老者道：「正是！小宮主找到了，我們快回宮覆命去，雪娘陰謀害小宮主，不知何在，再請主人派人去追她回來治罪！」

顧不全道：「那賊婆娘，已然死了！」

姓楊的老者「啊」地一聲道：「四位是——」

譚盡搖手道：「我們不想知道別的，只想知道白棗兒是小宮主，雪娘何以要害她？」

楊姓老者道：「雪娘頗得天香宮主人寵愛，但主人更愛小宮主，是以她陰謀命人將小宮主帶出宮去殺害，但是那人天良發現，將小宮主送到了龍門幫幫主手上，雪娘得信之後，又來出宮追殺！」

譚盡等四人，長長呼了一口氣，齊聲道：「白棗兒，再見了！」

白棗兒揚着胖胖的小手，道：「再見了，他媽的。」這「他媽的」三字，出於白棗兒之口，天香宮來的人，目瞪口呆，但是譚盡等四人却呵呵大笑了起來，那四人一頓足，立時飛身上馬，四匹馬又疾馳而去，轉眼之間，就不見了！

四人笑了一會，又靜了下來，粉面玉郎君道：「白棗兒總算沒有事了，但不知她長大之後，是不是還會記得我們這四個人？」

顧不全道：「記得不起得，又有甚麼關係？我們連性命也豁了出去，本來就只要白棗兒安全，別的不爲甚麼！」

譚盡和金不嫌兩人，以極其欣慰的聲音道：「現在白棗兒總算安全了！」

他們四人，心中都感到無比的藉慰，他們都不是甚麼仁人俠士，但是却全然不計代價，做了這樣的一件事，究竟爲了甚麼，只怕連他們自己也說不上來。

天色漸漸地黑了。

第二天早上，只有顧不全一人，持着樹枝，慢慢地驅車離去，粉面玉郎君，金不嫌，譚盡三人，全都在滿足的微笑中，傷重而死了。

而顧不全去了何處，也沒有人知道，誰會去注意一個廢人的下落呢？

（續完）

精選新派武俠連載

七星堡

慕容美・著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徒烈跟師父「遊龍老人」趙笑峯分別後，獨自前往黃金嶺逍遙村，擬探聽施天青下落，至潼關，司徒烈把瘋和尚留給他的紙包打開，裏面包的竟是「先天太極式」秘笈，司徒烈依着瘋和尚指示，在潼關逗留下來，打算以七天時間習成絕學，詎知在最後一天，竟撞見「一招勾魂」閻士，要把他拘作人質，以迫施天青將一元經交換，危急間，幸迷娘化裝糊塗叟出現，着閻士五月五日往岳陽樓爭奪，閻士走後，迷娘說糊塗叟在三年前離開青城後便不知下落，她便是爲尋訪恩師才在江湖走動。

花毒滿山迷淸鳳　狐騷遍地困玉龍

司徒烈安慰她道：「大姊安心，他老人家在忙一件要緊的事也不一定。」

「他老人家一生中，從不知道甚麼叫做要緊的事。」

「那麼，大姊難道他老人家有甚意外不成？」

迷娘搖搖頭，嘆道：「關於這一點，誰也不敢斷定。」

手朝遠處一堆衣物一指，悽然一笑，又道：「上官倩出世便是一個孤兒，連姓氏也是恩師所賜，除了恩師而外，這世間上官倩再無親人了，上官倩就不相信蒼天會有那麼狠心……就憑着那一堆衣物，他老人家便死不了……至少他老人家會永遠活在我心中。」

司徒烈身勢相近，聽了不禁黯然神傷。靜了片刻，司徒烈爲了打破傷感氣氛，强笑道：「大姊，你，你剛才扮得好像啊！」

迷娘忍不住笑說道：「像不像，你怎知道？」

司徒烈被問得自覺好笑，想了想，忽然張目分辯道：「這有何難？設非仿效逼眞，怎能瞞得過一招勾魂那等人物？」

迷娘唔了一聲，點點頭嘆道：「當然嘍，我是他老人家一手撫育長大的啊。」

司徒烈怕她再說出甚麼傷心話，忙笑岔道：「唯一不像的便是你敲我的那一竹竿，我相信如果眞的換了令師他老人家，決不會敲得那麼重。」

迷娘笑了，像微風吹散一天浮雲。

她笑了好一陣，這才佯嗔道：「救你一命，只打了你一竿子，你還記嫌？」

司徒烈也佯裝正經，搖頭道：「你只能算救了我半條命。」

「半條命，怎麼說？」

司徒烈微微一笑，說道：「還有半條命是一元劍法的功勞。」

迷娘一怔，旋卽會過意來，不禁正容點頭道：「玩笑歸玩笑，你這話倒是眞的。大姊知道，那魔頭跟家師的武功向在伯仲之間，家師不怕他，他也不見得怕家師，所以大姊才情急智生，要了那一手，其實大姊一點把握也沒有，說來眞是險極。」

司徒烈有點不服氣道：「以大姊劍法上精純造詣，再加上我，我就不相信眞的鬥那魔頭不過。」

迷娘搖搖頭，嘆道：「差是差不太多，但想佔上風，却是甚難。」

司徒烈忽然想到先天太極式，不禁嘆道：「可惜早了一天，不然那魔頭就好看了。」

迷娘聽了不解道：「晚一天便如何？」

司徒烈不便解釋，只好苦笑道：「以後再告訴你。」

他怕她生疑，忙岔以他語道：「大姊，你幾時見過了瘋和尚？」

迷娘大概以爲司徒烈在等人，晚一天人到了，自然不怕一招勾魂，她這樣想着，便沒有追問。這時聽司徒烈問話，又是一怔道：「瘋和尚？那位瘋和尚？」

司徒烈也有點奇怪道：「那你怎知道五月五岳陽樓有個武會的呢？」

迷娘皺眉道：「那是神機怪乞說的呀！」

司徒烈噢了一聲，迷娘又道：「前幾天，我在金庸附近碰到怪乞，我問起了你，怪乞說：剛分手，現在去了那兒不知道，你想找他，可於五月五趕去岳陽——」

不知怎的，麗容忽然紅了一下。

司徒烈沒有注意，她頓了一下，接着說道：「我便告訴怪乞，我只不過問問而已，怪乞咳了一聲，便將令師與他接到一份請柬的事說了出來。」

「沒提請柬誰發的？」

迷娘搖頭道：「沒有。」跟着又問道：「是甚麼瘋和尚發的麼？」

司徒烈點點頭。

迷娘又問道：「瘋和尚是誰？」

司徒烈嘆道：「談到這個，話就長了！」

迷娘不悅地道：「有多長？」

司徒烈忙陪笑：「好，我說，就在這兒麼？」

迷娘猶有餘嗔地道：「不然去那裏？」

司徒烈想了一下，道：「回到我歇脚的地方如何？」

「客棧？」

「怎麼呢？」

「三更半夜——別人會怎麼想？」

司徒烈噢得一聲，俊面微紅，忙道：「那麼，大姊先收拾好東西，我們就在下面空地上談到天亮吧。」

迷娘並沒有眞的生氣，這時點點頭，移步起身去將地上化裝衣物準備包起，司徒烈本朝着她的背影發怔，這時忽然奔過去阻止道：「且慢，大姊。」

迷娘愕然偏面望他。

司徒烈手朝地下一指，笑道：「穿戴起來，大姊，回復剛才的樣子。」

迷娘秋波閃漾，立卽會意，點點頭，復又揚臉

嚅道：「像先前一樣，站開去！」

司徒烈笑笑，依言轉身退開，約盞茶光景，跟司徒烈一道步下城牆的，已由儀態萬千的絕代佳人變成一位身軀臃腫，眉目難分的怪老人了！

司徒烈偏面笑道：「大姊——」

怪老人竹竿一揚，司徒烈頭一縮，忙笑道：「不，大姊，我——唉，老前輩！」

怪老人搖頭晃腦地嗯了一聲。

司徒烈搖頭苦笑道：「這樣我太划不來了。」

怪老人瞪眼叱道：「剛才就划得來？」

司徒烈搖頭苦笑笑道：「那可不一樣。」

「有甚麼分別？」

「剛才我是不知道呀。」

「還裝不知道不就得了？」

「別取笑了。」

「爲何不能？」

司徒烈不經意地笑道：「現在我的心，已被青城迷娘佔取——」

怪老人霍地背轉身軀。司徒烈笑容遽斂，輕啊一聲，不由自主的低下了頭。夜，很靜，繁星閃爍，像千百對在相互示意的眼睛。

萬籟無聲，只有偶而吹來一陣和風，輕輕，輕輕地扯動着衣角。月影默默西移，空地上兩條人影一動不動，像石。

像很久很久之後，司徒烈移近一步，低聲道：「原諒我，大姊，我，我實在出於無心。」

另一個聲音幽幽地答道：「你無心——我！我知道。」

司徒烈低聲又道：「我怕大姊誤會。」

另一個聲音強笑着道：「是的，大姊幾乎誤會了。」幽幽一嘆，漫聲又道：「不過，大姊現在明白啦。」

聲音好似來自很遠很遠的地方，又好像一種聲音，同時來自幾處地方，司徒烈有着一種眩暈的感覺。

「我一直覺得——」他說，聲音好似是從自己口中發出：「我不會說話，我，我從來不懂得用甚麼樣的詞句才能表達心中的意思。」

另一個聲音靜靜地道：「那很痛苦是嗎？我知道！」淡淡一笑，接着又道：「有話說不出來，始終只有自己一個知道，那種痛苦决非常人所能忍受，弟弟，你以爲大姊說得對不對？」

司徒烈仰面望天，月兒像舊紙上一團淡黃的水，他看不清了，他眼裏已湧滿淚水，他告訴自己，現在，只要能見父親一面，他可以死去了——。

柔和的夜風，輕輕，輕輕地吹着。

夜風中，一股淡淡的異香在幽幽地流動。

這種自四面八方向空地上吹送而來的異香，已經開始了一會兒了，自那時候起，司徒烈的身心便有點恍惚起來。

他彷彿在不知不覺中，一下子來到了百花盛開的花園。

春風拂面如撫，花氣襲人欲醉，一陣陣美好的感受，禁遏不住地自心底泛湧而起，於是，一種無以名之的情感開始支配着他，他感覺到內心有着無限的愛慕之情，需要傾訴。

這時，風吹着，馨逸的異香愈來愈濃。

他仰面而立，心情漸由恍惚而激動，血脈中慢慢地流動着一種燃燒的感覺。

忽然之間，他耳中傳入一陣輕微，而急促的嬌喘。

急急偏臉看去時，他見到一雙白玉般的纖手在空中不住地揮動，破衣碎片像一羣彩蝶，正環繞着一條婀娜的胴體翩翩飛舞。

不一會，彩蝶紛紛委墮，眼前一亮，一位似曾相識，但迷糊間却又想不出究竟在那兒見過，有如天仙一般的絕色美人出現了。

美人兒宛若奔月嫦娥，正玉靨飛霞，情深欵欵地注視着他。

柳腰搖搖欲折，好似嬌不勝力，俏眸含羞乜斜，彷彿欲語還休地在朝他遞送着無聲的呼喚。

四目相接，如電交流，心旌搖曳，魂魄俱蕩。

他感到心房狂跳，血行遽然加速，僅有的一點點理智也喪失了，一種如受烈火煎熬般的衝動，令他雙臂一張，狂撲前去。

就在這一髮千鈞的刹那——驀地，一聲嘿，北城牆陰暗處，其疾無比地竄出一條身形，其勢有若鷹隼閃降，逕撲當場，身未落地，空中一臂暴伸，駢雙指，流星趕月，正好攔在空地上兩條身軀待擁未合之先，分別將二人先後點倒。

二人先後栽倒，來人也即飄然落地。

這位不速之客站定身軀之後，如釋重荷般地，仰臉深深地噓出了一口氣，然後冷笑着又朝地下瞥了一眼，這才微現不安地環顧起來。

月色下，但見此人年約三旬左右，一身勁裝，五官端正英挺，眉濃凝煞，一雙目光雖然奕奕有神，却有點詭譎莫測地閃爍不定。

諸君，認出此人是誰？

一點不錯，就是他——貪淫好色，一身是罪，當年曾在玉門關強姦孕婦，犯下兩屍三命血案，年前因挑逗藍關黑白雙鳳成姦，被一招勾魂設計報復，險些斷送小命，嗣後僥倖逃過鬼門關，現在正爲

七星堡主下令捕殺的七星堡門下叛徒，七星第二煞，玉面閻羅蕭明！

就在玉面閻羅四下環顧之際，一片脆噫聲起，空地四週陰影中，不約而同地，如飛地奔出四名身披不同顏色的披風，人手一支餘烟裊裊的鶴嘴壺，芳年均在雙十上下，姿色也都不惡的妙齡少女。

四名少女奔至空地中央，將玉面閻羅以及人事不省的司徒烈跟青城迷娘，分四面團團圍住。

首先是東面那名身披淡紅披風，兩肩各繡桃紅一朵的少女，用手一指玉面閻羅，發急地嗔責道：

「蕭少主，你，你這是什麼意思？」

玉面閻羅面露尷尬之色，支吾了兩聲，却沒說出什麼來。

這時，西面那名身披銀灰披風，兩肩各繡杏花一朵的少女，雙目注視着玉面閻羅，哼了一聲接口道：「蕭少主，以你在本教中少主的身份，我們幾個，本來不配向你少主有所責備，但現在情形不同，本教『梅』『蘭』『玫瑰』『牡丹』四分壇，自『梅』『蘭』兩位壇主犯律，遭教主處死出缺後，教主一直虛位以待，這次自金庸遠飛三道『百花令』，你蕭少主也是奉令而來，不是不知道教主的意思，這位青城女俠很可能就是本教來日的『梅』壇壇主，你雖是本教少主之一，但本教壇主以上都是教主的人，你少主入教也非一日，做甚還要這樣冒昧呢？」

玉面閻羅臉上紅白不定，這時目光一轉，忙道：「報告春桃銀杏兩位姊姊，我，本少主，其所以不待四位姊姊吩咐，便驀然出手的原因，就是爲了這一點！」

桃花少女斜瞥一眼道：「爲了那一點？」

玉面閻羅急忙答道：「就爲了她，這位青城女俠，她將是教主的人！」

杏花少女哼了一聲道：「蕭少主的話杏花聽不懂。」

玉面閻羅乾咳一聲，强笑道：「因爲她是教主的人，所以，所以我怕——」

又是一聲乾咳，勉強地笑了笑，頓住沒說下去，杏花少女杏眼微瞪，手指玉面閻羅，冷冷追問道：「說出來呀！你怕什麼？」

玉面閻羅掙扎了一下，低聲道：「我怕——他們或許會情不自禁。」

桃花少女哼了一聲，杏花少女搶着冷笑道：「蕭少主你在對誰說話？你明明知道，我們剛才所放的是『極樂散』，而不是『百花消魂散』，祇要他們兩軀相擁，必然丁香互遞，那時候，陰陽氣交，自然會雙雙暈厥，我們『桃』『杏』『海棠』『水仙』，在『牡丹』分壇下，地位雖然不高，但除了壇主，在其餘廿四花中，也算是一名不大不小的『花令』，你蕭少主這種掩耳盜鈴的辯詞，難道一點也不覺得有點欺人太甚麼？」

杏花少女詞鋒好不銳利，玉面閻羅被搶白得十分難堪，一副哭笑不得的神情，顯得相當後悔。

不知道是他自知做錯了事呢？抑或另外有所顧忌？他除了尷尬地陪着笑臉外，一點老羞成怒的表示也沒有，這時連連低頭嘆道：「唉唉，我，我眞糊塗，糊塗極了。」

南面那名身披淺綠披風，兩肩繡有水仙花的少女仰臉微哂道：「糊塗？嘿，鬼才相信，蕭少主不過是因爲吃乾醋罷了！」

玉面閻羅聽了，裝出一種被冤屈了的神情，無可奈何地搖頭苦笑着，輪流望着四女，目光中雖露出求饒之色，口中却未再分辯什麼。

杏花少女瞥了他一眼，恨恨地又說道：「教主的『百花玄陰功』，功成且夕，眼下所欠缺的，就祇一顆『玄陰金丹』。這位青城女俠，一身內功已臻上乘火候，且芳年正值三八花信，一切均符合於教主採煉金丹的要求，黃花閨女雖然不難羅致，但像具有這兩項條件的玄陰貞身，捨了這位女俠，放眼當今武林，何處再找第二位？」

桃花少女惋嘆道：「尤其是今夜的巧合——」

杏花少女恨聲道：「誰說不是？教主曾經說過，女子年華進入花信之期，除非兩情相悅，春情甚難達到巔峯境界，勉強從事，金丹之功效，勢將大爲減色，難得今夜女美男俊，雙方又係素識，雖不能斷定彼等在愛戀之中，但人非聖賢，男女間眞正的友情畢竟甚少，雙方縱屬正派門下，心底暗蘊慕戀之情，總是在所難免，再藉極樂散之助，俟其情盈，蒙以本教百日香，保持其情感現狀，飛書教主降駕，金丹取得，便可大功立成。」

說至此處，恨意愈濃，手指玉面閻羅，切齒接說道：「教主說，一旦『百花玄陰功』練成，別說區區一名『七星堡主』，就是『劍聖』復活，再加上『天山遊龍』，任他們『三奇』聯手，也將不是他老人家之敵，那時候，他老人家便是天下第一人。而現在，功虧一簣，千載難逢的奇遇，被你舉手之間破壞得乾乾淨淨！」

桃花少女低低一嘆道：「我們四姊妹，也眞命薄——」

杏花少女杏眼一紅，接口道：「不是麼？我們四姊妹眼看即可由分壇『花令』，超升爲總壇『花妃』，並可各獲一面『長春符』，按符令便可以：『任情行事，永赦不死』！」

桃花少女低嘆着，補充道：「與『花后分庭抗

禮』！」

水仙少女仰臉漫聲道：「水仙嚮往的則是符令的最後一條：『可拒教主之幸，可憑符隨時召幸教主以下之少主，花郎，金蜂，銀蝶』！」

其他三女聽了，同聲幽幽一嘆，芳容均油然現出悵然若失之色，玉面閻羅至此也臉色微變，表現出眞正的惶恐不安之狀。他搓着手，望望這個，又望望那個，好幾次想開口，胆子却始終壯不起來，因此話到嘴邊，每每又嚥了回去。

好半晌之後，他才咬咬牙，掙扎着低聲道：「四位姊姊，都是我不好，我們——我們可以再來一次麼？」

他說話時係面對桃花少女，桃花少女嘿了一聲，沒理他。他避開杏花少女，又將眼光移向水仙少女，水仙少女仰起了臉，而海棠少女則不待他目光到來，卽將粉臉扭向了別處！

最後，玉面閻羅無可奈何，祗好向杏花少女低聲下氣地哀求道：「杏花姊姊，還是求你做做主意吧！」

「再來一次？」杏花少女嘿嘿笑道：「可以嗎？哼，你眞說得太天眞了！本教極樂散的威力你不是不知道，他們要是凡夫俗婦，早就虛脫了，再來一次誰人受得了？」

說着，微微一嘆，又道：「所以說，這種事難就難在可遇而不可求啊。」

桃花少女冷冷接口道：「第二次就是成功了，勢必損及眞元，而功效也僅有七成左右，教主明察秋毫，一旦發現陰丹有異，嚴究起來，反而是弄巧成拙，到時候誰有胆子敢瞞住不說？」

玉面閻羅目光在秀眸緊閤的迷娘玉容上瞥了兩眼，强隱下一股貪婪之色，忽然抬臉朝四個少女低聲神秘地道：「四位姊姊也許抱怨得太早呢！」

杏花少女杏眼一瞪道：「你是指什麼？」

玉面閻羅又朝地上瞥了一眼，極有自信地低哼道：「這位靑城迷娘，年屆三八花信，且出道已非一日，艷名滿武林，如說她仍是黃花閨女之身，誰能相信？」

杏花少女嘿了一聲道：「蕭少主這樣說，可有什麼根據？」

玉面閻羅也嘿了一聲道：「根據雖然沒有，但依常理推想，大概也錯不到那兒去！」

杏花少女怫然不悅地道：「哦，你說沒有錯就錯不了麼？哼，莫明其妙，要推責任也不是這麼個推法。你比教主如何？教主自創百花教以來，閱女不下數百，你呢？假如她不是玄陰眞身，教主爲什麼要連下三道金令？你敢說教主看走了眼麼？」

杏花少女聲色俱厲，玉面閻羅連忙陪笑道：「當然不敢，杏花姊姊，請你別認眞，我不過隨便說說罷了！」

杏花少女哼了一聲，沒再說什麼，玉面閻羅低頭想了一下，忽又抬起臉，在四名少女臉上分別投了哀求的一瞥，然後收回目光，低聲嚅嚅地道：「求求四位姊姊，這樣好不好？我們現在祗帶這位女俠一人回去，將另外這小子斃了，回去就說祗碰上這位女俠一個人，這樣不就沒事了麼？」

杏花少女哼了一聲，玉面閻羅忙接着又求道：「祗要四位姊姊肯爲我担待一次，姓蕭的敢指天爲誓——」

杏花少女打斷他話頭，仰臉微哂道：「好了，好了，蕭少主，別再說下去了，杏花乾脆告訴了你吧，我們四姊妹什麼事都好商量，就是這件事萬難從命。」

說至此處，放落靚綫，芳容一沉，又道：「蕭少主，我且問你，假如依你的吩咐做了，雖可矇蔽教主一時，但你知道的，我們五人今天之所以追踪到此，全因一招勾魂那姓閻的老鬼在我們分壇附近徘徊了好幾天，好似有所圖謀，雖經你直言一招勾魂可能是因爲發現了你，但壇主仍不放心，親躡老醜鬼之後，一直到達那家客棧，壇主回來後，除了佈置一切外，並一再交代說：有個年靑人，眉目俊秀，且似身懷某種神功，千萬一併拏他回去。這些話你少主當時聽得清清楚楚，如今若祗帶回一人，你叫我們怎生向壇主回覆。」玉面閻羅嘴角一扯，杏花不待他開口，接着又說道：「其次一點，也有矛盾，假如教主追問起來，我們若說遇見的祗是這位靑城女俠一人，教主一定會反問：那麼你們爲什麼要用極樂散呢？你們不知道這是我的人？你們不知道極樂散的用途和威力？抑或因爲你們自忖合五人之力還制服對方不了？蕭少主，請你替我們姊妹幾個想想吧！」

玉面閻羅似已早就備好辯詞，杏花少女話甫說完，他便立卽强笑着低聲道：「是的，是的，杏花姊姊設想詳盡，顧慮週到，實在令人佩服！」

「不過，咳——」他乾咳了一下，又道：「依愚下之意，這事也並不盡如杏花姊姊剛才所說的那樣嚴重。首先說教主方面，這位靑城女俠名排三老之後，在中原武林中，名氣甚大，推說我們五人不敵，並不爲過。如果諸位姊姊想做得愼重一點，不妨來個苦肉計，請那位姊姊先刺我一劍，那麼，諸位姊姊就可推說見我身已負創，事急無奈，才這樣做的，祗要我們五人立誓不漏隻字，教主還能懷疑什麼呢？」

說至此處，抬臉巴結着又强笑道：「杏花姊姊

，你說是不是？」

杏花少女哼了一聲，未置可否。

玉面閻羅又咳了一聲，這才掙扎着繼續說道：「至於你們壇主方面，地下躺着的這個小子，雖然一表非凡，不啻人中龍鳳，但是，你們壇主她是教主的人，教中規戒森嚴，她縱有心，也絕不可能以身試法，圖一時之歡，而不惜拚步『梅』『蘭』兩位壇主的後塵！」微微一頓，壓低聲音，但語氣中充滿誘惑地又道：「再說蕭某人我，自入本教以來，蒙教主錯愛，投効時日雖短，却能平步青雲，躋身教中五少主之一，地位和權力，皆不算太低，如由我暗地裏向她關說一聲，我是總壇的人，來日方長，今後報効牡丹分壇的機會，敢誇一句，多的是，你們壇主心智玲瓏，我相信，她絕不至不賞給我蕭某人一次小小的情面。」

四女互瞥一眼，但誰也沒有開口，玉面閻羅誤以爲事情大有轉機，一步不鬆地低聲接着說下去又道：「所以說，現在的問題便是四位姊姊答應不答應，祗要四位姊姊點點頭，我剛才已經說過，請四位姊姊相信，姓蕭的人絕不是負心之人。」

桃花少女輕咳一聲，玉面閻羅祗好住口。「是的，蕭少主說得不錯。」杏花少女仰臉漫聲道：「我們壇主是教主的人，她縱有意，也是力不從心。不過蕭少主可忘了另外一件事，壇主爲人，一向賞罰分明，大家都知道，牡丹分壇二十四花，她最疼寵我們四個，她這次交代，有她的用意，她雖不會以身試法，我們四姊妹難道也——？」杏花少女說至此處，眼光一掠地上司徒烈挺秀的俊容，粉頰微微泛紅，倏而住口，沒有再說下去。

北面那名身披淡紫，兩肩分別繡着一朶海棠，始終沒開過口的少女，這時乾咳一聲，順住其他三女靦綫，遞出一道眉語，然後開口道：「天也快亮了，我們走哪。」

其他三女漫應一聲，四人分成兩組，迅速俯身抬起地上被點中穴道的司徒烈跟靑城迷娘，朝玉面閻羅點點頭，算是招呼，然後飛登北城牆，眨眼消失不見了。

這時約莫是四更左右，月影西斜，夜風侵體生寒。

四女一走，空地上便剩下玉面閻羅一人，他孤零零地呆立着，濃眉聚煞，目凝兇光，臉色十分難看。

他就是再笨，也聽得出剛才杏花少女的未盡語意，這是他最感難堪的地方，他想不到以他在百花教總壇少主的身份，竟不若一個無名小子更能贏得牡丹分壇四名花令女郎的芳心！

「賤人，淫貨！」他恨恨地低罵道：「諒你們也不敢怎麼樣，放開這一回，以後祗要有機會，一且老子請得教主的『逍遙令』，老子捨命偸出教主的『神仙和合散』，首先便到『牡丹壇』來找你們四個賤貨，好叫你們幾個賤貨，一個個脫陰而死！嘿嘿，老子見機而作，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老子會坐着等死？嘿嘿，老子連師父七星堡主都敢叛了，老子還有什麼做不出來？嘿！」

出潼關北城，折向西行，不消多久，便可踏上關洛古道。

踏上關洛古道之後，向前再行里許，引目右顧，可遙見道旁兩箭之外，有一座蓊鬱的柏林。

林中有古墓一座，墓中人便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後漢太尉楊震」！

這時，夜色昏暗，關洛道上，一條灰色身影，正疾如流矢般地自古道上斜斜投向那座柏林，僅三五個起落，身形便已沒入林中。

林中，那座建於後漢延光四年，佔地甚廣的楊太尉墓前，一名勁裝夜行人，雙手正搭在墓前那塊剝落的石碑上，用力一帶一推，勁裝夜行人立身之處，立卽冉冉陷落，片刻之後，陷落的石板又冉冉上升，一切回復原狀。

勁裝夜行人進入墓下不久，一聲嘿嘿冷笑，石碑之前，驀又出現一人。

後來者手托一支兒臂粗細的旱烟筒，身穿新藍布襖，鼻端兩側有着兩道八字形的肉溝，此人仿着先前那位勁裝夜行人的動作，將石碑一帶一推，冉冉降入墓下。

勁裝夜行人——玉面閻羅——跳下石板，拐入右首一條甬道，前進約十數步，來至一座形式奇特的大廳。

廳壁上開着無數門戶，每座門戶上都漆着一朶色澤不同的花朶，游目所及，多係杜鵑，山茶，芍藥，迎春，櫻，李，菊，榴，桂，梨等習見的俗花，祗東西南北四邊有四朶花色澤特別鮮明，其順序是「桃花」「杏花」「水仙」「海棠」！

而大廳迎面居中，一枝獨艷的，却是一朶盛放的「牡丹」！

這時，數十盞透明紗燈照耀之下，廿四名身披雜色披風，各具姿色的艷裝女子，正分兩排屏列於大廳之中，居中高坐的，則是一名頭戴牡丹冠，兩肩霞披，身着雪白宮裝，手執一朶玉牡丹，年約二十四五的絕色佳人！

佳人座前，放着兩隻軟椅，椅上分別躺着一對男女，男的面如冠玉，女的貌若天人，唯均雙目緊閤，似在昏迷之中。

當玉面閻羅臉色不定，强持鎭靜，緩步來至大

廳之前時，廳中諸女，包括居中那位絕色佳人在內，方始紛紛自輭椅上那位英俊的少年臉上，收回目光。

顧盼之間，諸女臉上，均是紅白不定，秋波中猶漾着戀戀之色，居中那位絕色佳人，差不多也是一樣。

一絲玄秘的陰笑，自玉面閻羅的唇角上一現而逝。

這時，當玉面閻羅現身之後，諸女立即自動退開一步，中座佳人首先含笑欠身向下，嬌滴滴地招呼道：「蕭少主辛苦了。」

玉面閻羅躬身答道：「壇主好說。」

白衣佳人又道：「蕭少主請升座。」

玉面閻羅藉躬身之際，眼角迅掃，見白衣佳人座前四名姿色較爲出衆，也就是剛才跟他同採行動的四名少女，芳容並無多大異樣，心下畧寬，再細味白衣佳人語氣，也甚温和，這才又道一聲：「謹謝壇主賞座！」

一聲謝畢，便自升登白衣佳人肩次另一空座坐下。

玉面閻羅坐定後，先還雙目平視，强裝着一副嚴肅的凛然之色，但這樣僅僅維持了點火燃香的短暫時刻，眼神偶溜，立即目不轉睛地落向座前輭椅，朝椅中玉容如花，目前尚在昏迷中的迷娘呆視起來，望着，望着，直似被粘住一樣。

而諸女的目光，也先後悄悄地重新投向另一輭椅上的司徒烈。

白衣佳人秋波盈盈，微微一掃，目光所至，粉頰紅暈頓生，她矜持地硬將視綫挪開，正好瞥及玉面閻羅的痴呆神情，蛾眉不禁稍稍一皺。

於是，她輕輕咳了一聲。所有的人，立刻悚然警覺過來。

「四令除外，諸花聽命！」白衣佳人整容脆聲道：「立將這位青城女俠送入第一號暖室，菊花，榴花，迎春三名領隊，其餘諸花分三班守護，非奉本座牡丹令，任何人不得進入室內！」

一片嬌諾，廿餘名女子，立即簇擁着一隻輭椅，自左前方一道悄然開啓的密門，湧向地下，眨眼走得一個不見。

現在，廳中僅剩下了七人。

白衣佳人，玉面閻羅，桃，杏，水仙，海棠四花令，及不省人事，靜靜地躺在輭椅上的司徒烈。

諸女散去後，白衣佳人笑向玉面閻羅道：「蕭少主，大功告成，底下可又要麻煩你啦！」

迷娘被諸女擁走後，玉面閻羅臉上，立即露出一股悵然若失之色，白衣佳人向他說話，他竟是一字沒聽到。

白衣佳人看在眼裏，微微一笑，畧提聲浪又道：「天亮以後，敢煩少主立即飛馬金庸，請教主自總壇移駕。」

玉面閻羅輕哦一聲，連忙偏過臉來，唇皮一張，方待開口要說什麼時，目光射上白衣佳人艷光鑑人的臉龐，心神一蕩，口爲之噤，像先前他呆視迷娘一樣，眼光發直，唇皮微張，什麼話也說不出來了。

白衣佳人見狀，秋波乜斜，故意朝他投出一個媚笑，玉面閻羅臉色一白，情不自禁地有點微喘起來。

「是的——」他囁嚅地道：「壇主，你，你說什麼？」

白衣佳人媚然一笑道：「沒什麼，妾身說是迎教主金駕，什麼時候起程，少主儘可自己決定。」

玉面閻羅連哦兩聲，方待開口，白衣佳人業已毫不爲意地掉轉臉去，目光自輭椅上一帶而過，然後方向座前四女微笑道：「小妮子們，你們準備要娘如何處理？」

四女含羞低頭，白衣佳人低聲又笑道：「假如你們再不開口，娘可就要爲你們出主意啦！」

桃花少女瞥了水仙一眼，水仙瞥向海棠，海棠瞥向杏花，杏花少女扮了個怪臉，然後低頭羞人答答地道：「娘出主張吧！」

白衣佳人點頭一笑，旋即歛起笑容，輕咬櫻唇，目光凝視座下輭椅，神情好似在盤算一個不失公允的處理之法，但睫毛遮覆之下，秋波中，那股令人魂消的戀婪之色，却熊熊然，有如舐捲冬草的春火。

玉面閻羅目光電閃，業已看入眼中，這時却故意轉臉別處，拿捏着一派不以爲意，高高在上的總壇少主風度！

其實，從他臉上那份白中泛青的氣色看來，不難想像到，他內心此刻所燃燒着的一把醋火，其難忍難熬的程度，根本就不在白衣佳人的春火之下。

片刻之後，忽見白衣佳人脆聲笑道：「哦哦，小妮子們，娘有法子啦。」

四女含羞抬臉，白衣佳人却偏臉先朝玉面閻羅笑道：「現在座下輭椅上躺着的這位少俠，在四個小妮子出發之前，妾身便已想妥安置辦法，妾身擬於事先薦他前往總壇，加入總壇花蜂行列，依本教規定，花蜂在教中的身份，約與分壇之花令相等，祇要經過分壇壇主以上身份的人物許可，即可得幸花令以下諸花，此次這四個小妮子爲本教建功甚偉，故由妾身做主，破格叙賞，事後再由妾身補行呈報——」

秋波睨視，嫣然一笑，又道：「至於先後次序應該如何取決，蕭少主身爲總壇少主，今天又是上差身份，這就煩蕭少主評定一下如何？」

玉面閻羅極爲勉强地笑了笑，說道：「武霸天下，我教宗旨，及時行樂，我教妙諦。牡丹壇主乃我教中少數金玉身份的高輩人物之一，一行一言，均足爲百花楷模，卑座有幸參與令壇獎懲大典，已屬不勝榮耀之至，若說評定四令厚薄，乃壇主權責份內，卑座萬萬不敢妄置末議。」

白衣佳人含情脈脈地淺笑道：「蕭少主真會說話，蕭少主是本教五位少主之一，極有希望成爲本教來日主人，少主如此謬讚妾身，妾身如何受得了？」說罷，秋波獻媚，又是蕩然一笑。

玉面閻羅心蕩神馳，幾乎把持不住。他微喘着，臉色蒼白如紙，眼球上暴出幾縷血絲，目光如訴如求地在白衣佳人冶艷的臉龐上，囁嚅着，無法成聲。

「壇主，」他喘說：「壇主好說——」他話沒說完，白衣佳人已別過臉去。她態度那樣自然，很快地就使玉面閻羅清醒過來，他從白衣佳人自然的態度上省悟，動情的，僅僅是他自己罷了！

白衣佳人目光又落向座下輭椅，目光中那股曖蘊的春火，隨着再度燄燒起來。

玉面閻羅咬咬牙，暗忖：好呀！原來你這浪蹄子在敷衍我？哼，我姓蕭的拚着一命不要，也得來個稱心遂願，你捨得，我拚得，咱們走着瞧吧！

這次，白衣佳人目光在輭椅上停留的時間很短，來回一瞥，立即抬臂舉掌一招，俟四女攏近，含笑柔聲道：「小妮子們，你們四個，身份相等，功勞一樣大，娘疼你們，也無軒輊之分，所以說，這事眞叫爲娘的難熬了，不過，現在是四一之比，不想辦法也不行，這位蕭少主既然謙虛推辭，爲娘的也祇好照先前擬想的辦法實行了。」

四女含羞抬頭，瞥了白衣佳人一眼，又復含羞地低下頭去，白衣佳人微微一笑，繼續說下去道：「你們四花，在本教百花之中，頗負才名，也就是爲娘的牡丹壇下，現在爲娘的命你們各擬絕句兩句，以定優劣，優者佔先，次優者次之，順序排列冠亞殿季如何？」

四女齊聲輕輕一哦，粉臉上揚，四張臉上均露出了喜色。

「娘知你們都有信心。」白衣佳人笑了笑又道：「但是，自信歸自信，冠軍終究祇能產生一名，你們都要用點心，好好努力一番吧！」

杏花少女忽然搖頭道：「杏花不想參加！」

白衣佳人微訝道：「爲什麼？」

杏花少女扮着怪臉道：「第一名是誰，杏花早就知道啦！」

白衣佳人大訝道：「誰？」

杏花少女仰臉道：「當然是桃花！」

白衣佳人皺眉道：「這怎麼說？」

杏花少女翹翹嘴唇，又扮了個怪臉，輕哼一聲，沒有開口。白衣佳人秋波一轉，恍如有所悟地哦了一聲！

杏花少女掩口笑道：「對不對——娘不是已經默認了麼？」

其他水仙海棠兩女，也都笑了起來。

白衣佳人芳容一沉，微顯不悅地道：「杏花，你又放肆了！是的，你們四人中，娘派你們桃花姊姊差事的時候，的確要比你們三個丫頭多。但是，你們都知道，那是因爲她比你們三個年事稍長，且言行方面比較沉重的緣故呀！今天有總壇蕭少主在座，你們也耳目俱全，公平不公平，娘就是想偏袒着誰，又如何能够？」說着，又向玉面閻羅道：「蕭少主，你說可是？」

玉面閻羅笑着點點頭，大概這辦法很新鮮，他那沒有一絲人色的面孔，這時業已寬鬆了不少。

杏花少女朝他瞥了一眼，不屑地別過臉，又朝白衣佳人偷望一眼，這才含羞低頭，撒嬌地笑着道：「杏花不過是說笑而已，娘氣壞了可就怪不得杏花啊！」

水仙少女也從旁笑說道：「別人得不到第一名，倘有話說，像杏花姊姊這張嘴巴，開口不饒人，就是紅樓夢中的鳳姐，也沒有這麼厲害，假如今天得不到第一，那才寃枉呢！」

杏花少女杏眼圓睜，嘿了一聲道：「喲，居然還知道紅樓夢中有個鳳姐？才女，才女！」

跟着，又哼了一聲道：「死丫頭，告訴你，假如我杏花得不到第一，你水仙也就別想，既然你看過紅樓夢，我勸你還是早點上床，夢中會會賈寶玉去吧！」

白衣佳人笑叱道：「都停下來，不許鬬嘴！」跟着歛笑，正容脆聲道：「按花序排列，桃花先開始，杏花次之，水仙海棠再次，每人兩句，五七言均可，爲了不令排名在後的吃虧，詩句各自爲政，不須先後承合。惟須注意者，第一要合乎情景，第二要在詩句中表明本身花份，但不許帶出本身花名！」說着，素手一指桃花少女道：「桃花，從你開始。」

桃花少女搖搖頭，白衣佳人咦道：「去了一個又一個，小妮子，你犯的又是什麼毛病？」

桃花少女仰臉漫聲道：「怕給娘惹麻煩。」

白衣佳人噢了一聲，忙道：「這個麼？唉唉，

說，說，沒關係。娘剛才已解釋過，娘一定公平，假如爲了杏花丫頭一句話，該你第一却不讓你得，娘怎對得起你呢？」

杏花少女翹唇一哼，道：「就像得穩了一樣，哼！」

桃花少女聽完白衣佳人婉勸，仍堅持着仰臉未動，及至聽了杏花少女的諷刺，偏臉恨恨的一瞥，驀地脆聲吟道：「自奴被謫武陵溪，有誓不共俗人眠！」

玉面閻羅情不自禁地大聲讚道：「好，好，好極了！」

白衣佳人也止不住點頭道：「用典淸雅，傲而有格，的確不錯，尤其是次句有誓不共俗人眠，以守爲攻，含意深遠，回味無窮！」回眸一笑，又道：「丫頭，你忘了俗人親近了你也要成仙呢。」

桃花少女含羞低下頭，玉面閻羅猶自戀戀不捨地斜盼着，不住點頭，白衣佳人目移杏花少女，笑叱道：「輪到你這張利嘴哪！」

杏花少女扮了個鬼臉道：「杏花是俗人，乾脆得很！」

白衣佳人笑叱道：「說正文，少貧嘴！」

杏花少女又扮了個怪臉，仰臉脆聲吟道：「吹笛兒郞知奴意，含苞且夕待春雨！」

玉面閻羅怔了怔，脫口道：「啊，好艷！」

白衣佳人掩口笑道：「好，好，文如其人，不過也相當不錯，並不比桃花妮子遜色，杏花含苞淸明前後，但遇春雨，一夜盡開，詞意香艷風流，娘要是男人，怕不早就筋酥骨輭了！」

口裏笑說着，有意無意地瞥了身旁的玉面閻羅一眼，玉面閻羅兩頰火熱，又在心猿意馬了。

他暗忖道：這個杏花丫頭，嘴硬心狠，姿色雖好，也非上佳，比起她們牡丹壇主來，更有天淵之別，但她剛才這兩句詩要是因我而發，可也相當銷魂呢！

杏花少女脆聲吟畢，神色本來極其自然，但經白衣佳人一解剖，又被玉面閻羅一雙貪婪的色眼直勾勾地瞪着，略一回味，發覺自己說得的確太露骨了，不禁頰泛紅霞，也將臉孔垂了下去。

白衣佳人格格笑了一陣，又指向水仙少女道：「小妮子，輪到你哪！」

水仙少女抿唇一笑，當下也卽仰臉吟道：「春愁如黛細且長，背人擄袖描鴛鴦！」

玉面閻羅點一點頭，大聲讚美道：「淸新，淸新！」

白衣佳人也點點頭道：「水仙花之葉，旣細且長，莖脈並行，這丫頭大概紅樓夢看多了，詩境細膩，愁而不怨，倒眞有點像紅樓夢中的湘雲呢！」

白衣佳人口中說着，目光已瞥向海棠少女。四女中，以海棠少女最爲文靜，文靜得近乎輭弱，白衣佳人目光一到，尙未開口，她已羞得抬不起頭。

白衣佳人笑叱道：「別做作了，妮子，妳們的心，那一個娘不知道？」

其餘三女，齊都笑了起來。那想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白衣佳人的話一點也沒有說錯，她話剛完，海棠少女已吃吃接口道：「娘旣知道海棠的心，何不乾脆免試取了海棠呢？」

杏花少女笑罵道：「眞不怕難爲情！」

海棠少女側目含笑答道：「比你含苞待春雨如何？」

桃花，水仙笑不可抑，杏花一撩披風，欺步揚掌便向海棠粉頰摑來，海棠閃身避開，杏花乘勢便追，片刻之間，你追我躲，大廳上有如飛起兩隻花蝴蝶，鶯聲燕語，滿廳春生。

玉面閻羅目瞪口張，現出一副饞涎欲滴的醜態來！

白衣佳人笑喝了好幾聲，始將二女喝住。

海棠這時嬌喘着，有如依人小鳥般貼服在白衣佳人座前，粉臂緊摟着白衣佳人雙腿，仰臉向上笑求道：「杏花下手毒辣，娘快做主。」

白衣佳人果然手腕一揚，遙將海棠少女虛虛罩住，同時以另一隻手指着氣勢洶洶的杏花少女笑喝道：「杏花，你還不住手？」

杏花少女兩手叉腰，撐着銀灰披風，怨聲道：「娘不處罰她，也就够了，做甚還要幇着她責備於我？」

白衣佳人笑叱道：「是非祇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本來沒有你的事，誰要你多嘴的？禍由你起，不怪你怪誰？」

杏花少女指指海棠少女，恨聲道：「你記住，丫頭，下次總壇金蜂輪幸，我一定求菩薩賜你一個又老又醜的！」

海棠皺皺鼻尖道：「那一定是令人愁煞的秋風秋雨囉？」

閤廳大笑，杏花又欲揚掌，白衣佳人忙喝道：「海棠也少說兩句，杏花先退下，海棠這丫頭，娘等會兒再罰她！」

待得廳中稍靜，白衣佳人推推海棠少女道：「四人之中，看上去你最乖，事實上却數你這個丫頭最麻煩，一句閒話耗去半天工夫，你丫頭還等什麼呢？」

海棠少女理理亂鬢，朝白衣佳人嫣然一笑，脆聲吟道：「令人憐愛令人醉，今古咸謂宜春睡！」

吟聲入耳，杏花少女微微一呆，桃花，水仙也都愕然抬頭，玉面閻羅竟然畢畢卜卜地鼓起掌來，一絲喜悅之色，悄然自白衣佳人的秋波中，一閃而過。

白衣佳人閉目沉吟了一下，這才啓眸漫聲道：「娘現取海棠爲第一，有誰不服否？」諸女默然，白衣佳人頓了頓又道：「假如取海棠爲第一而無人不服的話，現在爲娘的繼續宣佈：杏花第二，桃花第三，水仙第四！」

桃，杏，水仙三女，低頭黯然。

而海棠少女，這時却伏在白衣佳人脚下低聲啜泣起來。白衣佳人明眸中的一絲若隱若現的喜悅之色突然消失！

她像突然感到什麼地方不舒適，驀地揮手道：「桃花，杏花，水仙，三花聽令：立卽護送海棠併這位少俠入房，然後退出廳外，非奉本座之召，不得擅入！」

水仙扶起海棠，帶淚向白衣佳人福了一福，然後由桃杏兩女抬起輭椅，朝北邊一間漆有海棠花朵的密室，簇湧而去。

白衣佳人呆呆地望着四女背影，臉色顯得異常蒼白。

玉面閻羅見左右已無一人，輕輕挪動身軀，悄悄地朝白衣佳人挨攏過來，他見白衣佳人一動不動，色胆漸大，愈靠愈近，最後幾乎整個的上身都倒在白衣佳人懷中。

「牡丹，」他顫聲道：「敎主，不，不會知道的——」

他沒有聽到回應，心，狂跳着，顫聲又道：「牡丹，祇要你答應我一次，我，我願意爲——爲你而死。」

白衣佳人仍舊一點反應也沒有，玉面閻羅聽到的，始終祇是自己的心跳和顫語，悄悄仰臉一看，人呆了，心也冷了！

慾火遽熄，醋火再度暴燃。

他咬牙切齒地暗忖道：好哇，原來你根本沒有理會我？你是壇主，你是敎主的人，你，你，你找死。

於是，一切都變得索然無味起來。

他自白衣佳人酥輭的懷中縮回身軀，整整衣角，唇邊浮現出一抹可怕的陰笑，緩步離座而下地。

他向上躬身冷冷地道：「再見了，壇主。」

白衣佳人哦了一聲，茫然轉過臉來，點點頭，勉強地笑了笑道：「哦，哦，蕭少主要走了麼？好走啊！」

玉面閻羅嘿了一聲，頭也不回地大步向甬道中走去。

白衣佳人嬌慵無力地走下錦座，施施然地提着曳地長裙，向迎面那間牡丹密室走去，嘴角飄出一串低得近乎夢囈般的自語：「可以麼？……值得麼？……我够勇氣麼？」

海棠密室中，海棠春暖。

一道又一道的門戶，悄然開啓，悄然閉闔。

她，海棠少女，抱着他，一個年輕英俊的人兒，一個令人心悸魂顫的綺思，通過三道裝有暗鍵，可以自動啓閉的密門，進入一間迷宮般的臥室。

當最後一道密門自動密闔後，她喃喃地道：「隔開了……隔開她們了！」

是的，隔開了，隔開了三張霞生兩頰，眸盈春火的面龐，隔開了羡慕，也隔開了嫉妒！隔開了，一切都被隔開了！

她將懷中沉沉昏睡的人兒輕輕放倒床上，返身拉緊最後一道繡有海棠花的厚幔，然後帶着一陣香喘，伏身下去。

她將一頭烏雲秀髮，整個地散披在他的胸脯上，她深深地呼吸着，呼吸着一種以前她曾在夢中呼吸過的，眞正的男人的氣息。

她伏在他的胸脯上，雙肩輕輕起伏，像一道幸福的波浪。

良久良久之後，如夢魘般地，一聲低低尖呼，她突然自他胸脯上一躍而起，秀唇微張，雙眸中充滿驚悸，失神地奔向屋角，跪伏在一塊地板上，側耳諦聽了好半晌，這才立起身來，輕輕噓出一口氣，怔神呢喃道：「不會的……一定不會的……我想得太多了！」

她緩緩走回床前，視綫停留在那張英俊的臉孔上，望着，望着，雙眸中閃起彩虹般的亮光，呼吸也隨着急促起來。她俯下嬌軀，伸出抖動的雙手。

片刻之後，她捧着一堆男人的衣物，走進床後隔着一道厚幔的套間，再次現身時，她披着一幅薄如蟬翼的輕紗。像夢一樣，她飄飄然地回到床前。

她輕喘着，似欲暈厥，粉頰紅得有如七月晚霞，抖手掀開鵝絨錦被，右手駢指往他腰間一點！

隨指一聲輕嗯，司徒烈慢慢甦醒過來。

他舒適地伸展了一下手足，同時深深地吐出一口長氣，他想睜開眼皮，一種疲憊的感覺令他祇將長長的睫毛眨動了兩下，並未眞個睜開。

「眞好睡！」他迷迷糊糊地想：「天還沒有亮吧？」

想着，又挪動了一下身軀，準備再睡。

忽然，一種滑軟的感覺令他有點不習慣起來。

一定是被子蓋得太多了！他一面想，一面用手去推，可是，雙手酸軟無力，怎麼樣也舉不起來。

同時，他感到一陣窒息，整個身體像圈束在一團軟滑香暖的綿體中，額前癢癢的如蟻爬行倏忽又至鼻端，兩頰，唇上，啊啊，還有喘息，女人，女人，女人的嘴唇！

愕然張目，一張發燙的粉頰壓在眼前。

「奴叫海棠——」一個顫抖的嬌音響在耳邊：「有個稱呼就好了，奴也不想知道你的一切，不管你感覺如何，讓奴愛吧，人生漫長，歲月悠悠，而我們，僅此一次，僅此一次，不會再多的，永遠，永遠，僅此一次，僅此一次啊！」

她喊着，喊着，業已熱淚盈眶，嘶啞得不能成聲。

司徒烈大爲錯愕，猛喝道：「妳——？」

可是，嘴巴雖張，但他却沒有聽到自己喝出來聲音。運氣之下，方發覺已被人家點了啞穴！

心中一急，便想出手，可是，雙手一點氣力也沒有。

壓在身上的另一條身體像一團火，在他血液中到處洒着火種，功力喪失，無法聚氣，也無法凝神，他隱約地感覺到，現在已面臨最危險，最可怕的一刹那。他情急之下，祗有拼命搖頭，無奈出此，居然生效，一張帶雨海棠般的秀麗面龐映在眼前。

他急急張開嘴唇，用眼光無聲地喊道：「不管你是誰，讓我說話，解開我的穴道！」

秀麗面龐，微微一搖，香喘連連，壹又急壓下來。

「這是什麼地方？我怎麼跑到這種地方來的啊？」他迅忖着：「剛才她說什麼？她說她叫『海棠』？『海棠』是花名呀？哦，不好，百花教，一定是百花教！」

思念及此，神智大亂，而對方進一步的動作業已開始，急切間，雙目一瞑，淸淚迸流，暗嘆一聲，忖道：完了，我的一生從此毀定哪！

就在魔刼降臨前的一刹那間，意外之事突然發生。

當一片輕紗從他胸腹輕輕拉開之後，臥室中微傳輕咳一聲，緊擁着他的少女，一聲驚咦，猛然翻身坐起！

雙目電掃，又是一聲驚啊，順手搶過一條薄毯，匆匆往腰間一圍，滾落床下，撲地跪倒。

司徒烈掙扎着掉過臉來，目光所及，不禁也是一怔。

這時，他看到的，床前不遠處，正亭亭玉立着一位年約廿四五，身穿一襲白色便裝，脂粉不施，蛾眉淡掃，艷若天人般的絕色少婦。

白衣少婦迅速地瞥了他一眼，一手已搭上跪在地上的少女香肩。少女垂頭無語，白衣少婦輕輕一嘆，這才自責般地幽幽說道：「海棠，娘在此刻從秘道中來你房內，你一定非常恨娘吧？」

海棠少女低頭顫聲答道：「娘好說，海棠又怎敢？」

白衣少婦又嘆道：「娘知道，妮子，你就是恨娘，娘也不會怪你，娘這時候來這裏，本來就是娘不對，唉，妮子，假如娘告訴你，娘不得不來，你能想得出爲了什麼嗎？」

海棠少女顫聲道：「海棠愚昧——」

白衣少婦又嘆道：「娘今天做錯一件事，心下甚是不安，所以忍不住要來找你。」

海棠少女微感訝異地哦了一聲，白衣少婦一嘆，接着說道：「那就是娘今天決定的名次，有點不公平。」

海棠少女驀然仰臉，失聲道：「並不應該海棠得第一？」

白衣少婦點點頭道：「是的！」

海棠少女忙問道：「那麼應該是誰？」

白衣少婦仰臉平靜地道：「桃花或杏花，說得肯定一點，該是杏花！」

海棠少女不安地道：「桃花第二？」

白衣少婦點頭道：「是，你第三！」

海棠少女臉色有點發白，白衣少婦接着說道：「事情巧就巧在你說完之後，總壇那位蕭少主忽然拍起手來，推測他拍手的原因不外兩點，第一，他對杏花，桃花可能有成見，第二，他根本就是一個俗物！」

海棠少女忽然說道：「海棠還沒有——海棠願讓。」

白衣少婦注目促聲道：「什麼？你是說？」

海棠少女低聲幽幽地道：「是的，娘，海棠還沒有——」

說着，卽欲起立，白衣少婦秋波閃輝，玉手輕輕一按，柔聲道：「不，妮子，由它錯下去吧，娘非常感激那位蕭少主，他在無意中助了娘一臂之力，這次錯誤是娘有意造成的呢！」

海棠少女面現感激之色，顫聲道：「娘，你，你太疼我了！」

白衣少婦仰臉幽幽地道：「你能明白，娘就感到安慰了！」

說完，深深一嘆，手在海棠少女肩上輕輕摩撫了兩下，轉過身軀，緩緩朝室角地面一處洞口冉冉移步而去。

海棠少女立起身來，凝視着白衣少婦的背影，呆呆發怔，忽然之間，顫呼一聲，飛撲過去，跪倒地上，抱着白衣少婦低聲道：「娘，你留下，海棠

現在眞的明白了。」

白衣少婦嬌軀微微一顫，先還矜持着一動不動，背對海棠少女，仰臉漫聲道：「孩子，你說你眞的明白了——你明白了什麼啊？」

海棠少女垂首低聲道：「海棠想起了娘做的那一首詠春絕句。」

白衣少婦哦了一聲，海棠少女聲浪微抖，又道：「前幾天，當娘吟及——人人都道春天好，春有春愁人不知——兩句時，忽然一聲長嘆，同時流下兩滴眼淚，當時海棠雖然伺在娘側，却沒有會過意來，而現在，娘，我，海棠明白了。」

白衣少婦霍地轉身，一把拉起海棠少女，雙手托住海棠少女面頰，端視了片刻，驀地將海棠少女猛摟入懷，在海棠少女頸子上親着，一面激動地低喚道：「孩子，好孩子……娘沒看錯人……娘做對了……孩子，我的好孩子。」

海棠少女像一隻馴羊般地任由白衣少婦摟着，這時輕聲答道：「我知道，娘，敎主在總壇，除了春、夏、秋、冬四后之外，尙有無數妃嬪貴人，一年難得來分壇一次，却又律嚴如山，娘雖貴爲壇主，反倒不如海棠們時常能够親近花蜂花蝶，娘，這不是你的錯。」

白衣少婦忽然推開海棠少女，將一隻小巧的錦盒顫抖着送到海棠少女的手上，海棠少女目光一掃，不禁驟退一步，低聲驚呼道：「百花長春丹？」

白衣少婦點點頭，柔聲道：「是的，孩子，百花長春丹，年服一粒可以青春永駐的百花長春丹，祗剩下十粒了，孩子，拿去吧！」

海棠少女驚疑地仰臉道：「娘，你這是什麼意思呀！」

白衣少婦微笑柔聲道：「沒有什麼意思——送給你。」

海棠少女又退一步，連連搖頭道：「海棠知道娘僅有這麼多，它太珍貴了，敎中除了四后之外，大概祗娘一人有，娘得來不易，娘留着吧，海棠不要！」

白衣少婦點點頭道：「是的，很珍貴，而且代價便是娘的貞操。」微微一嘆，悽然笑着又道：「不過，無論它多珍貴，娘留着，今後也無多大用處，孩子，你知道的，以前的『梅』『蘭』兩位壇主，便是最好的前車之鑒啊！」

海棠少女忽然面現堅定之色，低聲道：「不，不，你留着，娘，相信海棠，敎主永遠也不會知道的！」

話說完，不容白衣少婦再說什麼，粉臉低垂，霍地轉身，飛也似地衝進厚幔之後的套間。

於是秘室中又回復了平靜。

白衣少婦面對那道厚幔出了一會神，最後發出一聲幽嘆，緩緩掉過臉來，當她目光與司徒烈的目光相接，芳面立卽泛出一層薄薄的醉態，同時柳腰款擺，婀娜地向床邊走了過來。

剛才，二女的一番對答，他聽得似懂非懂，一時也無心去細細體會，這時一見白衣少婦走來，來意不問可知，心中雖急，却是無法可想，白衣少婦站在床前，迅速地脫去那襲白衣，赫然露出一身羊脂般的胴體，返身屈指一彈，一縷勁風奔至，司徒烈頸間一舒，啞穴已解，他迫不及待地瞪目喝道：「滾開，不許近我！」

悶了半天，本想罵個痛快，但急切間找不出適當的詞兒，心中暗忖：最好使她老羞成怒，痛下毒手，也比現在這樣强！

思忖既畢，立卽破口又罵道：「淫婦，賤人，下流，無恥，不要臉！」

白衣少婦一怔，忽然搖頭苦笑，自語道：「替他解穴，他却罵人，眞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呢！」

司徒烈忙接口道：「你不殺我，還要罵！」

白衣少婦凝目痴痴地望着他，點頭道：「怕你罵我也不會這樣做，你罵吧！」

司徒烈見白衣少婦毫不在乎，不禁爲之計窮，一時間竟是開口不得。

白衣少婦見他瞪目不語，却會錯了意，格格一笑，頓時春風滿面，一撲登床，忝然不以爲恥地緊摟着他，點點他的額角，蕩笑道：「淫婦，賤人，下流，無恥，不要臉——還有沒有？」

司徒烈怒啐道：「不要臉！」

少婦吃吃笑道：「罵過啦，不新鮮！」口裏說着，玉臂一緊，貼臉顫聲又道：「罵吧，可人兒，罵什麼都好，奴需要的是刺激，可人兒，罵吧，罵什麼都好，可人兒，奴今年二十八，飢渴正盛，可是，一年了，噢，不，快二年了——」

司徒烈想掙扎，仍然氣力沒有，同時血脈中的火星又迸燃起來，可怕的燎原之勢，眼看卽將暴發，他狠咬舌尖，一陣劇痛，嘴裏充滿腥甜血水，這才稍稍好了一點，伏在身上的少婦立感有異，愕然地抬起了臉，雙目來回掃動，似乎想在他臉上找出他生理上突然起了變化的原因何在？

司徒烈嚥下一口鮮血，怒目傲然叱道：「別做夢了，我不會跟你一樣無恥！」

「你一定是心有所思！」少婦遲疑地道：「你一定是另有所愛，你忽然想起了另外一個什麼人是嗎。」

（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驚險長篇連載

單于紅•文
培新•圖

江湖浪子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北雙進入天母潭，獲得師母「天母仙姑」詹杏娘醫治，恢復已失武功，但也失去了捨命爲他的「毒蛇蝎」單桂珠，他離開天母潭的第一天，便碰到了曾追殺他的北海雄魔和昆山二虎，激鬥一番，北雙把他的仇人掃數斃於劍下，他爲了報答朱妮，深恐西北雨帮會向紅苗帮侵襲，忙向漢苗鎭急趕，途中，忽見牛妞爲人圍殺，他衝進鬥塲，把圍攻牛妞的一羣大漢殺得一個不留，從牛妞的述說中，他知道自已仍是來遲一步，紅苗帮已被西北雨少陽分部的賽關羽率衆殺得潰不成軍，响天爆雷已被凌遲處死了——

北雙瓦解紅苗帮

牛妞被北雙憤怒的表情，弄得一陣迷糊，心想北雙曾被紅苗幫打得半死，何以此刻好像替紅苗幫抱不平似的，正想開口問，北雙已先說話：「牛姑娘，那現在怎還有紅苗幫呢？」

「是這樣，少陽分部派了一股的人馬攻打紅苗幫，本來紅苗幫還可以支持幾天的，但紅苗幫裏頭有人叛變，暗殺響天爆雷，把響天爆雷的首級献給西北雨，於是西北雨停止對紅苗幫的攻伐，並重新任令新幫主……。」

牛妞望着臉色連連瞬變的北雙，欵欵如數家珍的說道：「在外表上，紅苗幫和原先無二樣，但實質上已變成了另一幫派，從前効忠響天爆雷的沒有一個留存。」

「原來如此！」北雙吁了一聲，眉宇方才舒展，陰霾已消失無蹤，總算他沒殺錯人，現在他可無顧忌的與紅苗幫放手一搏，一來可助牛家幫出力，二來也替朱妮淸理門戶。

北雙把雙劍挿入劍鞘，一面把牛家幫的兒郎放入坑裏，一面對正想掘坑的牛妞說道：「牛姑娘，不用挖了！」

牛妞不解的道：「北兄，二十多具咧，怎能容得下？」

「哼，紅苗幫的不够資格！」北雙身形飛快的來往着，瞬間，已把將近十具的牛家好漢的屍體埋

好，一面把泥土填下，一面冷聲說道：「早知道，才不叫他們死得如此痛快，不剝皮也得分屍，讓他們睡在這裏給狗吃，還算少爺慈悲哩！」

牛妞被北雙冷冷的語音，凍得背脊不由自主昇起一股寒意，只覺眼前的北雙並不是半月前被自己救起的北雙，是一個全身漾着殺氣的北雙！

牛妞見北雙迅快的動作，已是把土坑給覆平了，眨了眨眸子，有點畏縮的望着北雙說道：「北兄，你以前為什麼不把你的實情告訴他，否則他一定幫你到天母潭的。」

北雙淡淡的瞥了她一眼，有點冷漠的說道：「你現在不是知道了麼？」

北雙找了一塊大石頭，臉上陡然呈上一片肅穆之色，右指忽然慢慢變得蒼白，白的像雪……。

牛妞覺得他那隻變色的手指，使她感到一陣寒意襲來，不自禁的打了一個哆嗦。

嗯。祇見北雙已把傲視武林的「先天罡氣」灌輸在右食指上，然後令牛妞瞠目結舌的在大石上動舞……。眨眼工夫，那塊大石上已顯入石五分不止的「牛家幫英魂」五個大字。

牛妞眞的呆住了，兩眼充滿着驚異的眸光，發直的勾着北雙，一句話也不說出。

「牛家弟兄，安息吧，你們付出的代價，你們的朋友會替你們十倍、百倍的索回！」北雙把墓碑立在土堆前，一顆顆帶着黏黏的殺氣的字音，緩緩自他的嘴中吐出。

牛妞這時才如夢初醒，忙不迭的站到墓前，低俯螓首，俏臉含悲，美眸噙淚的為死去的牛家兒郎哀禱。

初秋的夜風，帶着習習的涼意，吹響了樹梢，像是悲戚的輓音。

良久，北雙才開口說道：「牛姑娘，咱們該回去看看牛妹妹了。」

牛妞輕拭着淚水，哀傷的頷了頷螓首。

於是北雙和牛妞展開身形，向牛妞藏身地的瀑布射去。

在途中，北雙忽然想起天亮以後他便要叫他「不得好死！」的人開口問道：「牛姑娘，新任的紅苗幫是誰？」

「北兄，你慢點，我要跟不上了你。」

牛妞把輕功展至頂點，吃力的跟着北雙，微微喘着主氣息。

「噢……。」

北雙連忙把身形慢下，朝牛妞抱歉的笑笑。

「叫王棟，外號『霹靂虎』，以前不過是紅苗幫的一名旗主而已，這次叛變便是他策劃的。」

北雙冷冷笑了一下，轉臉朝牛妞怪笑道：「霹靂虎。」

「嗯。」

「看來他要娶妳，得是下輩子了！」

「你壞！」

牛妞啣了一聲，粉臉一片嬌羞，揑起粉拳，向北雙用力打去。

北雙笑着把身形一閃，詭異至極的轉到牛妞的另一邊，牛妞的一拳落了空，祇覺眼前一花，便不見人影，正在驚訝，忽見北雙又從右邊出現，和自己並肩飛馳，不自禁的吐了一下丁香，訝聲說道：「北兄，你的武功高得令人不敢相信。」

「牛姑娘，妳美的叫人不敢相信。」

北雙吃吃的笑着，慣有吊兒郎當又在他滿是不在乎的臉上漾起。

「眞的？」牛妞忽然停下嬌軀……

北雙也莫名其妙停下身子，茫然的望着牛妞。

「那你愛不愛？」牛妞美眸中含着如滾如灼的情意，一瞬也不瞬的盯着北雙。

北雙一怔，沒想到一句戲言，竟叫牛妞認眞起來，一時怔得說不上話來。

「嗯……唔……。」北雙趕緊挪開視線尷尬的支吾着，他從來沒有想去愛牛妞，但他不敢說出來，他怕牛妞感到難堪，要在從前，他一定虛與委蛇，趁機「大揩甜頭」，但他現在心靈的創痕，實在痛苦得沒法叫他「演戲」。

「牛，牛姑娘，咱們得回去去看小妹的病情，是不？」北雙咕了一陣子，艱難的泮起一個笑容，顯得有點結巴的說道。

「不，我要你說。」牛妞倔強的噘着小嘴，伸出玉手，又要攬向北雙。

北雙連忙射起身形，避開了牛妞的「熱勁」。

牛妞也無奈躡起嬌軀，跟上北雙。

「氣死人！」

牛妞泫然欲淚的說了一聲，默默的隨在北雙後頭。

北雙知道牛妞跟上來，但頭也不敢回，別再說開腔了，身形不敢慢下來，始終與牛妞保持半箭的距離。

「哎！」牛妞忽然叫了一聲，嬌軀躺到地下。

「牛姑娘，怎麼啦？」北雙連忙掉轉過身子，停在牛妞身邊，吃驚的扶起牛妞的嬌軀。

牛妞躺在北雙懷裏，美眸緊閉着。

「牛姑娘！」北雙吃驚的摇着牛妞，但一看牛妞唇角含着欲笑的笑意，不禁恍然，心知牛妞在耍賴，笑罵了一聲：「丫頭，別裝了！」

「不嘛！人家走不動了！」牛妞忽然睜開眼簾

，兩臂摟住北雙的頸項，湊上香唇。

北雙正想拋開牛妞，不管她，不意被牛妞「賴」着，唔了兩聲，本想掙開，但牛妞火熱熱軟綿綿的胴體，散發着香麝撩人渾勁，祇好把原本想推開牛妞的兩隻手，緊緊的，攬着牛妞纖小而成熟的嬌軀……。

北雙忘形的吻着牛妞，吻得牛妞渾身懶散，嬌哼連連。

良久，牛妞幾乎要窒息過去，北雙才滿足的推開牛妞已是軟綿綿的無力的嬌軀。

北雙長吸一口氣，把停在牛妞露在衣外小腰，粉腿的視線，費了好大勁才挪開，好不容易才扯動了一下喉結，咬着舌尖說道：「够了吧，丫頭！」

「不够！」牛妞閉着美眸，夢囈的吐了一聲，又要抱向北雙。

北雙趕緊站起身子，但兩眼仍不敢向地下躺着的牛妞望去，他覺得牛妞那副睡姿，能透過他的兩眼，傳到他的丹田，催使他犯罪；北雙背着牛妞，說道：「丫頭，該走了吧！」

牛妞硬是賴在地下，嬌笑說道：「喂，剛才我們那樣子，漢語怎麼說？」

「蠻女就是蠻女，眞個……。」北雙哭笑不得的忖着。北雙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不禁尷尬非常，忽然心生一計，轉身向牛妞呵呵笑着道：「叫做吻……。」

北雙吻字未完，快如閃電般的點住牛妞的軟麻穴，牛妞嚶嚀一聲，嬌軀不能動彈。

北雙抱起牛妞的嬌軀，展開身形。

牛妞躺在北雙懷裏，美眸漾着一片痴痴的情意，對北雙哭笑不得的說道：「你是塊木頭！」

「我承認！」北雙啞笑了一聲，兩眼一直望着前方，他深怕一看懷裏的牛妞，他便要變成「活木頭」。

須臾，一陣嘩啦的水聲已可聽見。

北雙兩隻手平抱着牛妞，已到了瀑布前面。

× × ×

秋天的夜幕，比往日要早些降臨。

黝黑的蒼穹，不見明朗的秋月，祇有掛着一顆孤零零的寒星。

寒冷而肅殺的秋風，拂着已是轉紅的楓葉，蓋住了秋虫唧嘶。

冷瑟……。蕭條……。而且肅煞。

一股濃濃的，黏黏的血腥味，隨着一股看不見，摸不到的殺氣的在醞釀，在擴張。

嗯，聳立在漢苗鎮十里外的紅苗幫，像一頭沉睡的睡獅，靜靜的伏在山頭上。

山脚下，飛快的掠過近百條的人影，無聲無息的宛似幽鬼魅般的欺上山頭。

在微許的星光下，依稀的可以看淸來人正是北雙與牛妞，以及八十餘名的牛家好漢。

北雙本欲隻身踏碎紅苗幫，但牛妞堅持賽關羽萬淸見仍停留在紅苗幫怕北雙人單勢孤，而且她與紅苗幫有不共戴天之仇，說什麼她也要和北雙一同殺敵，北雙拗她不過，允諾下來。

在沿途中，紅苗幫的巡哨，全叫北雙給殘忍的分了屍，順利的欺進紅苗幫十丈外。

「停一停。」北雙把身形隱在山越處，回首倣了一個手勢，依聲說了一句。

牛妞停在北雙身旁，低聲問道：「怎麼啦？」

「別急，待我先潛進去看個究竟，然後你們聽到廝殺聲，才由四面殺進去。」北雙眯着眼，打量着十丈外高聳的屋宇，紅牆綠瓦，高閣威宇，氣勢還眞不小，兩扇大開的紅鐵門，兩邊立着四名腰間吊着彎刀，身穿苗衣的守衞，森嚴的戒備着。

牛妞抬眸望着矗立足有十幾丈高的瞭望臺，那裏有一個苗人守哨，而且還可以看到發佈緊急信號的大鐘吊在上面。

「我和你一起進去。」

「不，你留在這裏指揮你的手下。」

北雙望望瞭望臺，又看看門前的守衞，臉上一片肅穆，心中在飛快的忖念着，如何解決那五個苗人，而不驚動裏頭的人？

牛妞掠了一下髮辮，急着聲說道：「你沒法通過那……。」

牛妞那字未完，北雙的身子倏像一條白濛濛的幻影，無聲無息的射向瞭望臺。

牛妞祇感方一眨眼，北雙已是她那麼不敢相信的射上那十多丈高的木架瞭望臺，而且還看見那名守哨的無聲的躺了下去。

接着，北雙的身形，根本不讓牛妞腦中驚異的意識停止轉動已是那麼叫牛妞，叫任何人驚駭的把門前還莫明其妙的四名守衞，給躺在地下！

北雙的身法快極了，他把傲睨武林的，絕步江湖的無影無虛飄踩步法，發揮至頂絕之境，莫說那五名已歸天的苗人無法知道向閻老王告狀使他們一命嗚呼的人是誰，就連牛妞和八十餘名的牛家好漢，將近兩百隻的眼睛，還不敢相信那隻像幽靈的身影，在一百萬分之一的一剎那前，還停在他們身前，眞的，他們感到自己須要一段很長的時間，來慢慢回想方才那出奇一幕，他們竭力的想知道中原的江湖一鼎，是不是一個眞的人，還是一個虛無的影子？

北雙輕鬆的把五名苗人解決之後，宛似根本沒

有一點的停留，又叫牛妞要「腦筋錯亂」的消失在裏頭。

北雙一射進門，便見七丈外高聳着一座樓閣，燈火光明，心知那便是紅苗幫的正廳了，身形無聲無息的像鬼魅的附在閣頂上。

北雙平下胸中微微的翻騰的氣息，四週環顧了一會，確定自已沒有叫任何人發現這才俯下頭，由天窗上凝目望去——

北雙祇見正廳裏坐着六七個人，圍着一張正方形的石桌，似在議論着什麼，北雙可以知道坐在堂上正中，年約四旬，穿着紫色的中原服飾，大概就是少陽分部的賽關羽萬淸見，北雙見他們那副吊着陰眼，鷹鈎鼻，心中一陣發嘔，狗死的，才配不上堂堂的武聖關公呢！北雙昔前對他稍有耳聞，道是如何人物，不過是相貌猙獰，一個跑腿吧了，北雙望着他身旁的兵器，一支九尺長的鐵鑄大刀，藍芒發閃，似有劇毒，心中哼的一聲忖道：「哼，姓萬的，你他媽的不過憑着一支與關老爺相似的兵器，竟敢馬不知臉長的自稱賽關羽，少爺如不宰你，地下的關老爺，眞不知要如何痛心美名被你這狗養的雜碎沾污呢！」

北雙還看見坐在賽關羽身旁的六名苗人，賽關羽一直和他右邊年約三十來歲，方頭大耳，塊頭非常粗大的苗人在交談，大概就是現任的紅苗帮帮主霹靂虎王棟了。

「萬舵主，據屬下猜想，姓牛的妮子，決沒這個能耐殺本帮最傑出的十五名精英。」

賽關羽沉思了一會，沉聲說道：「本舵主倒認是無影浪客那小子幹的！」

賽關羽話音一落，全場皆驚，霹靂虎呆了一會，吃驚的問道：「他，他的武功恢復了！」

賽關羽頷首說道：「至少我們已知道他已到達了天母潭。」

霹靂虎臉都嚇青了，結巴的說道：「那，那怎是好？」

萬淸見傲然一笑，大刺刺的說道：「放心，本舵主留在這裏的原因，專程是等那小子自投羅網！本舵主就不相信所謂的江湖一鼎是個三頭六臂，了不得的人物！」

「哼，姓萬的，臭屁少放，呆會見到少爺別叫媽，就算你够種了！」

北雙冷嗤一聲，心頭不屑的忖着道，正想現身，忽聽一陣脚步聲傳來，北雙扭頭一看，屋宇下正行走着一排苗漢，舉着火把在巡視。

那排苗漢走到北雙藏身的屋宇下，爲首的一名虬髯大漢一看瞭望台空無人影，驚聲脫口說道：「咦，瞭望台今天誰値班？怎沒人？他媽的，準又是喝醉酒了！」虬髯大漢怒罵一聲，拔起身形，飛向瞭望台。

北雙摘了樓閣邊的一枝梧桐枝葉，正想朝那名虬髯漢射去。

「嗯哼！」那名虬髯大漢忽地悶叫了一聲，身形栽了下來。

北雙祇見他不過飛了一半，忽地射起一條俏小的人影，接着劃起一道血光。

北雙暗道了一聲：「是牛妞！」

「糟，有奸……唔！」底下一排苗衣大漢見狀，正想大叫，忽地倒了下去。

北雙見狀，忙躍下身形，用快得不能再快的身法，像一團白霧般的游散在那些驚慴不止的苗裝大漢身隙間。

一排苗裝大漢，祇覺眼前一花，盡都昏躺下去，每個頸間皆流出冷冷的鮮血，喉管叫北雙給揑斷了！

牛妞把嬌軀停在北雙身畔，悄聲問道：「雙哥，可以殺進來沒有？」

「小妞，妳先放火，叫那些鬼崽子驚慌失措，然後叫妳的兄弟殺進來。」

北雙把火把塞給牛妞，說道：「姓萬的以及姓王的交給我，快！」

「雙哥，你留心點。」牛妞提着火把，深情的望着北雙，關注的叮嚀着。

「省得了！快去！」北雙微顯不耐的嘀咕了一句，拔起身形，躍回樓閣上。

北雙從天窗望下，知道賽關羽霹靂虎還未察覺，仍在嘰嘰咕咕的談個沒停。

北雙看了一會，抬起頭一看四處已冒起烟火，而且響起一片呼喊聲，當下一沉丹田之氣，嘩啦一聲，整個身子，如千斤銅料般的撞破了閣頂，躍到廳裏。

北雙如天神般的，賽關羽和霹靂虎祇聽一陣震響，眼前一花，石桌上，已不知什麼時候立着一個人。

「媽的！什麼人胆敢侵我苗帮？」賽關羽和霹靂虎等人本能的向後縱開，霹靂虎驚慌的喝了一聲，待一看淸北雙的面貌駭然色變，脫口大叫道：「萬，萬舵主，他就是無影浪客！」

霹靂虎王棟話聲一停，門外忽的衝進來一名苗漢，魂飛魄散的驚叫着道：「帮主，不，不好了，牛，牛……。」

「鬼叫的什麼？」北雙冷哼一聲，一踢桌上的酒杯。

「哇——！」那名苗漢話聲未完，喉頸已被一隻酒杯鑲進，慘叫了一聲，俯栽地下。

「喝！納命來！」霹靂虎王棟暴喝一聲，亮出腰間彎刀，身形如電一旋，詭異莫測的斬截北雙的胸間。

「小……噫！」

北雙冷嗤一聲，正想推出一掌，眼角忽又見一刹刀光虎虎劈來，心頭微微一驚，心知賽關羽也向他襲攻，當下兩脚怪異的一挪，整個身形像一道幻影，堪堪的在賽關羽與霹靂虎的刀縫間溜出……

「嗆！」

賽關羽與霹靂虎斬了一個空，兩支兵器在一塊，激起兩道火星。

賽關羽一見北雙的身形已拔起，也忙不迭地射起身形，手中大刀，虎的一聲，劃破空氣的裂帛聲，陰狠毒辣的截向北雙的腰間，口中急急的朝霹靂虎發話道：「王帮主，這小毛頭讓本舵主來料理，你快帶着四位壇主對付外頭的牛家帮去！」

「領諭！」霹靂虎洪諾一聲，朝瞠楞一旁、面帶悖色的四名苗人一揚手，身形當先射出。

北雙的身形直綫拔起，射至方才被他震破的裂孔，兩手急速扳住邊緣，兩脚滴溜溜的向上弓起，祇差一髮之險，就要被賽關羽劈個正着！

「向閻老王領諭去吧！」北雙不待賽關羽有第二個動作，方一閃過賽關羽的大刀之時，幾乎是同一個時間裏，身形如一刹白露，當他口中向字方溜出齒縫之時，他已射向那四名正想奪門而出的壇主，接着他末尾的吧字方不過吐出一半，肩後的雙劍已是如此令人看不淸的閃起，於是，在那吧字完全脫出北雙含着殘厲的唇角之時，而且方不過在空氣中飄動，仍停留在賽關羽的耳畔，四顆血淋淋的頭顱，夾着四聲慘悽悽的短嗥，衝破賽關羽轉不過來的意識裏——

「哇。」賽關羽的耳鼓仍盪漾着最後一聲慘叫之時，還淸晰的聽到一聲兵器入鞘聲，但他絕對的肯定自己沒有看到眼前朝他怪異的微笑的北雙，如何把那兩隻亮鋒鋒，在一百萬之一的刹那前仍現在他眼裏的雙劍放回鞘裏？

賽關羽說不出是如何悖駭，祇不過在短短的以前，他還抱着萬丈的雄心，想與北雙決殊死戰，他不認爲江湖一鼎是個千臂金剛，可是現在他相信了，他自己的身子在開始發抖，駭懼的發抖。

北雙站在門口，兩脚立在一具無頭屍首上，星眸射着輕蔑與不屑的神色，唇角勾着冷冷的殺意，雙手傲然的叉在胸前，譏嘲的冷嗤道：「姓萬的，別站在那兒儘發呆，方才你不是大言不慚的想會你家少爺麼？」

姓萬的如夢初醒，心頭「咚」跳了一下，平舉着大刀，色厲內荏的大叫道：「媽的臭小子！少賣狂！」

賽關羽罵畢，舉起大刀，正想欺身。忽見北雙身後悄悄現出一隻人影，一名紅苗帮的苗人正提着彎刀，悄悄的欺向北雙身後。

「姓北的，你暗中偸襲算甚好漢？」

賽關羽鼠目漾起陰險的神色，故意發話道，想分開北雙的注意力。

北雙面露凶機，冷冷啓齒說道：「姓萬的，少爺的朋友官大爺怎樣了？」

「殺！……哇！」

北雙話聲甫落，身後那名苗人已刷的一聲刀隨聲出，朝北雙的背脊砸下，北雙冷冷一笑，兩脚住地，不挪不移，上身忽地向左斜去，那身法怪異已極，幾至彎到地面，偸襲的苗漢猛地砍了一個空，整個身子收勢不住的前傾了下去。

「媽的！」賽關羽見狀，連忙一提氣，一旋大刀，猛然劈向北雙胸間。

「去！」北雙眼皮微微一撩，彎下的身子猛然弓起，舉手如電的抓住那即將傾倒的苗漢的左足，嘿然開聲，用力一抛，身形接着如箭後退。

祇見那名苗漢狂叫一聲，整個身子騰空而起，飛向賽關羽的大刀！

賽關羽暗叫一聲糟，想要收回招式已是不可能，但見他大刀一落，那名倒霉的苗漢，連悶哼也不及叫出，自腰活活的被賽關羽劈成兩半，肚腸傾出，已是冤死九泉，阿彌陀佛矣！

北雙一退出門外，兩旁湧上十餘名的黑衣大漢，手提金刀，顯然是西北雨的人馬。

「他媽的！要死的爬前來！」北雙殺得興起，狂叫一聲，身形如龍捲風般的旋起，兩掌倏然發白，滿是凶氣的臉孔亦驟然發白，白得像一見大吉的無常鬼，祇差沒有尺長的紅舌吧了！

噢！這正是北雙非常少用的師門絕學「極陰掌」，但祇見十幾名的黑衣大漢，身形方不過欺近北雙，忽然嘴唇大張，連聲哎叫也沒吐出，忽地個個像軟骨般的躺了下去。

賽關羽祇見北雙那兩隻白得發亮的手掌，怪異的一揮，兩道白濛濛的罡氣，劃起絲絲之聲，自他的手心射出；一股冰寒如刀割，逼得他踉蹌直退，而且不自主的直打哆嗦，一陣澈心之冷，包圍着他週身。

賽關羽臉上大變，連忙運氣抵住那股寒氣。

北雙身形降回門邊，面色轉回紅潤之色，但是不難看出他正微微的喘息着，顯然極陰掌耗去他不少的內力；但他在賽關羽運功的一刹時，也提起丹

田氣，調走三十六大穴一週天，平下胸中微微翻騰的氣息。

這時北雙的耳畔眼角聞見斯殺聲與兵器撞擊聲，心知牛家帮和紅苗帮幹上了，心中萌出速戰速決，滿是煞氣的臉上爆出一股狠光，一陣如冰珠子的語音，那麼令滿臉駭悸的賽關羽，不自主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說道：「姓萬的，如果你想死得舒服一點，那麼告訴你家少爺，官大爺怎樣了？」

賽關羽大叫一聲，大刀猛然漾起片片刀花，驀然戮向北雙左腰，北雙壮傲的一挪兩脚，兩手如電般的一捲，握住刀鋒以下的鐵棍，大喝一聲，用力一抬。

「姓北的，有種的到湖南來，大爺把廂子交給你！」賽關羽趁機身形一躍，兩手驀然鬆下兵器，扳住閣頂破洞的邊緣，用力一按，整個身形兔脫而出，留下得意的笑音。

賽關羽這一手，完全出乎北雙的意料，北雙大叫一聲糟，不管三七二十一，手中握着的大刀，猛然灌上十成功夫，朝着那口洞射出，口中大罵道：

「烏龜，要逃也得用力爬！」

「哎！」北雙的語音方下，傳來賽關羽的痛叫聲。

北雙心中一喜，心知賽關羽已被自己掛了彩，正想拔起身形，來個趕盡殺絕……

「來呀！姓北的在這裏！」

忽然門口湧進足有二十幾名的黑衣大漢和紅苗帮的嘍囉。

「他媽的，你們要死，也得揀個好日子！」北雙萬分不願的頓住身形，恨恨的罵了一聲，一脚把一名衝上來的黑衣大漢給踢得腦袋開花，北雙接着兩手抓住少說也有千斤重的四方石桌，大喝一聲！高舉頭頂，猛然砸向那二十餘名的漢、苗嘍囉。

「哇！哇！哇……」

十幾聲慘叫，噴起十幾道血箭。

但祗見二十餘名的大漢，已被一張丈來寬長的石桌壓得血肉紛飛，魂歸奈何橋邊矣！

「哎，媽……」有幾名被壓斷手足，並未斷氣，而痛苦的呻吟着。

「到閻老王那邊去叫媽吧！」北雙面露殺機，絲毫沒有一點憐恤之心，雙掌連發，把那些要死不死的統統給歸了天！

北雙接着身形一挪，射出閣頂，這短短的一停留，賽關羽已跑得無影無踪了！

北雙望着屋上的血漬，心知賽關羽向南方逃逸而去，冷哼一聲，拔起身形，正想追去……。

「臭婊子，你死定了！」一陣桀桀的得意聲，刺進北雙耳膜裏——

北雙心頭一跳，瞥眼望去，正見左前一幢火勢洶洶的木屋旁，牛妞正被霹靂虎逼得險象叢生，岌岌可危。

「媽的！霹靂龜，你才死定！」北雙渾身陡然血脈怒張，狂嘯一聲，身形如脫弦之箭，令人眼花的射向霹靂虎，定字方不過滾出北雙的舌尖已射到霹靂虎跟前。

「哇，你……，賽，賽關羽呢？」

霹靂虎驚叫一聲，駭退了兩步，臉上漾起悸駭無比的神色，身形狂退着，口中顫聲說道：「你沒時間管那麼多了，老龜，閻老王正在招駙馬，你還不去？」

北雙扶住搖搖欲墜的牛妞，唇邊漾起禿鷹噬屍的笑意，如索命死神的寒音，自他那紅潤的嘴唇溜出。

霹靂虎退至火堆旁，已無去路，兩隻睜得斗大的瞳孔，那麼明顯的暗示着他心頭上的驚，駭，悸，怖與濃深的絕望。

北雙推開牛妞，緩緩踏向霹靂虎，熊熊的火光，照在他滿臉煞氣上，在霹靂虎的感覺裏，他發現不出那張臉龐是英俊瀟洒，是一張厲鬼的猙獰笑容，他的額角暴漲着蚯蚓般的青筋，而且還滴着如指大的汗珠，但可以絕對的肯定不是因爲他身後的烈火而炙出的汗水，而是極端的駭悸，駭悸！……

「嘿嘿，老龜，別怕，在地下，有響天爆雷以及被你害死的紅苗弟兄仍會替你洗塵。」

北雙唇角勾起一滴滴的殘暴，惡毒，一股狠狠的，濃濃的殺機展示着在他的兩腿。

「呀——！」霹靂虎不知是否被脚下的火神燙痛，忽地歇斯底里的大叫一聲，身形猛然拔起，彎刀一拐，惡毒的斬向北雙的兩眸。

「你再有種也是烏龜一條。」北雙吃吃一笑，笑得那樣冷澀，那樣苛毒，只見他笑音未完，頎長的身子那麼令人百思不解的刹地消失於地！

霹靂虎心頭大駭，猛然抽身暴退，狂退，睜眼一瞧，天！看，那小子仍活生生的站在他眼前，而且還含着令他兩腿發軟的冷笑，宛似他原本就站在那裏，根本沒有離開的樣子！

北雙緩緩抬起雙掌，對着絕望的霹靂虎，通紅的俊臉，刹地轉白，白得像一張紙，而且兩隻手掌忽像一對死人手似的，白的刺眼，兩股如天寒地凍的罡氣，緩慢的自手心吐出……

一旁的牛妞打了一個寒噤，連忙躍開嬌軀，躍得遠遠的，芳心駭然鹿跳着，只覺方才一股如刀割的寒氣，差點沒使她僵過去。

「冷……冷……」霹靂虎想騰起身形殺向北雙

，但他不能，他只覺得一股如霜的冰寒，使牙齒打顫，兩腿不能動，手中的彎刀在他已是僵硬的手掌滑下；他不想後退的，但他實在太冷了，他着實的感到需要熱，熱！

霹靂虎忽然一步一步的退向身後的火堆裏，口中淒聲的嘶叫着：「不！不……」

霹靂虎已退至火堆裏，他身上的衣服已被燃燒起來，但他宛似無覺，仍一直退着下去……

牛妞看得一陣發麻，只覺鼻尖聞到一股嬝嬝的「烤香味」。

北雙放下兩掌，唇角牽起一絲不帶人味的笑意，寒寒說道：「你得感謝少爺慈悲給你火葬！」

「哇……！」一聲慘絕人寰，聽來使人毛骨悚然，頭皮發炸的淒號聲，自火中那堆已是燒焦的人影發出。

「雙哥眞狠！」

牛妞心中一陣不忍，連忙兩手掩住眼眸，芳心顫着說道。

須臾——

霹靂虎已燒得屍骨不存，只剩一片灰，而且還蕩漾着一股燒焦味……

「咦，雙哥呢？」牛妞抬起頭，却見北雙已不知在何處？脫口叫了一聲。

北雙心繫着逃脫的賽關羽萬清見，當他把霹靂虎活活給燒死之後，接着馬不停蹄的拔起身形，向南邊賽關羽逃逸的方向射去。

北雙肯定賽關羽已受傷，决不可能跑遠，脚下的輕功，展至極限，無影無虛飄踪步已用上十二成，祇見他的身形像黑夜中的一道流星，忽現即隱。

北雙馳了半晌，仍不見賽關羽的影子，心中不禁奇忖道：「奇了，那斯跑到那兒去了？」

北雙把身形停在一棵枯樹上，從枝椏縫裏望去，但只見放眼盡是一片荒涼的草原，連鬼影也沒有一個。

「媽的，少爺就不信有邪！」

北雙倔強的冷哼了一聲，又拔起身子，激掠而去。

「噢，有了！」

北雙方拔起身子，便見眼前三十丈外有一條人影在飛馳着，心中大喜的叫了一聲。

「看你這龜孫子往那兒跑？」北雙加緊脚步，幾個起落，已欺至五丈左右。北雙看得清賽關羽，張口叫道：「嘿嘿，姓萬的，是東西便停下，待你家少爺送你一程！」

賽關羽回頭一看北雙追了上來，心頭大駭，忙不迭加緊脚勁，狂奔而去。

「姓萬的，今天如不讓你跑了，少爺便跟你姓！」北雙見賽關羽仍是不把身形停下，突然換過丹田之氣，身形忽地一幻，如一團雲霧般的掠過賽關羽。

賽關羽悸怖的叫了一聲，猛然停下身形，向左轉去；北雙却用力過及，身形超出賽關羽好幾丈，沒料到賽關羽會突然轉變方向。

北雙氣得哇哇叫，連忙一轉身形。

但他楞住了！草原莽莽，忽又失去賽關羽的身影！

北雙凝目眺望四週，只見四野空空，不見賽關羽，心中納罕着道：「媽的！莫非有鬼？」

北雙忽地瞥見五丈外有一片兩人高的蘆葦，心知賽關羽躲進裏頭去了。

「嘖，這下可難逃少爺手心了！」

北雙傲嘯一聲，身形如蒼鷹般的騰空而起，如電射至蘆葦上空，緩緩盤旋着。

北雙宛如一隻兀鷹，在搜索着他的獵物。

半晌——

北雙已感丹田之氣不繼，正想降身換氣之時，忽見五里外的長草一陣急動。

北雙連忙無聲無息的隱入蘆葦裏，換了一口氣，猛又拔起身形，如天神下降般的停在沒命逃竄的賽關羽前頭。

「嗄！」

賽關羽嚇了一個大跳，一見北雙像幽靈般的擋住自己的去路，悸叫了一聲。

北雙兩手抱胸，兩眼含着輕蔑的眼光，冷冷地瞅着後退的賽關羽，不屑的撇着唇角諷道：「你太不够味道了！」

賽關羽握着右臂血涔涔的傷口，顯然是在逃走的一刹那，被北雙所傷的；見北雙滿臉殺機，似要趕盡殺絕，驚恐的定了定神，激將的說道：「姓北的，你有種的便放過我這一次，在湖南我的弟兄們自會好好迎駕你，重新比劃！」

「你不是在說夢話吧？」

北雙冷冷一笑，緩緩抬起脚步，一臉凶煞的撲向賽關羽。

賽關羽不自主的隨着北雙的脚步而後退，嘴中艱辛的張了張，抖聲叫道：「姓北的，你眞無恥，對一個受傷之軀，你仍不放過，算什東西？」

「你到現在才明白少爺的爲人？可眞是井底之蛙！」

北雙腦中漾起嚴夢柔曾被他姦殺，而且川梟也被他擄去，而且響天爆雷也被他處死，他說不出他心中想此刻多麼要殺！殺！北雙一面踏着步子，眸中射出兩道噬人的凶光，鋼牙磨得格格作響，俊臉

浸沉在陰霾而濃深的殺機裏，一陣根本不像是出自人嘴的語音，宛似幽靈地府的語音，一字一字的滑出他緊抿的唇邊：「如果少爺讓你這烏龜痛快的死去，這才眞是令少爺感到可恥！」

「廢話少說！」萬淸見醜臉抽搐了一下，猛然暴喝一聲，猝然拔起身形，傾盡全力，作最後的一搏！只見他雙掌連劈帶斬，擊出十六拳，兩脚連踢帶勾，使出二十一腿。

萬淸見心知難逃大刼，凝起所有的功力，猛然襲向北雙，孤注一擲！

萬淸見雖差北雙太遠，但仍爲武林一流人物，況且其之把生命置之度外，所發出的威力，可想而知。

但只見萬淸見宛似千臂金剛，帶起一片虎虎風聲，吹倒了一大片的蘆葦，威力確是驚人？

北雙像是駭懼的模樣，口中哇哇大叫，身形節節後退。

萬淸見已下定死心，不管三七二十幾，拳、掌、脚連環使出，醜臉上浮出駭人的殺機，兩目通紅，一副咬牙切齒樣子，他腦海裏只漾起一個殺字！

北雙一味後退，根本沒還手，身形如一團濃霧，在萬淸見如車輪的拳腿間，驚險萬狀的穿織着，唇角掛着狠毒，一股狡貓戲鼠的意味。

萬淸見的腦中已不知道下達停止的命令，一張醜臉已完全變形，兩隻鼠目已突爆眼眶，眼角滴着殷紅的血；牙齒已叩入下唇，一片血肉糢糊。

北雙一見他那副怪狀，心中也着實嚇了一跳，連忙把身形停在一旁。

但萬淸見像是發了瘋，他根本忘記這樣如此的揮動手脚是爲了什麼？他宛似沒有看到北雙已停在一旁，只是在用盡全力揮舞着兩手兩脚……

只見一片蘆葦被他瘋狂的掌勁夷平了一大半，但他仍沒有停止！

北雙從未看見過如此怪像，心頭不期然的昇起一股寒意，他知道萬淸見已被自己嚇瘋了！

「雙哥！」忽然一陣嬌呼射進北雙耳裏。

「小妞！」北雙扭頭一看，牛妞正朝他射來。

「噢，他是怎麼了？」牛妞乍見萬淸見那副怪樣子，花容失色的叫了一聲。

「妳眞少見多怪，連跳舞也不懂！」北雙吃吃一笑，攬住牛妞的腰肢，風凉的說道。

牛妞看得美眸瞠睜，尤其萬淸見一隻眼球已完全突出眼眶，掛在頰邊，湧出一大堆鮮血，而且下唇已碎爛不堪，牙齒緊磨着，還可以聽到斷折聲，牛妞看得差點要昏過去，驚惶的張着小嘴，嚇得吐不出話來。

北雙見牛妞那副受驚狀，揑了一下牛妞挺直的鼻尖，笑着問道：「小妞，那邊情形怎樣了？」

「哦……」牛妞如夢中醒來的哦了一聲，連忙閉起美眸，把螓首埋在北雙胸前，顫着聲說道：「雙，雙哥，他，他已精神錯亂了，你爲……爲什麼不給他一個痛快？」

「算你好運道！」北雙捱不住牛妞的懇求，撇嘴道了一聲，朝仍在瘋狂舞動手脚的萬淸見送出一掌……

「噗！」一股强勁的掌風掠過，帶起一片殘屍血肉，萬淸見已停下他的「舞蹈」，到陰司休息去了。

「再見！」北雙吁了一聲，臉上的殺機已褪下，望着萬淸見頭臉不辨的屍體，缺德的說了一句。

「雙哥，他那副樣子眞嚇人！」牛妞抬起臉龐，兩手輕拍着酥胸，猶有餘悸的說道，一副受驚已極的模樣。

北雙忍笑的發問道：「小妞，那邊的情形如何了？」

「紅苗帮的完全跨了！」牛妞轉過美眸，朝北雙痴痴一笑，嬌軀緊偎着北雙，興奮的說道：「賽關羽、霹靂虎以及他們的四名壇主都被斬了，紅苗帮軍心大亂，死的死，逃的逃，而且紅苗帮的賊窩也燒得一乾二淨，片瓦不存，蕩然無存！」

北雙與牛妞緩緩的走出蘆葦，北雙關注的問道：「你們弟兄有無損傷？」

「有，但是足够收回代價！」牛妞霎霎美眸，激動的望着北雙說道：「雙哥，如果沒有你，我們會犧牲的更多！」

「傻丫頭，別逕說孩子話了！」北雙豪邁的一笑，望着眼前仍有一小部份在熊熊燃燒着的火焰，心頭昇起一股莫名的感觸。

北雙說不出此刻何以會有一股莫名的感觸。

北雙說不出此刻何以會有一股感傷落寞的凄凉感覺，他雖然心頭湧上一股替朱妮淸理門戶的快意，但他彷彿覺得朱妮的紅苗帮。不應在貴州被人遺忘。

北雙停下脚步，望着嬝嬝的火烟，一陣出神。

牛妞迷茫的推了北雙一把，催着說道：「雙哥，咱們回去呀。」

北雙忽然握住牛妞的柔荑，兩眼凝視着牛妞，沉聲說道：「小妞，你能不能答應我的要求？」

「我知道，是不是想親我？」

牛妞見北雙一副愼重其事的樣子，自作多情的會錯意，一把攬住北雙的頸項，踮起脚跟，湊上香唇。

北雙連忙推開牛妞的嬌軀，蹙起眉頭說道：「

小妞，妳別取鬧了！」

「我不管，如果你要我答應你的要求，你便得……對了，叫吻，便得吻我！」

牛妞像軟皮糖的纏住北雙，翹着紅櫻的小嘴，嬌嗔的發嗲。

北雙沒法，只得讓牛妞那並不怎麼高明的接吻技巧，吻住自己。

牛妞貪婪得跡近放浪的狂吻着北雙，吻得北雙一陣心猿意馬，躍躍欲動。

「你說吧！」牛妞吻得一個够，嬌軀像是無力的坐下草地上，高聳的酥胸直做波浪形的起伏，兩邊桃腮粉上一片春潮，那麼懶散的，懶散得像春吟般的說了一聲。

北雙跟着坐下身軀，沉聲說道：「小妞，我希望你能答應我妳今後的帮名改爲『紅牛帮』……」

「這是幹嘛？」

牛妞不待北雙說完，忽地挺起嬌軀，北雙已告訴她朱妮與冰傑爲他犧牲，心知北雙心中在懷念着朱妮，噘着小嘴，滿臉醋意的說道：「我才不呢！我知道你在想念姓朱的，哼，要是你早先告訴我的實情，我也會護送你到天母潭呀！」

「小妞，別說話不算數！」北雙急急的叫了一聲。

「我不管！紅苗帮殺死我父親，殺我族人，我絕對不答應！」牛妞恨恨說道。躺下嬌軀不理會北雙。

北雙着急的把身形移至牛妞身旁，急聲說道：「小妞，妳眞的不能答應我？」

牛妞閉着眼簾，斬釘截鐵的說道：「除了這一點，包括我的一切，我都答應你！」

北雙不禁怔了一怔……。

北雙忽然好言勸說着道：「我的好姑娘，紅苗帮的人全已死了，妳們的仇恨也完結了，再說要不是朱妮帮助我，我那能恢復武功，而且也不能帮助妳重振帮威，妳說對不？」

「這……。」牛妞嗯了一聲，俏臉現出心動的神情。

北雙已見牛妞被自己打動，俯下身子，摟着牛妞的腰肢，慫恿的說道：「好姑娘，行個好，別爲難少爺吧！」

牛妞睜開媚眼，斜睨北雙，微微嬌喘着，皺起瓊鼻，嗤了一聲。

「不……唔……。」

不字未完，北雙趕緊俯下頭，堵住牛妞的紅唇，儘情的捲盪，吸吮着牛妞的丁香。

牛妞被北雙嫺熟而且帶着挑逗性的接吻技巧，吻得嬌嗯連連，難奈的伸出兩隻粉臂，攀上北雙的頸項。

北雙要爲的抬起頭，要挾的說道：「不，妳先說答應不答應？」

「你別煞風景好不好？」牛妞睜開半閉的眼簾，嬌喘，微怒的說。

北雙望着她那副模樣，忍笑說道：「煞風景的是妳，只要妳……。」

「我答應！」牛妞不待北雙說完，急速的說了一聲，扳住北雙的脖子，並且把北雙的身子壓上她的嬌軀……。

北雙被牛妞那股熱勁，心神一陣盪漾，腦早已忘掉了說過不愛近女人，瘋狂的吻住牛妞的香唇，玉頸，酥胸，而且兩手還那麼嫺熟的游走牛妞的周身，包括露在衣外的粉臂，玉腿……。

牛妞的處子春情頗像黃河氾濫般的一瀉不可遏止，美眸中射出一股急渴的需求，嬌軀隨着北雙挑逗的手，不住難耐的顫慄着，如野貓的春吟聲，自她兩扇隨着急促的呼吸，而一張一翕的鼻翼中滑了出來……。

北雙俏臉通紅，心中的慾火實在按捺不住，一隻手已滑進牛妞的胸脯……。

眼看一場「暴風雨」即將來臨——

「羞羞！北哥和姐姐在擁抱……。」忽地一陣「煞風景」話音傳來。

北雙與牛妞猛可地縱起身子！北雙抬眼看去，但見「不識相」的傢伙竟是小丫頭牛妹。

「牛妹妹！」

北雙尷尬的叫了一聲，把牛妹攬進懷裏。

「北哥哥，剛才你和姊姊睡在草地上做什麼，幹嘛不回家？這裏冷死了！」牛妹望着北雙，又望望面如紅布的牛妞，轉着烏黑的小眸，奇怪不解的問道。

「小孩子別多問！」

北雙朝牛妞尷尬的笑了一下，刮着牛妹的臉蛋，乾咳了兩聲，故意擺出道貌岸然狀：「妳怎麼一個人跑出來了？」

「紅苗帮的已死光了，那些大哥告訴我你們在這裏，所以我一個人就敢來找你們！」

牛妹偎在北雙懷裏，望着正在整理散亂衣裝的牛妞說道：「姐姐，北哥是不是我的姊夫？妳對我說過如果親妳的男人，我要叫姊夫的。」

北雙和牛妞被牛妹問得說不上話來。

牛妹見無人說話，兀自眨着眼，又問道：「北哥哥，什麼叫姊夫？」

「嗯……唔……。」北雙嗯了半晌，就是嗯不出話來。

（未完待續）

紫鏢囊

東方英・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甘人鶴與黃震宇表明身份後，接報小花子秋明已往追踪一老一小，乃循道追去，至落星城外，不見留下記號，甘人鶴遂着黃震宇在城外搜索，他則奔進城中找到大頭師伯住處，詎不見大頭師伯踪影，在室中圓墩上發現暗道，甘人鶴冒險深入，發現大頭師伯正在暗道的另一出口處與一瘦老頭及老嫗密談，窃聽下知大頭師伯奉瘦老頭命往捉黃震宇，甘人鶴本想跟隨前往，但為白雅菱暗中打出樹葉，招彼往晤其祖母及老宋，懇談下，知是刀君後人，更知小環隱身玄玄教之意，甘人鶴又指出老宋隱身此間之用意——

少俠初試幽明指　老魔盤據落星城

老宋神情猛震，大聲道：「你……你到底是什麼人？」

甘人鶴起座長揖道：「小生甘人鶴，請前輩示以真實身份吧！」

老宋愕然一嘆道：「少俠心中已然知道老夫是誰，何必多此一問。」

甘人鶴正容道：「小生仍願聽到前輩親口賜告的！」

老宋雙目一瞪，射出兩道懾人神光，道：「不錯，老夫就是你天涯追踪的殺父仇人八方劍客宋公民。」

話聲一頓，頭一伸，接道：「老夫很是佩服你這份鍥而不捨的孝心，這顆大好頭顱送給你，了了你的心願吧！」

甘人鶴想起他忍辱負重的種種偉大之處，不由熱淚盈眶，忽然屈身拜了下去，道：「老伯宅心仁厚，維護我甘氏門中大德，小侄都已完全知曉，你老人家請受小侄一禮。」

八方劍客宋公民瞪目一瞪，甘人鶴拜了一拜，他才回過神來，只見兩行蒼淚一湧而下，攙住甘人鶴呵！呵！不已，道：「賢侄少禮！賢侄少禮！老夫真是太高興了！」

他攙起甘人鶴坐回石墩上，他自己也抑制住，慢慢沉靜下來，長聲一嘆道：「今日再見賢侄如此

有爲，老夫他日九泉之下，見了令尊，也可稍減悔愧之心。」

甘人鶴陪着他嘘吁了一陣，接着，不待他開口發問，先白把他不知道的經過情形，大概的說了一遍。

他一聽愛女宋巧姣九死一生，如今與甘鶴人聯手合作打入了「玄玄教」，將來掃平妖氣，也替他吐了一口怨氣，不由點頭慶幸不已。

兩人高興頭上，這時，甘人鶴暗中轉動腦筋，想了一個應付白老夫人的主意，當下眉頭一皺，囁嚅地道：「小侄……小侄……心中有一事，不知怎樣向老人家開口才好……。」

八方劍客宋公民道：「賢侄有什麼話，但說無妨。」

甘人鶴現在是不但功夫高人一等，面皮也厚人一尺，漲紅着臉道：「就是……就是小姪與巧妹兩人……的事，小侄，斗胆面求你老人家賜允。」

這種當面向老丈人求親的事，不要說古時候的人，就今天的時代青年也鼓不起這份無畏的胆量。

八方劍客宋公民可說是跑遍天下，見多識廣，也被這種不尋常的舉動，弄得一楞，半天說不出話來。

甘人鶴俊臉微紅，心中啞然窃笑，靜待看八方劍客宋公民的反應。

八方劍客宋公民倒是經驗豐富的老江湖，不久被他看破了甘人鶴心意，哈哈一笑，道：「賢侄，我們白家的事和巧兒的事，現在都不談好不好？」

他答應宋巧姣的婚事，總不能再幫着白夫人向甘人鶴施壓力，而白雅環今日對整個的江湖可說佔着舉足輕重的地位，成事敗事，都在她一念之間，他又怎能只爲了自己的女兒置江湖禍福於不顧的。

他這種決定，可說是最善的處置，解決不了的問題，雖不能操之過急，唯一的對策，就是等待時機。

甘人鶴在老丈人面前，碰的這個橡皮釘子，眞是口服心服，只有啞然一笑，不說話了。

八方劍客宋公民面色一正，道：「當前的局勢很複雜，我知道你天縱聰明，但聰明過度，有時反易自誤，賢侄，有閒時不妨多想一想。」

甘人鶴悚然而驚垂手道：「小侄多謝金言！」

一陣輕微的衣袂飄風聲，到了外面洞口，接着，白老夫人神色愴惶的走進來，道：「震寰，你是怎樣找來的？」

甘人鶴據實道：「小侄在『落星城』發現了一處密徑，誤打誤撞來的。」

白老夫人道：「你沒有關好入口處機關吧？」

甘人鶴「啊！」的一聲，道：「小侄……。」

白老夫人截口道：「現在他們正在全面搜山，你就留在這裏，暫時不要出去……。」

話聲一歛，忽然舉手向一隻石墩上一拉，那石墩沉了一沉，石壁上現出一道暗門，她一指那暗門道：「裏面有很多你白爺爺的遺物，悶了時，你不妨進去消遣消遣！……老宋我們走！」

她一轉身，正要走出石室時，只聽一聲哈哈大笑，發自石室之外，眼前人影一閃，甘人鶴的大頭師伯，已現身擋在她面前，呵！呵！一笑，道：「白夫人，想不到，你還有一處這樣好的秘室，老夫有幸發現，眞高興極了。」

目光一掠，罩住了甘人鶴。

白老夫人硬着頭皮一笑，道：「老身倒不是藏私，只因這裏放的是些亂七八糟的東西，見不得人，所以一向沒有提起此處。」

大頭師伯指着甘人鶴一瞪眼道：「那這小子也是亂七八糟的東西了！」

甘人鶴劍眉一挑，八方劍客宋公民關心的怕他不知厲害，悄悄的攔住他道：「此老一身功力，高深莫測，不得魯莽，萬一不得已時，也得先知會老夫人，三人同時出手，一舉而上，現在且看夫人如何應付。」

白老夫人一笑道：「他是老身娘家侄孫，老遠來看我這位姑奶奶……。」

接着閃身一讓，向甘人鶴招手道：「范家麟，過來見過鍾老前輩！」

甘人鶴一聽她連名帶姓都叫出來了，暗中一皺眉頭，暗道：老夫人你可弄巧反拙了，他那有聽不出來之理。

原來，白老夫人怕甘人鶴不知她娘家姓名，受不住嚴詞盤詰，露出馬脚，把話提醒甘人鶴。

甘人鶴走向前去，長揖一禮道：「小生有福，見過老前輩。」

大頭師伯目光閃閃，在他臉上溜來溜去，瞧了一陣，道：「你是從那裏進來的？」

甘人鶴道：「當然是翻山越嶺而來。」

大頭師伯眨了一下眼睛，道：「你眞翻山越嶺而來麼？你且把入山的道路說給老夫聽聽，你是從何鎭？何集入山的。」

這一下，可把甘人鶴問住了！

甘人鶴一怔，這裏山形地勢，他一點不清楚，叫他如何信口胡扯，話還沒有說出口，大頭師伯已是哈哈一笑道：「小子，你可被老夫問住了吧！」

大手一招，直向甘人鶴肩頭上抓來。

甘人鶴腦中念頭連轉，眞打算接他一招，試試自己功力深淺，但最後他忽然大叫一聲，道：「你

也不想想有誰知道那秘洞所在之地！」

大頭師伯疾落的大掌，在空中一頓，「啊！」了一聲，道：「你是……。」

甘人鶴現在對他有了戒心，不願在他面現出眞實身份，接道：「小生受了一個朋友之托，本來是專程來見老前輩，却沒想到誤打誤撞，見到了我十多年未見的姑奶奶。」

大頭師伯道：「你是受了何人之托而來？」

甘人鶴道：「一位姓林的老前輩。」

大頭師伯面上，掠起一道異樣的神情道：「是他？」

甘人鶴道：「老前輩可是有點不相信？」

大頭師伯道：「那姓甘的小子，怎樣不來？」

甘人鶴道：「他出了事啦！被『玄玄教』抓去了。」

大頭師伯道：「林老兒叫你來做什麼？」

甘人鶴頭一偏道：「且慢！小生有一件事必需先弄清楚，才好回答老前輩的話。」

大頭師伯道：「什麼事情？」

甘人鶴道：「小生要知道，小生現在的身份，不知是老前輩的客人？還是階下之囚？」

大頭師伯「哼！」的一聲，道：「這……。」

甘人鶴截口道：「小生束手就擒，實是與老前輩的事無關。」也就是說，不談此來使命了。

大頭師伯雙目一瞪，道：「小子，你敢敲詐老夫！」

甘人鶴昂首揚眉道：「小生丟自己的人不要緊，可不能替林老前輩丟人，你愛怎樣說，怎樣想，小生全不在乎。」

大頭師伯似是很想知道林天壽的消息，眞拿甘人鶴沒有辦法，悻悻的道：「好，你算是老夫的客人！」

甘人鶴揖讓道：「老前輩請坐！」

大頭師伯一坐下，便道：「林老兒有什麼話帶來？」

甘人鶴道：「林老前輩請老前輩出山去，與他一見。」

大頭師伯道：「好，老夫這就去見他，他住在那裏？」

甘人鶴道：「地點小生不能說。」

「你不說，老夫到那裏去找他？」

甘人鶴道：「小生可以帶領老前輩前往。」

大頭師伯點頭道：「好，老夫這就隨你去。」

白老夫人微「哼！」一聲，道：「要不要和梁老說一聲？」

大頭師伯搖頭道：「不必，你見了他，說老夫去找一姓林的老朋友，他就知道了。」

甘人鶴聽他語氣，心中一動，恍然而悟，知道了那梁老頭的身份，他大約就是與恩師一同進入「落星城」的另一個人，敢情，他也逃出了險地。

但，同時，他又發現了另一疑點，照說，他們當日進入「落星城」時，口頭上稱呼，大頭師伯是老大，自己師父是老二，而另外那一人，應是老三，可是，甘人鶴剛才明明聽那人叫大頭師伯爲老二，這其中就不盡脗合了。

這一轉念，甘人鶴又推翻了自己的立論。腦念電閃間，他又找到了大頭師伯的話，有點前言不對後話，記得上次他說，他是無法離開「落星城」，但現在怎又可以離開「落星城」了？

甘人鶴曾與師父研究過大頭師伯離不開「落星城」的原因，據師父的判斷，大頭師伯之不敢離開「落星城」，一定是在「落星城」發現了可以壓制他體內毒傷的東西，因爲那東西雖有壓制毒傷之功，却不能醫好他的毒傷，所以他不敢輕於離開「落星城」。

但，現在他爲什麼又沒有顧忌了？

甘人鶴想到此處，心中起了相試之心，接話道：「梁老是誰？」

白老夫人道：「他是我們這裏的谷主，我們三人中，數他最大。」

大頭師伯不高興的道：「你又多嘴。」

甘人鶴道：「不知那梁老是不是林老前輩的舊友？」

大頭師伯道：「你問這話做什麼？」

甘人鶴道：「剛才小生忘記說一句話，林老前輩曾有話，如果老前輩能找到他那昔日舊友，請你老約他一同前往。」

大頭師伯長眉一皺，沉吟不語。

白老夫人又插嘴道：「要不要老身去替你把梁老請來？」她等於替甘人鶴證實了梁老的身份。

甘人鶴微微一笑道：「小生無意之間，曾聽林老前輩談起，他進來在武學方面有一種新的觀念，如能找到當年舊友共同研參，將來必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成就。」

大頭師伯剛才沒有答理白老夫人的話，甘人鶴的話聲一落，他向白老夫人一瞪雙目道：「這事與他何干，叫他來不是自找麻煩麼？」

話聲出口，他忽然覺得措詞欠妥，換了一副笑容，接道：「夫人，你是知道的，他脾氣怪得很，有些事情能够不叫他知道，還是少叫他知道的好……嘻！嘻！老夫看令親的來訪，最好的還是瞞着他好。」

白老夫人道：「那你去找林某的事，又怎樣對

他說？」

大頭師伯道：「這……那你就當什麼那不知道，不必向他提了。」

白老夫人霜眉一皺，道：「那你是不準備回來了？」

大頭師伯臉色微微一變，道：「別胡說，老夫怎會不回來。」

白老夫人一笑道：「鍾兄，你不要騙老身，你這不告而別，還回來得了麼？」

大頭師伯雙眼一鼓道：「不回來又怎樣，你難道要出賣老夫？」雙目之中，陡然殺機隱現，大有殺人滅口之勢。

白老夫人冷笑一聲，道：「兇什麼，老身只要長嘯一聲，就有你的好看。」

大頭師伯哈哈一笑道：「我們是什麼交情，他豈會聽信你的話，你把他招來，只有自找麻煩。」

白老夫人「哼！哼！」二聲，道：「我想環兒在梁老心目之中，比你重要得多，咱們就比比看他相信誰的話。」

自白老夫人挿上嘴後，甘人鶴忽然成了袖手旁觀之人，一言不發了。

其實，他並不是一言不發，這時他正用腹語神功，提調着白老夫人，向大頭師伯猛施壓力。

同時，甘人鶴對這大頭師伯的心裏，也多少有了一點了解，他剛才造的假話，顯然對他吸引力奇大，他甚至暗懷私心，不顧那姓梁的挿身進來，由此可見，他與那姓梁的之間，並未達到和洽無間的地步，其中儘多可供擊破的弱點。

甘人鶴冷靜的觀察着一切，腦中不時轉着各種出奇致勝的構想。

大頭師伯聽白老夫人把雅環抬出來，不由怔了一怔，內心之中確也為之一沮，不過他是心輸口不輸，還抱着萬一的想法，說不定這時白老夫人也有她的苦衷，因此，他硬着頭皮，冷然道：「好，你就把他招來，看看倒霉的是誰？」

白老夫人一點不示弱，一仰頭，胸腹起落之間，驚天長嘯，就要脫口而出……。

大頭師伯一看情形不對，馬上見風轉舵，哈哈一笑道：「老婆子，為了一句笑話，你眞要拚個兩敗俱傷麼？」

白老夫人借勢一歛即將出口的長嘯，怒氣未息的說道：「那是你欺人太甚，老身非和你爭這口氣不可。」

大頭師伯笑了笑道：「好了！好了！老夫是好男不與女鬥，算你孫女兒在老梁面前，最吃得開好不好。」

白老夫人得理不讓人，悻悻的道：「本來就比你吃得開……哼！今天的事情，你要沒有妥善的安排，叫老身替你受過，那是萬萬不行。」

大頭師伯笑道：「這倒好，范少俠本是你的侄孫兒，如今倒推到老夫頭上了。」

白老夫人冷笑一聲，道：「人家原是找你來的，你要不敢担當，那就把梁老請來，大家攤開來說好了。」

大頭師伯臉色凝重的道：「這個……待老夫攷慮！攷慮！」雙眼一閉，沉思起來。

他那裏雙眼一閉，甘人鶴却聽到一絲蚊蚋細聲道：「老夫有一句話問你，你要據實道來，否則，誰也護不住你的安全。」

甘人鶴暗暗一笑，忖道：「上鈎了！」傳音回道：「老前輩有什麼話？」

大頭師伯道：「我問你，你是不是她眞的侄孫兒？」

甘人鶴帶笑的聲音道：「誰叫找不到你老人家，先碰上了她，想必是小生的相貌與她侄孫相似，她先以為小生是他侄孫，小生只好敷衍！」

大頭師伯又傳音道：「你到底和林老兒有什麼關係？」

甘人鶴道：「不瞞師伯說，晚輩是他老人家最小的徒弟，甘師兄受你老人家之托後，因故不能來，所以家師叫晚輩前來。」

大頭師伯「啊！啊！」兩聲，暫時中斷了傳音談話。

甘人鶴停了片刻，接道：「家師說，有一種解毒之藥，你老人家可能够用得上，晚輩也給你帶來了。」

大頭師伯道：「你師父到底和老三不同。」

甘人鶴道：「三師叔是不是那梁老頭！」

大頭師伯道：「就是他，他現在不甘做老三，要做老大了。」

甘人鶴一笑道：「天下那有這種道理。」

大頭師伯道：「你不知道，早年他和我們論交時，別有用心，現在才露出本來面目，自然不願再做老三……這白老太婆也不是什麼好東西，他們狼狽為奸，正在計劃把整個的武林，置於他們淫威之下……。」

甘人鶴道：「你呢？」

大頭師伯道：「老夫也是被他暗中做手脚，身不由己，不得不和他們虛與委蛇……喂！你師父那藥丸能解些什麼毒？」

甘人鶴道：「這藥丸的功效可大哩！師父中的那種絕毒，就是這藥治好的。」

大頭師伯臉上現出隱隱的喜色道：「你的功力怎樣？比你那甘師兄如何？」

甘人鶴道：「比他差是差一點，但也差不了多少。」

大頭師伯道：「那足够了。」

甘人鶴道：「師伯的意思是？……。」

大頭師伯道：「照目前情形看來，你要想安全離開此地，只有一個辦法。」

「什麼辦法？」

大頭師伯道：「就是現在先把他們一男一女先收拾了下來……。」

甘人鶴忽然出聲一咦道：「什麼？你要把他們殺了！」

大頭師伯猛然一震，跳了起來道：「小子，你眞差勁，為什麼這樣沉不住氣。」

只見他毛髮皆張，全身提足了功勁，虎視鷹揚的注視着白老夫人與八方劍客宋公民的反應。

白老夫人驚叫一聲，道：「好呀，你這人面獸心的東西，老身眞把你當好朋友，誰知你却在暗裏計算老身！」

大頭師伯大喝一聲，道：「小子，照我們計議的上，要快！要狠！」

吼聲中，雙掌一掄，以泰山壓頂之勢，猛向白老夫人當頭罩了下去。

「且慢！」勁力貫耳，甘人鶴身形突然到了白老夫人面前，吐掌相迎。

大頭師伯口中罵了一聲：「渾小子，你是在找死！」

此老一身功力，確已到了收發由心，運用自如的至高境界，這近的距離，他竟能一收一歛，把吐出的掌力，收回十之五六，其餘未收回的力道，也被他一抬掌，掠過甘人鶴頭頂擊在室壁上，打得全室皆震。

甘人鶴望着氣得眼睛發白的大頭師伯，突然一笑，道：「師伯，話未說清，你就猛施辣手，未免有點不大光明吧！」

大頭師伯頓脚道：「眞是少不更事，我們不施辣手，便莫想脫身了。」

甘人鶴一笑道：「我看不見得！」身形一轉，轉頭向白老夫人道：「是麼？」

白老夫人哈哈一笑道：「鍾老兒，我看我們眞該以誠相見，剖心一談了。」

大頭師伯聽出白老夫人話中有話，一怔道：「你……」

白老夫人截口道：「有志相同，只是不敢輕言心聲吧了！」

大頭師伯雙眉一蹙道：「你也不管小環了。」

甘人鶴接口道：「正本在清源，我們如果能合手除去老賊，不是什麼問題都解決了。」

大頭師伯一震道：「小子，你的胆子倒眞不小，你可知道他是什麼人？」

甘人鶴淡淡的一笑，道：「任誰死後，都是一樣，佔地不過數尺，管他是什麼人。」

大頭師伯搖頭一嘆道：「我看你是狂妄得連自己的姓氏都忘了……哼！老實告訴你，他就是現任玄玄帝君的師父，九壽教的第七代掌門人，無腸毒狼梁歪。」

甘人鶴一怔道：「會是他，他不是早已走火入魔遭了惡報麼？」

大頭師伯一翻白眼道：「誰說的？」

誰說的，漆奇說的，甘人鶴當然不能據實相告，腦中一頓，道：「玄玄教人都是這樣說。」

大頭師伯道：「憑這一點，你就可以看出那老狐狸的厲害了，漆奇那惡徒都計算不到他，何況你我。」甘人鶴恍然而悟道：「原來他是被玄玄帝君逼出來的！」

大頭師伯道：「什麼逼出來，玄玄帝君上了當都不知道，他正利用玄玄帝君替他打江山，成則取而代之，敗則自保天年。」

甘人鶴只聽得毛骨悚然，道：「那他眞是太可怕了。」話聲一落，劍眉忽然又一挑，接着道：「那也更不能放過這機會了。」

大頭師伯一皺眉頭道：「你眞不知天高地厚，憑我們這幾個人，能逃得命就是好的，豈能奈何得了他。」

甘人鶴雙目凝光，一注大頭師伯道：「師伯，現在該小姪問你，硬打硬碰你擋得住他多少招？」

大頭師伯凝目估量了一下道：「百把招倒是支持得下來，可是他全身是毒，又加『幽明指』厲害，只怕老夫未敗前你們早糊裏糊死在他手中了。」

甘人鶴暗道一聲：「他也知道『幽明指』！」但接着腦念一轉，暗笑自己道：「他也入了『落星城』，何況又是有心之人，怎能不知道。」

甘人鶴在自己笑自己，大頭師伯以為他被說得胆怯了，凝重的道：「一擊不中，後患無窮，所以老夫不主張冒失行險。」

甘人鶴一揚頭道：「小姪還是要動他！」

大頭師伯一震道：「你眞瘋了麼？」

甘人鶴正色道：「小姪沒有瘋！」

大頭師伯道：「要不你就是毫無頭腦。」

甘人鶴道：「我們以有心算無心，仍是千載難逢的良機，我覺得這個險值得一冒。」

大頭師伯見甘人鶴一點不聽話，不由大怒道：「我倒要看看你有什麼本事，如此自恃。」

甘人鶴一欠身道：「師伯可是想指敎小姪幾手高招？」其他的話不說，也可看得出他是「恭敬不如從命了！」

大頭師伯哇哇大叫道：「不給你一點厲害看看，將來眞不知你要闖出什麼大禍來！」

看來，他眞要動手了。

白老夫人可知大頭師伯的厲害，急口道：「震寰！你簡直太胡鬧了。」

八方劍客宋公民也道：「何必自討苦吃。」

甘人鶴一笑道：「二位放心，自己師伯，那會眞的傷人。」

大頭師伯一笑道：「老夫就是不傷你，也非叫你吃點苦頭不可，你眞有胆，你就出手吧。」

甘人鶴道：「小姪放肆了。」欺身而上，陡然一掌擊去，掌力沉重如山，捲起一片狂飇，凌厲之勢，更是懾人。

大頭師伯微微一楞，「咦！」了一聲，道：「不錯，看來你比你那師兄甘人鶴還强得一點點，只是要想動梁歪，還差得遠。」

話聲中，揮臂一掌，阻住他擊來掌勢。

兩股掌力在空中一接，勁氣瀰漫了整個洞室，白老夫人與八方劍客宋公民，都覺壓力奇重，立身不住，閃身退入內洞。

甘人鶴臉含微笑，雙手忽拏忽劈，倏忽間一連攻出五招，招數奇奧，內力深厚，火候老辣。

大頭師伯心裏打鼓，他雖看出甘人鶴身負絕世武功，却未料到他已有這深厚的火候，勉强應付過去，立卽雙掌疾電，爭搶先機，力圖還以顏色。

這石室雖然寬長在五丈以上，二人動手十來招後，室內已是狂飇激盪，石壁轟轟發响。

二人的身法招術，俱皆迅捷無倫，接手之後，但見人影如烟，滾來滾去，交相盤旋，條分條合，變幻不已。

激戰中，大頭師伯心頭已是驚震不已，看來這小子倒不全是狂妄自大，確有眞才實學，對他已是另眼相看。

同時，想起自己這一生，機緣遇合，得入落星城，上窺不少武學精義，再加數十年來的苦練不懈，才有今天這傲視江湖的成就，想不到如今落星城尙未離開，就碰上這樣青年高手，不由激發了好勝之心，要憑一身苦練，和甘人鶴一爭長短。

心意一決，驀地輕嘯一聲，足尖點地，猛然就地旋身，打了一個圓圈，右掌一揮，凌虛擊出。

他這一掌又輕又慢，又不帶絲毫風聲，看那掌勢，根本擊不到甘人鶴身上。

甘人鶴目光如炬，大頭師伯手掌方動，他這裏業已瞿然一驚，脫口叫道：「氤氳掌！」

語音未歇，一陣極陰至柔的綿綿暗勁，陡地湧到了胸前。

甘人鶴口中雖然叫着，身形更是不慢，霍地移形換位，電掣般斜飄數尺，右手颼然擊出一掌，左手駢食中二指，陡地疾點過去。

一縷尖厲刺耳的指風，劃得空氣一顫，只聽得白老夫人與八方劍客宋公民一冷。

大頭師伯臉色一變，道：「幽明指！」

收掌幌身，飄出一丈多遠，氣喘吁吁，臉色青白不定。

他這收掌一退，滿室之中勁氣同時隨之一消。

甘人鶴微微一笑道：「大頭師伯，你看合我們兩人之力，對不對付得下梁歪？」

白老夫人與八方劍客宋公民冷眼旁觀，雖然在招式上看不出誰强誰弱，但一個氣定神閒，一個混身汗出如漿，已見高下。

大頭師伯雙目閃動了一陣，先咳了一聲，那是爲他自己而哀嘆，接着道：「說眞打實鬥，有我們兩人聯手，那是可以穩操勝算，可是他滿身是毒，我們毫無機會。」

甘人鶴道：「如果小姪有避毒之法，不知師伯能否相助小姪，先除去這禍根惡源。」

大頭師伯雙睛一亮，道：「你有對付奇毒的法子？」

甘人鶴道：「不瞞大頭師伯說，家師對九毒敎的奇毒，早已練成了解藥。」

大頭師伯驚喜之容畢現道：「眞的？」

甘人鶴掏出一隻瓶子，倒出一顆比綠豆還小的藥丸，遞給大頭師伯，道：「師伯何妨服一顆試一試。」

大頭師伯接過那藥丸，張口服了下去，就站着不動，默運功力，調息起來。

甘人鶴又倒出三顆藥丸，一粒給了八方劍客宋公民，二粒給白老夫人道：「凡與梁歪打交道的人，沒有一個能不被他暗中下毒，兩位且各服用一粒解藥，留一粒給菱妹，此藥效力極長，服用之後，百日後可保百毒不侵。」

白老夫人與八方劍客宋公民欣然接了甘人鶴解藥，當時就投入口中。

回頭只見大頭師伯頭上，正被逼出一縷淡淡的黑氣，消失於空中不見。

大頭師伯睜開雙目，讚了一聲，道：「的是解毒聖藥，這一來無慮九毒敎的奇毒了。」

接着，不知他心中想起了什麼，雙目一瞪，道：「小子，我問你，到底是什麼人？」

甘人鶴微笑道：「大頭師伯以爲小姪是誰？」

大頭師伯道：「我想林老二那能有這麼大的精力，一連敎出二個這樣高的徒弟來，你……你一定就是甘人鶴！」

甘人鶴欠身笑道：「就算小姪是甘人鶴吧！」

大頭師伯哈哈一笑，道：「都就對了，除了你這小子本人，誰能找得到老夫住的地方，老夫剛才也是一時大意，會相信你的鬼話。」「落星城」內，秘道如蛛網密佈，沒有到過的人，縱是聰明絕頂，也無法憑甘人鶴回去的口頭描叙，而能找到他的住處。

甘人鶴嘻嘻一笑道：「你已經上了一個小小的當，但也不吃虧呀！」

白老夫人發出一聲嘆息，道：「這樣說來，少俠不是老身故友之後了。」

甘人鶴欠身一禮道：「奶奶還一樣是人鶴的奶奶。」白老夫人笑眼一開道：「老身如何敢當。」

甘人鶴道：「人鶴與令孫環姑娘患難相交，白奶奶請莫客氣。」

白老夫人笑盈盈的道：「那麼老身生受了，就叫少俠一聲鶴兒吧！」

甘人鶴道：「奶奶最好還是照舊，稱人鶴爲震寰……」頓一頓，接着又加以解釋道：「因爲，人鶴現在的身份，江湖上人人都把我視作張震寰。」

白老夫人正欲言未發之際，大頭師伯忽然一嚷道：「你那紫鏢囊呢？」

甘人鶴眉飛色動道：「放在家中了……提起它來，小姪正有所就敎於大頭師伯哩！」

大頭師伯長眉一蹙道：「你是不是發現那紫鏢囊有何不妥之處？」

甘人鶴聽出他話中有因。可是他要問的却是早縈心中的一個老問題，道：「那『紫鏢囊』到底是誰送給先父的？」

大頭師伯訕訕的一笑道：「你不是懷疑師伯當年沒有說實話吧！那時……」

甘人鶴劍眉一挑道：「是不是那梁歪送給家父的？」

大頭師伯臉上現出無限歉愧的道：「是老夫送給令尊的。不過那不是老夫的主意。」

甘人鶴輕嘆一聲，道：「你們送那紫鏢囊給家父到底用意何在？」

大頭師伯道：「用意你還用問。自然是想掀起武林風潮，以便從中取利。」

甘人鶴道：「爲什麼偏偏挑上了先父？」

大頭師伯道：「在梁歪預計之中，原擬有十個對象可派用場，令尊當然就是那十人中之一。這也可以說是一半人爲，一半天意。偏偏令尊聽說『落星城』有一種通經絕學，可以醫好你的絕症，因此冒險犯難，偷入『落星城』來。但不幸驚動了各大門派守城的人。於是因利乘便，老夫出面替他解了圍，也把『紫鏢囊』送給了……當然也安排了些高深莫測，令人越想越糊塗的隱語禪機。令尊於是糊里糊塗做了第一個犧牲品……如今說來，老夫好不難過和後悔。人鶴，老夫……老夫……」

甘人鶴聽起悲慘的往事，心中的難過，自是不用說。不過，他却很理智的輕嘆一聲，道：「大頭師伯，你也不必把此事內疚於心，不要說當時你無法違背梁歪的意旨，就是你能不出面，他也會利用別的人出面，結果還不仍是一樣。」

大頭師伯慨嘆一聲，道：「江湖人物，要能都像你這樣明是識非，不知要消弭多少仇殺刦運。」

話聲一落，忽然面色一緊道：「你剛才說把那紫鏢囊留在那裏了？」

甘人鶴怔了一怔道：「留在家中了，有什麼問題麼？」

大頭師伯道：「不會有人經常接觸它吧？」

甘人鶴道：「我想不會。」

大頭師伯輕吁了一口氣，道：「你回去之後，快把那鏢囊燒了吧！」

甘人鶴迷惘的道：「爲什麼？」

大頭師伯道：「梁歪在那鏢囊之上，下了一種亂性之毒，接觸那鏢囊過多的人，必中毒亂性，變得嗜殺兇殘，喪失人性。」

甘人鶴暗道了一聲「僥倖」，幸好自己不久就未再佩用那鏢囊，中毒不深，未受大害，但想起當日那種煩躁的心情，不由餘悸猶存。

因此，更堅定了他除此惡獠的決心。

甘人鶴沉思了一陣道：「他現在那裏去了？」

大頭師伯道：「老夫出外擒捉丐幫幫主時，發現你粗心大意，未將暗門關好。因此疑心有人偷進了此處。現在他四處查看去了。」

甘人鶴道：「你擒到了丐幫幫主沒有？」

大頭師伯道：「當然手到擒來，還用你問。」

「他現在在那裏？」

大頭師伯道：「點了他穴道，扔在一個山洞裏了。」想了一想，忽然接口又道：「現在自然不能再難爲他了，要不要老夫替你請來？」

甘人鶴沉吟了一下，搖頭道：「你老人家如果帶了丐幫幫主遇見了梁歪，反而不美，只要他不會再受到別的傷害，那倒無需急急把他請來。」

大頭師伯道：「這個你儘可放心，梁老兒對他還有大用，目前決不會傷他。」

甘人鶴道：「好，那我們就先解決了梁老兒再說吧！」

（以下轉入第一叁二頁）

兩期完武俠奇情中篇

冷劍娥媚（下）

蕭逸・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卜青娥飽受方人傑欺凌，迨藝成下山，仗着師傳絕技，廣事屠殺，方人傑自從知道卜青娥肆虐江湖，便隱身市井，那日，在無意中探知卜青娥已到長安，乃施詭計，脅迫一賣茶女孩，將下有劇毒的茶賣予卜青娥飲用，卜青娥不察，迨發覺時已飲下少許，於是連忙運功逼毒，且着令那賣茶女孩離去，然後伏身暗隅，等候方人傑來到，乃現身擊敗方人傑。詎料旋踵間，卜青娥也已毒發不支，滾倒地上，奄奄一息，迨方人傑到來，正欲乘機下手殺害卜青娥之際，「日月輪」左秋陽突地來到，以玄功驚走方人傑，把卜青娥救返其師隱居處，懇請其師施救——

恩將仇報

黑衣人目光中立時帶出一種憤慨的表情，可是當這種目光接觸到他徒兒左秋陽時，立時卻又變得十分慈祥與溫和了。

冷眼旁觀的卜青娥立時就能體會出，這師徒二人之間，是有着深摯的情感，起碼，黑衣文士對於這個弟子是相當的溺愛而不忍凡事拒絕！

黑衣文士望着左秋陽，道：「你凡事只知任性而爲，從不曾想到爲師二十年前，從女人身上所受的慘痛教訓！」

左秋陽道：「那只是師父交友不愼，卻不能把天下女子一概而論！」

黑衣文士道：「天下女人無一可信，此女也不例外！」

左秋陽道：「師父何知？」

黑衣文士一霎間，面色漲得通紅，似被徒弟激怒，可是左秋陽卻安慰他道：「師父你老人家此刻正習道家『脫嬰』之術，不宜發怒！」

黑衣文士怒道：「你明知如此又何故激我？」

左秋陽欠身道：「師父方才曾親口答應，何以此刻卻又反悔了？」

黑衣文士鼻中冷冷哼了一聲，道：「並非是我反悔，我只是爲着你着想，生恐你和我一樣，上了女人的當！」

左秋陽微微一笑，道：「弟子自有主張，你老人家也太多慮了！」

師徒二人一言一答，卻把地上的卜青娥聽得驚心不已，她由師父查三姑處所得的教誨，以及自己切身所受的經驗，正好與眼前這個黑衣文士相反，自己恨透了天下的男人，而他卻恨透了天下的女人，如非她親目所覩，親耳所聞，簡直是難以置信！

眼前卜青娥既不能行動，又不能說話，況乎身中奇毒，有待對方解救，除了任人擺佈之一途，別無良策。師徒二人一番口舌爭論，看來弟子似乎說動了師父。

黑衣文士良久才道：「你許久不曾來此看我，見了面卻是這般逆我，也罷，姑且依你一次，只是你卻要依我一個條件！」

左秋陽道：「只要師父答應治好她，我一切都依從你老人家！」

黑衣文士點點頭道：「這就是了！你且先把這女人兩處氣海穴點閉住，令她毒氣暫不攻心！」

左秋陽上前，依言駢指點下，不意雙指點過之後，甚爲驚異的向着卜青娥道：「原來姑娘早已自閉了此二處穴門，足見精明！」

黑衣文士點點頭道：「豈止是精明呢，我看她身上的武功，決不在你之下，你只看她劇毒攻心之下，依然不喪理智，當知此女不是易與之輩了！」

說至此，一雙明亮的目光不時在卜青娥身上轉動不已，左秋陽生恐他言出反悔，忙催促道：「請師父快些點她吧。」

黑衣文士甚久才道：「我生平閱人多矣，此女面相清奇冰艷，眉目之間，似有長年隱恨憂怨，定有悲慘身世，且殺氣透華蓋，一入江湖，必成禍害！」這幾句話，倒使得左秋陽爲之一驚！

他目光向着地上的卜青娥一掃，對方那種清麗的冰秀的氣質，確實令人爲之垂憐！

雖然這半年以來，江湖上對於此女的種種傳說，簡直是駭人聽聞，但究竟並非其親目所見，且師謂她「悲慘身世」，却令左秋陽生出無限同情。

奇怪的是，自始至終，卜青娥的目光之中，所展露的，都是一種強烈的意志，絕不曾有絲毫乞憐之意！

「日月輪」左秋陽儘管想了許多，仍然是抱定「救人務澈」之心。

當下再催促道：「師父請快救人吧！」

黑衣文士冷哼道：「你的內炁功力足有七成火候，我再加你一成，也足可救得此女了！」

左秋陽道：「如何下手？」

黑衣文士道：「探手過來！」

左秋陽依言伸出左掌，那黑衣文士身形前傾，把前胸部位接觸到左秋陽掌心，只見他身子畧一顫抖，左秋陽面上立時漲得通紅。

黑衣文士雙目下垂道：「往後你當自知了！」

左秋陽轉望卜青娥一雙水汪汪的眸子，正自望着自己，她似乎亦知道下一步將要如何，蒼白的臉上，帶出了一些紅暈！

左秋陽道：「姑娘妳是世間奇女，當能不以世俗之心度我左某爲人——」言罷。彎身已將口壓吻在卜青娥的芳唇之上。

他眼觀鼻，鼻觀心，戰戰兢兢的將一腔燙滾急熱的內炁眞力徐徐注入卜青娥唇內！

這般內炁眞力，徐徐注入卜青娥體內，上通「祖竅」，中開「黃庭」，下注「丹田」，上下貫通之後，立時與卜青娥本身內炁眞力接成一氣。

然後兩股內炁眞力分雙股一路而下，自全身三十六處穴道之內，一一連遍而下，將所中毒汁歸結一處。

左秋陽此時已領會到卜青娥所練之內炁功力極強，別具一種感力，忖她此時自能處理，乃徐徐啓唇離開，退立一處，却見卜青娥面上已較先前紅潤了許多。

她雙目緊閉，粉面上微微沁出汗珠，正自以本身內炁，裹包着那腔毒汗，上下起伏，行經之處，雷鳴串响，霍地坐起，開口「哇！」一聲，吐出了一口黑水！

黑衣文士見狀點頭道：「不碍了！」遂向左秋陽道：「取些清爽散爲她服下，畧事休息，也就好了！」

左秋陽轉身欲去，黑衣文士道：「你扶她下去，自行處理吧！」

左秋陽應了一聲，彎身扶起卜青娥！

他轉身向師父，黑衣人鼻中哼道：「爲師這兩日初習道家乳嬰之術，甚怕驚擾，不克分心，爲了此女，已甚多躭擱，此女醒後，可令其自去，速來我處護法便了！」

左秋陽隨口應了一聲，乃將卜青娥扶入另一間石室。他輕輕把她放置在一張石床之上，取了一些清爽散，放入她口中。

經過一夜的痛苦折磨，此刻身子才見了清爽，卜青娥遂沉沉的睡去！

左秋陽本想與她談談閑話，瞭解一下她的身世，不意她沉睡至此，當時坐守了一刻，想及師父關照，不敢躭擱，乃向前處行去！

×　×　×

一覺醒來，已是正午時刻！

卜青娥翻身由石床上坐起，只見陽光由三四個透氣孔內照射而入，石室內顯得甚爲明亮。左右看了一眼，細想昨夜事，她恍然大悟，當下躍身下地，試了試調功運氣，覺得一身大病全失了。

眼前的一切，使她極爲好奇！

「左秋陽這個人，是個什麼樣的人？他何以對自己如此關注？還有他師父，那個黑衣文士，又是一個何等樣的人？」

憶及昨夜他們師徒二人的對話，眞令人猜測不透；他們師徒是什麼來路，那個黑衣文士裝束的人，爲什麼存下那麼恨惡的心？

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卜青娥急於想知道的。

只是，他們師徒那一身武功，實在不敢輕視，雖然那黑衣人的武功如何，尚不得而知，可是觀諸其弟子左秋陽已是如此，再推想其師父，自然可想而知了。

卜青娥自入江湖以後，以具超人的奇技，簡直是所向無前，何嘗把一人看在眼中，可是此刻對於這奇異的師徒二人，都是由心眼兒裏心存駭畏，絲

毫不敢稍存輕視之心！

由於她本人對男人主觀的，根深蒂固的存下了仇惡之心，是以任何男人，在她眼中，都難以取得好感！左秋陽雖說對她有救命之恩，也難望使她就此垂青，何況她自第一眼開始起，對于其師那個黑衣怪人，就沒有好感！

她輕輕地來到石室門前，打量了一下這古陵墓內的一切佈置情形，這所帝墳，堪稱得上是建築宏偉了，除了來時陳放石棺的那間敞室之外，四面八方都開有走廊甬道，這些走廊甬道，各通着一間石室，呈現出一幅珠網的形狀，尤其是和上開的氣孔，天窗，映襯得十分有趣！

陵墓內的一切陳設，舉凡石人，石馬，噴金獸，金甲武士……等，都擺置得很奇，站立的位置每多交互對立，或遙相呼襯！

卜青娥起先只是覺得擺設得樣式特別，並未十分在意，可是當她再看第二遍的時候，却意外的發現了一個隱密，原來這陵墓之內，設有極爲精巧奧妙的一式陣圖！

看到此，她內心暗暗吃了一驚，僥倖方才自己還沒有冒失闖出去。否則在未明瞭此陣圖的生尅妙用之前，很可能就會身受其害！

這麼一想，她也就明白，何以那左秋陽對自己如此放心？原來室外佈有如此神奧的陣圖。

她生性好強，既然看出了端倪，也就愈加捨不得放下來！

細細的推敲一陣之後，果然被她看出了許多空隙，並且她已初步確定這是一種武林罕見的「石馬陣」。對于這些玄奧的佈陣設譜，她本來是一竅不通，可是自入雪山查三姑門下之後，五年來却是涉獵不少，查三姑確是個中高手，因此卜青娥也得到極大的長進，收穫不少！

她先找到了「石馬陣」中的十二座石馬，然後逐次的審看，發現了這十二匹石馬，是按着「十二星宿」散開的，每一匹石馬暗對着一名持戈的「金甲武士」，而「金甲武士」手中的金戈却是持向不一……看到此，她不禁豁然貫通，一時大悟！

當下乃試着向前邁了四步，到第五步時，她起步未下，立時覺出有天昡地轉之勢，可是她伸手把面前的「金甲武士」向左畧移一寸，金戈改指向背後的「艮」位，面前立時現出了「生」位！

需知「石馬陣」，乃漢時「黃石公」所設九大陣圖之一，其生尅陷敵妙用無方，其中正反敵尅，生死易理，奧妙無窮，若非卜青娥曾受查三姑當年口授心傳，只憑智力，實在是難以猜透！

現在，她既然解出了其中玄理，則走起來就十分簡易了，只見她嬌軀騰挪閃躍，如蝴蝶穿花一般，瞬息之間，已來到正中石棺。

站身在石棺之上，畧一打量，認了一下這十二間石室，從外表上看過去，其形態，外貌，幾乎完全一致，可是若換一下方位，就氣勢上看來，却大有分別了。

十二間石室非但合了「十二星宿」的位置，也暗合着「十二時辰」，其光顯昏暗明亮，日光投射的方位，無不隱隱相合，當眞是構想奇妙之極！

如此，卜青娥不難的又發現了其中的若干「生門」「活位」！而正中光顯明暗適中的一道角廊，卜青娥即認定必是那黑衣文士潛修之處。

於是她騰身而起，用「進步迷踪步」法，闖進了那道角廊，身方入內，忽見正面石室珠簾微响，似有人影閃出。

卜青娥急忙向右側一閃，隱身一蹲石馬之後！

她目光注視着那間石室，良久，才見一個人鬼鬼祟祟的自珠簾內探頭而出！

卜青娥立時認出了這個人，正是黑衣文士，只是却又看過去更年輕一些！

只見他探頭縮回！縮回又探出，足足有十幾次，過後珠簾再响，他才慢慢步出！

這走出來的人，形狀面貌和那黑衣文士一般無二，只是看過去，却顯得矮瘦一點，而且年輕得多，看樣子不過二十左右的年歲！而且羞人答答，一副害怕胆怯的樣子。

卜青娥不禁大大的吃了一驚，眞想不透這是怎麼回事？莫非是自己眼花了不成？

她掩身於石馬之後，定神細看，一點都不錯，這個人正是那個黑衣文士，只是如何會在一刹時間，年輕了許多？

而且，他在自己住處，又何必這麼藏藏躲躲，鬼鬼祟祟的，這是幹什麼？

這人並沒有發現石馬後藏着有人，却作了一副小兒之態，不時的拍拍這邊，摸摸那個……好像這一切他都沒有見過的樣子。

似如此，他一路走出甬道。

看過去，他胆子小得很，沒走幾步，必回頭向垂有竹簾的石室看上幾眼！

無意中，他碰着了那立着的「金甲武士」一下，「嘩啦！」一响，嚇得他怪叫了一聲，轉身箭也似的奔回室內！

卜青娥心中大吃了一驚，由於方才他開口的那聲驚叫之聲，宛似兒啼一般，却又令她覺得他不是那黑衣文士，可是這個人是誰？莫非是那文士的鬼魂不成？

心中在百思不解的當兒，却闘得垂掛在石室上

的珠簾又响了一聲，前見的那個少年，又自探出頭來。仍然是一副鬼祟心虛，幼稚可笑的樣子！

似如此，這少年左顧右盼，看了好一陣之後，才又輕悄悄邁足步出，他一步一步，慢慢的走到了那金甲武士面前，上下打量着它，看了好一陣之後，然後慢慢伸出手，接着又碰了它一下，發出「嘩啦！」一聲，嚇得他趕忙收回手，倒退了好幾步，於是圍着那金甲武士上下左右的打量起來！

卜青娥趁此空隙，乃輕悄悄的由石馬背後，轉到了石室門前，他要看看這其中到底是什麼模樣。

借着珠串的空隙，向內看了看，頓時使得她正吃了一驚，原來石室內端正岸然的坐着兩個人，正是左秋陽及其師；那個黑衣文士！

只是那黑衣文士座前竹簾已然高高捲起，其本人身上那領黑色披風這時也脫下，露出內着的白色短衣。看到此，卜青娥不禁更有些驚心了。

原來那文士雙臂盡失，只剩下兩截斷臂，露出短衣袖外，看過去那斷處平整如削，極似刀劍斬削所致。

他此刻雙目深垂，整個人身上蒸蒸的冒着熱霧的白氣，一雙腿却雙盤趺坐，面上神情，却帶着極爲舒適的微笑。

左秋陽亦盤坐在他身側不遠的蒲團之上，雙手合掐着一個道訣：面前互有一三足小鼎，其內燃着一縷檀香！

師徒二人，看樣子皆似已入定的模樣！

看到此，卜青娥忽然有些明白了，心中正在忖思着：莫非這文士已然煉成了道家元嬰不成？

一念之間陡然使得她大大的領悟了玄門眞諦。

就在這時，那先時出遊的少年，已然轉身而回，他驀然發現卜青娥立在門前，嚇得兒啼般的驚叫了一聲，頓時倒地昏死了過去！

卜青娥再回頭看室內的斷臂文士，這一刹那，他忽然像是遭受到極大痛苦，雙目霍地睜開，全身戰抖，通體汗下如雨，卜青娥暗道一聲不好，足尖一點，又退開丈許以外。

她掩身在一名「金甲武士」身後，却可以暗中窺覦室內二人，以及倒在門前的那個少年！

似如此過了好一會兒，才見那倒地的少年，像是悠悠的醒轉過來，他慢慢的坐起身來，不勝疲累的喘息着，一雙明亮的眸子東瞧瞧西看看。

卜青娥再看室內那斷臂文士，此刻也似痛苦已緩，他雙眉緊皺，二目下簾，似强自入定的模樣！

又過了一會兒，那宛似文士的少年，才站立起來，徐徐的一步步的向石室前進！

卜青娥暗中目不交睫的注意着，見那和文士一般無二的少年，極其疲累的進入室內，驀地向着那斷臂文士身上一撲，遂即無影無踪！

看到此，卜青娥心內已是霍然！

無可置疑的，那少年模樣的人，竟是斷臂文士所練的內胎元嬰，也正是道家所謂的「身外化身」，方才那一幕，必是文士正在練習哺乳出胎，可能元嬰新成不久，尙不敢遠去，只敢在本處方才之地練習行走，如果假以時日，三年之後，當可任意行馳千里內外，如同眞人無異！

這種道家的出胎學說，她也是偶而僅由師父口中聽說過，當時並未十分深信，却是未曾料到，今日竟然親自目睹，眞乃令人驚嘆駭絕！

當下她來不及再看下情，匆匆趕回來處石室。

進門不久，却見門前人影一閃，「日月輪」左秋陽已然立在門前。

二人目光對視甚久，左秋陽遂開口道：「很好，妳已經醒了，剛才妳可曾出過來沒有？」

他說這幾句話時，面上不見絲毫笑容。

卜青娥搖搖頭，低頭不語，左秋陽面色轉和，却皺了一下眉道：「奇怪！這又會是……誰？」

說罷，他步進室內，含笑道：「卜姑娘恭喜妳玉體已然康復，不知此時感覺如何？」

卜青娥一雙水汪汪的眸子，冷漠的看着他道：「我知道你曾救過我，可是我却要怪罪你爲善不終！」左秋陽道：「姑娘此話怎講？」

卜青娥道：「你明知那害我的人『金麒麟』方坤，是一個無恥狠毒之輩，却偏偏要放他逃走，豈不是爲善不終麼？」

左秋陽怔了一下，道：「原來那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金麒麟』方坤，倒沒有想到，行易派的掌門人，竟是一個好色之徒！」

卜青娥道：「豈止好色？簡直是無惡不爲，有一天他要是落在我手中，我要讓他嘗一下剖肝挖心的滋味！」

左秋陽呆了一下，道：「卜姑娘，妳果眞是江湖上傳說的那個女殺手……？」

卜青娥冷冷的一笑道：「不錯！」

左秋陽冷笑一聲道：「風聞你愛殺男人，可是？」卜青娥道：「一點不錯！」

左秋陽道：「爲什麼？」

卜青娥那冷電也似的目光，在他身上一轉，徐徐的道：「因爲我恨透了男人……天下的男人，沒有一個是好的！」

「日月輪」左秋陽在室內來回走了幾步，鼻中哼了一聲，道：「這種論調，正好與家師相反，她恨透了天下的女人……」

卜青娥道：「令師的大名是——？」

左秋陽一笑道：「說出來諒妳也是不知，如今天下，能知家師底細的人，只怕是不多了！」

頓了一頓，他看着卜青娥道：「家師本是文士功名出身，初練武功，後習道術，不過是近二十年的事情。」

卜青娥道：「原來如此……」

左秋陽道：「家師複姓歐陽，單名一個同字——」卜青娥忽然一震，道：「歐陽同——？」

這個名字好熟，似乎聽師父說過，畧一思索，立時閉口不言！

左秋陽驚奇的看着她道：「妳知道？」一搖頭，道：「不……這是不可能的，因爲這二十年以來，他根本就未曾涉入過江湖，與人無爭無怨……」

卜青娥道：「令師在江湖上，可曾結下過什麼仇人不曾？」

左秋陽搖搖頭說：「沒有——」可是他立刻想起了一樁事，面色一變，中止了語氣。

卜青娥道：「沒有？」

左秋陽冷笑道：「只有一個女人……這也就是他爲什麼懷恨女人的原因？」

卜青娥吃了一驚，道：「這個女人叫什麼名字？」左秋陽搖搖頭道：「家師未曾說出……我只知道，那個女人在二十年前殺了我師父全家，而且活生生的砍斷了家師的雙腕……」

卜青娥道：「那個女人這麼作，當然會是有原因的了？」

左秋陽嘆息了一聲，搖搖頭說：「詳細情形我不知道，只知道那個殺害家師全家的女人自己並沒有得到很好的報應！」

卜青娥道：「啊！怎麼樣了？」

左秋陽哼了一聲道：「她自投山澗，殉身而亡了！」

卜青娥道：「也許她並沒有死也不一定，如果我是她，我才不會死呢！」

左秋陽談到師父昔年事，似乎不勝傷感，他苦笑道：「這二十年來，家師一直爲這件事傷感……懺悔！」

卜青娥一怔道：「懺悔？你是說令師對那個女人感到懺悔？」

左秋陽冷笑道：「恨她死還來不及，豈會對她懺悔？」

卜青娥雙手抱着膝頭，很認眞的去談論這件事，因爲這事情實在是急於要知道的一件大隱密，還不曾見過她這麼揭根刨底的去問一件事情。

她那雙水汪汪的眸子裏，閃爍着一種內歛的奇光，誰也看不出她隱藏在內心的怒火……

她看着左秋陽，冷冷的道：「令師的心，眞比我們女人還要狹窄！」

左秋陽不悅道：「姑娘，妳不知一件事的眞情，請不要濫加批評！」

卜青娥秀美的臉上，帶出了一絲冷笑。

左秋陽道：「只因爲殺害家師的那個女人，身上懷有家師也就是歐陽門中，唯一第六代根苗！」

卜青娥神色大變道：「啊——有這種事？」

左秋陽道：「家師是這麼說的！」

卜青娥忽然抓住他一隻胳膊道：「這是眞的？我怎麼不知道呢？」

左秋陽用手撥開了她的手，奇怪的看着她，道：「妳怎麼知道？奇怪！」

卜青娥面上一紅，立時又坐下來，苦笑道：「我太激動了，這實在是一件令人想不通的事！」

左秋陽道：「家師這二十年來，每一思及此事，都要恨透那女人千百萬遍，並且發誓說，如果那個女人沒有死的話，他要在那個女人身上戳上千刀百孔！」

卜青娥不屑的笑笑，道：「這只是令師一面之意，我想那女人二十年前，既然已是劍門俠女，武功亦甚可觀，果眞要是沒有死，如今的造詣，只怕早已入了化境，令師雙腕盡失，更何能與她一爭短長？」

左秋陽怔了一下，道：「這話也有點道理！」

他轉過來看着卜青娥道：「奇怪，家師對妳有救命之恩，妳非但不向着他說話，却反過來幫助那個殺害他全家的女人？」

卜青娥道：「很簡單，我們都是女人！如果女人再不同情女人，還等着誰來同情呢？」

左秋陽一時爲之氣結，搖搖頭道：「反正妳很怪就是了！」

卜青娥道：「我一點都不怪，我看你們師徒才怪呢！」

左秋陽怒道：「我們什麼地方怪？」

「多着哪！」卜青娥道：「譬如說，那裏住不了，何必找一個墳墓裏住？好像見不得人似的！」

左秋陽一時又爲之氣結，他嘆了一聲，道：「家師選擇這裏定居，是因爲這裏淸靜，其實已經不算是墳墓了，妳難道沒有看見，這些通氣窗，全是我們開出來的，住在這裏又有那點不好？」

卜青娥道：「我想還有別的理由！」

左秋陽看了她一眼，心說這女人心眼眞精明。

其實卜青娥倒眞是沒猜錯，是有別的原因，大概左秋陽這個人生平從不擅於說謊的緣故，被卜青娥這麼隨便一激就由不住要口說眞言了！

左秋陽看着她，甚久才道：「我今對妳所說的

每一句話，妳可千萬不可走漏一句，否則，我必不放過妳！」

卜青娥道：「我不是爲了怕你才不說，而是從來沒有搬弄是非口舌的毛病！」

左秋陽不得不佩服她答話的技巧，不亢不卑。當下嘆了一聲道：「妳說得不錯，我師父所以住在這裏，除了喜愛清靜，便於練功之外，最大的原因，是在逃避那個女人……」

卜青娥冷笑道：「我好像記得你才說過，那個女人已經跳崖死了！」

左秋陽道：「不錯，可是……」

「可是又怎麼樣呢？」

「可是！」左秋陽似乎也極於要打開這個謎結，他眉頭緊皺道：「家師於靜中參悟，又常常感受到那個女人還沒有死……」

卜青娥一怔道：「令師還有這種本事？」

左秋陽冷笑看着他道：「家師二十年來苦修道功，九轉丹成，一待三年返哺成功，只怕普天之下，再無一人能是家師的對手了！」

卜青娥默默無言的垂下了頭，這句話她是相信的！因爲她曾親目看見過歐陽同出殼的元嬰。

左秋陽遂又道：「可是在他道嬰未能成功之前，是他最虛弱的時候，如果這時候，那個女人找了來，家師萬萬不是她的對手，半世苦修均將付之流水了！」

卜青娥看着他，道：「令師一旦練成了道嬰，成爲天下第一高手之後，他是否還要去找那個女人報仇？」

左秋陽冷笑道：「這是必然的事，我要是師父，一定也會這麼做的！」

卜青娥面色顯著的變了一下，苦笑道：「他這麼做又是何苦？」

左秋陽道：「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何能怪家師狠心辣手？」

卜青娥「哦！」一聲，不屑的道：「這話就奇怪了，天下也不止那個女人會生孩子？你師父又何必非要她生不可？別的女人不多的是嗎！」

說這句話時，她的臉不禁有些紅了。

左秋陽哼了一聲道：「卜姑娘，妳知其一，不知其二……咳！這話，我又該怎麼對妳說呢？」

他來回在室內走了幾步，定下來，欲言又止，一副吞吞吐吐的樣子。

卜青娥翻了一下眸子道：「怎麼啦？」

左秋陽道：「妳可曾知道所謂的『宮刑』？」

卜青娥臉一紅，啐了一口道：「別說了，我知道就是了，我不相信那個女人會這麼辣手！」

左秋陽道：「就是這麼辣手，正因爲如此，所以家師才發誓，今生誓不與她共立於天地之間！」

卜青娥冷笑道：「人急了造反，狗急了跳牆，我想那個女人對令師如此恨惡，當然是有相當的理由的，令師可曾說過爲什麼沒有？」

左秋陽搖搖頭道：「這是他老人家的痛心事，他不願意提起！」

「不願意提？」卜青娥哈哈一笑道：「我看是沒有臉提吧？」

左秋陽猛地轉過身來道：「卜姑娘妳口下積德，左某可不是容易欺侮的……別人怕妳，我可不怕妳！」卜青娥道：「那個又怕了你來？」

左秋陽劍眉一挑，右掌向外一翻，「呼！」一股疾勁掌風向着卜青娥面上襲來，卜青娥玉手輕抒，向外一吐一揚，兩股勁力在空中甫一交接，遂自消於無影無形。

二人足下都未曾多移，只是兩襲輕衣，被化解後的疾風，吹拂得獵獵作响，須臾，又恢復如初！

左秋陽面上一驚，抱拳道：「人言姑娘天下無敵，今日一見，果然不假，佩服！佩服！」

卜青娥一笑道：「我也正在想，臭男人堆裏，有你這麼一顆靈芝草，倒也是不假了！」

左秋陽道：「姑娘舌箭唇鎗，我說不過妳，請示姑娘師承何人？」

卜青娥道：「換個題目談談吧！」

左秋陽一笑道：「對了，妳既然毒傷已愈，却也沒有留此的必要，姑娘是否要離開，請自便！」

卜青娥妙目一轉道：「如果我還想在此多住幾天，左兄你意下如何？」

左秋陽呆了一下道：「這個……？」遂又一笑道：「我倒是無所謂，只是家師慣於靜修，只怕會吵了他老人家。」

卜青娥道：「我在這裏，他在那裏，相隔這麼遠，怎麼會吵了他？」

左秋陽點點頭道：「也好，好在這裏石室甚多，妳可以任選一間，只是切記不可隨便走動！」

卜青娥一笑道：「我方才立在門前，見門外石人石馬……好像佈得有陣，只是一時却解它不開，我看如果沒有你指引，我簡直連門也出不了啦！」

左秋陽俊眉一聳笑道：「姑娘所說不錯，這是家師佈施的『石馬陣』，確是奧妙無方，姑娘且隨我來。」說罷向門外步出，卜青娥亦步亦趨的跟在他背後，只見左秋陽在前踏宮步位，時進時退，那消一刻，已到了對面室前。

他回頭一看，卜青娥霍然就在眼前，當下抱拳道：「姑娘悟力驚人，佩服！」

卜青娥道：「左兄『正反乾坤步』法，更令人

佩服！」

她有意手指向歐陽同潛修的那邊道：「那邊的陣勢又自不同，其中玄奧左兄可以一併指點麼？」

左秋陽搖搖頭道：「那是家師潛修之處，設有『八卦生死陣』的厲害埋伏，只是未得家師許可，却不便傳授姑娘，好在妳日常進出，並不必經過那裏，無需一定要知道，可是？」

卜青娥暗中一笑，却點點頭道：「你說得有理，我現在覺得有點累了，想入室休息一下，左兄請便！」

左秋陽道：「室內黃精，首烏還存得有，姑娘可以暫時用以充飢，如欲肉食，只得外出到長安市上了！」

卜青娥道：「我知道了。」說罷轉身入內，左秋陽望着室內呆了一陣，不可否認的，這個姑娘，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像，世上的女子多得很，也不乏所謂的美女，可是以個人遭遇者所論，無庸諱言，這位卜青娥該算是個中佼佼者最傑出的一位了。

這麼想着，內心却不無感傷。是時，忽聞耳邊細若游絲聲音道：「徒兒速來師處，有事面談！」

左秋陽暗吃一驚，足尖飛點，幾個起落，已來到了歐陽同所住室前，揭簾而入。

却見歐陽同此刻精神甚爲萎靡的樣子，左秋陽道：「師父何事相召？」

歐陽同道：「姓卜的少女初來之時，爲師即示意不可，你却不聽，此刻，只怕事情來了！」

左秋陽一怔道：「什麼事情？」

歐陽同道：「方才驚嚇爲師乳嬰必是此女，爲師元氣已受傷不輕，只怕半年之內不易恢復……」

左秋陽搖頭道：「不見得，弟子見她尚不解石馬陣圖，如何能接近師父？」

歐陽同道：「你年紀尚輕……閱人不深，方才你與此女談話，爲師已用『他心透聽』聽得一清二楚！」左秋陽道：「這麼說，師父以爲她是何等樣人？」歐陽同冷冷一笑道：「貌若鮮花，內藏凶險，此女不除，終成大患。」

左秋陽一驚道：「這——」

歐陽同道：「我本有放她逃命之意，只是聞聽你們談話之後，却覺出此女大有來頭，再說爲師在此練嬰之事，不欲爲任何人得知，一旦張揚，如我那對頭知道，後果不堪設想……」說到此，他望向左秋陽道：「爲今之計，只有先下手爲強，爲師令你，今晚取她性命，你意如何？」

左秋陽神色一變，吶吶道：「這……師父，你老人家於心何忍？」

歐陽同森森的一笑道：「爲師又看出，此女必是我那對頭一路之人，現在她已知道爲師之一切，如不殺她，她必殺我！」

左秋陽道：「弟子看還不至於！」

歐陽同道：「我看你是爲她女色所迷……需知爲師多年修眞，成道不易——」說到此，雙目微闔，長嘆一聲。

左秋陽道：「師父……你老人家又怎可斷定這位卜姑娘是那陷害師父滿門女人一路的？」

歐陽同道：「豈止是她一路的……多半就是她一手調教出來的弟子！」

左秋陽道：「這麼說，那個女人果然是沒有死了？」

歐陽同點頭，目現兇光道：「本來我還不敢斷定，可是剛才聽那卜姑娘說話語氣，可以斷定她必尚健在人間，此女與我仇深似海，她如得悉我此刻在此潛修，焉能會留我活命？……」

他的臉色現出一副猙獰可怕的樣子，不再是「道貌岸然」，接下去，道：「就是此女，也必得我那對頭親自傳授，一身武功非可輕視！」

左秋陽道：「這位卜姑娘據說來自雪山……」

忽然，他發覺走了口風，因爲歐陽同平日最恨「雪山派」的人，生恐他爲此更遷怒卜青娥，是以頓時止住。

無奈，歐陽同已聽見了。

他的神色一刹時變得極爲猙獰可怕，抖顫顫的自座位上站了起來，左秋陽大吃一驚，忙上前一步道：「師父你怎麼啦？」

歐陽同道：「什麼……她是來自雪山……她是雪山派的？」

左秋陽無可奈何的，只得點頭道：「據說她是……眞的是不是，弟子也不知道！」

歐陽同呆若木鷄的又重新坐了下來，道：「這就不錯了……這眞是天堂有路她不去，地獄無門自來投……」

左秋陽道：「師父……你老人家與雪山派到底有什麼仇？……那個當年陷害你老人家的女人又是誰？」

歐陽同慘笑道：「孩子，不必多問，你聽爲師的話，殺了她……殺了她！」

左秋陽低頭不語，歐陽同冷冷的道：「你不願意？……要是爲師自已能下手，也決不會要你下手了！」左秋陽仍然低頭不語！

歐陽同道：「你從我多年以來，師父可曾求過你什麼沒有？……徒兒……只這一次下不爲例！」

左秋陽抬頭毅然點頭道：「師父既如此說，弟子遵命就是！」

歐陽同道：「這才是，只是此女並非可以輕敵

之人，你要千萬注意，一旦下手不成，打草驚蛇，可就壞了事了！」

左秋陽道：「弟子知道！」遂轉身告退而出。

× × ×

夜——

一切都是靜止的，整個的陵墓顯得靜悄悄的，沒有一點聲音……在石壁間的一枝火把烘襯之下，那些石人、石馬……金甲武士，整齊的排列着，看過去，別具一種陰森森的感覺！

這時——一扇石門咿呀！的一聲被推了開來，左秋陽閃身而出，他雙眉緊皺，目射精光，面色十分沉重，像似要去作一件什麼神秘的事情！

略一打量附近的情形，身形已然縱起，起落之間已來到另一間石室前面，身後的一對奇形兵刄——日月輪在昏暗的火光下，閃爍着一片紅紫光華！

奉師命，他是來取卜青娥性命來的。

可是，他的確由內心起，是不願意這麼做……然而，師命難違，却又不得不如此，是以，在此午夜三更，他來到了卜青娥居住的石室！

在門前，他凝聲屏息，不敢發出一點聲音，因爲，對付像卜青娥這樣絕世高手，是不能一絲一毫大意的！

輕輕的推開了門，只見卜青娥背向着自己，正在石床上打坐。

她長髮拂眉，雖然是由背影上看過去，她仍然是够迷人的，左秋陽提住氣，慢慢躡到了她身後。

在距離卜青娥背後三尺左右範圍之內，他感覺到一股侵人的寒氣，左秋陽立時定住了脚步，他知道這是對方用以禦身的「內炁潛力」，這種功力須視本人的功力深淺而定，能够在一尺以外使人感覺出來的，武林中已不多見，而眼前的卜青娥，其內炁感應圈，竟然能達到三尺以外，自然是駭人之至了！

左秋陽站定了身子，心中却不無猶豫！

自然，以他所練功力，此刻只須用所謂的「巨靈金剛掌」力，猝然由背後向卜青娥出手，是不難攻破其防身的內炁，而斃命於對方鐵掌之下，問題是，自己能不能這麼作？這種「趁人以虛」的動作，是不是一個大丈夫應有的作爲？

這一瞬間，他眞的感到很爲難！

盤坐在石床上的卜青娥，忽然發出了一聲冷笑，她仍然是背向着左秋陽，沒有回過身來。

左秋陽却大吃了一驚，點足退身於三尺以外。

卜青娥這時，才慢慢轉過身來，她若無其事的看着左秋陽道：「左兄，我等你很久了！」

左秋陽吶吶道：「等我……？」

卜青娥笑道：「是的，等你來下手殺我……」

「殺……妳？」左秋陽強自鎭定道：「誰告訴妳的，我要殺妳？」

「還用誰說？」卜青娥妙目一轉，道：「那麼你來又是幹什麼？」

左秋陽一時倒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了。

卜青娥淺淺一笑道：「看來令師似乎是選錯了人啦……其實剛才我背向着你的時候，你是有足够的時間和功力，可以取我性命的，你爲什麼中途又胆怯了呢？」

左秋陽俊臉一紅道：「這個……」

卜青娥道：「卽使現在，你仍然可以下手殺了我！」

左秋陽尷尬的笑道：「卜姑娘不必取笑了！」

卜青娥道：「我這個人向來不會取笑人的，我說的是眞的！」

左秋陽道：「妳是說，我現在仍可以下手？」

卜青娥冷冷的道：「不錯！」

左秋陽道：「妳不還手？」

卜青娥點點頭道：「不錯！」

左秋陽不解的道：「爲什麼？」

卜青娥道：「不爲什麼，因爲你曾經救過我一條命，現在就殺了我，不過等於是當初沒有救我罷了！……其實你我非親無故，你原本沒有救我的必要，是不是？」

這幾句話，頓時使得左秋陽面上一紅，一時却也使他感到下手之難！

他沉重的嘆息了一聲，不知如何是好！

卜青娥一笑道：「你我可以放心說話，不必再愁令師竊聽！以他的身份那樣作是不值得的！」

左秋陽臉上又一紅，心料原來她什麼都知道。

卜青娥道：「其實上一次他偷聽我們說話，我已感覺到了，但是這一次，我不願意再讓他從心如願！」

左秋陽道：「妳怎麼做？」

卜青娥一笑道：「很簡單，我用『冰玄神功』把這屋子四週全封住了！」

左秋陽道：「這也不難透穿，譬如說用內炁中的透點之力，也就可以透穿而過！」

卜青娥微笑道：「足見高明，只是令師此刻，怕還不能如此施展吧！」

左秋陽道：「姑娘錦心繡口，樣樣皆知。」

說到此，他長嘆了一聲，道：「莫怪家師如此的不放心你了！」

卜青娥冷冰冰的道：「所以我勸你還是不要放過我，你現在下手殺我，尙不爲晚！」

左秋陽冷冷一笑道：「妳以爲下手殺人，是一

件容易的事？」

卜青娥道：「在我來說，確是很容易的！」

左秋陽暗暗吃了一驚，打量着她道：「莫怪乎江湖上傳說妳是一個狠心辣手的人了！」

卜青娥道：「我痛恨世上的男人，是有原因的，正如令師痛恨女人是一樣的，只是眼前，我倒要與他鼈一鼈，看看誰強誰弱了！」

左秋陽雙手向後一交揷，叮噹兩聲，已把背後一對日月輪撤在了手中。

他冷聲道：「我要是現在殺了妳呢？」

卜青娥道：「你下不了手！」

左秋陽嘿嘿冷笑道：「妳憑什麼斷定？」

「憑你的眼睛！」卜青娥輕描淡寫的這麼說了一句。

左秋陽朗笑一聲道：「那是因爲我不願意下手殺一個不抵抗的人，卜姑娘，請妳撤出兵刄！」

卜青娥一翻眼皮道：「我爲什麼要與你打？」

左秋陽道：「因爲我要殺你！」

卜青娥「嗤！」一笑道：「在你一進門時，你沒有立刻下手，我就知道，你永遠也下不了手了，現在你逼我出手，使我覺得可笑，你實在是很笨的，你以爲我會那麼作嗎？」

左秋陽道：「爲什麼不會？」

卜青娥道：「我不願與你動手，是有原因的，如果你勝了我，殺了我，我會很鼈扭，你也會很不安，必定以爲我是故意求死的，反過來，如果我勝了你，殺了你，我會更不安，因爲我並沒有殺害你的意思，所以，我又何必與你動手呢？」

左秋陽怔了一下道：「妳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我眞弄不明白妳！」

卜青娥道：「你用不着明白，我不妨再告訴你，令師要你來下手殺我，是有道理的，我現在要你下手，也是眞心誠意，至於你下不下手，那是你的事……」說到此，她冷冷一笑道：「我不妨再說淸楚一點，無論你此刻下手不下手，以後你都會後悔的！」左秋陽面色陡然一變，上前一步，掌中日月輪霍地舉起，面上現出一片殺機。他寒聲道：「旣然如此，恕我手狠心辣！」

卜青娥揚頭道：「對啦！來吧！」

左秋陽右手「日月輪」劃出了一陣疾風，眼看已臨到了卜青娥面門之上，却又臨時止住了，硬生生的又收了回來。

卜青娥發出了一聲輕嘆道：「現在你下不了手，更失去機會了。」

左秋陽恨聲道：「我眞的下不了手！算了！」

卜青娥偏頭道：「你不後悔？」

左秋陽冷笑道：「有什麼好後悔的！」

卜青娥道：「卽使我是令師敵人的門下，你也不後悔？」

左秋陽哈哈笑道：「我想妳還不至於作出爲害家師的事，再怎麼說，家師還曾救過妳一條命！」

卜青娥冷笑道：「這可不能一概而論！他既救了我，現在又何必再令你來對我下手？」

說罷一笑，翻身下床，道：「你既然兩次坐失良機，我也不必再等第三次了，主人既不歡迎，我就告辭了！」

左秋陽道：「妳要走了？」

卜青娥點點頭，姍姍步向門口，却又回頭道：「師門之仇，不共戴天，早晚我還會再來的！」

身形一閃，已自躍出。左秋陽心中一動，忽然道聲「不好！」身子跟踪閃出直撲向古陵墓之外。

嚴冬寒夜，但見當空閃爍着幾顆寒星，冷風颼颼，四野蕭然，那裏還有她的踪影？

他對着冷月發了一會兒怔，沒精打彩的轉回，逕自回到了自己所居住的石室，關上門……

這時候，甬道裏却又出現了另一個人影，原來卜青娥去而復返！她遠遠的跟在左秋陽背後，始終未曾遠去！

她臉上帶着一絲淺笑，向着左秋陽的房門微瞟一眼，遂轉向歐陽同的住處行去！

珠簾一响，步入石室之內。

歐陽同在垂簾之內，道：「事成了沒有？」

卜青娥一步步的逼近竹簾，歐陽同霍地張開眸子，大吃一驚，他還來不及站起身子，一隻閃爍刺目的金柄小刀，已然抵住了他前心之上！

歐陽同一驚道：「是妳——」

卜青娥一笑道：「沒有想到吧！」

歐陽同道：「妳怎麼進來的？」

卜青娥道：「這些無關宏旨，我只向你打聽一個人，你可認得？」

歐陽同微微閤上眸子，十分氣餒的道：「是誰？」卜青娥一個字一個字，慢慢的吐出，道：「查——三——姑！」

歐陽同倏地睜大了眼睛，看着她，面現苦笑道：「我果然沒有猜錯……妳是她的徒弟？」

卜青娥點點頭道：「不錯！」

歐陽同冷冷的哼道：「她還活着？」

卜青娥道：「不錯！」

歐陽同看着她手中的刀，點點頭說：「不錯，這是她的刀……是她要妳來殺我的？」

卜青娥搖搖頭，歐陽同道：「那麼爲什麼？」

說話時，他試着運行眞氣，提貫全身，可是逃不過卜青娥的眼睛，她左手一雙玉指，出手飛快，

同時點中了他的「軟麻穴」以及「中樞脈根」，但見歐陽同全身一陣戰抖，幾乎似同一堆棉花也似的攤下了身子。

卜青娥冷冷的道：「你此刻要與我動手，無異以卵擊石，你那徒弟武功足可與我一拚，只可惜他太也懦弱無能才會予我以可乘之機！」

歐陽同閉上眸子，長吁道：「他果然壞了我的大事……命運如此，夫復何言，卜姑娘快下手吧！」

卜青娥道：「我自然會下手的！」

言罷，金柄小刀一翻，架在了歐陽同喉管之上，歐陽同道：「我此刻已近不死之身，頂多再一年的時間，大關即過，想不到竟然會……」

卜青娥道：「當年家師查三姑是何等鍾情與你，你竟然忍心拋棄了她，你害得她好慘……」

歐陽同面若鐵霜的道：「我固然負她於先，可是她却殺我滿門上下，並斬了我雙臂，難道還不够？」卜青娥道：「家師也曾自斷雙腿，永世不下雪山……」說到此，她流淚滿臉的道：「這事情原因如何，你們結果經過如何，她老人家却從來也未曾與我提過，你能告訴我麼？」

歐陽同臉現鐵青，嘆聲道：「過去的事還提它作什麼！妳如要下手就快一點，不必多問！」

卜青娥冷冷一笑，道：「你以爲我不敢？」

言罷，一狠心，金柄小刀向前一推，大股鮮血狂竄而出，歐陽同雙目大張，變色道：「妳——」

言罷向後一倒，却有一個與他一模一樣的白衣少年，驀地自他的軀體內湧出向着門外急閃而出。

卜青娥暗吃一驚，心知是對方所練的「本命元嬰」，一待放出，必爲後患，口中輕叱一聲，手中翠柄小刀，驀地自後方擲出，正中那少年後心。

但聞得那少年口中發出一聲嬰啼，仆倒在地。

卜青娥上前看了看，拔起小刀，眼看着那少年軀體由大而小，遂化爲一灘白糊糊的胎骨。

很顯然的，歐陽同想由卜青娥手中翠柄小刀上冀求兵解，不想所練元嬰方出軀殼，即死在卜青娥手中，正是所謂的「形神俱滅」，也算是命該如此，刦數難逃！

卜青娥一心只想着爲師報仇，那裏料想到其它，也不曾想到左秋陽將作何想，尤其是殺害了一個即將成道的修士，更失其忠厚！

而眼前，她內心却感到十分欣慰，因爲這多年以來，她每見師父查三姑對於往事的悵恨，獨處時的寂寞愁苦，她就不由自主的加恨在陷害師父的那個仇人——也就是眼前的歐陽同上，恨不能一朝能够手刄了他，爲師洩恨，她恨惡歐陽同的心絕不下於方人傑！

這個世界上，正因爲有這麼多的負心人，才會使得眞正懂得愛情，而付出感情的人寒心，她認爲這是不公平的，對付這種不公平的待遇，只有「殺」字。

耳邊似乎聽到了有一絲異音，如果此時左秋陽闖進來，見了面，那實在是一件很尷尬的事情！

雖然，左秋陽這個人，並不見得在她芳心上佔了多大的位置，可是不可否認，對方却是她自下雪山以來，所遇見的一個俠士，第一個所謂「君子」！對於這樣的一個人，自然是不能與方人傑那類的人相提併論！

而且，左秋陽也是第一個能與她動手過招，武功相伯仲的人！也是她不忍心下手傷害的一個人！

有了這許多因素，她極不願在此時此刻與他見面，當下匆匆閃身而出，一路落荒而去！

× × ×

夕陽西下——

這座黑色的塔，由高嶺而下，被那抹殘陽，把影子拉得更長了，它蜿蜒伸展在地面上，像是一條巨大的黑龍。

嶺陌上散滿了枯葉，忽然一陣風來，那些樹葉被捲起在空中，互相糾纏着，像是一羣鼓噪的麻雀也似的。

塔共五層，並不十分高，也不像傳統的浮屠那樣；頂子是尖的！

眼前這座塔，却是平平的頂子，雖然只有五層，可是由於塔身粗大，建築結實，看起來它足可以再加高到八層九層，甚至于十層……

那是一種黯然的黑色，看過去更不覺得有任何華麗的感覺！

五層塔簷上，都懸着「鷲鳥鈴」，因此，風吹過來的時候，幻出了一片美妙悅耳的鈴聲，也許是鈴聲太好聽了。或是時間太久了，被這些扁毛畜牲摸住了行市，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起，反正這些鳥兒，不再怕了……

因此，塔簷上築起了纍纍的雀巢，簷下更成了燕子的大本營，每當日出日落的時候，是這些燕子進出最頻繁的時候，黑色的雙翼翩翩進出，映襯着翠嶺長空，呢喃聲中，好一派秦嶺淸秋！

「塔」是「行易派」開派的鼻祖「無名老人」修建的，不過他只不過完成了第一層，目的是封鎖住自己。

然後第二代的掌門人「風鈴劍」桑和，他也不過完成了第二層，目的也是用來關閉自己！

依次類推，每一代的掌門人，在即任中途，就開始爲自己建下一層，目的都是爲了關閉自己。

這是「行易派」一種不成明文的規矩，歷代的

掌門人都遵守着這種規矩。

這種規矩是，一旦掌門人交出了印信，都會自動的退居到自己建築的塔層之內，然後在其內謝絕一切，不問外事，至死爲止。

因此，我們可以很淸晰的看得見，每一層塔門都緊緊關閉着，而且兩扇門的合縫地方，都貼着印有「行易寶璽」的封條！

那些被封條鎖在塔層內的歷代元老掌門人，任他有天大的武功，一旦自封於塔層之內，也無不自感和武林風雲絕了緣，而且心甘情願的在其內潛居素食，至死爲止！

塔一共是五層。最上的一層，也就是「行易派」的第五代掌門人法修之處。

這位年近耄耋的老人，前文曾經提過，姓熊名謙，人稱「矮叟」，他是「行易派」的第五代傳人，隸屬江西南昌人氏。幼年從師，一身武功得自上代掌門人「七禽老八」親自傳授，在他八十退位之後，親傳掌門印符于弟子「金麒麟」方坤。

由於方坤的武功，尙未能盡得其精髓，是以在他退隱之初，曾令方坤每半年來塔一見，秘傳他一些本門的心法。

所謂「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矮叟」熊謙充其量只能作到此點了，至於「金麒麟」方坤這個人，是不是能够光大行易門戶，繼其師道統一脈相傳，那就不得而知了。

事實上證明，「金麒麟」方坤確是不能勝任，因爲在他即位不久，就面臨了卜青娥這等大敵，眼看着相傳達三百年之久的這一武林名門，即將要保不住了。

因此，也可以說是「矮叟」熊謙的不幸，因爲在他垂暮之年，並不能如同列代的掌門人那樣的安寧的渡過……

而眼前，甚至於連他也要捲入這場武林不幸的疾流漩渦中去了。

× × ×

幾雙快速的脚步，向塔前行進！

脚步踐踏着地面的枯葉，發出了一片吱吱喳喳的聲音，驚得成羣的鳥兒，自塔簷上紛紛振翅起飛，噪成一片。

一行人，在塔前站下來。

爲首的一個人，正是「行易派」當派的掌門人「金麒麟」方坤，在他左首站着面色蒼白，斷了左臂的「九連鐶」羅光傳，其次是方、羅的同門師兄弟，「雙鞭」熊光輝和「火眼金鷹」雷文！

一共是四個人，也可以說是行易派目前的第一流高手人物，全到齊了。

大家的臉色，都顯得極爲陰沉，當他們在塔前立定了脚步之後，彼此對看了一眼，面上俱都現出一樣的苦笑，自此向塔，不足兩丈的距離，可是在他們看來，每一步都似重有萬斤！

「火眼金鷹」雷文，向着掌門人「金麒麟」方坤，哭喪着臉道：「掌門師兄，請代表我等三人求見如何？」

方坤冷冷一笑道：「事已至此，還有什麼難爲情的，再說，羅師兄的斷臂，還要師父親自一看才好！」

「九連鐶」羅光傳嘆了一聲，道：「想不到偌大的武林江湖，竟會被一個黃毛丫頭逼得走投無路……我等也算是幼承師授，自命不凡的人物，而今……」言到此，又自長嘆一聲，捧抱着他那隻斷臂，不勝唏噓！

「雙鞭」熊光輝道：「武林中七門八派，那一派多少也有些傷害，比較起來，咱們行易派，還算不幸中之大幸，試看兩廣的『七金龍』……唉！太慘了！」

「火眼金鷹」雷文冷笑道：「那姓卜的丫頭死期也不會遠了，『七金龍』的背後靠山『梨山猺』麻九，豈會就此干休，再說華山派的人也不是這麼好欺侮的！」

方坤悵然道：「你們也不要低估了那卜青娥，她背後那位姓查的女人……」說到此，他的臉霎息之間，變得紙也似白的。

他一輩子也忘不了，在大雪山，那個養有羣鴉的斷膝婦人，這個婦人，一旦出山，與天下爲敵，那眞是勝負難估……

定了定神，他咬了一下牙，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走！我們見師父去！」

他率先而行，其他三人跟隨其後，一行四人向前步進，塔側築有向上環伸的石梯，四個人一級級的拾階而上，一直走到了最高的一層定下了脚步！

兩扇黑漆的大門緊緊的關閉着，正中交叉的貼着黃紙的封條！

四人對看了一眼，一齊面門下跪。

「金麒麟」方坤向門一叩，朗聲道：「掌門弟子方坤率師兄弟羅光傳，雷文，熊光輝求見，請師傅惠賜一見！」四人同時又叩了個頭。

門內發出了一聲浩嘆，良久，才傳出一個老邁的聲音，道：「你們的來意，我已知道……起來吧！」四人面有喜色，對看一眼，相繼站起。

門內人聲又道：「夜來每見劍星閃爍，就知道武林中必生大故，但不知吾行易派亦牽連其中！」

方坤叩頭道：「弟子領導無方，致使行易派蒙羞武林，現本門已面臨覆亡地步，懇請師父賜教定

奪！」

塔內人嘆道：「爲師業已坐塔，況老朽之身，何能爲力，不過你既已來到，爲師焉有不見之理？只是本門規矩不可忘記……」

方坤立刻搶接道：「弟子等已曾設香座，請過歷代宗師神安，並曾散發武林帖，知告江湖——」

塔內人道：「既如此，進來說話！」

四人齊應一聲，又叩了一個頭，然後站起，二人一邊，把交封在黑扇門上的一對封紙揭了下來！

塔內人道：「開門！」

方坤應了一聲：「是！」雙手徐推，兩扇木門「咿呀！」的一聲張了開來，門上落下了兩隻雀巢，巢中的卵滾碎在地！

「罪過……罪過……」一個矮小乾枯，駝背白首的灰袍老人走過來，由地上撿起了雀巢，望着地上的破碎卵道：「覆巢之下，豈有完卵！」

然後喟嘆一聲，抬頭向四人正視。

方坤等四人，立時跪倒在地，垂下頭來！

「矮叟」熊謙頻眨白眉，那雪團也似的一對白眉毛，似乎把一雙眸子壓得都睜不開了，但由那一對目縫之中，閃爍着烱烱神光！

他一一打量着跪倒在地的四個門人，待看到「九連鐶」羅光傅，顯然的吃了一驚，那張生滿了黑色斑點的老臉，微微顫動了一下。他鼻子裏哼了一聲道：「羅光傅，你的手……」

「九連鐶」羅光傅，但覺鼻中一酸，由不住泫然淚下，他伏地叩首道：「弟子學藝不精，愧對師門，請恩師降罪，雖死無怨！」

「矮叟」熊謙呆若木鷄般的道：「你爲師門受此重傷，爲師焉能苛責於你？」

說時，目光卻轉向方坤，方坤察言觀色，慌不迭叩頭道：「弟子護門無力，罪該萬死！」

熊謙冷冷的道：「本門自開派以來，忠厚相傳，歷代掌門師尊，皆以俠道相傳，亦不曾與江湖上任何幫派結有宿仇，何以會遭致不幸，誠爲不可思議之事！吾想這其中必然有故！」

方坤嚇得打了個哆嗦，叩頭道：「弟子職掌本派以來，從未與人結怨，本門各師兄弟亦奉公守法，不曾開罪武林，師父明察秋毫！」

熊謙冷冷一笑道：「這事爲師日後不難查究，本門絕不容作奸犯科之輩苟存！」

四人齊聲應道：「是！」

「矮叟」熊謙道：「既如此，起來說話！」

四人又叩了一個頭，站起身來，只見塔室之內，八面皆軒窗大啓，却各垂有竹簾一扇，天光透過竹簾，明晦宜人，南面開有半扇小門，每日皆有一固定職司弟子，上塔侍奉湯水等雜務。

四人皆知，熊謙自八旬以後，已斷絕人間烟火，日以黃精首烏裹腹，每坐關，半月不思飲食，近年來尤有過之！

這八面開窗的塔室內，佈置極爲簡單，一式的竹製器具，看過去別具一種出世之感！

坐定之後，「矮叟」熊謙目光注定着方坤，道：「這個興波武林的人，是誰？難道普天之下，七門六派中衆人就任他如此張狂不成？」

方坤面現忿恨道：「這個人是一個初出江湖的少女，武功極高，天下無敵！」

羅光傅道：「華山派已喪數人，四川的『龍虎堂』主諸虎，以及兩廣『七金龍』皆喪命在此女之手，當今江湖簡直找不出一人能是此女的對手！」

熊謙的臉上，帶出一種難以置信的表情，道：「竟有此事？」

方坤道：「此女名卜青娥，據傳是來自雪山，弟子窺其門徑，也極似雪山路數——」

「矮叟」熊謙臉上立時爲之動容，他微微點頭道：「雪山老人查洪，所創雪山派，武功確是獨成一家，世罕其匹——」

四人立時現出失望之色，互相對看了一眼。

熊謙却又接道：「查洪四十年前已經坐化，雪山派並無傳人……」

說到此，忽然一怔。點頭道：「莫非是他那任性的女兒查三姑的傳人？」

方坤立時道：「正是查三姑的傳人！師父，你老與查氏父女有什麼來往？」

熊謙冷冷一笑道：「既是查三姑的門人，我倒有話可說了！」

他目光一掃四人，道：「當年查老坐化之時，我與青海的『麻冠道人』，南海的『一葦僧』等五人同爲護法之人，查洪當時曾面囑我五人，日後代其管教其女三姑，後聞那查三姑遇一複姓歐陽的文士，論及婚嫁，曾有棄武從文之說……自後演變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火眼金鷹」雷文憤憤道：「這麼說，我行易門非但與她雪山派無仇，反倒有恩，查三姑門下如此反恩爲仇，誠令人不解了！」

方坤立時道：「師弟此言錯了，也許那卜青娥所作所爲，其師並不知曉，看她行徑，分明與天下武林中男子爲敵……師父可以不必與其師查三姑接頭，逕自下手格殺那肇禍的卜青娥也就是了！」

「矮叟」熊謙冷冷一笑，道：「你這就錯了，以爲師之身份，焉能找尋一後輩女子動手，再說爲師焉能不分黑白下手殺人？此事自應與其師查三姑理論，促她管束門下，以匡天下才是！」

「金麒麟」方坤立時面色微變道：「這麼說師父你老人家的意思——？」

熊謙冷冷一笑道：「那查三姑幼時與吾曾有數面之緣，吾想此事她不能不管——」

說到此，鼻中哼了一聲，道：「當年與其父查老護法之人，除去嶺南老人已故之外，其他四人，如今仍然健在，況乎那『麻冠道人』司空湛，與『華山』淵源甚厚，華山派弟子受此慘禍，他也沒有坐視不理的道理……」頓了頓，才又道：「吾此刻即修書數封，爾等四人分頭前往，持爲師信物，就邀以上幾位老人，定時共上雪山，尋那查三姑一論就是！」

四人之中，除去方坤面現惴惴不安狀，其他三人均極大喜，當下皆都連連稱是。

於是，矮叟熊謙，乃修書三封，面交羅光傅，熊光輝，雷文等三人，囑其返後即刻起程。

一切交待完畢，四人乃叩辭而出。

至此，武林中却將又要掀起另一番風潮，其勢又非眼前所可「同日而論」了。

雪嶺尋仇

儘管是歲寒已過，大地春回，這裏——大雪山，仍然是相當寒冷！

而且，仰首向上看，那雪嶺之上，永遠是戴着白白尖尖的一頂白雪的大帽子，即使是盛夏之時，依然如舊。

風！是貼着地面飄過來的，撲在人臉上冷颼颼，像是小刀子在臉上刮一樣的痛，却別有一種清新白雪的氣味，令人一時神清智爽。

武林中，雖說是一夕萬變，事發無窮，却也沒有像這半年來如此高潮迭起的。

而眼前，幾位舉足輕重老前輩居然也出動了。

上山來的，共是四個老人，這四個人，幾乎可以說當代武林中輩份最高，年歲最長，而被各方倚重，推爲泰山北斗的人物！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個胖不臃腫，一身是肉的矮胖和尙，足踏芒鞋，肩抗方便鏟，高捲褲管，健步如飛！由年歲上看，他頂多不過五十來歲，可是事實上，大家誰都知道這個來自嵩山少室峯的「一葦僧」，今年最少也應該有九十左右的年歲了。

一葦僧後面併排行着三個人，清一色的老人！

左面是一個最矮，最瘦，聳肩駝背的小老頭，他是「行易派」業已退隱坐塔的上代掌門人「矮叟」熊謙！

熊謙的左面，一個頭戴麻冠，身着大紅道袍的高大道人，他是「華山派」掌門人「金刀」夏侯風的師叔，後來雖自創「九烈教」，可是他與「華山派」在根本上却脫離不了關係。

這個道人號稱「麻冠道人」，複姓司空單名一個「湛」字，生得面如重棗，兩耳垂肩，鬚下一部花白鬍鬚自兩腮而下，全都繞滿了，只是看來精神抖擻，目光如電。

最右面的是一個飄飄長鬚，貌相清奇的青衣老者，老者布履白襪，足下輕捷。

他背後斜揹着一個杏黃色的長形布包裹，看樣子像是一把傘，又像是一桿特製旗子。

這個人自然也不是無名之輩，他是來自武嶺，爲當今「鐵旗門」的元老鼻祖人物——「奪命幡」盛秋海！正是前文曾提過的「鐵旗」盛雲飛祖父！

這四個當今武林元老人物，忽然湊齊了，連袂共上雪山，目的是前去探訪那個匿居在雪山，已近二十春秋不露臉的女中怪傑查三姑！

說起來，查三姑該稱是這四個人的低一輩人物，因爲當年她父雪山老人查洪在世之時，這幾個人，都和老人有過相當的交往，雖不見得能說得上是至交，却也不是一般所謂的泛泛之交！

再推想着，當年查洪坐化之前，因有感妻室早亡，只有查三姑那麼一個獨生愛女，偏又任性無拘，武技高強，無人可當，查洪深恐愛女日後淪爲放蕩，乃面託當時在座護法的五位朋友。

這五個人，除去嶺南老人如今已然物故之外，其他的四個人，也就是此刻登山的一僧一道二俗，四個老人。

當時查洪面託五老對愛女加以照顧，可是事實上，日後五老因爲自身的事務繁忙，並未依言，眞的關心過這位敵人之女！

二十年後，想不到竟然因爲當初的一時懈忽，而就引起了如此巨大的江湖波浪……

今天，一個受藝於查三姑的少年女子卜青娥，把整個江湖弄攪得天翻地覆，幾乎到了無法收拾的地步！

此時此刻，四老共上雪山，想到了再探訪一下這位敵人之女，在某種意識上來說，似乎已經太遲了，起碼他們捫心自問，多少是含帶一點愧疚的！

天風冷冷，一行人來到雪嶺之巓！

展看着層次連雲的山嶺，一峯似比一峯高，一峯又比一峯深遠，看過去眞是漫無邊際。

要在這樣一個地方，找尋一個匿居不欲爲外人所知的人，那實在是太難了！

「麻冠道人」司空湛喟然一聲長嘆道：「看來我等四人是虛此一行了！」

「矮叟」熊謙冷然道：「不然，吾等只須尋找

那山靈鍾秀之處，一查便知！」

「奪命幡」盛秋海一笑道：「熊矮子此言有理，想那查三姑性喜孤獨，脾氣和其父多少相似，當初查洪結廬在『玄冰崖』，料那查三姑也相去不遠，我們先到玄冰崖走上一趟，看看如何！」

司空湛道：「盛鬍子說得有理，我們且走上一趟！」一葦僧嘻嘻笑道：「你們幾個偌大的年歲，仍然和少年人一般好事，我和尚已然跳出三界，却也被你們拉來淌上這趟混水……何苦？」

司空湛笑罵道：「你這胖和尚最是狡猾，當年老查託孤之時，莫非你不曾在場麼？」

一葦僧道：「這和託孤又有什麼關係？看來這一趟，你們幾個分明是上門打架來的，幾個老前輩，要是欺侮一個女人，傳出去可不大好聽吧！」

「矮叟」熊謙道：「和尚說話放公正些，我們此來不過是奉勸她約束一下門下弟子，只要她交出那肇事江湖的丫頭來，聽憑大家的公處，那一個又欺侮她來？」

一葦僧嘻嘻冷笑道：「矮子還口硬？不是我和尚說一句洩氣的話，如果列位以爲查三姑是個女人，好欺侮，那可就錯了！」

司空湛道：「她不好欺侮？我們在場的那一個又好欺侮了？這樣煞神般的弟子，縱容不管，那還得了？慢說她查三姑，就是老查在世，我們也不能不聞不問呀？」

一葦僧道：「麻老道虧你還說得出口！老查當年託孤之時，你也在場，試問這四十年來，你可曾畧盡故人之誼。上山看過那查三姑一次否？」

司空湛老羞成怒道：「你這胖和尚又來過？」

一葦僧笑道：「所以我才覺得有些內愧，得啦！麻老道你也別兇啦，依我和尚之見，咱們都是上了年歲的人啦，第一次來看人家，還是客客氣氣的好！」

「矮叟」熊謙點頭道：「正是如此，只是風聞這位老姪女脾氣不太好，有點軟硬不吃，她要是不領咱們這個情，又如何是好？」

一葦僧冷笑道：「我和尚心裏總有點不大明白，人之初性本善，下手殺一個人必有殺的道理，卜青娥那個小丫頭，這麼亂殺人，不能說是犯癮，一定有點道理在裏面？」

司空湛冷笑道：「有什麼道理？我們華山派招惹誰了？一連殺了七八個……」

熊謙怒容滿面的道：「行易派五代相傳，門下不失爲忠厚，竟然也被牽連其內，敝派門下弟子羅光傳，竟被那姓卜的少女當衆砍却一臂，如此奇辱，斯可忍孰不可忍！倒要那查三姑還個公道來！」

「奪命幡」盛秋海眉頭微皺道：「熊矮子，這事情可能與你們『行易派』的掌門人方坤有點牽連咧！」

熊謙一怔道：「這話怎麼說？」

盛秋海一笑道：「詳情不得而知，不過據我那孫子盛雲飛說，那姓卜的少女在華山時，指名要見的却是你那弟子方坤，因爲方坤不在現場，才遷怒于代理掌門職司的羅光傳，斷其一臂，目的是在向方坤示警！」

熊謙道：「有這種事？」

「麻冠道人」司空湛道：「不錯，是有這麼回事，熊矮子，我看這件事你還是查一查好！」

熊謙冷冷一笑道：「方坤爲人正直無私，又怎會結怨一個少女？你們不要胡亂疑心！」

司空湛一笑道：「說不定那姓卜的少女，看上了你那掌門弟子也未可知，果然如此，矮子你就給說合一下，化干戈爲玉帛，豈不是好？」

幾個人都由不住呵呵大笑，只有「矮叟」熊謙一個人悶不吭聲。

他倒是猛然憶及五六年前，那時正是自己快將退隱坐塔之前的時候，有一天方人傑狼狽的轉回，謂說是遇見了狼羣，受了重傷，並且還失去了一隻耳朶……他忽然想到了這件事，當然也並非具有什麼特殊的意義，不過是在腦中一掠而過！

方人傑是他最疼愛的一個弟子，在他的想像中，這個弟子絕不可能在外做了什麼爲非作歹的事情，當然，果眞一旦證實了他做了什麼貽羞門戶的事，熊謙却也不是護短藏私之人！

這件事在見了查三姑之後，是不難證實的！

「奪命幡」盛秋海率先，同着其他三老，翻過了兩層嶺巒，來到了「玄冰崖」！

這地方，是雪山諸嶺崖之間最爲寒冷一處地方，因爲山上石質爲黑褐色，故名玄冰崖！

盛秋海立峯首，默察甚久，道：「我且發話找她出來便了！」

言罷，陡然氣貫丹田，用所練的「莽牛氣功」，引吭長嘯一聲，頓時四山皆起回音。

遂見他高聲發話道：「查三姑女士在那裏。請出一見——」

盛秋海所練氣功，已有五十年火候，功力自非一般人所能望其背項，此語一出，四山回應，語音來回旋廻，歷久不絕！

但是玄冰崖附近嶺上，却並未有任何動靜。

一葦僧笑道：「盛鬍子這一嗓子要在平地，就是十里以外，也能聽見，只是在這四面高嶺之間功力就差遠了，我看我們三個助他一嗓之力如何！」

熊謙、司空湛皆點頭稱好。

四老不待互商，各人遂把身子縱起來，向數丈之外落下去，成了四角遙呼之勢。

當時乃由嵩山少室的一葦僧爲首，引吭一聲長嘯，各人緊隨其後，連成一氣！

果然聲勢煊赫，四山齊應，有如雷鳴地動，高嶺之上白雪滾滾，一時之間石滾土崩，樹倒枝塌，其勢有如萬馬奔騰，端的是駭人之極！

「矮叟」熊謙見狀大驚，雙手連搖止住了衆人頓足道：「不好，看樣子引起了山崩如何是好？」

一葦僧笑道：「矮子最會大驚小怪，你看這種勢子猛麼，不過是些多年的積雪而已！如此一來，諒那查三姑是應該聽得到了！」話聲才了，就見司空湛手指前方道：「三位請看！」

三老依言望時，果然看見一幅奇特情景，就見正北方一處密集的灌木樹叢之上，聚集着大片的烏鴉，爲數何止萬千？

大片的鴉羣，似因爲這種雪崩雷鳴聲所驚而起，在空中盤旋翩躚，各發鳴聲，却並不散飛遠去。

「奪命幡」盛秋海笑道：「這就是，查三姑必在彼處，我等快去吧！」

矮叟熊謙道：「何以見得？」

盛秋海道：「當年雪山老人查洪在世時，曾有飼鴉之癖，凡其到處，必有成千上萬之烏鴉跟隨，如今他去世了，說不定她女兒也繼承父風亦未可知！」司空湛道：「不錯，查老頭子是養烏鴉出了名的，我們快去一看！」

言時，在雪山上雲烟瀰散，雪崩之勢仍未全消，迴盪在穴中的迴音，尤其可怕。

一葦僧率先叱了聲：「走！」

他那肥胖的軀體，騰空而起，活似一個拋空而起的大鷹，直向着崢嶸嶙峋的亂山石澗下撲去。

其他三人各自隨其後，展開身法，雪嶺怪石之間，這四位當世武林翹楚之老人物，身法果然非比尋常，在亂山之間倏起倏落，那消剎時之間，已然撲臨到雪嶺平原之上！

忽聽得空中一陣亂鴉鳴叫之聲，那密集空中的大片鴉羣，密集着似同大片的烏雲似的，瀰天蓋地般的向着四人立處襲來。

四老乍見此情景，皆不禁微微一驚。

麻冠道人司空湛狂笑一聲道：「好個見面禮，來呀！咱們先給點顏色她看看！」

立時，身形驀地向下蹲，雙掌箕開，猝然施展出所練的「內炁眞力」，「呼」地擊出雙掌，空中立刻形成了兩度似同旋風一般的氣流，射空而起，那爲首數十隻烏鴉，甫爲這兩度氣流一交接，立時捲斃在地，黑羽滿空亂舞！

鴉羣間立時起了一陣騷動，想是知道這幾個人物不大好惹，怪叫聲中，一時不能下襲，却在四人頭頂上疾旋怪嘯不已！

麻冠道人司空湛呵呵一陣大笑道：「有意思，有意思！」言罷，身形第二次下蹲，再待猝施掌力時，却爲矮叟熊謙伸手拉住，道：「麻老道手下留情，莫要開罪了主人，豈不難堪？」

司空湛一翻眼皮道：「這等烏鴉，最是糾衆爲惡，無故侮人，主人不出來便罷，否則，我道爺倒要問問她，要她還個公道呢！」

一葦僧道：「得啦！也不能說是無故傷人，咱們幾個一上來把人家山都快弄塌了，還能怪這羣扁毛畜牲上來無禮嗎？」

才言到此，就見「奪命幡」盛秋海低聲笑道：「道人少放厥辭，主人可是來啦！」

三人聞言抬頭，果見灌木叢間，此刻出現了一個黑衣婦人。由於彼此距離甚遠，一時不易看清那婦人面相如何，但見其穿着一襲黑色長衣，怪的是下擺空虛，敢情是自外脇下，一雙小腿全然折斷。

婦人兩腋之下，各夾持着一隻木杖，整個身子借雙拐架持之力，凌虛而立。

婦人遠遠地向四人望着，彷彿覺出她那蒼白的臉，含有幾分怒容。

在她頭頂上，盤旋飛舞着大羣的烏鴉，那些烏鴉似乎對這黑衣斷腿婦人，有着極爲親暱的情誼，不時的飛上飛下，用雙翼摩擦着地。

她只是遠遠地向這邊看着，不發一語。

這一邊，四個老人也是這麼的看着她，雙方僵持了甚久，「奪命幡」盛秋海忍不住哈哈一笑，大聲道：「那邊來的可是查三姑，賢姪女麼？」

黑衣婦人冷冷的道：「你們是甚麼人，何以這等見稱？」她說話時只是嘴皮微動，可是聲音却很自然的傳到了這邊！

在場這四個老人，在武功造詣方面來說，俱是當代的極流高手，是以，他們在對於婦人一開口的當兒，立可判定對方所練的「眞炁內力」，已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單以這項「內炁」功力而論，絕不輸給四人中任何一位，只怕猶有過之！

盛秋海道：「賢姪女你竟不認得我們了？」

斷膝婦人道：「三姑退居雪山以來，日與山鴉爲伍，人世間戚友，早已淡忘得一乾二淨，請恕眼生，不便相認！」

盛秋海頓時一怔，麻冠道人司空湛忍不住冷笑道：「既然如此，請移駕來此一看便知！」

婦人凌空笑道：「道爺這話就說錯了，三姑雙腿儘失，不良於行，如有高見，請四位自來，否則即行告退，各請自便！」

四老對看了一眼，矮叟熊謙示意點點頭，盛秋海高聲道：「好說，我等來此，就爲一欽壼範，豈能見面就走的道理！」

說時大袖一揮，隨同着其他三人，同時縱起了身子，只一閃動，已相繼落到了婦人面前！

斷腿婦人對於四老這等絕世身手，似乎毫不動容，她那一雙深邃，充滿了智慧的眼睛在四老身上轉了一轉，冷冰冰的道：「四位老爺子大老道，冰天雪地的來到這裏，有甚麼貴事？」

司空湛不悅道：「查家姪女，你是眞的不認識我們，還是僞裝的，莫非忘記了令尊坐化前，在側護法的幾位父執前輩不成？」

查三姑蒼白的臉上，帶出了一些詫異，道：「甚麼父執前輩？請恕不敏！」

盛秋海道：「怎麼，你連盛大叔也不記得？」

查三姑搖搖頭道：「甚麼盛大叔不大叔的……我不認識！」

盛秋海怒看着其他三人，道：「既然如此，也好，我們就說明來意，請她還個公道！」

嵩山來的一葦僧這時雙手合十，喧了一聲佛號道：「查女士你何必拒人於千里之外？實在是關山路遙，二十年來又從無你的音訊，是以有負令尊所說，請不必怪罪吧！」

查三姑翻了一下眼皮，直視着一葦僧道：「大和尙之言差矣，俗云受人之託，忠人之事，當年先父坐化之時，曾經面託了幾位他認爲信得過的朋友，對他那位年幼無知的女兒加以關愛扶助，可是那些朋友，如今却以『關山路遙』爲托故，二十年避不見面，顯然是有失俠義本色吧！」

蒼白的臉上，帶出了一片慘笑，接道：「當然，我所指罵的，是那幾位愧對故友的忘義之輩，却與刻下四位老人家沒有關係，四位以爲可是？」

這番話好厲害，說得四人臉上一陣紅一陣白。

四人都是當代武林宗師鼻祖人物，德高望重。那裏曾被人這般指鼻辱罵過？只是年齡與涵養俱增，不便動輒發怒罷了！

一葦僧哈哈一笑道：「罵得好，老衲設想，果眞是那幾位令尊故友在場，聽得施主你這番責怪，却也是無話可說，罵得好！罵得好！」

他一口氣，連道了好幾聲罵得好，說到後來，竟自笑了起來！

盛秋海等三人吃驚的看着他，一葦僧笑聲中含帶着淒愴，笑到最後，竟因不住泫然淚下。

一旁的「麻冠道人」司空湛，在他背後擊一掌道：「和尙怎地如此失態？只管發笑作甚？」

一葦僧笑聲忽止，眼巴巴的望着查三姑道：「根深不怕風搖動，樹正何愁日影斜，己不正焉能正人？查女士好一番利口；老衲原不淌這趟混水，此番聞言，好生感愧。就此別過，請恕打擾，告辭了——」言罷，向查三姑合十欠身道：「查女士有日路過嵩山，便請往少室一訪，老衲焚香以候，更與你講上一篇『上天有好生之德』的佛經，告辭！」

查三姑寒聲道：「一定造訪！」

一葦僧轉身欲去，却被麻冠道人司空湛一把抓住，道：「和尙怎地？」

一葦僧嬉皮笑臉的道：「一點浩然氣，千里快哉風……三位後會有期！」

只見他雙足一頓，那胖圓的身軀陡地翻起空中，就空一折，驟展二臂，已然拔上了懸嶺峭壁，不過是幾個起落，已然失去了踪影！

查三姑目光向着和尙背影一掠，又重回到三人身上，冷峻的道：「三位來此造訪，有何高論？即請賜教才好！」

矮叟熊謙咳了一聲道：「查姑娘你既然如此見外，老朽等只好實話實說了！」

查三姑道：「請說！」

熊謙冷笑道：「當今武林，被一姓卜的少女，攪得雞犬不寧，那卜姓少女殺人無數，據說是來自雪山，是姑娘你的門下……」

查三姑冷冷的道：「是卜青娥？」

司空湛道：「正是此女。」

查三姑點頭道：「不錯，她是我得意弟子，三位來此找我，又意欲何爲？」

熊謙面色一沉，道：「俗謂『俠以武犯禁』，姑娘你秉承查老嫡傳雪山派絕世身手，就該閉門授徒，約束門下，如此縱容，爲害江湖，顯然就大大的不是了！」

查三姑面色一沉道：「我閉門二十年之久，與人無怨無爭，何談縱容二字？」

盛秋海道：「也許卜青娥在外行爲你不知！」

查三姑由鼻中發出了一聲冷哼道：「卜青娥身世可悲，早年遇人不淑，她所以學成武功，正是爲了找尋仇家，我身爲師父的人，沒有禁止她報仇的道理！」三位老人家聽她如此護短的口氣，一時禁不住臉色都變了。司空湛冷笑道：「我華山派與你那弟子有何仇恨？我倒要請教請教！」

查三姑道：「此事細節，我也是不知，怎麼，她對於貴派有甚麼開罪之處麼？」

司空湛狂笑道：「豈止是開罪？查家姪女，你那弟子怒闖華山環山阜廊，不分青紅皂白，斬殺華山弟子六七名之多！」

盛秋海接道：「四川『龍虎堂』的諸虎，以及兩廣的七金龍，全都遭了你那弟子的毒手！」

矮叟熊謙慢吞吞的道：「敝行易派弟子羅光傅，被她生劈一臂，怒闖行易派前後三次之多，還聲言要殺害我那掌握門派的弟子方坤！……嘿嘿……此女不除，四海難安，是以今日老夫移樽就敎，請你還個公道！」

查三姑面如秋霜，泛起了一種孤傲的笑容，道：「請恕我說話冒犯，武林中本是弱肉强食，當今天下，如果欲尋公理正義，那才是第一號的大傻瓜——」

熊謙霍然作色道：「這話是甚麼意思？」

查三姑冷森森笑道：「諸位皆是當今武林中元老人物，居然聯手對付一個小女孩子，我這人最是公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誰闖的禍由誰担當，卜青娥既是罪不可逭，你們也就格殺勿論！」微微一笑，道：「只要你們自信能够取勝，否則，就令人失笑了！」這幾句搶白，說得三老啞口無辯，反之，却同時興起了無名之火。

司空湛厲聲道：「這麼說，你是放縱你那弟子，任人處置了？」

查三姑看着他點點頭道：「正是這個意思！」

司空湛嘿嘿笑道：「天下竟然會有你這般不通情理的師父……莫怪你那弟子胆敢如此胡爲了！」

查三姑怒覷道：「道爺說話不可過於放肆！」

說時目光向着熊謙以及盛秋海一轉道：「二位還有別的事麼？」

熊謙道：「有關令徒的事，查女士你還未曾有所交待！」

查三姑冷冷的道：「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我方才已經交待過了，悉聽尊便！」說完，拄枴前行，不再多看三人一眼！

熊謙那麼有涵養克制力的一個人，一時之間，竟然也捺不住心內的怒火，他冷笑一聲。雙腳一頓，快似電光石火一般的已然轉到了查三姑面前，阻攔住了她去路。

查三姑陰森森的一笑道：「怎麼，熊先生還有甚麼見敎麼？」

這時「奪命幡」盛秋海和「麻冠道人」司空湛，雙雙也飛身而前，左右兩邊立在查三姑身前，三人形成聯手呼應之勢！

熊謙强自忍着內心的怒火道：「查家姪女，我們念在當年與你父的一點淵源，已經對你算太够留情的了，只是你的處理態度，令人不堪忍受！」

司空湛冷笑道：「有道是敎不嚴，師之過，你身爲人師，徒弟犯過，不能不問！」

盛秋海終念於與其父的一段交往，內心不安，當下搖手道：「大家也不必如此，有話好說！」

司空湛一瞪眼道：「還有甚麼好說的，她要是以爲她們雪山派的武功天下無敵，任甚麼人都可以隨便欺侮，那可就是大錯特錯了！」

查三姑不動聲色的看着他道：「司空道爺如果不服氣，我這個殘廢女人隨時可以奉陪！」

盛秋海一驚，道：「賢姪女，你這話就說錯了，我們那有與你動手的道理！再說——」

司空湛哈哈一笑道：「好！好！好！盛爺子你也不必多嚕囌了，她眼裏那還有你我這幾個長輩？很好，她既然當面跟我劃下了道兒，我老頭子豈有不敢接的的道理！好！查三姑，你要怎麼個打？」

這老道人偌大的年歲了，依然肝火如此之旺。

此言一出，在場的二老都不禁怔住了。

在他們未見查三姑之前，想像之中，對方仍是當年的舊人物，可是此刻見面之後，才覺出查三姑竟然是個斷了雙腿的殘廢！

試以司空湛與查三姑在各方面作一個比較，司空湛是一派宗祖，是查三姑父執輩的朋友，武功天下推重，查三姑却江湖上不見傳聞，她非但是司空湛的晚輩，却還是一個女人，更不幸的是一個斷了雙腿的女人！

如此一分析起來，麻冠道人司空湛，簡直就失去了與她動手的理由，無論那一方面都是不通的。然而，有一點，却是他們三個所不能輕視的，那就是「雪山派」駭世驚俗的不傳秘功！

當然，查三姑既是查洪唯一的愛女，她必已獲得查洪那身舉世無匹的「雪山派」秘功，如此看來，眼前這個雖然是斷了雙腿女人，也就不可輕視！

總之，以「麻冠道人」司空湛的身份名望，眼前向一個後學晚輩動手，總是不十分光彩的！

司空湛盛怒之下，却不曾想到這些，更不曾想到，對方既是一個殘廢，又是一個後輩，何敢向自己挑戰？話已出口，是收不回來的了。

查三姑冷削的面上，絲毫不現出懼畏的神色，她點點頭道：「我想道爺是不齒與我一個後輩女流直接動手的，不過，我們可以變化一個方式！」

司空湛道：「只要你劃下的道兒，我老道一概奉陪！」

查三姑冷冷的道：「久仰道爺你練就的內炁眞力，天下罕敵，今日我就與道爺你較量一陣內炁眞力！」

技高一籌

「麻冠道人」司空湛哈哈一笑道：「好極了，你要如何較量？」

查三姑抬起一隻手指，遙遙向遠處一指道：「道爺你可曾看見對面峯頭那一排孤松？」

司空湛暗吃一驚，道：「不錯！」

查三姑道：「我與道爺各發內炁之力，以那峯上孤松一試功力如何？」

司空湛打量着那峯頭距離自身立處，少說也有十丈以外的距離，不過，以他的功力尚不難達到，當下點點頭道：「很好！這法子倒也別緻！」

查三姑扶架向左面走了幾步，定下了身子，道：「道爺可以任選一株吧！」

司空湛道：「就是左面這一株。」

查三姑目光含蓄的道：「請！」

司空湛冷冷的笑了笑，望向身側的盛秋海道：「盛鬍子，煩你暫爲從旁觀察，看一看雙方功力如何！」盛秋海道：「好！一言爲定！老道，你發招吧！」司空湛向前跨了兩步，與查三姑站爲平立的步位，他雙足「八」字形向兩側跨開，身子倏地向下一蹲，目光收歛成一條綫！

他目光逼視着那株足有海碗粗的松幹，良久，才徐徐開口道：「我要橫斷這棵松樹！」

言罷，右掌突出，凌虛橫劈而過！

十丈外，但聞得「克嗒！」一聲暴响，眼看左面那棵松樹，向邊側折下，數丈高的樹身，驟然倒塌下來，石飛土濺，其勢端的驚人已極！

一旁的盛秋海看到此，鼓掌叫了聲：「好。」

司空湛七目掃向查三姑，沉聲道：「請！」

查三姑這時右手輕舒，駢指如刃，用着冷峭的口吻道：「那麼我就試試右面這一棵吧！」

言罷，五指就空一劃，其式平直，看過去，眞像玩耍似的隨便這麼一截，却有一股聲同裂帛的破空之聲，劈掃而出。

眼看着孤峯上右面那棵同樣粗細的松幹，似乎只顫抖了一下，並未倒下來。

查三姑扶拐回身，望着司空湛，冷冷的道：「承讓！」

司空湛呵呵一笑，轉望側立的熊謙，盛秋海二老，只見二人這一刹間，面色極爲驚恐，司空湛暗中一怔，再回頭看對面峯上，只聽見「嘩啦！」一聲。右面那棵參天古松，這時才猝然的倒下來。

可怕的是，那松樹腰身斷折之處形同刀斬刃削的這般平整，不同於司空湛所折斷的那棵樹；顯得不十分俐落，還有點藕斷絲連。

大家都是明眼人，優劣勝敗一望卽知。

以「痲冠道人」司空湛如此身份，當着熊謙，盛老二人面前，這個臉他可實在有點丟不起。頓時就愣在當地，作聲不得。

矮叟熊謙略一定神道：「且慢走！」

查三姑頭也不回的道：「怎麼，熊老前輩也要賜教不成？」

熊謙道：「姑娘武技較諸當年的查老哥，看來無絲毫遜色，令人欽佩。我三人既來了，好歹都要向妳請教一手！妳願意賜教麼？」

查三姑道：「願意奉陪。」說時慢慢轉過身來，道：「熊老前輩要如何比這一場？」

熊謙道：「我要與姑娘比一場輕功！」

查三姑冷冷的道：「前輩如欺侮我是殘廢，那可就大大的錯了。我只請教輕功之絕頂眞諦在那裏？」熊謙呆了呆道：「自然在於丹田內氣機運行。」查三姑道：「這就是了，我再請教，氣極之極頂奧秘，在那裏？」

熊謙冷冷一笑，心忖道：「好個小輩，這等問題還能難倒我熊謙不成？」略一思忖，他才道：「當初少林達摩祖師一葦渡江，輕功之中乃謂之極。據傳可以凌虛提足於三尺之上，盞茶之久。吾想，武林之中，再無第二人有此功力了！」

查三姑冷笑道：「多謝老前輩開導。後輩斗胆請教老前輩你有此功否？」「矮叟」熊謙面上一紅，反問道：「姑娘妳呢？」

查三姑向三老悽慘的望上一眼，嘆息道：「後輩自先父坐化之後，在此雪山長年隱居，幸培天地之靈，參造了無上造化！」她低下頭，看着一雙斷膝道：「後輩如雙膝完好，也就無此機緣，參同此武林中極上的輕功造化了！」

盛秋海吶吶地道：「賢姪女妳的意思是……」

查三姑忽然雙掌同時向兩方一推，一雙拐杖已自左右拋開，然而……

三位老人家的眼都直了……

眞像是看見了鬼魅似的，三個人都張大了眼睛。一時面色如土。

他們所看見的，竟然是武林中的一種奇蹟——查三姑整個身子，竟然凌虛的飄在空中，足足離地有三尺的距離。

這正是輕功中，達到極上地步的「浮昇」境界。三位老人家各居一派之宗長，武功自成一家。生平閱人何止萬千。可是能有這種輕功「浮昇」造詣的人，他們非但說沒有見過眞還連聽也不曾聽過。

眼看着查三姑凌空飄浮的身子，時上時下的游浮着，足足經過一段甚長的時間；不曾墜下來……

三位老人家目睹着這種神蹟一時啞口無言。

查三姑身子慢慢降下來，雙手重新揀拾起一雙木柺，轉過身來冷笑道：「熊老前輩請勿見笑！」

「矮叟」熊謙這時面色才平靜下來，他甚爲發窘的道：「如非老夫親自所覩，斷斷不會信查女士；妳的功力已經達到如此地步，實在令人既佩且驚……」他呆了一會兒，又接道：「……這就莫怪令

徒卜青娥，有那般功夫了！」

說到這裏，搖頭一嘆，目視向痲冠道人和盛秋海，苦笑道：「我們走吧！」

盛秋海冷笑道：「賢姪女妳的功力，是可說獨步天下，武林第一，我等皆非敵手，我們也只有放開手來對付她了！」

查三姑一笑道：「我方才已經說了，你們只管去找她吧，殺人償命，欠債還錢！」

盛秋海怒聲道：「好，那麼我們告辭！」

查三姑却一笑，道：「不過還有一點。據我所知，卜青娥的身世是很可憐的。她本是一個純潔天眞的少女，不意遇人不淑，喪失了貞操。在她懷胎十月，卽將臨盆之前，却遭受到那個負心人的遺棄……」眼光一掃矮叟熊謙，冷冷的又接下去道：「……那個負心人，人面獸心，禽獸不如，竟然意欲下手殺害她，以圖滅口……」

盛秋海白眉一皺道：「啊！還有這種事？」

查三姑道：「千眞萬確是我親目所見的……」她回憶昔日，方人傑追殺卜青娥的一幕，蒼白的面龐上帶出了無比的怒容。

冷笑了一聲，目光再次的逼向熊謙道：「那是一個狂風大雪的日子……可憐的卜青娥，如果不是遇見了我，她焉能會有活命……」

熊謙點點頭道：「自此以後，所以她就懷恨天下的男人了？」查三姑道：「不錯！」

熊謙道：「那個負心的男人，確是心狠手辣，人神共憤，他叫什麼名字？」

查三姑一雙眸子瞇成一道綫，冷冰冰的道：「方人傑！」此言一出，三老同時一怔。

盛秋海怔道：「方人傑？」然後轉望熊謙道：「方人傑不是方坤嗎？」

「矮叟」熊謙霎時之間，面色大變，却冷笑道：「查侄女說話要有眞憑實據，不可血口噴人！」

查三姑道：「自然有眞實憑據，熊老前輩可要一看麼？」

熊謙這時不禁有些惱怒，怒聲道：「正要一看！」查三姑道：「近日來我頗有預感，料定着老前輩必會來此找我，是以有關令高足的那一件信物，一直保留在身上。你既然非要不可，我就給你看看。」說完，探手入懷，摸出了一個油綢子小小布包，信手拋過來。熊謙接在手中，掂了掂，輕輕的無甚份量。

盛秋海和司空湛二人也情不自禁的轉身過來，熊謙看了查三姑一眼，將信又疑的才打開了手中的油布小包。

眞令人不敢輕信其內所包的竟然是一隻人耳。

此處天氣酷寒，是以這隻肉耳得以完整的保存並無潰爛情形，只是黃焦焦地早已乾枯，僅能辨出其形狀罷了。

熊謙面色一陣大變，抬頭道：「這隻耳朶，妳是如何得到手的？」

查三姑冷笑道：「親手由令高足面上取下來的！」熊謙冷冷一笑道：「很好，這隻肉耳暫時交老夫帶回可好？」查三姑道：「原應交還！」

熊謙這一瞬間，眞是感慨萬千，想不到自己最親信的弟子，居然是這等樣的一人，而且欺騙了自己。按照「行易派」的門規，欺騙背義一項大罪，已是死有餘辜。

這眞是大大出乎他意料的事情，也可以說是「行易派」的奇恥大辱！

熊謙收起了那隻乾枯的耳朶，向着查三姑點頭道：「這件事待我返回之後，一定會查個水落石出。果眞如妳所說，我必按門規處置那個孽徒。要是並無其事，那時我們師徒還要再來的！」

查三姑冷笑不言。司空湛和盛秋海二老對看了一眼。實在是很氣惱的事情，這裏總之是不便再留下。

司空湛道：「這件事當然不會就此而了，三姑妳放手不問，我們就不能不下手爲妳清理門戶——」

盛秋海道：「就算方人傑早年行事荒唐，那也只是他個人之事，令高徒却不能一概而論。慘殺無辜……看來她斷斷難逃武林公論——」

他轉身向熊謙，司空湛二人嘆息一聲道：「既然如此，我們走吧！」三人悶悶不樂的轉過身來，正欲前行。

就在這時，當空傳來了一聲狂笑，一人用着嘶啞的嗓音，火爆的喊道：「查三姑——別人放過你，我痲老九可是饒妳不得——」

三老聞聲抬頭，只見雪嶺半壁之間，流星劃空般的飛墜下一個黃衣長髮的人影。

這人甫一落地，雙手一分，蝴蝶也似的，已落在了查三姑與三老之間，起落進退，迅若旋風。

三老一打量這個人，只見來人滿頭黃髮，形同亂草也似的，滿臉栗肉，層層相叠，生就不滿四尺的矮軀，却有一雙垂手膝下的長手，身上一件說黃不黃，說黑而不黑的長衣，却是前襟長後襟短。足下一雙窩窩頭也似的羊皮短靴，還是白毛朝外，背後斜揹着一個圓形的竹簍，也不知其內裝着何物。

這份長相，這身打扮，給人一個印象，眞能嚇你一大跳，的確是人間醜類。

可是，三老仔細再一看，也就推斷的認出了來人是誰了。司空湛哈哈一笑道：「我道是誰呢！想不到梨山老猺，痲老哥來啦。幸會！幸會！」

「矮叟」熊謙也認得此人。知道這「梨山老猺」麻九，是兩廣最難惹一個人物。正邪道上，只要一提起麻老九這個人來，無不心驚胆跳。因爲這個人太不通情理，動輒殺人。其人自幼在梨山遇異人傳授了一身驚人的武功，更是不可輕視！

由於麻九身承異稟，得天獨厚，是以他在武功上的成就，很多武林人物都難以猜測，諱莫如深。

三位老人家，除了司空湛早年與他畧有交往之外，其他盛、熊二位，不過畧識其人，只知他是一個難以招惹的人物。至於他武功到底如何，却不十分清楚。

「梨山猺」麻九一雙黃光閃爍的眸子，打量了三老一眼，獰笑一聲，用着十分生硬的漢語道：「你們先讓開一旁，麻老九要見識一下這個雪山人——」司空湛心中不禁暗喜。他知道麻九這個人，是不知天高地厚，武功的確極高。眼前的查三姑更是不易招惹。這兩個人湊在一起，可就有樂子的了。

這正是麻冠道人樂於目睹的。正好借助麻老九這個怪物，來碰一下查三姑。果眞要是勝了她，正好爲自己出一口悶氣。否則却也與自己無甚關係。

司空湛這麼一想，立刻與熊、盛二老施了個眼色，三人立時向後退開一旁。

查三姑原本早已平息的臉上，自從「梨山猺」一出現之後，遂又泛起了怒容。

她上下打量着麻九這個人，道：「恕我眼生，認不得你這個人。你是誰？」

麻老九笑道：「查三姑，妳以爲住在雪山上就沒有人找得到了？實在跟妳說吧！妳這雪山前後二十七峯，我麻九一年少說也要來個七八趟。只要是妳不犯我，我也不招妳——」說到此，在聞得一陣「吱……吱……」怪叫聲，發自其背後竹簍之內。似有一物在其內活躍亂跳不已。

麻老九翻過一手，重重的在簍蓋上拍了幾下，怪聲叱道：「不要吵！」竹簍內立時靜了下來。

他伸出一隻長手，指向查三姑，極狂的道：「妳父親當年在梨山，我們也曾見過幾次面。有一次我與幾百個苗子打架。承蒙他還助了我一臂之力。爲了這件事，我麻老九一直很感謝他。所以，我明知妳住在這裏，妳這裏兩崖上又盛產雪菓，我就從來不採一個，也不打擾妳一次……」說到這裏，他背後竹簍內又傳出前叫之吱！吱！怪聲，那物跳蹦得更厲害了。

麻老九反手一掌，大聲吼道：「畜牲！再叫我就活宰了你——」

竹簍內又安靜了來，却傳出一陣嗚咽之聲。在場各人却也猜不出裏面關的是個什麼玩藝兒！

麻老九這時臉上出現了一片猙獰，詭異怪笑了幾聲，道：「江湖上誰不知七金龍是我麻老九的徒弟？想不到妳竟然偏偏與我作對，無緣無故的令妳那徒弟，把他們殺得一個不剩……依我之意本想找到妳那徒弟，先殺了她出口鳥氣。可是却找她不着。再者若傳言出去，江湖上必會說我以大欺小。是以我思前想後，才來到此找妳算一算這筆賬……」他一口氣說到這裏，間以連聲的怪笑，目光向旁側的三老看了一眼，冷笑道：「……想不到三位老哥竟然早來了一步，妳還有什麼話說？」

查三姑冷漠的點點頭道：「原來足下就是橫行天南的『梨山猺』麻九。久仰之至！」

麻九道：「好說，我這人一生最是講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如犯我，我必下手無情！」

查三姑道：「方才我已對三位前輩說過，我那弟子既然犯禍，只有聽任他們處理，我這作師父的並無絲毫偏袒之意。不過對你來說，却又當別論！」

麻九怒聲道：「怎麼講？」

查三姑說道：「這雪山之上，每年來我栽種雪果，屢有失窃。今日才知原來是你所偷盜。虧你大言不慚，不打自招，也不想想看，此等千年難得一現的靈果，如非經人培植，何以在雪山如此之多？我爲此果培植，用盡了苦心。好容易等到結果時到，你這老賊却是不勞而獲，擅自窃取。眞正的可惡之極！今天你居然找了來，正好與你一清舊恨……」

麻老九被罵得臉上一陣紅一陣紫，待聽到此，滿頭亂髮，根根倒豎而起鼻孔中發出連聲的怪哼。

查三姑語聲稍歇，麻老九破口大罵道：「好個賤人，這雪山是妳一人的麼？妳說那雪果是妳所種，有什麼憑據。」

查三姑冷笑道：「無恥老賊，你還有臉向我要憑據，實在告訴你，這些雪果雖具異種，却非烏鴉糞便而不結實。是以我才養了許多烏鴉……」

麻九狂聲道：「除了妳養有烏鴉別處就沒有麼？」查三姑已似爲這麻九將一腔怒火勾起，她原本蒼白的臉上這時看過去更隱隱現出一片青色。

看着麻九，她點頭道：「你說得好，我知你現在身上就摘有此果，你不妨取出一枚看看，果上皆有我早先用金針刺孔痕記，老賊你先看看再說。」

「梨山猺」麻九將信又疑的看看旁側三老一眼。見被三人一副旁觀模樣。大有「坐山觀虎鬥」的意思。心中更不禁大爲火起。

這時候偏偏被查三姑一激，當眞探手入懷，摸出了一枚，就目一看。

果然不錯，那枚雪果正中位置，留有一個小小的洞孔，似爲針物所扎。麻九的那張醜臉，頓時變成了紫色。

他本是義正詞嚴的在談論爲弟子復仇事，現在捨本逐末的改了話題，一變而反誣他成了窃賊。這口氣要不發作出來，眞能把他氣個半死。

當時忍無可忍，狂嘯了一聲，道：「好個賤人，就算我老人家摘了妳幾個果子，也不能爲此，就殺了我七個徒弟？今天要不是給妳點顏色，諒妳不知道我麻九的厲害！」

說時雙手解開了胸前的帶子，把背後的竹簍取了下來。那竹簍內關的玩藝兒，在其中吱吱怪叫。更加蹦跳不已，像是要脫籠而出一般。

麻九手按簍蓋，一雙閃爍的眼睛，看着查三姑道：「妳方才不是談到了雪果麼，此刻我也就讓妳見識一下，這個專吃雪果的畜牲。看看妳如何來對付牠！」

查三姑目光一掃那地上竹簍，再聞簍內的怪異叫聲，她立時明白是一種什麼怪物，心中暗吃一驚。然而表面上却是不動聲色。

這時麻九伸手一揭，已然吧簍蓋揭開，只聽其內「咕呱！」一聲怪叫，白影一閃，已然露出了一頭像是猴狀的怪物！

除了久住雪山的查三姑以外，其他如熊謙、司空湛、盛秋海等三人，竟無一人識得這怪物是一種什麼東西？

只見這猴狀的怪物，生就一對如同瑪瑙般的怪眼，却有金錢般大小的一對黑色眼圈，前額部份，很像女孩子所留的劉海一樣，帶着一片黑色的長毛，另外自後腦以下，却垂着足有一尺半左右的白色長髮。

怪物的兩隻足爪，和人的形狀皓似，只是每一根手指尖上，都留有兩寸許彎曲指甲。

這些都不足爲奇，最奇的是：透過那怪物的遍體白毛，可以發覺那白毛之內；還生着一層密密的銀色鱗甲，細細麻麻如向魚鱗一般！

這頭白毛猴狀的怪物一出籠，極爲快捷的，已然躍在了麻九的肩頭之上，一雙紅眼，怒視着身外數人，猴口中發出一陣低鳴示威之聲！

「梨山猺」麻九向查三姑冷笑道：「妳該認得我這怪獸叫何名字麼？」

鎩羽而歸

查三姑冷笑道：「小小一頭『銀髮猱』，嚇得了誰？」

一旁三老這才恍然大悟，得悉這頭怪物的眞實學名，但都驚訝不已，他三人雖不曾見過這種怪物，可是都由傳說書籍上知道有這麼一種怪獸，茲悉知這「銀髮猱」乃是世上一種最稀罕的怪獸，幾百年難得被人發現一隻！

原來這「銀髮猱」乃是「長白」高峯的一種罕見怪獸，平日以「雪」爲食，喜食生長寒帶的幾種果類，生具異稟，一胎九子，或是九雌，九子漸長，各不相容，互相殘殺，只剩下最後一隻爲止。

這種異獸性孤癖，由於天賦奇能，能生裂虎豹，上掠飛鳥，尤其是身輕如燕，一雙脚掌又大又薄，更可於水面踏波而行，遇大風時，兩臂長毛大開，尚可御風而行，實在是天地之間的一種異物！

這種怪獸，生就要強逞能的習性，平日佔山爲王，絕不容任何强敵在側，是其生長處鳥獸罕見，又每三年是其四偶季節。

求偶時，雄猱每喜於月夜之下長嘯爲歌，引誘隣峯雌猱，交媾一度，雌猱卽懷有身孕，雄猱卽開始沉睡於雪洞之內，長達十日之久，方可醒轉，雌猱如不趁此十日之內逃離遠處，一待雄猱醒後定必死其利爪之下，蓋此等異獸，最惜身體，射精一次卽減其壽命十年以上，是以乃思殺偶以洩其恨！

平均起來，這種「銀髮猱」約可有百年壽命，生性喜潔，居處常是風景最優美的地方，湖山亦其所愛，人如豢養，必欲於其出生不久而擒之，否則萬難收伏，一朝反噬，更是有性命之憂！

有了以上諸多奇處，當可知道這是一種何等難覓而罕見的異獸了，是以三老目睹着這隻「銀髮猱」後，均不勝驚訝之至。

「梨山猺」麻九自收伏這隻異獸之後，平素從不離身，愛如性命一般！

這隻「銀髮猱」却也爲他作了不少事，異果奇珍，平日不知爲麻九採摘了多少，用以對敵，更是無往不利，戰無不勝！

此時，麻九竟然用以來對付查三姑，以其之生具異稟，料必能予查三姑以極大威脅！

查三姑自見銀髮猱出籠自後，早已暗中戒備，料定麻九將以此獸來對付自己，她胸有成竹，倒也不驚不懼。

麻九却也未曾料查三姑一開口卽道出了這人世間難得一見的怪獸名字，心中不禁暗暗驚心。

眼前情勢，雙方勢必一拚。

麻九怪笑道：「好！難得妳還有此見識，今天就叫妳先嚐嚐這怪物的厲害！」

當下，用手一指查三姑，向肩上銀猱道：「去！給她點顏色看看！」

那銀猱聞言之後，先由其肩上躍身而下一雙紅眼注視着查三姑整個身子縮成了小小一團，雙掌一上一下，喉中虎虎作响，却並不急於下手發難！

麻九很少見到牠有此情形，心知牠自忖查三姑

不同於一般，才會有此愼重情形。

當下怒喝一聲道：「混蛋的東西，平日欺軟怕硬，還怕一個女人不成？」

說時劈空一掌，向地上銀猱擊去，那銀猱「吱！」一聲躍開一邊，痲老九那麼疾勁的掌風，竟然是打了個空。

銀猱這才飛快的圍繞着查三姑轉了兩個圈子，躍身在一片雪堆之上，仍然半蹲着身子，向着查三姑望着，不過喉中的鳴聲顯得有了怒意！

查三姑得悉這畜牲卽將要下手發動，早已蓄式以待，她冷笑一聲，望向痲九道：「老賊我勸你快快收回畜牲，否則我必取其性命！」

話方及此，只聽得「咭呱！」一聲怪叫，那頭銀猱已然騰身而起，牠那看來矮小的身子，在空中一挺，哧！一聲，平直如箭矢一般的，直向着查三姑面門上撲到。

查三姑左手核桃木杖倏地揮起，撥風疾打，迎頭一杖，可是那銀猱端的是身法奇快，隨着查三姑的杖勢，就空一個疾滾，查三姑那麼疾勁杖勢，竟然是打了一個空。

眼看着牠瘦小的身子，在空中一個疾竄，口中「吱！」地一聲怪叫，一雙前爪驟出如電，直向着查三姑眼睛上抓去！

在場三老，目睹着銀猱如此身手，俱不禁暗自驚心！可是查三姑面對着如此智巧兇猛的異獸，絲毫不顯得驚慌！

這時，她身子旋風般的轉向一邊。

那隻銀猱口中「吱！」一叫，兩腋一張，竟然緊跟其後，猛撲了過去！

查三姑乃是一招誘敵之計，銀猱身子方一跟進，就見她口中喝叱道：「好畜牲！」

左右兩隻木杖同時張開，像是驟然展翅的大鷹一般，同時之間，她身子也轉了回來。

那眞是令人驚異的一招，只聽得「叭！叭！」兩聲大响，一上一下兩隻核木枴杖，全數擊在了銀猱的身上。

帶着一聲凄厲的長嘯，那隻銀髮猱，頓時被擊得飛出足足有六七丈以外，砰！一聲摔在雪地裏，照理說，這畜牲週身密鱗，刀箭難入，常人是萬難加害，無奈牠此刻所遇見的對手查三姑！實在是太厲害了。

那一雙核桃木杖之下，莫說是血肉之軀，就是金石所鑄，在她的內炁眞力之下，也怕不被擊得粉碎。

只見那銀猱身子墮地後，口中吱吱叫着，一陣翻騰輾轉，頓時口噴鮮血，就伏在雪地裏不動了。

「梨山猺」痲九看到此，先是一呆，過後狂嘯一聲，疾若旋風般的撲了過去，在雪地裏，他雙手抱起了牠來，見牠一雙紅眼萎弱的開闔着，已是氣若游絲，行將喪命的樣子。

痲九那份傷心可就不用提了。

他全身抖成一片，用力的把垂死的銀髮猱擁抱入懷，一時淚如泉湧，啞聲泣道：「小銀子……小銀子……我對不起你，我——」

慢慢地把牠屍身放在雪地裏，痲九雙目泛出了血的顏色，他回過身來看看當前的查三姑。

此時，自然是說什麼話也是多餘的了。

「梨山猺」痲九面目猙獰的後退了幾步，一雙長手交乂的探向前胸，霍地向外一抖，雙手上已各多了一把弧形的短劍！

隨着他口中的一聲厲嘯，身子已撲了上來，掌中一對弧形劍一上一下，劃出了兩彎新月般的光華，直向查三姑兩肋上揷去！

在場的「痲冠道人」司空湛，昔年與痲九有過一場交往，此時見狀，心知痲九已存下狠心，要與查三姑一分生死，居然連他一向輕易也不使用的弧形劍也展了出來，可知其內心的恨惡程度！

果然，痲老九這時存心拚命了，一雙弧形劍交相出手，本是疾快如電，可是他大概知道這一招顯然難以獲勝，是以招式才撤出了一半，却又猛的向後收回，咆哮一聲，改爲劈式，一雙弧形劍上，各自帶出半輪寒光，正是武林中極難達到的「劍炁」境界！

然而這一切在查三姑的眼中，似乎都並不十分在意，迎着痲九的攻勢，她一雙木杖飛點而退，一逼一退看來饒富趣味，配合得恰到好處。

也就是痲九，身子方一沾地的剎那之間，查三姑同時的已退出兩丈以外！

痲九弧形劍鋒上所帶出的「劍炁」之力，把地面上的冰層劃起了大片的冰碴，雨點也似的散落而下，可是却無奈於查三姑的從容退身！

痲九再次的狂吼了一聲，其內心憤怒，愈加的無法遏止，只見他滿頭長髮，刺蝟的豎立而起，掌中劍迎風一幌，其上光華大盛，正是內炁灌注充滿的形像。

此時，他對面的查三姑，面臨如此大敵，却並不現出絲毫慌忙的神態！

就在痲九卽將撲身而上的刹時之間，查三姑忽然抬起了右手的木杖，看過去那是極爲隨便的一種姿態，她把那隻右手的杖，垂直的豎立當空，只借着左手的木杖，定住身子。

痲九身子本已撲了上去，乍然看見查三姑有此一手，就空一折，却又迅速的轉了回來！

查三姑又緩緩放下了木杖，她面若秋霜的道：「痲九，我勸你不要輕舉妄動，你如犯我，我必要你葬身我這木杖之下，我是說得到作得到的！」

這時，目泛兇光，右手的木杖却又緩緩向前平指，杖尖直向着痲九，身形紋絲不動！

一旁的「矮叟」熊謙忽然悟出，這正是當年「雪山老人」查洪的「風火兩儀杖」法，不由大吃了一驚。

他生恐痲九不識得這種杖法的厲害，冒失出手，身受其害，當下忍不住冷冷的道：「痲老兄，得罷手時且罷手，這是老查當年的『風火兩儀杖』法，其訣竅在於『點』『關』『閉』『鎖』……」

痲九獰笑道：「熊矮子閉上你的嘴！你看得出來，我會看不出來？」說時身子霍地半蹲而下，目注着當面的查三姑，一雙弧形劍平胸推出，似如此二人對看着，約有甚長的一段時間，雙方誰也不動一下。旁側的三位老人，這時只是靜靜的觀着。

眞正所謂的高手，對招之時，頓時可以分出勝負。瞧目前的情形看來，痲九和查三姑的戰況，屬於第二種的可能性較大。

雙方都仔細的觀查着對方可能出手的招式，並思索自己如何化解，以及進攻對方的招式。

幾乎是同一個時間，雙方不約而同的同時竄身而起。

空中劍光杖影在三個不同的地方，以及三種不同的姿態，拍！拍！拍！一連响了三聲，二人同時又自空中墮落下來。

緊接着是一場激而快的交手，黑黃兩條飛旋的人影乍然向正中一合，却又燕子般分開。

這其間，已經分出了強弱輸贏！

「梨山猺」痲九身子在雪地裏一連後退七八步，「噗！」一聲，坐倒在地，臉上的顏色現出一片赤紅，一陣顫抖之後，終于由眼耳口鼻之內，流出了數股鮮血，慢慢地倒了下去！

查三姑一直等到他身子完全不動之後轉過了身子，扶杖前行而去！

不久，遂又大片的烏鴉繞在她頭頂四週，在一片噪鳴聲中，消失于灌木叢林之內。

三個目睹的老人，面色都是一般的蒼白，儘管他們那可稱爲是當今武林中一派元老宗長人物，可是像查三姑身賦如此怪異傑出身手的人物，還是第一次見過！

「矮叟」熊謙身子向前一竄，已然掠到了痲九倒在地上的身子面前，彎下身子細看。

司空湛飛身向前道：「怎麼樣！有救沒有？」

熊謙伸手扣住了痲九的脈門，搖搖頭，苦笑道：「五內俱碎，血湧七竅，沒有救了！」

這時「奪命幡」盛秋海也走了過來，三人目覩着痲九的死像，俱都有一種說不出的悽楚！

司空湛忽然一跺脚，冷笑道：「她也欺人太甚了，走，我們三個找她去，跟她拚了！」

盛秋海搖搖頭，苦笑道：「那又何苦？」他向兩人看了一眼道：「你們莫非看不出來？她已練成了『氣返金針』『一羽澄波』的地步了？」

二人呆了一呆，似乎忽然想起，面上帶出了一片陰影，熊謙嘆了一聲道：「我們還是回去吧！」

司空湛意欲不服，盛秋海拍拍他肩膀道：「痲老道走吧！咱們三個人誰也不是她的對手，我看就是她老子查洪在世，也未見得就贏得了她，見好就收吧！要不然，哼！」

伸手指了一下地上的痲九，苦笑道：「他的武功比你我如何？」

「痲冠道人」司空湛，被他言語一點，想一想自己已然是對方手下敗將，再尋了去，不過是自取其辱，說不定就和痲九一般的死于非命。

只是，這一口氣實在難出。

他重重地嘆息了一聲，恨聲道：「既然如此，我們就回頭找那小的算賬，總之，如此血海深仇，豈能如此這般的就算了？」

熊謙冷笑道：「這件事當然不能如此就算完啦，咱們騎驢看唱本，往後去着瞧吧！」

三人轉過身子，沮喪的踏上歸途，幾曾何時，那來時的威風豪氣，却絲毫也不存在了。

不知何時，峯頭上再次飄下了雪花。

不久「梨山猺」痲九的屍身，遂被埋葬于雪花裏，現場的一切痕跡隨着也都消失無存！

戳情劍

依然是夕陽西下的黃昏時候。

行易派中的掌門人「金麒麟」方坤，隨着三位師兄弟——「九連鐶」羅光傳，「雙鞭」熊光輝，「火眼金鷹」雷文，一行四人，來到了師父「矮叟」熊謙所居住的燕嶺玄塔！

他們期望着師父這次召見，能有好消息，也許卜靑娥或已就殲……只是，「金麒麟」方坤心情，却顯得十分沉重，一路上鮮言寡笑，像是懷有滿腹心事一般！

他們來到了玄塔第五層，塔門是敞開着的。

「矮叟」熊謙盤膝在草地之上，剛剛坐醒來，四個人默默無聲走近來，正要跪下行禮。

熊謙揮揮手道：「不必多禮，你們坐下來！」

四人退身落座，却意外的發覺出師父的臉色不

好，熊謙指了一下「雙鞭」熊光輝道：「光輝，你去把門關上！」

熊光輝答應了一聲，狐疑的站起來，依言關了門，退身落座！

「金麒麟」方坤面色微變道：「師父傳見，不知有何……」「差遣」二字還未出口，熊謙冷笑着打斷了他的話，道：「你先不要多口！」

他那一對深邃但銳利的眸子，徐徐地掃過了四人的臉，最後停止在方坤的臉上，徐徐的道：「為師等一行已在雪山遇見了查三姑，並且交了手！」

方坤強自鎮定的道：「師父可曾勝了？」

熊謙道：「不曾，查三姑武技驚人，堪稱天下第一，吾等每人均鎩羽而歸！」說到此長嘆一聲，道：「查三姑却有言關照，她那弟子卜青娥，任吾等多人格殺勿論！」

方坤立時面上一喜道：「既有此話，師父當可以下手行事了！」

熊謙目不轉瞬的注視着他，冷冷的道：「話雖如此，可是為師却得知了那位卜姑娘當年的一段秘聞，她之所以會仇恨江湖，殺盡武林男士，是有原因的！」

方坤神色立時一陣大變，強自鎮定，道：「什麼……原因？」

熊謙道：「那是因為當年她身受了一個人的切身之害，才因而種下了今日的仇因！」

方坤怔了一下，却是沒有勇氣再問下去，他身邊的「九連鐶」羅光傳却忍不住道：「原來如此……那個害她的人又是誰？」

熊謙冷冷一笑道：「這正是我們今天所要談的問題！」

他眼睛一掃四個人，接下去道：「武林之中，對於欺師背義，欺凌婦女這些罪項，各門各派都定有嚴刑酷法，不容門下弟子少有踰犯——」說到這裏，他頓了頓，目注着方坤道：「人傑，你說，本門之中，如犯有以上罪項者，該當何罪？」

方坤強作鎮定，道：「只是其中一項，也當受領死罪！」

熊謙道：「如果兼犯二罪者，又當如何？」

方坤暗中打了個冷戰，略一攷慮，乃道：「五馬分屍！」

熊謙冷冷一笑道：「不錯，這是列代祖宗的門規家法，不能不遵——」停了一下，他的眼光掃向其他三人，冷冷的接下去，道：「很不幸，眼前本門之中，就出了這麼一個孽徒！」

方坤面色一變，其他三人也由不住面面相覷。

「矮叟」熊謙這把冷目光才注定在方坤身上，笑道：「人傑，你可有什麼說的沒有？」

方坤驀地站起來，面色蒼白道：「弟子是清白的……師傅且莫中了人家反間之計！」

熊謙厲聲道：「很好，不過為師有幾個問題要問問你！」方坤道：「什麼問題？」

熊謙道：「你以前可曾認識那個姓卜姑娘？」

方坤搖搖頭道：「不認識！」

熊謙點點頭道：「很好，那麼為師再問你，你那隻右耳，當年是怎麼掉的？你要實話實說！」

方坤神色一陣大變，由不住後退了一步，道：「師傅……以前弟子不是說過了麼？」

熊謙道：「你再說一遍！」

方坤不自然的笑了笑道：「這是怎麼回事？莫非你老人家竟然誤會弟子什麼……事不成？」

熊謙道：「說！」

方坤苦笑道：「弟子當年在天山遭遇到狼羣……」「矮叟」熊謙凌笑道：「信口胡說！」

方坤怒聲抗道：「弟子說的句句實言！」

熊謙探手入袖摸出一個小布包，丟過去道：「你先看看這裏面是什麼東西！」

方坤接在手中，匆匆打開一看，其內所包裹的，竟是一隻乾枯的人耳，頓時，他再也無法壓制住自己偽裝的情緒，向後退了一步，手指一鬆，那隻乾枯的耳朵，一下子落在了地下。

旁側的羅光傳等三人看到此，皆不禁大吃了一驚。

「矮叟」熊謙霍地一聲叱道：「好個孽徒，你還有什麼好狡辯的？還不跪下！」

「金麒麟」方坤雙膝一跪，像是要下跪的樣子，可是，就在這時，他雙手同時打出了一對暗器，直奔熊謙兩肋部位打到。

同時他雙足力踹之下，身形霍地竄起，像是一枝脫弦的箭一般，直撲向熊謙身後的窗扇。

「嘩啦！」的一聲大响，連帶着一扇竹簾，整個的向着塔下墜落去！

這眞是出人意外的動作，連熊謙也沒有想到，對方竟會有這種胆子，竟然能在自己面前，意圖行刺，脫逃，簡直是匪夷所思，罪大惡極！

那兩枚飛來的暗器，自然難望能傷得到矮叟熊謙，可是却從而達到了方坤脫逃的願望。

「矮叟」熊謙雙手一幌，已然把飛臨的一對暗器接在了手中，是一對份量頗為沉重的「子母鴛鴦胆」，這時方坤已然墜窗而下。

熊謙怒叱了聲：「追！」

他那矮小的身子，一個疾轉，捷如飛隼一般的，已自投窗而出，羅、雷、熊等三人見狀，也都不暇思索的，同時掠窗而出。

三人由五層高塔撲縱地面之時，只見「矮叟」熊謙正自四下望着，滿臉怒容。

羅光傳惶恐的道：「師傅，這是怎麼回事？」

熊謙恨聲道：「方人傑背師忘義，罪大惡極，方才竟圖對為師行刺，這等孽徒，焉能再容他執掌行易派？為師當眞是老眼昏花了……錯把此等禽獸看作了人……」

「九連鐶」羅光傳忽然明白過來，怒聲道：「怪不得那姓卜的要指名找他？師傅，眼前我們又將如何？」

熊謙打量着四方道：「這孽徒就是逃走，也不會太遠，吾等四人分途找尋便了！」

言罷矮軀一晃，已然縱身入荒蕪漫草之間，瞬即無踪。

× × ×

「金麒麟」方坤來到了一片叢林，他一口氣跑了不少的路，此刻驚魂乍定，却不想再動了。

在一棵樹下坐下來，心中眞有說不出的惱恨懊喪，現在是內外夾攻，非但是卜青娥不肯放過自己，就連師門也是一樣，如果一待熊謙撤下了武林帖，只怕今後將無處棲身了。

這一片叢林佔地極大，楊槐花開得一片白，夕陽西下，金風送爽，方坤少歇了一陣，又恢復了精神。他四下觀看了一下眼前的形勢，這片林子位于燕嶺南方，居高臨下，可以看見嶺上那座黑色的塔，此時，他料定熊謙與幾位師兄弟，當必早已出動，在找尋自己，眼前這片地方暫時歇息一下似無不可，如果時候長了，却是難保不為他們闖見！

方坤站起身子，由背後撤下了劍，此時此刻，無論是誰闖入到這片林子，他必然將與他一拚！

想念之時，他向林內潛身而入。

不想才走了十數丈，却意外的發現林前人影一幌，現出了「九連鐶」羅光傳，緊接着「火眼金鷹」雷文也出現了。

方坤趕忙向樹後一閃，向外窺伺着。

羅、雷二人好似發現了什麼似的，不時的東張西望着，羅光傳目注樹林，冷冷笑道：「那廝一定是逃入樹林去了，剛才我明明看見這裏有個人，一上來反倒不見了！」

「火眼金睛」雷文道：「大師兄，我看我先入林子搜尋一下，你去找師傅來！」

羅光傳點點頭道：「你要小心，他武功比你我都高，我去去就來！」說罷，一路飛縱而去！

「火眼金睛」雷文待羅光傳去後，順手自背後摘下了兵刃，那是一口鋒利的「魚鱗刀」，瞪着一雙火眼，他一步步向林內踏進！

樹後的方坤面上現出了一片狡黠的冷笑，他身子一連數次閃動，變換了三四個不同的藏身位置，竟然巧妙的襲近到雷文身後不遠。

雷文隨後站住了身子，還沒來得及回頭，「金麒麟」方坤已然發動了攻勢，連人帶劍自其背後猛襲了上來，雷文霍地旋身，方坤的劍呼嘯着，如同是一條出洞的蛇也似的，分心刺到！

「火眼金鷹」雷文倉促之間，揮刀以迎，「嗆啷！」一聲大震，他身子就勢在地上一個疾滾，可是還不容他站起身來，方坤就像是一頭咆哮的獅子一般的，怒撲了上來。

人未來到之前，掌力先已發出，一抖手，正是「行易門」最厲害的「乾元閒心掌」，「颼」地一股疾風，直向雷文身上襲到！

這種掌力，當初熊謙除了傳授他以外，並無再傳授另外門人，是以掌力一打出來，雷文簡直是無以招架。

但聽得他慘叫了一聲，仰面栽倒在地，方坤身子向下一落，已到了他面前，掌中劍向外一抖，刺入雷文前心，劍把血湧，頓時一命嗚呼！

方坤殺害了同門師弟，不敢絲毫停留，當下正要向相反方向逃逸，就在這時空中傳來一聲喝叱道：「好個孽徒！看你還往那裏跑！」

話聲一輟，一股無比疾勁的風力撲面而至。

方坤身子本已縱出，却為這股迎面而來的風力乍然一撞，硬生生的逼落地上。

他身子就地一滾，躍起，却見「矮叟」熊謙已自空墜，方坤大吃了一驚，當下一狠心腸，厲聲道：「矮鬼欺我太甚！」

左手平推，用「乾元閒心掌」直扣熊謙前心，同時右手飛揚，長劍上劃出了一道光華，同時向熊謙身上捲去！

熊謙怒哼道：「畜牲敢爾！」

當時右掌驟然向外一封，兩股掌力甫一交接，強弱頓分，方坤整個身子倏地向後彈了開去。

方坤自知難是熊謙對手，那裏敢存心戀戰，當下借着一彈之力，左手就空抓住了一截樹枝，倏地一墜一彈，又自拔了起來，直向左上方林內落去！

「矮叟」熊謙嘿聲道：「你還想逃？」雙足頓處，跟踪而起，嘩啦一聲，也投身方坤落處，這矮老兒此刻顯然已被方坤引起了無邊的怒火。

他身子方一落定，一雙大袖翻處，嘩啦啦！一片爆响，附近三四棵大樹全數折倒，一時樹倒塵揚，枝葉漫天之中，方坤顯然已難以藏身，只見他驚慌失措的騰起身子，意圖逃逸！

「矮叟」熊謙第三次怒叱道：「好畜牲！」

矮小的身子箭也似的跟踪射起，左右手一前一

後同時向外擊出，發出來兩股沉實的掌力。

眼看着這兩股掌力，卽將擊中在方坤身上，左下方碧草深處，忽然「刷」地分開來，現出一雙雪白的皓腕。

一個女子的口音，嬌聲叱道：「去！」

玉掌翻處，劈出了一股掌風，這股風力猝然和熊謙所發出的掌風一交接，熊謙在空中的身子，立時受到了阻力，眼看着他那矮小的身子，在空中滴溜溜一個轉，却由空中直墜了下來。

憤怒中的熊謙，厲聲叱道：「什麼人，胆敢和老夫作對？還不現出身來！」

碧草中驀地站起一個白衣如雪，長身玉立的少女，只見她長髮披肩，鳳目含威。

她身子方一站起，左手一分長草，嬌軀已如同一片雪也似的拔了起來。

這時前面的「金麒麟」方坤，顯然也看見了這個猝然出現的女人，只嚇得他面無人色，忘命一般的拔足就跑。

饒他脚程再快，比起這個長髮少女來，却差得太遠了。

方坤身子才撲出三四丈，那白衣少女已如神龍天降般落在了他的身後，二指向外平空一探，指尖上突地傳出了一絲破空之聲。

前道的方坤本是疾衝怒奔的勢子，却爲那一股破空尖風自後追上，忽然的打了個寒顫，頓時就立在當地，形同木塑石像般的就不動了。

這時在後方的「矮叟」熊謙，身子也撲到了近前，那個長髮少女霍然轉過身來，玉手向外一封，第二次發出一股寒可刺骨的掌風，把熊謙的身子再一次的逼得後退了兩步。

熊謙怒聲道：「姑娘你是什麼人？你敢對老夫失禮？」

長髮少女冷冷的道：「熊謙，我知道你也要找姓方的，不過，我好容易等到了他，却不容外人插手！」

熊謙一聽對方少女，出口直呼自己姓名，不禁霍然怒起，可是轉念一想，立時大悟。

當下面色一沉道：「妳大概就是那個姓卜的姑娘是吧？你竟對老夫如此失態？」

長髮少女看着他道：「不錯，我叫卜青娥，你我素不相識，我又爲什麼要尊敬你？」

熊謙被說得一怔，却也無話可答。

他冷笑一聲，道：「方坤是我門下弟子，他犯了門規，就該由老夫領回，以本門法規處置，不容外人多事！卜姑娘諒必不至於反對吧？」

卜青娥搖頭道：「不行，這件事不能答應你，我已經擒住了他，一定要親手處置他！」

熊謙抬頭看着方坤被點住穴道，僵立的背影，想到了查三姑所說他二人結仇的經過，內心不禁對卜青娥生出了一些同情。

他微微發出了一聲嘆息，道：「你二人昔日結仇經過，老夫已由令師查三姑口中知悉一二，這孽障背師忘義，老夫也險受其害，當眞是罪大惡極，他左右難逃一死，就交與妳處置也是一樣！」

卜青娥點頭道：「足領盛情！」

熊謙嘆了一口氣，又道：「卜姑娘，江湖道上此刻都在尋找你，幾位元老人物也都出動了，你雖武技精湛，究竟衆怒難犯，此間仇了，我奉勸妳還是早早轉回雪山便了！」

卜青娥鼻中哼了一聲，沒有說話！

熊謙道：「老夫言盡於此，聽不聽在妳，就此別過，再見！」身形一閃，已自無踪。

卜青娥向着天空呆望了一陣，由不住淌下了兩行淚來，她似乎回憶及當年那段痛心的往事……

……那大雪天，在亭子裏……懷孕的身子……

轉過身來，走到了方坤面前，方坤一雙睜着的眼睛，直直的瞪着她，由目神上判來，他早已經軟了，那是一種乞憐的目光。

也許這一刹時，他已經後悔了，兩行淚由那雙俊目內直淌下來。

卜青娥由袖子裏，抽出了一把小小的刀，那是一柄鑲鑄着翡翠把柄；寒光耀目的小刀。

目睹着這把小刀，方坤那僵立的身子禁不住簌簌的一陣戰抖，卜青娥伸出一隻皓腕，欒在了方坤的肩上，仔細地打量着他，打量着這個昔日令自己魂牽夢縈的戀人……

一刹那，她的臉變得那麼蒼白……

翠柄小刀閃爍着刺目的寒光，反映着卜青娥此一刻的矛盾與猶豫……

她長長的嘆息了一聲，垂下頭道：「方人傑，你知道我爲什麼要點住你的穴道麼？」

方坤張口無聲，面上青筋爆跳，汗如雨下。

這種樣子看在卜青娥眼內，禁不住使得她又嘆息了一聲，她似乎含着甚多的傷感道：「……因爲我怕你一開口說話，我的心就軟了，你明白我的感情麼？……」

慘笑了笑，她接下去道：「……殺一千個人是那麼容易，殺一個人却是這麼的難……」

說到後來，她像是要哭了，同時慢慢的垂下頭來……然而，也就在這時，她狠下心，把那口翠柄小刀，實實地刺入到方坤的胸膛……

「血」就像箭也似的狂噴而出！

放開了那隻手，方坤的身子慢慢的倒了下去！

卜青娥拔出了那把小刀，她像是哭過了。

轉過臉來，她嘆息道：「左秋陽，你可以出來了！」

一堵山石之後，輕飄飄的掠起了一條人影，像是燕子也似的輕巧，落定之後，現出了左秋陽碩健魁梧的身子。

他含着一腔怒火，却又有三分憐惜的望着卜青娥，却是一言不發！

卜青娥微微一笑，道：「自從在洛陽起，你就跟卜了我，爲什麼直到今天還不現身出來？」

左秋陽凸目，怒聲道：「我——」

卜青娥嬌聲嘆道：「你是來找我報仇的嗎？」

左秋陽道：「不錯！妳是一個狠心的人，妳下手殺了我師傅，妳好狠的心！」

說時，他身子怒撲而上，掌中寶劍倏地舉起，可是像以前一樣，在空中又停住了……

卜青娥揉了一下眼皮，看着他道：「唉……唉……怎麼還是這個樣子？下手吧！」

左秋陽嚅嚅的道：「我……下不了手……」

卜青娥閉上眼，道：「想一想你死去的師傅吧！我下手殺他的時候，就不曾像你這個樣子！」

左秋陽一刹時熱血狂倒，掌中劍怒劈而下，劍鋒由卜青娥前胸直直的劈下來，形成了一道血槽！

卜青娥身子一個踉蹌，幾乎倒下來！

左秋陽「噹」的一聲丟下了劍，撲前一步，雙手用力的抓住了她，一時淚如雨下。

卜青娥無力的注視着他，冷漠的道：「你終於像個男人……了！放開手！讓我躺下去吧……」

她仍然是有一種使人無可抗拒的威力，左秋陽戰抖着，慢慢鬆開雙臂，卜青娥的身子直直地倒了下去！

（續完）

紫鏢囊

·以上承自第一〇四頁·

大頭師伯道：「你有了計較沒有？」

甘人鶴道：「我們這次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所以必需安排一個，一經誘他入伏，就無路可逃的地方……」目光流轉，打量着他們現在的那座洞室。

這時，他才注意到室壁之上，刻有一套人像刀法。想來這是刀君精研刀法的一生心法結晶。心中暗忖道：「這個洞府，倒是很爲理想，只是動起手來，難免不將壁上刀君的心血毀於一旦，那就未免可惜了。」

他皺了一下眉頭，接着搖頭道：「只可惜這裏太小了一點，不知還有更適合的地方沒有？」

白老夫人正提心吊胆，怕人鶴利用這個洞府。聞言之下，心中一寬接道：「菱兒的練功室，比這裏還要寬大得多。而且入口是一條曲折的甬道易進難出，倒是非常理想。震寰，你去看看如何？」

甘人鶴點頭道：「奶奶既然這樣說，那麼我們就決心利用那邊的地方好了。」

接着，四人計議了一陣，立卽開始行動。

大頭師伯鍾璉出洞之後，登高望遠，仰天發出了一聲震嘯。靜靜的聽着四山回應的嘯聲。一波一波的歸於沉寂，但却不見無腸毒狼的訊息。

大頭師伯鍾璉方待另轉一個地方，忽見身後一道微風掠來。回頭望去，只見無腸毒狼梁歪臉上帶着陰笑到了他身後道：「老二，你是招呼我麼？」

大頭師伯鍾璉道：「小弟已找到了那潛來此間的人。就是那替環兒送東西回來的張震寰。」

無腸毒狼梁歪冷眉一蹙道：「是他，你把他怎樣了？」

大頭師伯鍾璉道：「小弟不敢驚動他，現在正由白老婆子與他週旋，一切有待大哥決定。」

無腸毒狼梁歪點頭道：「這樣很好，他現在在那裏？」

「白老婆子把他禮在菱兒練功的石室之內。」

無腸毒狼梁歪一皺雙眉道：「爲什麼把他安置在那裏？」

大頭師伯道：「那小子賊滑得很，別的地方，都不大妥當。」

無腸毒狼梁歪微一猶豫道：「小兄也帶回來二個朋友。你去吩咐老宋一聲，叫他送些酒菜到菱兒練功室去。」

話聲一落，忽然舉手輕拍了一掌，只見從一塊巨石之後，走出二人來。

大頭師伯鍾璉不由暗中一皺眉，忖道：「眞是來得巧，難道惡人也有惡命？」

轉念間，那二人已到身前。無腸毒狼梁歪叫那二人與大頭師伯鍾璉見了禮。那二人都尊大頭師伯爲前輩。

但大頭師伯看他們二人，年紀都在六十開外，雙目精光閃閃，修爲極是功深。

當時畧微客氣了幾句，無腸毒狼梁歪便帶着他們二人向白雅菱練功室而去。

他來到白雅菱練功室外面，發出一聲震耳笑聲，道：「佳客蒞臨，老朽來遲一步，罪甚！罪甚！」然後才大踏脚步向石室之內走去。

甘人鶴這時正與白老夫人東一句西一句，說些閑話，等他來到。

（未完待續）

中原第一劍故事之三

宇文瑤璣・文
董培新・配圖

倩女情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高天弘燒燬了追魂堡之後，原擬返回南海，打聽「極樂仙童」方元忠及「崑崙神姥」凌五姑下落，至金陵，因慕秦淮河勝景，在晨曦中泛舟中流，因此結識了周孝全，兩人一見投緣，高天弘遂依照周孝全之意轉遊南岳，詎在南岳發現「痴情香妃」婁芸芸行踪，高天弘乃貪夜追踪至君山一所高大樓房中，窺見婁芸芸正以媚態嬌聲誘使幾百武林人物，爲彼效力對付高天弘，座中，一老者聲稱不值高天弘爲尊天下第一，揚言欲往一會高天弘，臨行時自報姓名，竟是婁芸芸五上君山而不獲接見的鐵拐翁——

倩女痴情空自恨　公子仗義偏多仇

「君山四老」的武功和名望，與「靈山四叟」不相上下，已是武林中頂尖的第一流高人，這帮草澤英雄，聞名怎能不驚？不駭？

婁芸芸一驚之下，立卽移步上前，盈盈下拜，低聲道：「芸芸眞是有眼無珠，罪甚愧甚，想不到你老竟是隱居君山『聽濤岩』，芸芸曾經五上君山，均遭拒絕，不屑接見芸芸的『君山四老』之中的『鐵拐翁』老前輩，這眞是叫芸芸意外得很……」

瘦老人冷冷笑道：「妳意外嗎？哼，老夫更意外呢！」

婁芸芸語音被截，不禁楞道：「老前輩有什麼意外……」

瘦老人冷冷笑道：「老夫當然意外得很，老夫在妳五上君山聽濤岩求見老夫四人之時，還不大相信『跛尊者』之言，認爲『跛』兄對妳存有偏見，昔日劉備也不過三顧茅廬，就已打動諸葛武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老夫見妳誠心誠意，五上君山，岩前哀求，一片誠心，曾令老夫大爲感動，全力想勸阻『跛』兄，而破例接見於妳……」

瘦老人話音一頓，婁芸芸立卽叩頭道：「晚輩多謝老前輩維護之心……」

瘦老人「鐵拐翁」瞪目怪喝道：「誰要妳謝，老夫因此一念，這才獨自駕舟趕來君山，看看妳這丫頭是否眞如『跛』兄所說，淫穢不堪，擾亂武林

，不料——」

「鐵拐翁」突然滿頭白髮亂揚，顯然已是怒極的仰天大笑道：「婁芸芸，丫頭，妳倒眞爭氣，比『跛』兄說的還要厲害幾分……」

婁芸芸心中甚是不安，跪在地上，顫聲道：「老前輩，你老可否容晚輩進言？」

「鐵拐翁」冷笑道：「好，好，老夫如果不讓妳說，妳心中一定不服，老夫就耐着性子聽妳說吧，但是，老夫警告妳，妳如花言巧語，當心老夫鐵拐……」說着，扛在肩上的黑黝黝的拐杖，頓時順手一撩，向大廳地上一磕，「轟」然巨震之下，屋瓦幾乎被他震落！

廳內諸人，無不爲之變色咋舌！

這鐵拐怕不重達百斤以上啊……

婁芸芸此時非但不驚，反到面含喜色，低聲道：「老前輩寬宏大量的容許晚輩說話，足見老前輩正直豪邁……」

「鐵拐翁」聞言大怒道：「少廢話！」

婁芸芸聰慧無比，應聲轉變話題道：「老前輩，晚輩有一個問題想在前輩面前就教！」

「鐵拐翁」冷笑道：「說——」

婁芸芸依然低聲道：「老前輩，父母之仇未報，爲人子女者又當如何？」

「鐵拐翁」毫未考慮的冷笑道：「報仇呀！」

婁芸芸突然淒涼一笑道：「晚輩正是爲了報這父母不共戴天之仇，才會這等下賤無恥……」

婁芸芸的話音，確是悲切感人，連「鐵拐翁」這等高人，也不禁聞言一怔，心中大感同情！

「妳果然爲了報那父母之仇嗎？」

婁芸芸低應道：「晚輩不敢欺騙前輩……」

「鐵拐翁」面色一變道：「胡說，妳——」

這位瘦老人似是甚爲生氣，連話都氣得說不出來！

婁芸芸心中正喜，口中却依然悲切切的說道：「老前輩，晚輩未曾胡說啊……那高天弘——」

「鐵拐翁」倏地怒喝道：「婁芸芸，那高天弘多大年紀？」

婁芸芸道：「二十歲左右，你老問這作什？」

「鐵拐翁」大笑道：「婁芸芸，妳有多大年紀了？」

「晚輩……」婁芸芸微一猶豫的說道：「晚輩今年已經四十……」

「哈……哈……」「鐵拐翁」忍不住狂笑道：「婁芸芸，你父母多大年紀了？」

婁芸芸已知此老問話用意，但却鎭定的答道：「晚輩先父已經渡過了百歲冥誕……」

「鐵拐翁」聞言，似是大大一怔！

他並不知道婁芸芸來歷，因爲「跛尊者」雖然知道，却未說出，此時一聽婁芸芸竟說先父已過百歲冥誕，他焉能不怔不驚？

「鐵拐翁」枯眉一皺，冷冷喝道：「妳父母又是武林之中人物？」

這老人話音一落，廳中羣豪有一半以上都覺得這位「君山四老」之一的「鐵拐翁」，眞是當得孤陋寡聞四字！

連婁芸芸自已，也有這樣想法，暗道：「這憊賴的老傢伙，簡直好像沒有見過世面嘛……」口中却應道：「晚輩先父母正是武林之中人物！」

「哦？」「鐵拐翁」一怔道：「是誰？」

婁芸芸輕聲應道：「老前輩可曾聽說武林之中，有一位『九幽冥帝』婁子淸，『百毒仙娘』文萍萍夫婦……」

「鐵拐翁」混身似是一震，突然插口道：「婁芸芸那位百年之前名震八荒的『九幽冥帝』婁子淸和『百毒仙娘』文萍萍是妳的父母嗎？」

「正是……」婁芸芸點頭道：「你老認先父母嗎？」

「這……」「鐵拐翁」顯得正爲尷尬的苦笑道：「這太以出人意料之外了，老夫等『君山四老』曾受過令堂『百毒仙娘』一次解圍之德……」

「鐵拐翁」倏忽的低嘆一聲道：「怪不得『跛』兄一再避不肯見，也不肯驅逐妳退出洞庭哩，敢情『跛』兄早已知道妳的來歷了……」

婁芸芸聞言，心中暗喜，連忙接口道：「妳老既與婁芸芸先母相識，這可算不得外人，容芸芸以等交叩見……」說着，突然又拜了一拜立起，口中低呼了聲：「鐵世叔……」

「鐵拐翁」一頓那支黑黝黝的鐵拐，搖頭道：「不敢當，不敢當，……唉，老夫可不敢以長輩自居啊……」

婁芸芸的戚容一改，輕輕一笑道：「鐵世叔，你老此刻可以不走了嗎？」

鐵拐翁皺眉苦笑道：「老夫自尋煩惱，……」老人話音一頓，改口道：「姑娘，令尊令堂年歲極高，逝去之時，恐怕那位高天弘還沒有出世呢！」

婁芸芸玲瓏剔透，聞言應聲道：「先父母逝去已有卅年了……」

「鐵拐翁」皺眉道：「高天弘怎會是妳仇家，姑娘，妳騙了老夫！」

婁芸芸笑道：「晚輩不敢欺騙你老……」

「鐵拐翁」冷冷笑道：「高天弘若非前世動手，如何傷得了令尊令堂？」

婁芸芸淒然一笑道：「鐵世叔可否稍留君山，

暑作盤桓，容晚輩說出其中經緯？」

「鐵拐翁」搖頭道：「不必了，老夫不想多留，姑娘何不快說……」

婁芸芸嬌容微感一怔，但瞬即還原，笑道：「你老既是堅持，晚輩只好遵命……」

「鐵拐翁」道：「說吧！老夫去心正急……」

婁芸芸音調微微一變，很淒切的說道：「晚輩父母，乃是死於妖女柳迎春之手……」

「鐵拐翁」皺眉道：「柳迎春是什麼人？她與高天弘有什麼關連？」

婁芸芸淒然應道：「柳迎春既算得晚輩師姊也是晚輩的大姊！」

「鐵拐翁」惑然道：「老夫不懂了！」

婁芸芸低聲道：「晚輩與柳迎春同嫁一夫…」

說話之間，似是暑含羞的低頭掩面，只看得羣豪心神大大的怦然！

「鐵拐翁」却視若未睹，說道：「既能同嫁一夫，理應相敬相愛，爲何這姓柳的女子，竟然下了毒手，害了令尊令堂？」

婁芸芸低嘆一聲道：「還不是爲了先父那本『九陰眞經』……」

「啊！」「鐵拐翁」恍然點頭道：「四夫無罪，懷璧其罪，令尊令堂武功之高，舉世幾乎無敵，想不到竟會死在自已人的手中，眞令人可嘆！」

婁芸芸淡淡一笑道：「鐵世叔，晚輩這仇，你老說能夠不報嗎？」

「當然該報！」「鐵拐翁」點頭道：「但是，姑娘，這與那年輕的高天弘又有什麼關係呢？」

婁芸芸忽然冷冷一笑道：「鐵世叔，那高天弘因爲聽信了柳迎春妖女蠱惑，反到誣指芸芸乃是殺害自已父母的兇手，竟然仗着『中原第一劍』名望，率人到晚輩故居搗毀，迫得晚輩無路可走，才托身洞庭，晚輩這些毀家之恨及父母之仇，怎能不報啊……」說能，竟田冷笑變成了低泣！

「鐵拐翁」眉頭微皺道：「姑娘，這高天弘呆眞尙在橋山嗎？」

婁芸芸也拿不定經過這久，高天弘是否仍在橋山，心念一轉，低說道：「晚輩不敢確定高天弘是否仍在橋山……」

「鐵拐翁」見婁芸芸言語吞吐，畧一沉吟，怒道：「姑娘，老夫曾受令堂解圍之德，願意助妳一臂之力，只是，像姑娘這等嘯聚武林朋友的淫蕩……老夫認爲不可！」

這老人似是對於婁芸芸這等蕩行，甚是不滿，却也不易說出口來！

婁芸芸聞言，心中冷笑，口中却淒苦的笑道：「晚輩一個弱質，除了這等方法而外，有什麼辦法可想？」

「鐵拐翁」皺眉道：「姑娘，老夫這就去尋找高天弘，摘去他『中原第一劍』名號，擒來此地，由妳發落，至於柳迎春方面，且等擒來高天弘之後，老夫仍得盡力……」

婁芸芸聞言，心中大喜，連忙福了一福，道：「晚輩深謝前輩厚德盛情……」

「鐵拐翁」忽地朗聲一笑道：「姑娘，妳這就見外了……」話音一頓，又道：「老夫這就前往橋山，去把什麼『中原第一劍』擒來——」

突然，一陣力可裂石熔金的長笑之聲，自廳外傳來！

這一陣長笑，直震得廳內羣豪，人人變色，混身發抖……尤其是婁芸芸，更是芳容慘淡，杏目含淚的顫抖不已！

「鐵拐翁」在笑聲入耳之際，老臉倏然變色的暴喝一聲道：「什麼人？」

適時自那廳前的巨柏之上，飛起一條淡影，廳內諸人還沒有看得淸楚，這條人影來自何處，那大廳之內，已經卓然峙立的出現了一位黃衫少年！

婁芸芸在黃衫少年現身刹那，駕得連退了八步！

「鐵拐翁」雙目一瞪鬚髮蝟張的怒喝道：「小子，你是誰？」

黃衫少年豪氣干雲，仰天哈哈大笑道：「我是誰？閣下不正是要去找我麼？」

「你？你……」「鐵拐翁」微退一步神色大震的說道：「你是高天弘……」

高天弘笑道：「不錯！在下正是高天弘！」

「小子，你眞是『中原第一劍』高天弘？」敢情「鐵拐翁」還眞有些不相信呢！

高天弘淡淡一笑道：「在下看你老兒年歲既高，體質又弱，甚怕跋踄千里，弄得中途得病，喪命他鄉，所以特地趕來，好讓閣下擒住交給那姓婁的蕩婦妖女……」

「鐵拐翁」聽得大怒喝道：「小子，你敢頂撞老夫嗎？可知……」

高天弘突然大笑一聲，截斷「鐵拐翁」話音道：「在下不過照閣下的話，重說一遍，而且是爲了敬老尊賢，才不遠千里投到洞庭，又怎會頂撞於你？……」高天弘稍自一頓話音，冷冷喝道：「閣下先前所說的大話，莫非乃是放屁麼？」

「鐵拐翁」被高天弘迫問得老臉發赧，怒火大熾！直把那根鐵拐，在地上頓得震天價响，怪喝道：「小子，老夫還沒找你，你倒先跟老夫打起口舌官司來了！老夫今天就當着這多武林豪傑，摘下你這狗屁的『中原第一劍』的名號……」話未說完，

鐵拐立起左手，抖臂曲指，直抓高天弘的腕脈！

高天弘朗聲一笑，「太虛幻影」身法起處，一縷輕煙般的讓開「鐵拐翁」迅若驚虹的一抓，冷冷喝道：「閣下倒是自大得很！」

「鐵拐翁」滿心認爲高天弘難避開自己這疾若閃電的「擒龍」手法，不料眼前衣影一閃，竟是失去了高天弘踪跡，不禁心頭一震！「這小子還眞有兩手……」

尋思間，高天弘喝叫之聲，業已傳來，「鐵拐翁」羞怒之下，竟是顧不得對方既是後生小輩，又是赤手空拳，鐵拐一揮，照着高天弘發聲之處，橫掃過去！

這一拐既無招術，也無法度，但拐上眞力之强，直達到一丈之內，無人能够立足不退！

由此可見這老兒已是氣到何種程度！

高天弘星目電轉，眼見此老怒急攻心，自亂章法，不禁暗自失笑道：「看來這老兒倒是一根腸子直通到底的人物……」

他鐵拐挾着萬鈞一壓，就在高天弘失笑之間，攔腰掃來！

高天弘微微一笑，這番反不閃不避，凝聚十成新自「長髮仙翁」段公奇處習就的「太淸眞炁」，護住全身，右手暗運「天罡手」，駢指如劍，照準「鐵拐翁」那根鐵拐的拐梢，輕輕一點！

「噹……」一聲淸脆的鐵器交擊之聲過處，「鐵拐翁」那根重比萬鈞的黑色鐵拐，竟然經不起高天弘兩根肉指一點，疾快的向外蕩去！

高天弘這一手功力，只看得大廳之內羣豪，個個咋舌不已！

婁芸芸花容變色的尋思道：「他……他……那指尖是百煉精鋼鑄成的嗎？……」

「君山四老」之一的「鐵拐翁」，更是驚得連連後退！

他在高天弘指力點向鐵拐的刹那，心中雖是感到吃驚，但却仍然相信自己這一掃之威，足能開山碎石，高天弘妄敢戟指按拐，實是以卵擊石，自取滅亡！

可是，高天弘食、中兩指與鐵拐一觸之下，「鐵拐翁」立告變色！

他那握住鐵拐的雙手，如遭巨震般幾乎握拐不牢！他緩緩地收回鐵拐，楞楞地看了高天弘半晌！倏然，這位蓬頭垢面，又乾又枯的瘦小老人，混身一陣抽搐，雙目之內，含滿了淚光！

高天弘此時淵停嶽峙的背手而立，目光如電般在廳內羣豪臉上一轉，只轉得那幾十位武林豪傑，個個心頭忐忑不安！

「閣下的鐵拐挺結實呢！」高天弘收回目光，哂笑着向「鐵拐翁」道：「在下這『天罡手』雖然無堅不摧，但却也可削金斷玉，一擊之下，閣下鐵拐既未打斷，也未脫手，足見閣下這根鐵拐並非凡鐵所鑄吧！」

高天弘侃侃而談，那似仇敵相對，簡直就像舊友相逢，班荆道故！

可是，這話聽到「鐵拐翁」的耳中，却不是那麼回事了！

只羞得這位「君山四老」之一的「鐵拐翁」幾乎無地容身！

高天弘劍眉揚處，冷冷一笑道：「閣下是否就憑着這點抽空子出杖手段，在武林中揚眉吐氣？」

「鐵拐翁」此時老淚縱橫，傷心不已！他自從成名以來，還眞沒遭遇過這等慘敗，聞言長長一嘆道：「老夫有生以來，不知失敗滋味爲何……而今老夫已臨入木之年，想不到要一嚐錐心之苦，造化弄人，委實不可抗拒……」

高天弘耳聞老人自悲之言，以及那副老淚婆娑的景況，陡地心中老大不忍，脫口一嘆道：「老人家，勝敗之機，在我輩武林人物，乃是常見之事，老人家又何必這等凄涼不已呢……」

「鐵拐翁」聞言，似是一怔！

他迅快的看了高天弘一眼，發覺這位年青人對自己所說的這句話，並無絲毫諷刺之意，不禁心中感動的嘆道：「年輕人，你果然當得『第一』兩字……」話音一頓，「鐵拐翁」又似想起什麼大事般，正色朗聲道：「青年人，婁芸芸說你毀她舊居之事，是否屬實？」

高天弘早在青松樹下，即已聽得婁芸芸之言，當時眞是有些莫名其妙，因爲婁芸芸橋陵故居被毀之時，他正躺在柳迎春房中失却神智的惹下風流誤會！不過，他已經想及，八成是「極樂仙童」方大哥和「崑崙神姥」凌五姑兩人，一怒之下，將婁芸芸逐出橋陵。

此刻，耳聞「鐵拐翁」之言，頓時笑道：「在下未曾出手……」

「鐵拐翁」忽地大笑道：「你沒有麼？」

這老人性情果然甚爲急躁，高天弘語音未落，他已搶先接口了！

高天弘淡淡一笑道：「正是，在下沒有！」

「鐵拐翁」忽然掉頭向那心神怔忡，呆立遠處的婁芸芸叱道：「婁芸芸，你騙了老夫了！老夫若非看在妳母曾爲我兄弟有伸手解圍之德，今天就要毀去這座大寨……」

老人說話之間，已是怒火再熾！大有一拐橫挑，搗毀君山總寨之勢！

婁芸芸看得芳心巨震，連忙低首小心道：「鐵世叔，晚輩故居實在毀在這高天弘手下啊……」

「鐵拐翁」枯眉一皺，低聲道：「青年人，這丫頭的話是眞是假呢？」

這老人顯然有着些混亂，糾纏不淸了！

高天弘哈哈一笑道：「婁芸芸之言，說眞，不眞，但若說假，也不見得就假！」

「哦！」「鐵拐翁」怔怔怒道：「青年人，你是誠心在耍老夫了……」

高天弘冷冷一笑道：「在下從來不知說謊二字爲何！在下並未親手毀去這妖女故居，也未曾令人毀去這妖女的故居……」

高天弘剛剛說到此處，婁芸芸已冷冷的「哼」了一聲道：「高公子，你說謊！那凌……」

高天弘揚眉大笑道：「不錯！不錯！在下早就料到妳那故居毀在何人之手了！可是，婁芸芸，在下絕對不曾命令他們這等去幹……」

婁芸芸嬌靨微現笑意道：「也許……公子是不忍心吧？」

高天弘看得心中一陣厭惡的忖道：「這妖女眞是不要臉得很……見隆就鑽，有隙即進……」目光一轉，驀地冷冷一笑道：「婁芸芸，毀去妳橋陵故居的雖然只是在下的琴童與神姥，但在下决不推却這個責任！」

婁芸芸聞言，不禁一怔！

「鐵拐翁」却是有些不解的問道：「青年人，這是怎麼回事？」

高天弘淡淡一笑道：「毀去這妖女故居之人，乃是在下的兩位手下！」

「啊……」「鐵拐翁」吃了一驚道：「青年人，你那手下的傭人，也有這麼的武功嗎？」

對於「九幽冥帝」夫婦武功，「鐵拐翁」知之甚深，俗語是「虎父無犬子」，婁芸芸這身武功，也一定不會差到那兒去！

然而；她却抵不住這高天弘手下的兩名傭人，這……

「鐵拐翁」這才忍不住吃驚脫口發問了！

高天弘淡淡一笑道：「在下那兩位手下之人，一身武功之高，可謂併世無雙……」

「鐵拐翁」聞言，越發驚道：「他們是誰？老夫——」

高天弘長笑三聲，截斷「鐵拐翁」話音，朗聲道：「這兩位自願屈居在下手下之人，說出來閣下會不陌生……」

「鐵拐翁」瞪目道：「誰？快說！」

高天弘呵呵一笑道：「閣下可曾聽說過一位『南天一劍』方元忠？」

「鐵拐翁」枯眉忽然一揚，怪叫道：「聽過！聽過！老夫尙未出師下山之時，即聞這位『南天一劍』方大俠遽歸道山，令老夫無法瞻仰前人風範！一直引爲生平憾事……」話音一頓，這位瘦小的老人突然皺了皺眉，又道：「年青人，你怎麼忽然提起方大俠來了？莫非你那位手下的傭人，乃是這位一代高人的後輩嗎？」

高天弘搖頭大笑道：「非也！」

「那……」「鐵拐翁」詫道：「年青人，你是方大俠的再傳弟子嗎？」

「鐵拐翁」似是一時想通了什麼重要之事，枯面之上，自高天弘出現以來，第一次現出笑意！

高天弘聞言呵呵一笑道：「閣下認爲在下乃是方大俠的弟子，才這麼高興嗎？」

「鐵拐翁」點頭道：「正是，正是，看你娃兒這一身武功，大概也只有那位盛名極著的怪俠『南天一劍』方大俠才能調敎出來……」

高天弘哈哈一笑道：「閣下簡直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鐵拐翁」皺眉一楞道：「娃兒，你不是方大俠門下？」

高天弘又是哈哈一笑道：「不是！……」話音一頓，突然正色道：「閣下可知方大俠迄今仍在人間嗎？」

「哦？」「鐵拐翁」失聲道：「方大俠未歸道山嗎？老夫太高興了……」

高天弘微微一笑道：「方大俠不僅未曾仙逝，而且已然返老還童了！」

「鐵拐翁」似是對於方元忠並未仙逝的消息，極感興趣，雖是仍在半信半疑之下，但已神色大爲和平的笑道：「娃兒，你見過方大俠嗎？」

高天弘笑道：「見過，不但見過，而且時時刻刻都在一起……」

「鐵拐翁」詫道：「眞的嗎？」

高天弘點頭道：「那毀去婁芸芸故居的兩人之中，就有方大俠在內！」

「鐵拐翁」怔得一怔皺眉道：「娃兒，你這話是眞……」說話未完，立即一頓，掉頭向婁芸芸道：「婁姑娘，妳那故居果然毀在方大俠手下嗎？」

婁芸芸螓首微點，揚聲應道：「正是毀在那方大俠手下！而且，另一位毀去婁芸芸故居之人，也是一位百年前成名的高手……」

「鐵拐翁」意外的一怔道：「什麼？還有一位百年前成名的高手？」

婁芸芸低聲應道：「鐵世叔，你老知道那位隱居西崑崙的『崑崙神姥』嗎？」

鐵翁拐大大一驚道：「凌五姑還在人間？」

婁芸芸點頭一嘆道：「晚輩故居，就是毀在這兩位高人之手……」

「鐵拐翁」呆了一呆，向高天弘道：「娃……高——高公子，你那兩位手下，眞是『南天一劍』和『崑崙神姥』嗎？」

這位瘦老人想是發覺高天弘既能役使「南天一劍」方元忠和「崑崙神姥」凌五姑這等絕世高人，必是大有來頭，因此連稱呼也改變了！

高天弘呵呵一笑道：「在下承蒙這兩位前輩錯愛，只好委屈了這兩位前輩……」

高天弘此言，不啻完全承認了婁芸芸所說不假，這使得「鐵拐翁」心中大是不安，期期半晌道：「高公子，你與這婁姑娘有仇嗎？」

高天弘朗聲一笑，目光狠狠的盯了婁芸芸一眼，恨道：「在下與婁芸芸有囚父毀家之恨……」

「啊……」

高天弘恨恨接道：「閣下只知婁芸芸乃是婁子淸之女，但你可知，在下的兩位手下，爲何要毀去這妖女故居嗎？」

「鐵拐翁」搖頭道：「老夫怎知？」

高天弘冷冷一笑道：「這妖女……」

突然，一縷輕烟，電射高天弘面門而來——

同時，衆人耳中聽得婁芸芸一聲嬌喝道：「高天弘，毀家之仇，恨比天高，你休怪本妃子暴下毒手……」

原來婁芸芸恐怕高天弘說出自己過去所幹的許多傷天害理之事，突然暴下毒手，施展乃母「百毒仙娘」所傳的「迷心神散」，將高天弘毒倒！

但是，高天弘是何等人物？婁芸芸這手偸襲，豈能放在他的眼下？

高天弘眼前白烟一閃，他立即閉住呼吸，揚臂迎向那縷輕烟，亮掌一拍！

那縷輕烟，頓時被他拍得向四下飛散——

接着，一連串的「咕咚咚……」倒地之聲！

那站得離開高天弘較近的數十位武林人物，一時不愼，被婁芸芸那「迷心神散」透入鼻息，霎時倒了三十多位！

「鐵拐翁」若非武林經歷極多，眼前一縷輕烟，已被高天弘揚掌拍散，立即閉住呼吸，只怕也要難逃此厄！

婁芸芸發出「迷心神散」，到高天弘揚掌却毒，整個兒過程，也只是眨眼間之事，婁芸芸的嬌喝之聲未已！那三十多名武林豪傑，已然中毒倒地！

高天弘却應聲冷笑道：「婁芸芸，妳這些手段少在高某面前耍弄……」

高天弘話音一頓突然不理婁芸芸，却向「鐵拐翁」冷冷喝道：「閣下是否仍要帮助那婁芸芸？」

「鐵拐翁」聞言，先是一楞，繼而大笑道：「當然！」

高天弘頗爲意外的皺眉冷哼道：「閣下簡直是……」他口中本是想說：「閣下簡直是糊塗透頂：……」可是，他却覺得這等諷刺，對於此老未免顯得太以不敬！也顯得自己太過囂張，失却了「中原第一劍」應有的風度……

因此，高天弘話到口邊，臨時忍住！

「鐵拐翁」枯眉一揚，看了高天弘兩眼，心中已然猜出對方用意，不禁蓬首連搖，長嘆一聲道：「高公子，你果然當得『中原第一劍』稱譽……」話音一頓之下，「鐵拐翁」又復朗聲一笑道：「老夫向來言出必踐，老夫既然答應婁家姑娘在先，自然不能不盡心盡力，一報乃母昔日解圍之德，高公子想必不會見怪……」

高天弘聞言，也不禁對「鐵拐翁」興起一份崇敬之心！

武林人物最重要的，是講究一個「信」字！所有的是非，恩怨都應在「信」字之下，方見道義。

「鐵拐翁」這等做法，正是講究了這個言而有「信」的「信」字，自是使得高天弘大爲讚佩！

當下高天弘淡淡一笑道：「閣下用心至善，雖然在下仍然以爲閣下此擧未免有些不明是非，不達時務，但在下定將容許閣下完成報恩之擧……」

「鐵拐翁」聞言笑了一笑，一頓鐵拐道：「老夫甚感公子大德，老夫縱然不敵，也算了此一樁心願……」

高天弘朗聲一笑道：「閣下請……」

鐵拐翁呵呵一笑道：「恭敬不如從命……」

笑聲未已，鐵拐一揚，一式「鷹揚鵬舞」，挾着風雲雷電之勢，劈頭劈腦，向高天弘磕來！

高天弘哈哈一笑，不閃不讓，居然揮臂相迎！

「鐵拐翁」這蓋頂一擊之威，少說也有千斤之力，高天弘如此托大，竟然是揮臂相格，未免大出廳內諸人意料之外！

雖然高天弘曾經雙指點開「鐵拐翁」一拐在先，但廳內羣雄均知彼時高天弘使的不乏若干巧勁……此時，揮臂架拐，則無巧勁可施了！

「啊……」廳內羣雄俱都忍不住發出驚呼！

連那位隱身另一株青松樹上的黑衣人，也不禁心頭打鼓，玉面變色，閉目長嘆一聲，咬牙暗恨道：「這冤家眞是不知輕重得很……」

驀地——

一陣朗笑，夾着一聲悶哼傳來……

那黑衣人駭得圓睜雙目，急急的向廳中張望！

頓時，黑衣人楞了！

高天弘並不如她想像的已經斷臂倒地悶哼，而是長笑卓立，絲毫未傷！

相反的是那位「鐵拐翁」已然倒退三步，棄拐在地，望着高天弘發呆！

黑衣人心中這一樂，險險要跳入大廳，抱着高天弘大笑——

此時，高天弘星目一轉朗聲道：「承讓了！」

「鐵拐翁」忽地長嘆一聲，道：「高公子，你這一身武功，實是老朽生平僅見——」

高天弘微微一笑道：「鐵老過獎，高某愧不敢當！」兩人一招互接，勝負之機已見，「鐵拐翁」自知難敵高天弘蓋世神功，不免長嘆失聲，連稱謂都不敢僭越！

高天弘一代俊傑，耳聞「鐵拐翁」如此稱謂，自己立卽改口，以示尊重！

「鐵拐翁」緩緩地轉身拾起那根「鐵拐」，望着婁芸芸搖頭一嘆道：「姑娘，非是老夫苟全性命，不敢再戰，實因老夫武功不濟，縱然勉强出手，也是多取其辱——」話音一頓，倏地正色喝道：「老夫兄弟不問世事已久，令堂援手解圍大德未報，昔日確曾耿耿於心，今日老夫雖然難敵公子蓋世神功，但老夫已然全力一試，技不如人，徒呼負負而已——」

婁芸芸聞言一怔，道：「鐵世叔，你老好像已有去意了嗎？」

「鐵拐翁」嘿嘿一笑道：「不錯！老夫正要離去……」

婁芸芸心念一轉，嬌聲道：「你老不管晚輩生死了嗎？」

「鐵拐翁」道：「老夫那能管得了那麼多？」

婁芸芸忽然悲生粉臉，淚滴香腮，嚶嚶哭道：「你老與先母相識，不說先母曾經有恩於你老，縱是萍水相逢，眼見晚輩一介弱質，難挫强仇，你老也不能忍心啊……」

婁芸芸這一頓連哭帶說，好不悲凄，只哭得「鐵拐翁」大大不是滋味！

他管嗎？不屑爲！

不管嗎？好像自己於理有虧？……一時之間，他到想不出一個進退之計了！

大廳之中，沉寂了半晌，只有婁芸芸那低低的飲泣之聲，挑動着這些血性漢子們的逐漸沸騰的熱血！

高天弘眉頭微皺，掃視了廳中羣雄一眼，並且轉目望向那三十多位中了「迷心神散」以後，迄未醒轉的綠林人物良久，不禁失聲長嘆道：「婁芸芸，妳害人的手段之高，可謂世罕其匹，這些人與妳有什麼仇恨？放着這麼長的時間，妳都不肯爲他們解去迷心之毒？」

婁芸芸本是掩面低泣，悲傷不已，此時忽聽高天弘這等質問自己，不禁心中一驚，迅快的抬頭，流目四盼……

她知道高天弘這幾句話含有極大的破壞作用，如果自己無法答覆得令人心服，則大廳之上的羣豪，可能全部化友爲敵！

因此，她一驚之下，連忙察看羣雄臉色……

婁芸芸不看還好，這一看心中更是忐忑不已！大廳之內的羣豪，居然個個面現怒意，凝目射向自己！大有一語不當，卽將羣起而攻之勢……

婁芸芸芳心電轉，連忙冷冷應道：「高天弘，本香妃『迷心神散』，只是暫時失去知覺，一個時辰之後，卽可自動醒轉，誰要你這般貓哭耗子假慈悲……」

高天弘聽得眉頭一皺之間，那大廳之內的羣豪，那切緊張的憤怒之色，已然消失！婁芸芸芳心暗喜，接着又道：「高天弘，本香妃毀家之仇，今日縱是拚得血濺君山，也要償報……」

高天弘聞言忽然嘿嘿一笑道：「不錯，在下今日不將囚禁家父之仇得報，也誓不退出君山……」

高天弘話音一頓，婁芸芸剛自冷笑一聲，那位正在猶豫不決，進退兩難的「鐵拐翁」突然目光一亮，喝道：「高公子，你說什麼？這婁姑娘與你有囚父之恨麼？」

高天弘面色一黯，冷冷應道：「婁芸芸囚禁家父於橋陵，迄今已逾二十載……」

「鐵拐翁」枯眉不展，反身喝道：「婁姑娘，高公子之言當眞？」

婁芸芸蠔首連搖，低聲道：「鐵世叔，你老不可相信高天弘片面之詞，請問公子，晚輩囚禁他父之事，是何人親眼所見？否則……」

婁芸芸話音未已，高天弘已冷冷喝道：「丐帮長老孫木公親口所說，難道還能假得了？」

「鐵拐翁」聞言，怔怔地望着兩人，他不知道這兩人誰說的是眞，誰說的是假，一時之間，倒無法揷口！

婁芸芸冷冷一笑應道：「高公子，孫木公之言既可相信，婁芸芸之言，難道就不能相信的嗎？」

高天弘聞言哈哈大笑道：「婁芸芸，若非妳昔日所爲所行，聲名狼藉，在下到眞可聽信於妳！可惜的是妳一切作爲，實是令人髮指，休說在下不信，只怕天下武林同道，沒有一人能够相信妳這妖女之言……」

婁芸芸柳眉斜掠，低低一嘆道：「高公子對我

誤會太多了……」

高天弘冷哼一聲道：「倘若在下眞是誤會，那倒眞是在下衷心所求……」語音微頓，倏而目光含煞，劍眉雙揚，恨恨的又道：「婁芸芸，今日妳若不將家父下落說出，君山大寨，就是妳埋骨之地：……」婁芸芸不愧狐媚之尤，聞言竟然格格一笑道：「高公子，你這叫强人所難啊！」

高天弘怒道：「妳不說？」

婁芸芸笑道：「非我不說，實在是叫我無從說起！」

高天弘陡地大步向前，走到婁芸芸五尺之處，冷笑道：「婁芸芸，孫木公乃是自妳『芸香宮』中被擒，他所說的話豈能會假？如果妳能說出家父所在，在下決不傷妳如何？」

婁芸芸聞言，心中一動！只見她妙目如波，連連轉了數轉，嫣然一笑道：「公子，你眞是一位直心腸的人，那『鬼丐』孫木公爲人如何，武林中不乏深知之人，公子怎麼相信他的話呢？何況……」

婁芸芸說到此處，倏又格格一笑道：「公子，孫木公才是被婁芸芸所囚禁呢！」

「哦？」高天弘聞言一楞道：「妳爲什麼囚禁『鬼丐』孫木公呢？」

婁芸芸又格格嬌笑道：「還不是與公子一樣心意嗎？……」

高天弘一怔道：「妳……」他心中實在想不出婁芸芸怎會與自己一樣的心意！難道這妖女也是想打聽自己父親下落，這才……

婁芸芸不容高天弘深思，接口又道：「公子，芸芸與令尊頗有交情呢！爲了尋找令尊，芸芸不惜以任何手段，將孫木公擒到橋陵……」

高天弘突然低喝道：「胡說，那孫木公在妳宮中根本未曾囚禁，妳這套謊言休想騙得了在下！」

婁芸芸淡淡一笑道：「公子怎會認爲孫木公並未被囚？」

高天弘冷笑：「方元忠、凌五姑怎會騙我？」

婁芸芸笑道：「公子，你是說凌五姑曾經見到孫木公未曾被囚嗎？」

高天弘冷笑道：「正是！」

婁芸芸忽然嬌聲大笑道：「公子，你和凌五姑都上當了！」

「上當？」高天弘不信道：「親目所見，怎會是假……」

婁芸芸搖頭笑道：「公子，那位未被囚禁的孫木公，乃是一個贋品啊！」

高天弘被婁芸芸這句話說得呆了一呆道：「那位孫木公是假的嗎？」

婁芸芸點頭一笑道：「正是假貨……」

高天弘搖頭道：「但是，那位被方大俠擒至聖寢的孫木公呢？」

婁芸芸忽然正色道：「那到是眞的了！」

高天弘聞言，大爲疑惑的冷笑道：「婁芸芸，妳少跟在下胡纏……」

婁芸芸嫣然作態，笑道：「公子，芸芸之言，可誓天日！」

高天弘冷笑：「妳爲何要叫人僞裝孫木公？」

婁芸芸笑道：「還不是爲了引誘謀害令尊之人前來，芸芸才設下這李代桃僵之計嗎！誰知十多年來，竟是毫無消息呢……」說着，居然音容慘淡，餘恨不已的掩面低泣了！

高天弘也不禁看得心中微動，暗忖道：「不知她是眞是假……」

可是，他轉而一想，却又覺得其中矛盾甚多，當下冷冷一笑，喝道：「婁芸芸，妳這些話在下完全不信！」

婁芸芸羅袖忽垂，低聲道：「公子不信，芸芸自是無可奈何，但公子令尊，確是不在『芸香宮』中，否則，方大俠、凌神姥毀去『芸香宮』之時，怎能不見令尊之面呢？」

高天弘聞言怔得一怔，暗道：「是啊！方大哥和凌神姥不會發現不了的！除非爹眞的不在這妖女『芸香宮』中，才……」

高天弘心念一轉，語氣變得較爲緩和的冷笑道：「婁芸芸，在下眼前尙未見到方大哥，妳所說之話，是眞是假，在下暫時不再追究，但是，妳嘯聚綠林人物，共霸君山大寨，究竟意欲何爲？」

婁芸芸嫣然一笑道：「還不是爲了你——」

高天弘一怔道：「爲了我？」

婁芸芸笑道：「公子，毀家之恨，芸芸……」

她的話音未落，高天弘已仰天大笑道：「好！好！在下願意担當此恨，婁芸芸，妳劃下道來，高某無不奉陪——」

婁芸芸聞言，粉面生青，格格一笑道：「公子，你錯了！」

「錯了？」高天弘愕然！

婁芸芸媚笑道：「是啊！公子，婁芸芸並未存心與你爲敵呢！」

高天弘大爲不解的皺眉道：「什麼？妳——」

婁芸芸仍是媚聲一笑道：「公子，芸芸毀家之後，並不想報——」

高天弘哈哈一笑道：「在下幷不領妳盛情！」

婁芸芸笑道：「公子是否感激，芸芸也不顧過問，但芸芸但求心安足矣！」

高天弘聞言略一沉思，怒道：「婁芸芸，妳到底在搗什麼鬼？」

婁芸芸格格一笑道：「公子，你看不出芸芸心意嗎？」

高天弘搖頭冷笑道：「在下愚蠢得很——」

婁芸芸笑道：「公子記得第一次踏入『芸香宮』時的情形嗎？」

高天弘應聲道：「記得！在下非常厭惡！所以不會忘懷——」

婁芸芸依然神色歡愉的笑道：「公子當代俊傑，芸芸有心結納公子，怎料落花有意，流水無情，徒令芸芸昔日白白歡喜一場——」

高天弘聽得俊面微熱，怒道：「婁芸芸，妳放尊重些——」

婁芸芸忽然長嘆一聲道：「公子，芸芸失意於令尊，才思收桑榆於公子，怎知公子竟與令尊一般性情？『芸香宮』兩度相見，芸芸此心早已——」

高天弘聞言，突然大怒道：「住口——」

婁芸芸幷未落口，依然嬌聲道：「芸芸爲了這片痴心，才在君山嘯聚武林人物，放出報那毀家之恨的訊息，想把公子引來，以解相思——」

婁芸芸話音至此，高天弘已窘得混身汗毛直立——驀然，一聲清叱，自大廳之外傳來：「不要臉的婆娘，照打——」

一縷綠光，直奔婁芸芸面門襲來——

廳內衆人大驚之下，婁芸芸已掩面嬌啼，向後摔倒！

一縷綠光閃處，婁芸芸掩面驚啼，連連倒退。頓時，大廳之中，飛起七八條身影，直向大廳之外撲去！

那位坐在首席之上的五旬老叟，飛快的一把拉住婁芸芸，沉聲道：「香妃可曾受傷？」

那份關切之情，看得高天弘不屑的哂笑不已！不過，高天弘此刻却心中充滿疑問，這大廳之外，怎會有人？而且，聽這人口氣，頗似與自己站在一條綫上？

於是，他不再察看廳內，而迅快的飛身而去！廳外的大院之中，此時已亂作一團！那七八位飛身而出的綠林人物，已然倒了四五位躺在地上！

另外四五位，却正在飛身騰撲，朝着右側一棵巨柏，怒喝不已！

高天弘心念一轉，已然明瞭其中究竟了！他猜測這位隱身樹上的高人，可能就是那位躲在畫舫尾部而來的黑衣人！

顯然此人乃是自己的帮手！

可是，這會是誰呢？方大哥嗎？不像！凌五姑嗎？更不像……然而，這會是誰？

高天弘心中想來想去，也想不出這人是誰？不過，可以確定的，是這位隱身樹上之人，與自己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因此，他眼見院中那幾位綠林豪傑，枉自飛騰跌撲，被那隱身青松樹上的黑衣人，隨手發出的幾片樹葉，打得暈頭轉向，忍不住暗中失笑。

他有心助那樹上之人一臂之力，却又覺得無從插手！

其實，也根本不必他來插手！

那位隱身樹上的高手，以「飛花摧敵，摘葉傷人」的無上功力，在高天弘現身的刹那，就將院中僅剩的幾位綠林人物制住！

這時婁芸芸已率了廳中全體人員，趕了出來！

她目睹院中情景，不覺駭然一震——暗道：「洞庭湖中，那來這多的高手呢？這院中諸人，俱都傷在對方摘葉飛花的功力之下，此人武功之高，大概不亞於高天弘了……」

婁芸芸尋思之間，那位站在他身旁的五旬老者，已然飛身奔落院內！

高天弘此刻已經看出，婁芸芸剛才根本未曾受傷！那一片暴襲而來的綠葉，只是擊中婁芸芸舉起的羅袖而已！

這一發現，不禁使高天弘提高了幾分警惕！

因此，婁芸芸的武功，比他想像的要高得甚多……何況，這妖女還承襲了乃母「百毒仙娘」的用毒手段……

突然，一聲暴喝傳來，接着又是一聲「砰」然巨震！

高天弘微驚睜目，却見一條人影，自半空直墮而下……

婁芸芸驚呼一聲：「柴老哥，你無恙嗎……」嬌呼聲中，飄然而出，一把將那自半空掉落的人影扶住！

高天弘目光一轉，業已發現這位站在院中，被「痴情香妃」婁芸芸扶穩之人，乃是那位年約五旬的黑衣老者！

黑衣老者身形一定，立即怒跳如雷般向青松樹上大叫道：「小子，你不是人！暗算傷人算得那門子的好漢……」

婁芸芸却在旁嬌聲一笑道：「柴老哥不必暴怒，婁芸芸有辦法要他下來……」

語音一頓，立卽向那身後的「勾魂仙女」秦香君喝道：「速取『毒焰神火』筒來，燒去這株青松樹……」

「勾魂仙女」秦香君應聲飛步奔入大廳，不一

會，取來一根長約尺半，粗約一寸的鋼管，交給婁芸芸！

婁芸芸冷冷一笑，仰面嬌聲喝道：「朋友，你若再不現身，本香妃就要你嚐嚐『毒焰神火』的威勢……」

婁芸芸話音未已，那青松樹上，已傳來一聲長笑！

這聲長笑入耳，高天弘不禁心中一動，暗道：「這人的笑聲，好生耳熟……」

長笑未戢，一條比電還疾的人影，已是飄然落地！

高天弘神目一亮，喜得脫口驚呼道：「周兄弟……」敢情這位隱身青松樹上之人，乃是周孝全！

周孝全身形一現，立卽緩步走到高天弘身前，長揖笑道：「高大哥，請恕小弟哄騙了大哥之罪……」高天弘聞言哈哈一笑道：「那裏話了！周老弟倒眞是眞人不露像，愚兄有眼無珠，竟然不識老弟身懷絕學，才眞是有罪呢……」

高天弘發覺周孝全竟然也是武林中人，簡直是高興不得了！頓時把那一套客套的稱呼也都免了！

周孝全哈哈笑道：「高大哥，你當眞不會責怪小弟嗎？其實……」他話音微微一頓，臉上微微現出一股迷惘之色，又道：「小弟所以如此，實因不得已之苦衷啊——」

高天弘笑道：「老弟若有苦衷，愚兄更不敢追問了！過來，老弟，咱們到試試這婁芸芸的『毒焰神火』威力究竟有多大……」一拉周孝全，併肩而立，這才笑顧婁芸芸道：「婁芸芸，妳那『毒焰神火』能不能試放一支看看能否傷得了在下兄弟？」

婁芸芸與廳內羣豪，在這黑衣少年現身之際，無不劍拔弩張，神色大變！尤其耳聽這位黑衣少年與高天弘旁若無人的一番對答，更是人人面現怒意，個個心中冒火，大有一觸卽發之勢！

等到高天弘出口要求婁芸芸一試「毒焰神火」之時，這批綠林豪傑，包括婁芸芸在內，但都爲之一怔！

婁芸芸任憑怎樣也料不到高天弘這般大胆，竟敢要求自己試發「毒焰神火」！

因爲這「毒焰神火」乃是乃母「百毒仙娘」文萍萍，威懾武林聲震寰宇的十種極毒的暗器之一！「百毒仙娘」文萍萍行走江湖之時，數十年中，也僅僅用過一次「毒焰神火」，結果，那一筒「毒焰神火」，燬去了一座上古洞府……

正因爲周孝全深知「毒焰神火」之强，才會在婁芸芸手持「毒焰神火」以後，迫得長笑現身！

此時，高天弘居然要求婁芸芸發出這筒「毒焰神火」，婁芸芸焉能不驚？

而且，婁芸芸適才的一番做作，只不過想藉「毒焰神火」之名，威脅隱身青松樹上的强敵現身而已！

倘若眞叫婁芸芸發出這筒神火，只怕她也不敢……高天弘目睹婁芸芸手持「毒焰神火」，沉吟不語，不禁冷笑一聲道：「婁芸芸，妳是捨不得這筒神火嗎？」

婁芸芸被高天弘這聲冷笑，喝得嬌軀一顫，柳眉斜斜一揚，搖頭道：「高公子，你可知神火威力之强，世無其匹？」

高天弘淡淡一笑道：「婁芸芸，『百毒仙娘』十大兇器之一的『毒焰神火』，高某豈有不知之理，妳也未免太小看高某了！」

婁芸芸聞言笑道：「高公子既知神火威力，以你血肉之軀，當此無情之火，高公子，你未免太以自視過高了吧！」

高天弘冷冷一笑道：「婁芸芸，妳也未免太看得起那筒神火了……」說罷，忽地仰天大笑不已！

婁芸芸柳眉微皺，轉念尋思忖道：「這『毒焰神火』眼下一共僅餘兩筒，自己還安排了別的用場，今日用去，豈非甚不値得，何況，聽高天弘的口氣，彷彿對於自己這威懾武林的『毒焰神火』知之甚深，根本不曾放在眼裏，若是當眞傷不了他，那豈不是更不値得了嗎……」

婁芸芸轉念至此，搖頭一笑道：「高公子，婁芸芸幷無傷你之心，這『毒焰神火』太過霸道，任你如何激將，芸芸也不肯施展……」

她說到此處，竟將手中「毒焰神火」筒，交回「勾魂仙女」秦香君，又道：「高公子，婁芸芸適才所言未能盡情，就被這位小兄弟一片青松葉打斷，既然這位小兄弟乃是公子至友，芸芸只好看在公子金面作罷……」

周孝全雙目一瞪，揷口喝道：「誰承妳的情？不要臉……」

婁芸芸妙目陡然含煞，冷喝道：「你罵誰？」

周孝全冷笑道：「罵妳！罵妳！罵妳！妳不要臉！妳勾引男人……」

這一連串的狠罵出口，只聽得高天弘暗中皺眉，大爲不解！

他料不到這位小兄弟竟然是個火爆性子，居然對婁芸芸這般痛恨，尤其是這等罵人，竟直像女兒家罵街一般，使人失笑！

婁芸芸似是也被周孝全這一連串痛罵，弄得一楞！

她暗中忖道：這是高天弘的事，干你這姓周的毛頭小伙子屁事，看你面嫩肉細，童音未脫，又懂得什麼？只要高天弘願意，你又管的那門子閒事……可是，她口中却冷冷喝道：「姓周的，本香妃可也是看在高公子金面，才一再容忍，如果你再敢在此放肆，欲知本香妃手段之狠……」

周孝全倏地冷冷一笑道：「怎麼樣？本公子罵了妳了，妳不要臉還假得了嗎？哼——」

婁芸芸似是已到忍無可忍地步，陡地翠袖微揚，嬌喝道：「姓周的，躺下吧……」

一縷淡淡的白光自婁芸芸翠袖之內飛射而來！

周孝全藝高人胆大，睹狀嘿嘿一笑，亮掌迎向那縷白光，一拍一抖！

婁芸芸目睹周孝全出掌迎擊，芳心大喜，喝道：「姓周的，你這可是自尋死路……」

周孝全也冷冷一笑道：「放屁！」

掌力一吐，眼看雙方卽將接實……

突然，高天弘大喝一聲道：「速退……」

左手一拉周孝全，右掌却以五成「元陽天罡」神功，橫地向那縷白光一擊！

「嗤！」一陣脆响過處，高天弘已迅快的將周孝全帶離三丈之外！

周孝全似是甚不服氣的掙了一掙，回頭望去——忽然間，他呆了！

只見那脆响過處，自己和高天弘適才停身之處，已被一團輕霧所罩！

周孝全駭然驚叫道：「高大哥，這是……『落魂子』……」

高天弘淡淡一笑道：「大概是，愚兄也不大淸楚，但是婁芸芸鬼計多端，所用襲人之物，無不兇極，毒極，愚兄不願沾身惹厭……」

高天弘話音未已，婁芸芸已冷冷一笑道：「公子說得不錯，芸芸渥身之物，無不毒極，這團白霧，正是『落魂子』擊散後的勾魂迷性毒烟，沾之雖不卽死，但也得骨軟筋脈三天三夜……」

婁芸芸說話之間，已輕揚翠袖，把那一股白霧擊向半空，緩緩化去，她目光一轉，又向高天弘嫣然一笑道：「公子不必憂慮，這『落魂子』雖然極毒，但毒力却不持久，一經擊破，化爲白霧以後，毒性只有半刻時辰，過此半刻時辰，藥性卽自化去，芸芸之言，高公子是否相信得過？」

高天弘冷冷笑道：「婁芸芸，『落魂子』縱是沾膚斷魂，諒也傷不了高某，只要妳不曾安下傷害在場各位之心，妳到不必担心高某信是不信！」

高天弘這幾句話，說得院內羣豪同是一怔！

數十道眼光，電射婁芸芸而來！

婁芸芸微微一笑道：「公子好犀利的口舌，這等挑撥離間之言，未免有失公子忠厚之心吧——」話音一頓之間，婁芸芸忽地側首向羣豪道：「各位信得過本香妃嗎？」

羣雄聞言，又是一怔！

當下，還是那位黑衣老者朗笑道：「信得過，當然信得過，老夫『黑衣劍叟』柴洪，第一個相信香妃之言……」

他這「黑衣劍叟」四字到還眞能有一點效力！院中數十位綠林豪傑，在「黑衣劍叟」話音一落之時，頓卽轟然應：「我等信得過妃子之言！」

高天弘眉頭一皺，低聲道：「周兄弟，你聽說過這位『黑衣劍叟』嗎？」

周孝全點頭道：「知道！」

高天弘一怔道：「他是……」

周孝全輕聲一笑，附耳道：「他是『洞庭四怪』之首，武功不比婁芸芸差呢！」

周孝全說話之間，似是有一股如蘭似麝的芳香，自他口中吐出，高天弘忍不住的暗笑忖道：這位兄弟眞是紈袴氣太重了些……

但他口中却一笑道：「洞庭湖中的花樣可眞不少，旣有四老，又有四怪，依愚兄看來，到不如合起來叫他一聲『洞庭八醜』更好……」說罷！竪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周孝全似是也被高天弘逗得忍俊不禁，跟着格格怪笑不已！

高天弘等兩人，這等旁若無人的大笑，笑得院中衆人三度發怔！

「黑衣劍叟」柴洪，忍了半天，早已不耐，若非礙着「痴情香妃」婁芸芸之面，他早就開口甚至動手了！

高天弘等這一笑，可笑出了他的火爆脾氣，倏地踏前一步，冷冷喝道：「你們笑什麼？」

高天弘笑聲一歛，正待答話，周孝全已搶着喝道：「你管不着！」

「黑衣劍叟」柴洪濃眉一皺道：「小子，你可知道這是什麼所在？」

周孝全冷笑道：「什麼所在？小小的洞庭君山水寨而已！」

「黑衣劍叟」忽地仰天一笑道：「不錯，你小子既知是君山水寨，就該知道老夫乃是此寨主人……」周孝全冷笑道：「那有什麼了不得，衝着你這主人，就不許別人發笑嗎？」

「黑衣劍叟」怒叫一聲道：「就是不許你笑……」周孝全聞言，陡地仰天長笑不答！

這可給「黑衣劍叟」大大的下不了台了！

只見他濃眉倏竪，雙目暴射神光，右掌一探黑衫腰際——

「嗆——啷——」一聲脆响過處，「黑衣劍叟

」掌中已然多出一支晶光四射的乳白玉色長劍！

「小子，老夫此劍已有十年未用，今朝正好借你發發利市……」話音未落竟然舉劍直削周孝全！

高天弘嘿然一笑，正待伸手格劍，周孝全已然笑聲一歛，搖頭道：「大哥，讓小弟試試這老狗究竟有多少斤兩吧！」

左掌一翻，戟駢五指，迅快地直往那「黑衣劍叟」拔劍的右手點去，同時身軀一側，業已讓開「黑衣劍叟」削來的長劍！

「黑衣劍叟」目睹這黑衣少年如此托大，心中更是有氣，長劍斜挑，閃過周孝全的指力，一招「蒼鷹掠羽」，幻起漫天劍影，將周孝全全身罩定，口中却又同時暴喝一聲道：「小子，你若再不亮劍，當心死無葬身之地！」

周孝全身在對方劍影之中，冷冷一笑道：「憑你這塊廢料，還用不着你家公子用劍……」

冷笑聲中，但見他指點，掌拍，迅快無比的脫出了「黑衣劍叟」柴洪那威力無比的劍影之中！

「如何？老狗，你也嘗嘗你家公子的指力吧……」周孝全喝聲未已，右手食中兩指，已閃電般發出五招絕學！

這五招指力之強倒是「黑衣劍叟」生平僅見！連高天弘也忍不住高聲叫道：「兄弟，好指力……」周孝全黑衣飄飄，朗笑應道：「謝謝大哥讚譽……」

眨眼之間，又是三指點出！

「黑衣劍叟」柴洪，一身武功之高，在武林中也可列為一流高手，可是，他却沒有想到，今天却遇上了更頂尖的人物而且又是十七八歲的大孩子！

他只覺得這黑衣周姓少年的指法，飄忽不定，却又堅逾百煉精鋼，重若泰山，每一指點來，都帶着一縷形同實質的眞炁，迫得自己硬用長劍封架，依然無法將對方這股眞力卸去！

「黑衣劍叟」心頭大為駭然，迫得施展全力應付……

周孝全優雅瀟洒的左一掌，右一指，倏而在東，忽而在西，只見滿天均是指力掌影，三丈之內，勁氣迫人！

「黑衣劍叟」則是一副狼狽之像，那根三尺白劍，左支右絀，前遮後攔，步履錯亂，了無章法可言！

片刻之間，「黑衣劍叟」已是汗如雨下……

婁芸芸在旁看得心中忐忑不安，她此時已經約莫看出了一些這位黑衣少年指法的來歷！

她有心喝退「黑衣劍叟」，却又怕弱了「洞庭四怪」的名頭！

但是，她若不再喝退「黑衣劍叟」，則這老兒恐怕難免受傷……

就在婁芸芸尋思未定之際，激鬥中的兩人，已然分出強弱！

周孝全在攻出十七指之後，忽地俏目圓睜，清嘯一聲，右手五指變點為抓，使了個極快極玄的擒拿手法，電快的纏向「黑衣劍叟」持劍的右手！

「黑衣劍叟」大大一驚，左掌橫格周孝全右手，右臂一曲，抽劍入懷，閃身連退五步……

但聽一聲怒叱：「撤手……」

一聲「嗆……啷……」之聲入耳，「黑衣劍叟」柴洪的那支白玉長劍，已然脫手跌落塵埃！

「黑衣劍叟」雙目無光面無人色的呆立當地！

周孝全一隻宛如玉脂般的右手，正平放在「黑衣劍叟」胸前一寸之外，只要他微一用力，「黑衣劍叟」必將喪命當場！

此刻佇身院中的羣雄，無不咋舌變色，心中驚駭萬狀……

他們想不到這位毫不知名的黑衣少年，竟然在二十招不到，逼得這位「洞庭四怪」之首，棄劍受辱！

婁芸芸則在她芳心之中，閃電般……

高天弘這時却朗聲大笑道：「兄弟，好指法，饒了這老兒吧，咱們用不着傷人……」

周孝全聞言，淡淡一笑，收回那隻貼在「黑衣劍叟」柴洪胸前的右手，扭頭一笑道：「小弟遵命……」話音一頓，倏地目射寒光，向「黑衣劍叟」冷冷一笑，不屑地喝道：「若非高大哥講情，老狗，今天你已經死定了……」

話落，竟然轉身拾起那支玉色長劍，摔給「黑衣劍叟」，又道：「接住，你也眞辱沒了這支神劍！」說罷，這才緩緩走到高天弘身側！

高天弘微微一笑道：「兄弟，你眞行，這身武功之高，可眞令愚兄欽佩不已！」

周孝全低聲笑道：「螢火之光，怎比大哥中天皓月……」

兩人對答未已，婁芸芸已蓮步姍姍，走上前來，低笑道：「周公子，芸芸可否請敎公子一事？」

周孝全似是對這位「痴情香妃」婁芸芸極為厭惡，聞言劍眉一聳，冷冷應道：「不要臉，誰要理妳……」婁芸芸聽得一怔，她委實想不出這姓周的為何這等對自己彷彿有着深仇大恨一般的嫌惡！

高天弘也聽得甚為奇怪，不禁脫口道：「兄弟，你就聽一聽這妖女要說什麼吧！」

周孝全橫掃了高天弘一眼，似是甚為委曲的低聲道：「好吧！妳快說，本公子可沒多大耐性……」婁芸芸雖是心中怒極，但却強自忍耐，柔聲道

：「周公子尊師，可是北海光明島主阮前輩的夫人，『降龍神劍』金前輩？」

高天弘聞言，神色一怔，暗道：「好哇，這老弟可眞是來頭不小……」

周孝全聞言，却雙目一瞪道：「妳怎麼知道……」他似是發覺自己這句話答復的不够硬，不够狠，竟是改口喝道：「是又怎麼樣？」

婁芸芸微微一笑道：「芸芸果然未曾孟浪，否則就眞要遺憾終身了……」

周孝全聞言一怔道：「妳說什麼？」

婁芸芸笑道：「芸芸因見周公子的這套指法，甚似金師伯『降龍十八指』，故此有心一問，不想果然公子乃是金師伯傳人，芸芸眞是高興得很……」

她話音頓了一頓，瞟了高天弘一眼，又道：「周公子，芸芸跟公子可算不得外人……」

周孝全冷冷一笑道：「誰知道妳不是胡說八道？哼，妳安着什麼心思，只道我不曉得麼？婁芸芸妳別作夢了！」

婁芸芸淡淡一笑道：「家母與金師伯同門習藝，周公子既是金師伯的傳人，當然算不得外人，芸芸年事稍長，叫公子一聲小師弟如何？」

周孝全皺眉急道：「閉口，誰要妳討好……」

婁芸芸依然含笑道：「小師弟，你縱然再怎樣地沖撞與我，我也不會生氣的，否則，要是被金師伯知道，我這做師姐的，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啊……」婁芸芸話音又是一頓，目光轉向高天弘道：「高公子，你勸勸這位小兄弟吧！」

高天弘劍眉一皺，轉頭看了周孝全一眼，還沒張口，周孝全已冷冷一笑道：「高大哥，別的事小弟都可遵命，只有要小弟跟這位淫婦說話，却不可能，請恕小弟方命之罪……」

高天弘搖頭一笑道：「兄弟這等堅持，愚兄自不勉強！」他轉頭向婁芸芸笑道：「婁芸芸，我這位兄弟似是非常討厭妳，也許這就是緣份吧！」

婁芸芸妙目連轉，搖頭笑道：「高公子說得對，芸芸只好自認福份太薄，不能跟周師弟相聚歡談了……」她頓住話音，一指天色道：「公子與小師弟且入大廳稍坐個把更次，待得天明，芸芸派船恭送公子與小師弟出湖如何？」

高天弘劍眉一揚，正要答應，不料周孝全已冷冷喝道：「不必！」

婁芸芸聞言，粉面之上，立即現出一絲殺氣！

高天弘也聽得一怔，低聲道：「兄弟，沒有船咱們能走麼？你……」

周孝全突然恨恨地說道：「要等，大哥儘管請等，恕小弟不陪！」說着，就要轉身離去！

高天弘搖頭一笑道：「兄弟別急，你要走，愚兄也走就是——」

周孝全這才一笑道：「好呀！高大哥，咱們這就走吧！」

高天弘點頭一笑，道：「好……」

但是，高天弘口中雖是答「好！」心中却不住尋思道：「難道咱們眞要施展『登萍渡水』的功夫，渡過這等百里距離嗎？只怕……」

周孝全却似未曾考慮及此，說要走，就要走，只見他一拉高天弘，轉身就向廳外的寨門走去！

婁芸芸眼中微現失望之色，心中冷笑連聲但她表面之上，並無表示，只木然望着兩人携手而去！

「勾魂仙女」秦香君，低聲問道：「香妃，要不要用『毒焰神火』……」

婁芸芸眉梢略現煞氣，竟然緩緩的伸手接過「毒焰神火」筒，右手一扭筒底的機括，正待揮臂擲出——驀地，一聲低喝傳來：「使不得！」

那位「君山四老」之一的「鐵拐翁」，閃電般飄身而來，一拉拉住婁芸芸那甫自抬起的右臂，冷冷說道：「香妃不嫌太過造次了嗎？不說高公子的兩名手下不會饒妳，只怕『降龍神劍』金女俠也不會饒你吧！」

婁芸芸聽得心中大震，暗道：「可不？方元忠、凌神姥，再加上一位金師伯，只怕自己縱能調盡三山五岳的高手，也不堪與對方一擊……」

她低嘆一聲，關上了「毒焰神火」的機括，沉聲說道：「鐵世叔，芸芸一時不忿，幾乎釀成大禍了……」

「鐵拐翁」冷冷一笑道：「姑娘，趕快叫人備船，送公子等離去吧！」

婁芸芸點頭一笑道：「芸芸遵命……」

說着，立即命人備船，但是，那位「黑衣劍叟」柴洪却快步上前，滿面殺機的喝道：「香妃，妳不是邀約我等為妳報那毀家之恨嗎？這高天弘既是送上門來，香妃為何又任其離去？」

婁芸芸聞言搖頭一笑道：「柴老哥，讓他走吧，今日之局，若是眞個反目動手，只怕你我縱有百人，也非高天弘之敵……」

「黑衣劍叟」聞言不信道：「香妃，高天弘血肉之軀，豈能抵得過『毒焰神火』之威……」

婁芸芸搖頭一笑道：「柴老哥，連我也拿不定『毒焰神火』能否傷得了他們啊！」

「黑衣劍叟」皺眉道：「香妃，妳太過看重對方了！」

婁芸芸搖頭道：「柴老哥，你可知高公子是何人弟子？」

「黑衣劍叟」道：「誰的弟子？老朽想不出…

：」婁芸芸低聲道：「高公子乃是南海忘我聖僧的傳人啊！」

「哦！」「黑衣劍叟」呆了！

他想不到高天弘乃是武林中第一聖僧的傳人，婁芸芸所說「毒焰神火」是否可以傷得了高天弘之言，他倒眞也相信了！

婁芸芸淡淡一笑，向「黑衣劍叟」道：「柴老哥，咱們還得另外計較一番了！」

「黑衣劍叟」點頭道：「正是，正是，老朽那三位師弟，明日即可歸來……」

這時「鐵拐翁」冷冷一笑道：「柴洪，老夫先把話說個明白，你們在洞庭湖內如果妄殺無辜，當心老夫兄弟饒你們不得！」

「黑衣劍叟」雙目一瞪道：「少放屁，四怪鬥四老，已經鬥了二十年，你們又奈何得了四怪不曾？哼……」

「鐵拐翁」鐵拐一揚，怒道：「好，老夫今天就鬥你一鬥……」

「黑衣劍叟」也怒道：「誰還怕你……」

長劍一揮，飛身而上！

婁芸芸眼見「鐵拐翁」與「黑衣劍叟」勢將反目，連忙上前阻止，含笑道：「兩位請暫息怒火，芸芸還得仰仗兩位大力，如果已先行反目，那豈不是授敵人可乘之機麼？何況芸芸殺父弒母的大仇，還未現身呢？鐵世叔，柴老哥，請看芸芸苦命，暫時和衷共濟如何？」

「鐵拐翁」恨恨道：「哼！若非姑娘大仇待報，今天就饒不得這老小子！」

「黑衣劍叟」也冷笑道：「量你不敢……」

婁芸芸笑道：「兩位不必再說了，鐵世叔，你老能不能留此不走呢？」

「鐵拐翁」聞言，沉吟半晌道：「這……老夫委實難以決斷……」

婁芸芸忙道：「鐵世叔，芸芸身遭大難，鐵世叔如果不允相助，只怕芸芸這等不共戴天的殺父弒母之仇，永難得報了……」說着竟然珠淚奪眶而出！

「鐵拐翁」被她一哭，哭軟了心腸，搖頭一嘆道：「姑娘，妳若放棄對高公子的仇恨，老夫答應不走！」

婁芸芸聞言，心中大喜，口中却幽幽一嘆道：「芸芸但求得報親仇足矣……」

「鐵拐翁」淡淡一笑道：「這才對啊……」話音一落，突然目射寒光，又道：「姑娘，老夫在此留到姑娘親仇得報爲止，不過，老夫却不願多看什麼『洞庭四怪』的嘴臉……」

「黑衣劍叟」聽得怒意倏昇，正待反口相罵，婁芸芸已暗伸柔荑揑了「黑衣劍叟」一把，「黑衣劍叟」只好強忍了怒意，婁芸芸這才笑道：「芸芸準備一間靜室，供世叔居住便是……」語畢，回頭對「勾魂仙女」秦香君吩咐道：「速爲鐵世叔在後寨整頓一間雅室，多差婢女，小心侍候。」

「勾魂仙女」秦香君掉頭欲去。

「鐵拐翁」沉喝一聲：「且慢！」秦香君聞聲止步。

「鐵拐翁」面有怒色地向「黑衣劍叟」柴洪一瞥，再向婁芸芸慍聲道：「婁姑娘，老夫只是看在令堂份上，才加予援手，我住在君山時期，妳少叫『洞庭四怪』在我面前露臉，免得老夫生氣！」

「黑衣劍叟」正待發作，婁芸芸柔荑又拉了他一把，而且纖指在他手背上一陣撫摸，「黑衣劍叟」一時怒氣煞住。

婁芸芸含笑對「鐵拐翁」說道：「這點芸芸省得，世叔只管放心！」

「鐵拐翁」復又沉聲道：「還有，老夫住在這裏時期，妳得檢點一下如讓老夫看見什麼淫穢行爲，老夫少不得要爲令堂出手正正妳婁家的家風！」

婁芸芸聞言心中一凜，但面上却含悲楚楚地幽然道：「芸芸並非生性下賤，自甘墜落，此點已向世叔陳明，今蒙世叔教諭，芸芸定當遵行。」

「鐵拐翁」點頭含笑道：「這還差不多！」

目中寒光向「黑衣劍叟」一掃，鼻中一聲冷哼，這才相隨「勾魂仙女」秦香君而去。

「黑衣劍叟」早已對「鐵拐翁」態度不滿，只是一股怒火被婁芸芸遏止住，不由頓足恨道：「香妃，這君山水寨有我『洞庭四怪』在此，有何可懼，妃子妳何苦偏偏留下這個糟老頭兒，硬教我弟兄四人受他的氣。」

婁芸芸斜乜一眼，賣盡萬千風情，嬌笑道：「柴老哥，強敵當前，多一個人就多一分力量，你多忍讓一點，我一定有厚報的。」

「黑衣劍叟」被婁芸芸一陣媚眼軟語所迷，頓時魂靈出竅，怪聲道：「香妃在我這水寨中住下，確實已給我招惹了不少強敵，要我兄弟四人賣命倒無所謂，香妃，妳是明眼人，妳不會讓我們白費心力的吧！」

婁芸芸閱人多年！聞言一陣嬌笑，浪聲道：「柴老哥，你何必轉彎抹角地買關子，芸芸來此打擾不能不有所補報，放心，我芸芸對你兄弟四人一視同仁，你們可不能飛醋鬩牆啊！」說完又是一陣嬌笑，只喘得渾身搖擺，顫抖不已。

「黑衣劍叟」只看得眼中冒火，趨前細聲道：「在下忝爲老大，可否讓在下佔個先手？」

婁芸芸嬌笑道：「當然可以，今夜三更到我寢

處。」說着，語氣一沉，低聲道：「請柴老哥吩咐爲高天弘等二人備舟相送。」

「黑衣劍叟」此時已是渾身酥軟，那能不唯命是從，揚聲向手下吩咐道：「快去備舟相送高天弘與周孝全二人。」

「痴情香妃」婁芸芸匆匆趕到後寨，招來「勾魂仙女」秦香君，問道：「我的寢宮安頓好了沒有？」秦香君笑道：「早已安頓好了，是不是想要安歇了？」

婁芸芸搖搖頭，低聲道：「今夜妳到我寢宮去睡，若是柴洪前來尋歡，不要拒絕，妳今晚好好樂一樂！」

秦香君一向都是吃殘食，忽見芸芸教自己去擋這陣，頗有些茫然不解的問道：「怎麼？香妃妳不要？」

婁芸芸頗爲得意地道：「這叫做『欲擒先縱』，正需要他們兄弟四個賣命的時候，怎可輕易讓他嚐到甜頭，再說，柴洪已然年逾五十，誰知還中不中用，要是一支銀樣蠟槍頭，豈不令人掃興！」

秦香君這才明白，含笑點頭而去。

× × ×

高天弘與周孝全聯袂出了水寨聚義廳，逕向湖邊奔去。

兩人走到湖邊，望着一望無垠的浩瀚烟波，不覺都楞住了。

高天弘淡淡一笑，對周孝全說道：「周老弟，這君山位於八百里洞庭的湖心，我二人如何返回岳陽？」

周孝全笑道：「我實在不願再對那個賤女人多看一眼，所以才迫不及待的要走。」

高天弘詫問道：「周老弟莫非和婁芸芸有點過節？」

周孝全搖搖頭道：「不！我根本沒有見過那個下賤女人！」

高天弘更感奇怪，忙道：「奇怪，我看你好像對那女人恨之入骨似的。」

這一問，使周孝全一陣忸怩，幸虧天尚未明，黑沉沉地看不見他臉上紅霞。

周孝全一定心神，泰然地道：「我一看到那賤女人對人怪聲怪氣地說話，我心裏就有氣。」

高天弘不覺失笑道：「原來是爲這個，看來周老弟倒是個嫉惡如仇的正人君子哩！」

兩人正說着話，忽見兩人手握火炬飛馳而至。

來人乃是兩個疾服勁裝的精壯漢子，奔到面前，氣喘吁吁地道：「二位請稍待，在下奉命爲二位備舟。」

高天弘輕揮衫袖，道了聲：有勞！眼光倏忽向周孝全一瞥。

周孝全趨前低聲道：「高兄，莫非那賤人在弄什麼鬼計？」

高天弘也低聲道：「不管她，了不起弄個膠船覆舟的把戲，反正我們是準備要施展『登萍渡水』而過的。」

精壯漢子撮唇一聲長嘯，隨聲自港灣中搖出一艘單篷雙槳快艇。

快艇一攏岸，高天弘掉頭對兩個精壯漢子說道：「回去稟報，說高某多謝了！」

話聲中，一拉周孝全手腕雙雙飛縱舟中。

高天弘落舟藉勢運勁，那小艇如離弦之箭，筆直地向湖心射去。

此時，周孝全的手仍然握在高天弘的手中，舟行正速，高天弘不覺的手握緊，只覺得那隻綿手柔若無骨，凝滑無比，不自禁地多揑了幾揑！

這一揑不打緊，只揑得周孝全心懷小鹿似的，狂跳不停。

周孝全驚「呀」一聲道：「高兄，操舟的原來是兩個靑衣巧婢哩！」

高天弘一看，果然不錯，船首一個，運槳如飛，船尾一個當櫓執舵，兩人均約莫二十上下，着一色滾綉靑衣，頭上靑絲垂肩。

高天弘笑道：「管這些幹什麼？咱們入艙坐下吧！到岳陽怕要天明了。」

兩人入艙坐定，因船艙狹窄，兩人緊緊地擠靠着，頓時一股如蘭似麝的香味直撲高天弘的鼻中，薰人欲醉。

高天弘不自禁忖道：「怪不得這位周老弟脂粉氣味太濃，原來他是跟從『光明島主』的夫人習藝長大的。」

周孝全與高天弘擠靠在一起，雖有些不大自在，但心裏却也無限滿足，輕笑一聲說道：「同行數日，小弟竟不知高兄是當下赫赫有名的『中原第一劍』，眞是失敬得很。」

高天弘喟嘆一聲道：「盛名累人，愚兄已因爲這一名號弄得四面樹敵，有何可喜！」

周孝全讚道：「高兄這種虛懷若谷的謙虛氣度，實在令人折煞，依小弟看來，盛名並不累人，盛名之下，不知上進而故步自封，那才可怕哩！」

這分明是激勵之言，高天弘心頭萬分感激，抬手將周孝全往懷中一摟，激昂地道：「多謝周老弟勉勵，値茲武林動盪之秋，愚兄當好自爲之。」

高天弘不過是情緒激動，不自禁地摟住了身旁的周孝全，而周孝全却心懷鬼胎，不由面上一陣火熱！

高天弘立有所覺，伸手一摸，周孝全面上燙熱如火，訝聲問道：「好燙人，周老弟莫非有些不舒服？」

周孝全面孔被高天弘一摸，更不自在，支吾着道：「沒……沒有什麼，只是太熱了！」

說着，又從高天弘懷中掙脫出來，低聲喘息。

高天弘一時大爲不解，怔怔地看着周孝全，兩眼發直。

一陣晨風迎舟撲來，清爽可人，這才解了周孝全如焚身般的熱燥。

兩人也不再答話，各自靜坐，運氣調息。

輕舟快槳，在天明前，已抵岳陽。

二人登岸，仍循原路奔回隆興客棧。

客棧中一片靜寂，旅人及店家均在尋夢，兩人輕聲掩進自己房內，取火燃燈。

高天弘一面解脫長衣，一面笑道：「周老弟，我們都該休息一下了，天明後還要趕路呢！」

周孝全不但未解衣就寢，反而帶臉掉過去，眼望着窗外道：「高兄請先睡吧！小弟並不累！」

高天弘心裏想：看你忸忸怩怩地，眞像是一個女孩子！但口裏却沒說出來，兀自解衣答道：「那麼愚兄先睡下了！」說完儘自擁被而臥。

周孝全揮熄案上之燈，凭窗獨坐，面對萬傾碧波，點點漁火，不禁興起一片遐思，也夾雜着一縷愁緒。

照理說，周孝全能有高天弘這樣的俠侶，結伴遨遊江湖，應該是意滿興足，但相反的，他却似是被一種莫名的情緒困頓住了，不時，獨自沉吟，低低太息。

天色在天明前這一刻，特別暗，也特別靜，周孝全經過反覆地思索，紊亂的心情也靜了下來。

驀然，一道暗影穿屋越脊直奔隆興客棧而來。

周孝全意動警生，暗閃窗帘之後，注目盯視！

不需片刻，來人已到眼前，畧一探視，便閃身穿窗而入。

來人落地無聲，足見其具有上乘輕功，探視床上酣睡的高天弘，鼻中輕哼一聲，反手拔出背上長劍。

周孝全一聲低哼，右手食、中二指駢射電出，點向來人握劍右腕脈門。

來人不想「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方待舉劍直刺床上熟睡的高天弘，突然身後勁風襲到。

所謂「兩害相衡取其輕」，來人不敢造次，猛一收劍沉腕，身形霍轉，手中長劍，宛如出洞靈蛇，盤空一劃，削向周孝全手指。

這一招既俏又辣，周孝全趕緊抽勁收勢，身法左騰，連發三指，分襲來人「肩井」「期門」「氣海」三穴。

來人已知遇到高手，不敢戀戰，手中長劍一緊，「刷，刷」聲中，連攻五劍，尋得一絲空隙，穿窗而去。

周孝全關心床上高天弘的安全，不敢力追，聽任來人逃走。

床上熟睡的高天弘忽然一躍而起，笑聲道：「倒便宜了這個丫頭了！」

周孝全想不到方才要挺劍行刺的竟是個女人，疾聲問道：「莫非是婁芸芸隨後追來了？」

高天弘輕笑道：「不要寃枉婁芸芸，方才不是她！」周孝全驚問道：「那是誰？」

高天弘正色道：「列爲武林『化外八奇』中『落英宮』首席大弟子『凌波仙子』黎茹！」

周孝全聞言一驚，不怪方才對方劍法凌厲，如果不是對方心懷鬼胎，急於離去，還不知誰勝誰負哩，想到此處，不由一聲喟嘆，低廻地道：「高兄的仇家何其多？而且都是女的！」

這句話問得似乎另有弦外之音，高天弘不由一怔，淡淡地答道：「愚兄與『凌波仙子』從無仇恨，想是因嵩山論劍開罪了她，才會負夜行刺，唉！誰不好名，不能怪她！」

周孝全又以埋怨的口吻道：「高兄方才睡得太沉了，若非小弟在旁，豈不要……」

底下的話應是「傷在那斯劍下」，可是，周孝全深恐傷了高天弘的自尊，把底下的話嚥在喉頭，沒有說出。

高天弘可沒有注意到周孝全的體貼和關心，朗笑一聲道：「周老弟，愚兄還怪你方才多管閑事呢！如不是你及時發難，迫得『凌波仙子』抽劍而退，恐怕黎茹那丫頭早已被愚兄擒下了。」

這一句話大大地損傷了周孝全的自尊，想不到自己多情的關注，換來的竟是無情的揶揄，一時百感交集，心中暗恨道：「高天弘啊！高天弘！你雖是一個鐵錚錚的漢子，却也是個無情無義的郎君，不怪有那麼多的女人恨你了！」心裏想着，淚水不禁盈眶，小嘴張得大大的，但終於却說不出一句話來。

周孝全突然落淚，高天弘一時駭然，茫然地道：「周老弟，你怎麼了？」

周孝全原來還強忍悲楚，經這一問，那盈眶淚水，直如斷綫珍珠般簌簌而落。

高天弘更加茫然了，瞪眼看着那張兩靨梨花似的面孔，不由一怔！

突然，高天弘的記憶之窗打開了……

（以下轉入第一五八頁）

過關刀

心雄刀快闖鬼谷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無影刀」楚雲彪在墳場遭人暗襲，昏了過去，迨醒來，發覺身處荒郊，被人在後面操刀架在頸項，向他迫問，楚雲彪把日來經歷詳細說出，那脅迫他的人便放他離去，他回到金陵武館，知道尙大農仍未回來，翌日乃率領金陵武館七十多門徒，前往墳場搜尋尙大農下落，經一日窮搜，終無發現，楚雲彪下令收隊，臨別留下魏靈玉潛伏墳場，窺伺動靜，楚雲彪回到金陵武館後，命人在武館中四下放哨，二更後，他亦飛身屋簷，暗視四週，歷一個更次，未見有何動靜，遂又躍下屋來，直向兄嫂夏美鳳住房外走去——

夏美鳳的房外，已換了另四個門徒在把守，楚雲彪一一問過話，得知無事，乃又轉向各處巡視。

最後，來到了院後柴房。

這間柴房，卽是那天小蠻牛「上吊」之處。

楚雲彪一眼見到柴房時，心頭就爲之一震！

因爲，他發現柴房的門半開着，早先他曾來柴房看過，那時柴房還是關得好好的呢！

有敵人潛入柴房？

或者，那門是被風吹開的？

不！柴房的門開關時，都會磨擦着地面，如非強風，是吹不開它的！

楚雲彪一念至此，再不遲疑，連忙輕輕撤出單刀，提輕腳步潛行到柴房門邊蹲了下來，凝神諦聽起來。

聽了一會，却聽不出一點聲響。

哼，莫非敵人已經走了？

如果敵人已經離開柴房，他將會去何處呢？

當然不是找自己，便是找兄嫂夏美鳳母子！

楚雲彪想到這一點，更加不敢怠慢，立卽一揚腳，「砰！」的一聲，踢開了柴房的門，緊接着閃身而入。

運目一望，頓時面色大變！

柴房中果然有人！

但不是敵人，而是尙大農的一個門徒！

他的情形，和小蠻牛完全一樣，一根繩子套着他的頸子，雙目圓睜，舌頭吐出，筆直的懸在樑上，看上去已氣絕多時了！

楚雲彪心中震駭已極，脫口叫道：「天哪！」

然後，他沒有多停留，立時倒縱退出柴房，返身朝院中疾奔。

因爲，他已確知敵人潛入館中，而敵人既然已不在柴房中，不是已經逃出，便是侵入院內，因此他必須立刻去阻止敵人的進一步行動。

奔前數步，尙大農的兩個門徒已聞聲迎面趕到，齊聲驚問道：「楚師叔，發生了甚麼事？」

楚雲彪急聲道：「敵人已潛入館中，在柴房內殺害了一個兄弟，你們快去通知大家起來搜敵！」

語畢，縱身疾起，有如一縷輕烟，飄向院中。

轉眼間，已奔回到兄嫂夏美鳳的房外，只見守在門外的門徒，仍抱刀而立，似無任何發現。

楚雲彪急問道：「有沒有發現敵人？」

那門徒一楞道：「沒有啊！」

楚雲彪趨前敲門，喊道：「嫂子！嫂子！妳請醒一醒……」

房中的夏美鳳顯然未曾睡着，立時應聲道：「雲彪叔，甚麼事情？」

楚雲彪道：「有敵人侵入館中，又在柴房內殺害了咱們一個兄弟！」

夏美鳳驚啊一聲，旋聞一陣蟋蟋蟀蟀的穿衣之聲，接着房門一開，抱着一龍走出，滿臉驚駭的問道：「敵人呢？」

楚雲彪道：「尙未發現，可能已經走了，也可能尙潛伏在館中。」

夏美鳳道：「快去瞧瞧！」說着，搶先向後面柴房走去。

楚雲彪仗刀緊隨其後，一邊走一邊游目搜望，提防敵人突然現身襲擊。

這時，全館門徒均已驚醒，紛紛抄刀奔出房間，開始在各處搜索敵人，整個武館頓呈緊張起來。

夏美鳳問道：「被殺害的是哪一個？」

楚雲彪道：「小弟叫不出他的姓名。」

夏美鳳又接着問道：「敵人是用何手法殺害他的？」

楚雲彪道：「跟小蠻牛一樣！」

夏美鳳臉色一變道：「又是吊死的！」

楚雲彪道：「正是！」

說話間，兩人已走到柴房外。

這時，已有十幾個門徒，圍聚在門口喧嚷咒罵着，人人神色憤慨，又驚又怒。

夏美鳳冷然道：「你們快去搜索敵人，不要站在這兒窮嚷！」

那十幾個門徒一聞此言，才一鬨而散，分頭搜索敵人去了。

夏美鳳走入柴房一看，不由泫然落淚，道：「他是蔡三郎，是我的表弟……」

楚雲彪一刀揮出，斬斷上面的繩子，左手接住蔡三郎墮下的屍體，使他仰躺下來，然後解下套在他頸上的圈套，凝聲道：「他的身子已呈僵硬，分明已死去半個時辰之久……」

夏美鳳蹲下身子，伸手一撫蔡三郎的雙目，使他閉上眼睛，神情悲傷地道：「三郎表弟這一死，我眞不知該如何去向我姨丈解釋才好？」

楚雲彪垂頭一嘆，道：「小弟防患不力，十分慚愧！」

夏美鳳哽咽道：「我這表弟，今夜也曾輪值守夜麼？」

楚雲彪道：「是的，小弟派他把守後門，原以爲敵人若來，對象必是小弟或嫂子，因此，小弟就藏身於內廳簷上守望，却沒想到敵人又對兄弟們下手……」

夏美鳳慘笑道：「看這情形，對方當眞要逐一誅滅我們金陵武館的人了！」

楚雲彪忽然想起對方可能又在死屍身上留下字柬，當下伸手探入蔡三郎的胸懷掏摸，果然摸出了一封信箋，一看上面有「無影刀楚雲彪啓」七個字，不由冷笑道：「哼，果然是衝着小弟來的！」

夏美鳳急道：「快拆開看看！」

楚雲彪拆開信封，抽出裏面的信箋，展開一看，只見白箋上寫着如下數語：

「楚雲彪：你如不願看見尙大農的妻子及門下逐一被殺，須卽前來河南鬼谷領死！

地獄公主甄賈谷蘭白」

字體與前相同，是出自女人的手筆！

夏美鳳也同時看到了那張信箋上的文字，不禁吃驚地道：「又是地獄公主甄賈谷蘭！怎麼又是她呀！」

楚雲彪亦感萬分迷惑不解，緊皺雙眉道：「是的，照說她應該明白咱們已知她是假的甄賈谷蘭，自然不應再署名爲甄賈谷蘭才是……」

夏美鳳恨聲道：「也許並無假的甄賈谷蘭，這個殺害咱們兩兄弟，一再要你們兄弟前去領死的女人，就是此刻躺在墳墓中那個甄賈谷蘭不錯！」

楚雲彪搖搖頭道：「不，如果這個署名爲『地獄公主甄賈谷蘭』的女人就是墳墓中那一個，昨夜那個神秘人物就不會釋放小弟了。」

夏美鳳道：「但如果這一個是假的，她何以仍要冒用甄賈谷蘭之名呢？」

楚雲彪道：「也許她是故意如此……」

夏美鳳冷笑道：「怎麼說？」

楚雲彪道：「也許她想借刀殺人，要利用小弟去對付那個眞的甄賈谷蘭，又也許她冒用甄賈谷蘭之名並無特殊用意，只想困擾咱們而已。」

夏美鳳道：「那麼，她前一封信要你們兄弟去酆都森羅殿領死，這一封信却要你去河南鬼谷領死，如此反覆無常，又是何意思？」

楚雲彪道：「小弟也是想不通她改變地點的用意。」

夏美鳳問道：「你去不去？」

楚雲彪點頭毅然道：「當然要去！」

夏美鳳道：「你不以爲這是她的一種調虎離山之計？」

楚雲彪苦笑一下道：「大概不是，妳看今夜小弟守在館中，結果仍被她殺害了一個兄弟，如果她想殺全館之人，似乎用不着調開小弟！」

話聲一頓，繼道：「如今她既有信息來，爲了解救師哥，不管她佈下任何陰謀詭計，小弟仍要去闖一闖！」

夏美鳳輕嘆一聲道：「我仍然覺得墳墓中那個甄賈谷蘭很有可疑……」

楚雲彪道：「不，如果是她，那麼她殺人的目的只有一個，卽是在殺人滅口，而要殺人滅口，就決不會用自己的眞姓名！」

語至此，收起信箋，站了起來。

此刻，他的臉上有着無比堅毅之色，雖然他對敵人還一無瞭解，但是他却已下定決心，決與敵人周旋到底。

這時，尙大農的門徒已紛紛回到柴房來，都道未找到敵人，也未發現有其他傷亡。

楚雲彪吩咐幾個門徒開始料理蔡三郎的後事，又命幾個留在柴房看顧，便與夏美鳳離開柴房，往院中走來。

夏美鳳嘆道：「雲彪叔打算何時動身？」

楚雲彪道：「小弟希望天亮就走，只是嫂子和兄弟們——」

夏美鳳挿口道：「雲彪叔只管放心前去，這裏的一切，我自會料理。」

楚雲彪道：「小弟認爲仍應將兄弟們遣散爲佳，嫂子意下如何？」

夏美鳳道：「好的，等辦完三郎表弟的後事後，再遣走他們便了。」

楚雲彪對夏美鳳問道：「嫂子也將去魏靈玉的家暫住？」

夏美鳳點點頭道：「是的……如果不是爲了一龍這孩子的安全，我很想跟隨雲彪叔前去會會那敵人！」

楚雲彪道：「這可不必了，由小弟一人前去就行了。」

夏美鳳道：「雲彪叔也要格外小心，對方要雲彪叔去鬼谷，想必又有一番安排。」

楚雲彪道：「小弟自會小心。」

夏美鳳道：「信箋中說的那座鬼谷，不知是怎麼個情形？」

楚雲彪道：「小弟未曾去過，不甚瞭解，據說鬼谷在河南登封縣東南，爲六國時鬼谷先生所居之地。」

夏美鳳幽幽一嘆道：「這個女人眞是鬼氣森森，先是要你們兄弟去鬼都，現在又要雲彪叔去鬼谷，難道她眞是一個女鬼？」

楚雲彪冷哼一聲，冷笑道：「她是一個活的女鬼！」

兩人進入內廳坐下，夏美鳳把酣睡的兒子一龍放在一旁，又道：「那座鬼谷距此不知有多遠？」

楚雲彪畧作估計之後，答道：「約有一千餘里，大概十一、二天便可到達。」

夏美鳳道：「那麼，一個月之後，雲彪叔如未回到此處……」

楚雲彪接口道：「那就表示小弟已遭不測，那時嫂子可帶一龍走避他鄉隱居，然後慢慢暗訪敵人踪跡，待一龍長大之後，叫他爲父報仇。」

夏美鳳戚然道：「但願不致如此……」

談話間，天色漸亮了。

楚雲彪正想回房打點行裝，忽見魏靈玉快步走入廳中，不由神色一振道：「啊，你回來了！」

魏靈玉臉上掛着一片驚駭之色，一面向師母和楚雲彪行禮，一面急問道：「師母，楚師叔，聽說蔡師弟遇害了？」

夏美鳳默然點了點頭。

魏靈玉又問道：「殺蔡師弟的人，又是那個『地獄公主甄賈谷蘭』？」

楚雲彪答道：「正是。」

魏靈玉叫道：「那一定是假的！那個眞的甄賈谷蘭昨夜並未離開墳墓！」

楚雲彪早就斷定殺害小蠻牛和蔡三郎的是假的甄賈谷蘭，故聞言並不感意外，只問道：「昨夜你守在墳塲可有何發現？」

魏靈玉道：「有的！昨夜又有人去破壞甄賈谷蘭的墳墓，並把棺中的甄賈谷蘭殺了！」

楚雲彪心頭一震，不覺起立問道：「你親眼看見的？」

魏靈玉點頭道：「是的，昨夜弟子照楚師叔的指示躲藏在甄賈谷蘭的墳墓附近，到了三更時分，墳墓上突然出現了兩個蒙面人——」

楚雲彪截口問道：「看得出他們是誰麼？」

魏靈玉搖頭道：「看不出，從他們的話聲推測年紀似乎都在六旬以上，一個身材雄偉，一個有些矮胖，他們出現之後，立刻動手掘墳，很快就將棺木掘出，那個身材雄偉的蒙面人立刻就要開棺，那個身材矮胖的蒙面人阻止了他。他說：『且慢，咱們既是來察看她是不是僞死，就該防着她一些！』那身材雄偉的蒙面人笑道：『嵆兄以爲，她若是僞死，有可能躲在棺中麼？』那矮胖的蒙面人搖頭笑道：『不，活人被埋在墳墓中是不可能生存的，如果她是僞死，她必然已不在棺中，如果她在棺中，那便表示她確已死亡。』那矮胖蒙面人道：『還是謹愼一些的好，須知咱們派來偵察的兩個人已經失踪了。』——」

楚雲彪脫口道：「說的必是韋、龍二漢子；如此看來，韋、龍二漢子與他們必是同黨，而他們的身份地位必在韋、龍二漢子之上，因此才用一個『派』字。」

魏靈玉道：「是的，必是如此！」

楚雲彪道：「之後呢？」

魏靈玉道：「那身材雄偉的蒙面人聽了矮胖蒙面人之言，似覺有理，便說：『好，先試探一下！』說着就拔出一柄長劍，劍尖朝下，對準棺蓋運力刺了下去！」

楚雲彪吃驚道：「那一劍估計可刺中甄賈谷蘭的那一部位？」

魏靈玉道：「心窩！」

楚雲彪道：「棺中的甄賈谷蘭，有沒有發出慘叫？」

魏靈玉道：「沒有，那一劍刺得很快，如是正中心窩，她那裏還叫得出來！」

楚雲彪道：「好，繼續說下去。」

魏靈玉道：「那身材雄偉的蒙面人一看棺中毫無動靜，就笑着說：『嵇兄你看，沒有甚麼啊！』那矮胖蒙面人道：『凡事謹愼一些，總是好的，現在把劍拔出，打開棺蓋來看看吧！』那身材雄偉的蒙面人，於是拔出長劍，然後用手指將棺蓋上的鐵釘，一一拔出，看他那毫不費力之狀，顯然是武功十分了得。」

楚雲彪道：「他們交談的每一句話，你都不要漏掉，詳細說出來。」

魏靈玉道：「是，那身材雄偉的蒙面人接着輕輕揭起棺蓋，矮胖蒙面人隨卽亮火摺子察看棺中的情形，他們看了幾眼後，矮胖蒙面人嘿嘿一笑道：『看來咱們是太多疑了！』身材雄偉的蒙面人接口笑道：『可不是，不過，如果她是僞死，剛才我這一劍也已要了她的命了！』矮胖蒙面人沉吟道：『可是，咱們派來偵察的兩個兄弟，怎麼失踪了呢？』身材雄偉的蒙面人道：『可能是在偵察的時候，被對方的人撞見而遭殺害了。』矮胖蒙面人點點頭，表示同意他的看法，接着便把棺蓋蓋上，用手指壓下鐵釘，堆土掩埋起來。」

楚雲彪問道：「完了？」

魏靈玉道：「是的，他們把墳墓修復得與原來的樣子相同，就雙雙離去。」

楚雲彪皺眉道：「奇怪，怎麼有這種事情？」

夏美鳳問道：「雲彪叔發現甚麼可疑之處。」

楚雲彪閃動着一對星眸，沉吟道：「從這位魏兄弟的敘述，聽來似乎那兩個蒙面人在揭開棺蓋之後，確曾看到了棺中的甄賈谷蘭……」

夏美鳳點點頭道：「那是當然。」

楚雲彪道：「而且，他們見到的甄賈谷蘭必是死的——死於中劍之前！」

夏美鳳動容道：「不錯，如是中劍之後才死的，必有流血的現象，但從那兩個蒙面人的談話聽來，似乎他們並未發現甄賈谷蘭有流血的情形！」

楚雲彪神情激動地說道：「是啊！這不是太奇怪麼？」

夏美鳳沉思有頃，道：「也許，他們看到的甄賈谷蘭已非眞的甄賈谷蘭，而是一具由別處移入的女屍！那也就是說，甄賈谷蘭利用一具女屍來代替了她！」

楚雲彪道：「若是如此，那兩個蒙面人何以看不出來？」

魏靈玉捙口道：「甄賈谷蘭如用一具女屍來代替她，自然會將那具女屍的臉部化裝得與她一模一樣。」

楚雲彪一想有理，不由連連點頭道：「嗯，可能是如此……」

夏美鳳道：「這種推測如若不錯，那麼甄賈谷蘭已不在棺中，昨夜殺害三郎表弟的兇手，又有可能是她了。」

楚雲彪搖頭道：「不，小弟仍然覺得她不是殺害小蠻牛和蔡三郎的兇手，因爲她殺人的目的只有一個：卽是在保守她僞死的秘密，既然是爲了保守秘密，就不會用她『甄賈谷蘭』這個姓名。」

夏美鳳冷笑道：「雲彪叔始終認爲她是在殺人滅口？」

楚雲彪點頭道：「除此而外，她沒有殺人的理由！」

夏美鳳道：「我認爲不是！如果她要殺人滅口，她首先應該立刻下手除掉雲彪叔才對，但她並未這樣做，她先是要你們兄弟去鄮都領死，如今又要雲彪叔去鬼谷領死，這種措施，都與『殺人滅口』的理由不合，所以我認爲她殺害小蠻牛和蔡三郎，以及要雲彪叔去鬼谷領死的原因，絕對不是在殺人滅口！」

楚雲彪覺得她的分析頗有道理，不由注目問道：「然則，如果這個署名爲『地獄公主甄賈谷蘭』的女人確是那個曾在墳墓中僞死的甄賈谷蘭不錯，那麼她殺害小蠻牛和蔡三郎，以及要小弟去鬼谷的理由又是甚麼呢？」

夏美鳳道：「目前，我也不知道她爲何要殺人及要雲彪叔去鬼谷，但可假定爲她的這些行爲可能與師父的失蹤有關。」

楚雲彪道：「那未免太巧了，事情是因小弟無意間發現她的僞死而起的啊！」

話聲微頓，又道：「而且，假如說師父的失蹤與她有關，她應該是我們的敵對人物，既是敵對人物，那夜那個神秘人物怎肯放走小弟？」

夏美鳳似覺無法解釋，不由苦笑一下道：「我看，雲彪叔還是得走一趟鬼谷才能分曉了！」

楚雲彪起身道：「是，小弟這就回房去打點行裝。」

× × ×

騎着一匹紅鬃駿馬，楚雲彪離開了金陵城，取道西北疾進。

由於接連發生了許多離奇詭譎的事故，而他又一直處於被動的地位，因此這一路上他時刻警戒提防着，並暗中觀察有無敵人跟蹤。

但一連走了五、六天，都是風平浪靜，沒有人現身襲擊，也未發覺現有人跟踪尾隨。

這天，他已走到皖北與豫境交界的烈山脚下，走上一條樹林夾道的僻靜山路……

路，蜿蜒於烈山之下，十分崎嶇陡削，也許就因險仄難行之故，他策騎走了一大段路，都未遇上一輛馬車或一個行人。

日頭已漸偏西，沒有一點風，路旁的叢林靜靜的停滯不動，因此除了他的坐騎響着「得得」的淸脆蹄聲之外，四周顯得異常幽靜，靜得令人有些不自在。

楚雲彪忽然有一種「異様」的感覺，不覺探手握了握腰上的佩刀，凝神戒備着。

就在這時，一件東西映入了他的眼簾！

那是一張冥幣！

它被穿釘在一枝伸在路上的橫椏上，釘住它的，是一支喪門釘！

而且，冥幣上似有字跡！

楚雲彪心頭微微一震，連忙勒住坐騎，定睛一望，只見那張冥幣上寫的是「死路，行人止步」六個字，不禁面色一變，暗忖道：「哼，甚麼玩意兒？莫非有綫上人物在此兇殺或做案？不，兇殺不會選擇在道路上，做案也不會如此明目張胆，只怕又是衝着我楚雲彪來的……」

他沉思半晌之後，忽地微微一笑，一抖馬索，繼續驅馳前進。

走到釘着冥幣的橫椏下面，他一伸手將冥幣扯下，撕得粉碎，扔去路旁，冷笑道：「鬼谷未到，鬼嘍囉就先出現了？」

山路，愈來愈狹窄，兩邊的樹木，枝椏均向中間伸展，遮蔽着天空，光綫十分幽暗，眞有走入鬼蜮世界之感！

行約十來丈，情況來了！

一條黑影，驀然由樹梢上飄下，擋住了去路！

這人，年約六旬，身軀又瘦又高，面如瘦猴，顴骨高聳，一雙蛇眼和一對粗眉向下倒垂着，再加上身穿一襲黑袍，倒像是城隍爺座前的謝將軍！

楚雲彪自出道以來，見過的怪異人物不在少數，但像今天這個滿身鬼氣之人，却是初次見到，不由心頭微慄，當下勒停坐騎，靜坐不動，等着對方發話。

黑袍怪人雙目迸射着熠熠兇光，一面打量着他，一面口發「桀桀」怪笑道：「小子，你瞎了眼是不是？」

聲如破鑼，刺耳已極！

楚雲彪却未被他的氣勢唬倒，淡淡一笑道：「沒有，在下眼力甚佳，任何魑魅魍魎均能看的淸淸楚楚！」

黑袍怪人面孔一沉，道：「不然，你是不識字的？」

楚雲彪含笑道：「在下讀書不多，有些文字確是不識得。」

黑袍怪人道：「冥幣上的那六個字，你也識得麼？」

楚雲彪道：「那六個字，在下倒是識得，只是它帶着一些邪氣，容易嚇着路人，因此在下就把它撕碎了。」

黑袍怪人面容一獰，咧口發出一陣令人毛骨悚然的桀桀怪笑，然後一字一字道：「很好，你小子叫何姓名？」

楚雲彪道：「敝姓楚，草字雲彪。」

黑袍怪人粗眉一揚道：「無影刀楚雲彪？」

楚雲彪點頭道：「正是。」

黑袍怪人冷笑道：「原來你就是名滿武林的無影刀楚雲彪，怪不得如此驕傲狂妄！」

楚雲彪一笑道：「在下只是不怕魑魅魍魎罷了，何驕傲狂妄之有？」

口中笑答着，心中却感到奇怪起來。

他原以爲對方是衝着自己來的，但對方既不識得自己是楚雲彪，便表示對方在路上釘冥幣禁止路人通行，必非爲了對付自己，當下接口問道：「閣下大名，能否見告？」

黑袍怪人冷哼一聲，冷冷道：「你竟不知老夫是誰？」

楚雲彪笑道：「是的，在下見識不廣，不識得你這位大人物。」

黑袍怪人十分生氣，道：「老夫姓董名圖，人稱『一見不吉董無常』的便是！」

楚雲彪聽得面色一變，脫口道：「啊，敢情閣下便是方今武林令人聞名喪胆的『一見不吉董無常』董老前輩！」

他的吃驚，並非「虛情假意」，他的確聽過這個「一見不吉董無常」的大名，知道他是一個武功高强，生性兇殘，無惡不作的巨魔。

一見不吉董圖看見楚雲彪面有驚色，不由有些得意，道：「既知老夫之名，應知闖入老夫禁區的後果吧？」

楚雲彪點頭道：「是的，聽說闖入你的『禁區』之人都難逃一死……」

一見不吉董圖臉上升起一抹冷酷的惡笑，緩緩道：「你可以例外，因爲你不知那張冥幣是老夫的標誌，不過死罪可免，活罪難逃，跪下向老夫磕幾個頭，老夫就放你過去！」

楚雲彪笑道：「董老前輩眞會說笑話！」

一見不吉董圖怒道：「老夫說一不二，絕不是說笑話！」

楚雲彪仰頭哈哈笑道：「但聽入在下耳中，却是一句笑話！」

一見不吉董圖雙睛一暴，怒聲道：「你不磕頭麼？」

楚雲彪笑道：「少廢話，別人怕你董無常，我楚雲彪可一些也不怕！」

一見不吉董圖勃然大怒，厲吼一聲，雙臂一張，如鷹展翼，做勢便要撲過去。

楚雲彪搖手笑道：「等一下，我還要請敎閣下一件事，等下再打不遲。」

一見不吉董圖喝叱道：「有屁就快放！」

楚雲彪道：「閣下今日在這路上劃下禁區，不知有何貴幹？」

一見不吉董圖厲聲道：「你不配知道！」

楚雲彪微微一笑道：「你不說，想是怕我插手管你的閒事？」

一見不吉董圖氣得七竅生烟，鬼叫道：「好小子，竟然胆敢對老夫口出不遜，你也撒泡尿照照面子，憑你小子這樣一個後生小輩，也配管老夫之事麼？」

楚雲彪道：「只要我有興趣，別說是你，就是你家十八代老祖宗的事，我也照管不誤！」

一見不吉董圖再也按捺不住怒火，獰容厲嘯一聲，欺身疾進，一掌平胸推出，喝道：「躺下！」

一股凌厲掌風，於喝叱聲中，疾捲而至！

楚雲彪早有防備，長笑一聲，身子一傾，由右邊翻落，脚未着地，刀已出鞘，如電一閃，劈向對方左肩頭。

他出道一年多即博得「無影刀」之譽，其刀法之快自是可想而知，幾乎是一見不吉董圖的一掌剛剛發出，他的刀已攻到董圖的左肩之前！

董圖面色一變，連忙擰身一錯步，間不容髮的避過了楚雲彪的一刀，緊接着又大吼一聲，雙掌齊揚，應手捲出兩股狂飈，攻向楚雲彪胸口。

楚雲彪身形倏地右掠，也在間不容髮的情況下避開他的攻擊，然後右脚一點路旁的一株樹身，借力折身飛回，凌空一刀，對準對方腦門掛下！

這一刀，勢如雷電下擊，凌厲奇快無比！

董圖對於楚雲彪的快動作顯然一時無法適應，雖是立即斜身閃避，仍然未能完全避開，只聽「颼！」然一响，鬢髮已被楚雲彪的寶刀削下一大撮。

還好沒傷着頭部！

但這一下，已使他驚得魂飛魄散，只見他一斜身掠開一丈七八，伸手摸摸鬢髮，面紅耳赤的吼叫道：「好小子，原來你是『刀癡』的門下啊！」

楚雲彪飄身落地，却不乘勢進攻，微微一笑道：「不然，你以爲我是誰的門下？」

董圖道：「老夫只道你是山西『快刀翁』的門徒，一時大意，才輸了這一招……」

言下之意，是表示輸招乃因心存輕敵之故。

楚雲彪漸漸看出這個兇名遠播的「一見不吉董無常」是個喜歡倚老賣老而又死愛面子之人，心中暗暗發笑，接口道：「那麼，現在閣下已知我是『刀癡』的門下，可不要再存輕敵了。」

董圖道：「當然！咱們重來過！」

話聲中，搶步疾進，颷然一掌拍出，應手又是一股狂風捲了過來。

掌風，較前强猛一倍不止！

楚雲彪不敢大意，身形疾轉。滑步閃避，同時右手寶刀一式「燕子抄水」揮向對方下盤。

董圖這一回果然機警了不少，一見掌風擊空，立時移形換位，很巧妙的讓開楚雲彪的刀勢，再於次瞬間一抬右脚，猛踢楚雲彪腰部。

楚雲彪喝聲「來得好！」身子站立原地不動，只略一傾身，寶刀一沉，迎着對方踢到的右脚揮斬下去。

董圖反應亦快，即時縮回脚，轉攻上方，左掌駢伸二指，飛點楚雲彪雙目……

兩人愈打愈快，刹那間互攻了十幾招，居然勢均力敵，難分上下。

又打了數十招後，楚雲彪突然大喝一聲，發出「斬魂十八刀」中最厲害的一招「魂斷三截」，但見刀光上下閃動三下，便聽董圖悶哼一聲，纏鬥頓止，接着便見董圖身形倒縱而起，一下暴退出兩丈開外。他的黑袍，破裂了三處，一處在胸上衣領，一處在心口，另一處在腹部！

而且，三處裂口都是横的，長度也一樣，這情形使人一眼就看出「斬魂十八刀」的厲害，如果楚雲彪有意取董圖之命，董圖的身子此刻業已被斬成三截！

董圖的面色一陣青一陣白，他睜大一對蛇目，不勝驚駭的望望破裂的黑袍，又望望楚雲彪，嘶聲道：「小子！老夫承認你們師門的『斬魂十八刀』十分高明！」

楚雲彪笑道：「你肯認輸，例是難能可貴！」

董圖突然恢復兇暴之態，桀桀尖笑道：「不過，老夫雖然輸了，你小子今天却也別想活着離開此地！」

楚雲彪一怔道：「你還想打麼？」

董圖道：「不錯！」

楚雲彪失笑道：「要打可以，不過我建議你去找幾個帮手來！」

董圖厲笑一聲道：「老夫的帮手早就來了！」

一言甫畢，山路兩旁的樹林中，人影幢幢出現，有如幽靈般的走出了四個人！

這四個人，年紀五十到六十不等，像董圖一樣，身穿黑袍，相貌均極醜惡，望之如四尊兇神惡煞，令人不禁打心底泛起一股寒慄。

他們手中各握一件武器，乃是劍，哭喪棒，斧，方天畫戟；個個面掛惡笑，殺氣騰騰！

楚雲彪暗暗吸了一口冷氣，忖道：「一見不吉董無常一向獨來獨往，今天却出現了這四個同黨，而且他們衣着相同……哼，莫非他們五人是某一帮派中的人物？」

思忖一閃而過，當下鎭靜的朗笑一聲道：「很好，這還差不多！」

董圖冷笑道：「別怪老夫以多取勝，因爲今天你小子非死不可！」

楚雲彪笑道：「不打緊，這樣對你董無常才算公平，如果我不敵被殺，我決不抱怨就是，但你能先爲我介紹介紹這四位高人麼？」

董圖道：「江湖人稱『北邙四傑』，老大雷霆劍花猛，老二霹靂斧花威，老三獨角龍花武，老四笑面虎花俊！」

楚雲彪也聽過「北邙四醜」之名，當下向他們一一點頭爲禮，笑道：「幸會，幸會。」

北邙四醜但笑不答。

董圖道：「小子，姑念你無心犯錯，要是你有什麼未了之事要辦，不妨說出來，老夫願替你去完成！」

楚雲彪搖搖頭，笑道：「沒有！沒有！我只有一點疑問，要是你肯據實回答，我就可以死得瞑目啦。」

董圖一哼道：「你有何疑問？」

楚雲彪道：「你們五人今天在此劃下禁區，究竟是另有圖謀，抑是故意安排着等候我的？」

董圖道：「你小子與我們無仇無恨，我們幹麼要在此等候你！」

楚雲彪道：「我倒覺得你們是衝着我來的——你們和滇池六殘是不是同黨？」

董圖叱道：「少廢話，我們與滇池六殘毫無交情！」

楚雲彪微微一笑道：「數日前我在某地遇上滇池六殘，他們和你們一樣，與我無仇無恨，但是他們也想殺死我……」

董圖獰笑道：「老夫今天想收拾你，是因爲你撕毀了老夫的標誌！」

楚雲彪見北邙四醜已站好攻擊位置，心知無法善了，乃正色道：「我還有一句話要說：你董無常既然爲了一點細故立意要殺死我，那麼我爲了自衞，出手自不留情，等下你們若有傷亡，可別怪我手段狠辣。」

董圖道：「我們五人如死在你刀下，那是學藝不精，決不怪你。」

楚雲彪身形微挫，沉聲道：「好，你們可以動手了！」

董圖於是向北邙四醜一打眼色，五個人立時擺出攻擊姿態，慢慢移步向楚雲彪欺去。

楚雲彪挫腰沉步，撫刀靜立，他知道對方五人的實力不在滇池六殘之下，但是他心中沒有一點恐懼，因爲他已打定主意——打不過便逃。

他有把握能够逃出對方五人的圍攻。

北邙四醜分由前後左右迫近，雙方劍拔弓張的游步對峙了片刻，笑面虎花俊首先發動攻勢，手中方天畫戟猛抬，一聲暴叱，對準楚雲彪腰上章門穴戳來！

招疾力猛，確有很深的功力。

楚雲彪只一閃身，避過來勢，仍站立原處，未出手反擊。

笑面虎花俊一招走空，招式立變，方天畫戟一沉，改掃楚雲彪雙足。

與此同時，獨角龍花武也發出一聲雷吼，手中哭喪棒以力劈華山之式，朝楚雲彪當頭砸下！

這時，楚雲彪才展動身形，只見他身形倏地半轉，手中寶刀順勢下揮，「噹！」的一聲，接住笑面虎花俊的方天畫戟，同時左掌一揚，迎切獨角龍花武的左腕。

他這一掌，出得十分神妙，後發而先至，如果獨角龍花武不撤回他的哭喪棒，他左腕便得中掌折斷。

獨角龍花武亦非庸手，一看就知厲害，連忙中途變招，一刹砸下的哭喪棒，棒末陡抬，改向楚雲彪胯下撩去。

這一招，陰險至極！

而更可怕的是：雷霆劍花猛和霹靂斧花威的長劍和巨斧，也在同一瞬間遞到楚雲彪的身前！

也就是說：楚雲彪必須在同一時間破解或躲避三件武器的攻擊！

電光石火間，只聽楚雲彪陡然發出一聲長嘯，刀掌迸發，繼之是「噹！」「砰！」「拍！」三响，旋見花猛，花威，花武一齊往後跳開。

他們沒有受傷。

而楚雲彪也沒有，他正在慢慢縮回踢出的左脚

，原來他剛剛以一刀一掌一腳擋開了對方三人的攻擊，他用刀磕歪了雷霆劍花猛的劍，用掌拍開了獨角龍花武的哭喪棒，用左腳踢中了霹靂斧花威的斧柄！

刀，掌，腳同時發揮，宛如火星迸飛，姿式美妙已極！

董圖叫道：「好身手！」

喝采聲中，一掌疾拍而至。

笑面虎花俊的方天畫戟，也同時發出，飛刺過來。

楚雲彪突然一旋身，刀出如電，迎擊董圖，緊接着一翻刀身，再劈花俊。

但是，剛剛迫退了董圖和花俊；花猛，花威，花武的長劍，巨斧，哭喪棒又如驟雨般的臨到他身邊……

激戰數十招，畢竟是寡不敵衆，他漸漸感到招架困難，支持不住了。

他一面奮力抗拒，一面暗忖道：「該走了，只是丟了一匹馬太可惜……」

那知正想脫身而逃之際，忽然「運氣」來臨，他揮出的一刀，竟砍中獨角龍花武的腰部。

獨角龍狂呼一聲，登時仰身栽倒，腰上血如噴泉，眼看是活不成了！

董圖和花猛，花威，花俊爲之一呆。

楚雲彪也大感意外，他覺得自己在百忙中揮出的那一刀並不太高明，照理花武是可以輕易閃開才對，但結果竟有了意外的收穫，心中旣驚且喜，當卽乘勢進攻，手中寶刀綿綿揮出。

董圖四人顯然有些胆怯了，但仍奮勇再戰，怪的是再戰之下，又漸漸搶回上風，又把楚雲彪攻得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了。

楚雲彪原以爲可以乘勝再幹掉對方一個，一看希望落空，便又生起了「走爲上着」之意，當下大喝一聲，猛可一蹲身，寶刀以夜戰八方之式，環掃而出！

他準備在迫退對方四人之後，立卽縱身躍上樹梢，走他娘的。

可是，怪事又在這時發生了！

笑面虎花俊忽然慘叫一聲，仰身倒下。

他的雙腳，被楚雲彪揮出的一刀齊膝砍斷！

董圖，花猛，花威登時面色大變，一齊倒縱暴退，三人的眼睛，睜得圓圓的，面上浮現出震駭欲絕之色，好像他們打了半天到現在才發覺楚雲彪原來不是人，而是一個鬼，一個善於欺騙和捉弄人的鬼！

雷霆劍花猛又驚又怒，厲聲道：「楚雲彪！你眞會裝蒜！」

楚雲彪沒有作聲，因爲他現在的感覺仍與先前相同，他萬料不到自己隨便發出一刀竟又能砍中花俊的雙腳，他覺得這如果是一個「錯」，那麼「錯」在花俊而非「錯」在自己，因爲花俊的身手，要躲開自己那一刀，應是輕而易舉之事，但結果却又是如此，這該作何解釋呢？

是他們一時疏忽？或是他們惡貫滿盈，老天有意教他們死在自己的刀下？

他感到滿頭霧水。

但是，他沒有把心中的迷惑表現於臉上，聽見雷霆劍花猛的吼叫，冷冷一笑道：「常言道，兵不厭詐，爲取勝可以不擇手段，你叫個什麼勁兒？」

雷霆劍花猛厲吼道：「老夫跟你拚了！」

單劍直進，一口氣向楚雲彪攻出了十多招。

楚雲彪寶刀上下揮舞，從容化解，然後絕藝陡施，也一連向對方攻出數刀。

他的「斬魂十八刀」乃是天下無出其右的刀法，每一招式，都是奇奧神妙的殺手，雷霆劍花猛勉强接了五招之後，已感吃不消，急得大叫道：「董兄！二弟！你們還不快上來！」

董圖，花威不敢遲疑，立時再度撲上，前後夾攻起來。

這次，楚雲彪以一敵三，已覺輕鬆了不少，故打消了逃走的念頭，決與對方一決雄雌，手中寶刀絕招連施，奮戰不懈。

又鬥了一會，楚雲彪仍覺不易獲勝，不覺大叫道：「你們再不走，可別怪我刀下無情了！」

董圖，花猛，花威三人面色一變，但並未被唬倒，反而更加賣力，似乎決定拚到底。

楚雲彪一見唬不倒他們，心中暗暗着急，默祈道：「老天爺，您如有意借我之手懲兇，請再讓我砍倒一個，只要再倒下一個，剩下的兩人，我就有能力收拾他們了！」

默禱方了，霹靂斧花威突然欺身直進，巨斧一橫，直奔他右腿削來！

這一斧，來勢異常迅捷凌厲！

楚雲彪不顧硬擋硬架，立卽橫飄數尺，同時反手一刀向身後的雷霆劍花猛揮去。

「啊唷！」

雷霆劍花猛慘叫一聲，手中長劍「噹朗！」落地，雙手按着腹部跳後尋丈，摔跌地上，只呻吟了兩聲，便告氣絕死了！

他的腹部被楚雲彪一刀揮中，裂開一個大口，大小腸和鮮血一齊翻湧出來，死狀甚慘。

董圖大驚失色，不敢再戰，叫聲「扯活！」縱身便走，竄入樹林中，登時就沒了蹤影。

霹靂斧花威遲疑了一下，似想救走受傷未死的四弟花俊，但因楚雲彪此刻剛好站在花俊身邊，使他鼓不起勇氣上前救人，於是隨着董圖頓足而起，也逃了。

楚雲彪並未乘勝追擊，而靜靜的立在路上不動一下，他陷入了沉思之中，因爲他覺得這一仗勝得毫無道理，勝得莫明其妙……

莫非北邙四醜的身手不如傳說之强？

不，他們剛才一直佔盡優勢，攻得自己喘不過氣來，每人所打出來的一招一式，都稱得上是武林中的一流好手，哪有一點膿包的樣子？

但是，結果自己却輕易的砍倒了他們三個，這難道眞所謂冥冥之中有神相助？

他困惑的搖了搖頭，視綫慢慢的移上雷霆劍花猛的身上，看見花猛腹部洞開，肚腸翻出的慘象，不由皺起了眉峯，連忙又移開視綫，轉望數尺外的獨角龍花武。

獨角龍花武仰面朝天的躺着，那邊地上流着一大灘的血，人已經死了。再看笑面虎花俊，他面部朝地俯臥着，被砍斷的雙腿就在他身邊，傷口尙在冒血，看情形也活不成了。

楚雲彪不忍見他失血而死，立卽蹲下去，駢指封閉他腿上各處血脈，但是正當打算翻轉他的身子之際，忽然一眼瞥見他的背心釘着一支細如牛毛的銀針，不禁心頭大大一震！

再仔細一看，一點不錯，那是一支細小的銀針，它準確的釘在花俊的背心靈台穴上！

原來如此！

原來他是先被暗器打中要害，故此才避不開自己的一刀的！

是誰發出的暗器？

雷霆劍花猛和獨角龍花武的情形是否一樣？

楚雲彪思忖如電一閃之後，立卽跳去獨角龍花武身邊，伸手扳轉花武的身軀，一看他背上釘着一支銀針，登時面色大變。

他沒有再去察看雷霆劍花猛的情形，因爲他確信花猛的背心必然也有一支銀針；他猛然抬起頭，雙目精光迸射，掃望着兩邊樹林，沉聲道：「何方高人出手相助，請現身一見！」

話聲甫落，右邊樹林中已有動靜，一個穿着美麗衣裳的人，時隱時現的由林中轉了出來！

楚雲彪看得呆了。

因爲，來者是個姑娘！

一個麗質天生，美若仙子的姑娘！（未完待續）

倩女情仇

·本文承自第一四九頁·

這張含淚悲楚的面孔是多麼熟悉啊！這不是……面前的周孝全驀然止住悲泣，一咬銀牙，恨聲道：「不錯，是我多事，從金陵多事地邀你過舟對飲，又多事地同你遨遊江湖，我總算再一次見到你高天弘的狠心無情，告訴你，從此天底下又多了一個女人恨你！」

話聲未已，用手拉掉頭巾，一蓬長髮頓時垂了下來，並接道：「高天弘，你該不會忘記，我就是在嵩山被你用傲氣鬥敗的『追魂堡』周小娟！」

此時高天弘心中不知是什麼滋味，與自己相伴經月，而且曾經抵足而眠的人是一個紅粉佳人，而自己又無心地傷了對方的心，一時不知如何是好！

兩人四目交集，默默不語！

高天弘目光中則露着歉疚，不安的神色！

高天弘輕嘆一聲，低聲道：「周姑娘，妳應當恨我，我在嵩山奪走了妳本可以得到的『中原第一劍』之尊，之後，我又毀了『追魂堡』，周姑娘，妳要洩恨麼？我高天弘聽任所爲，絕不反抗！」

周小娟杏目圓睜，厲聲道：「高天弘，你錯了，『中原第一劍』的稱號，周小娟並不熱中，你摧毀了『追魂堡』，那是『靈岩玉女』方筠惹出來的禍根，我不怪你，我有我自己的理由恨你，恨你自傲自大，恨你目中無人，恨你無情無義！」

高天弘悵然若失，茫然低聲道，「恨吧！把所有憤怒與不平，都加在我身上好了！」

周小娟銀牙輕咬，暗恨這個俊俏人兒，竟是如此不解柔情，於是，低嘆一聲道：「相處一月，你對我備加照顧，看在這點份上，我以周孝全的身份警告你，家父已邀請『光明島主』阮靑虛及周小娟的恩師金芸娘夫婦兩人，前來中原，這二人的武功與你師父忘我聖僧不相上下，你要小心了！」

高天弘一揖到地，謝道：「多謝周老弟！」

如果高天弘說的是「多謝周姑娘」，周小娟可能會破涕爲笑的，這一聲「周老弟」彷彿是說，自己無意與周氏門中之人打交道！

周小娟一見高天弘太過絕情，暗恨不已，沉聲道：「好，周孝全與你高天弘的情份到此爲止，下次再遇到我周小娟，你要拔劍啊！」說完，抖袖振衣而起。高天弘似是聽出周小娟對自己誤會極深，於是疾聲呼道：「周姑娘，請聽我……」

周小娟去勢若飛，早已穿窗越屋而逝，高天弘不由把話底下「解釋」兩個字嚥了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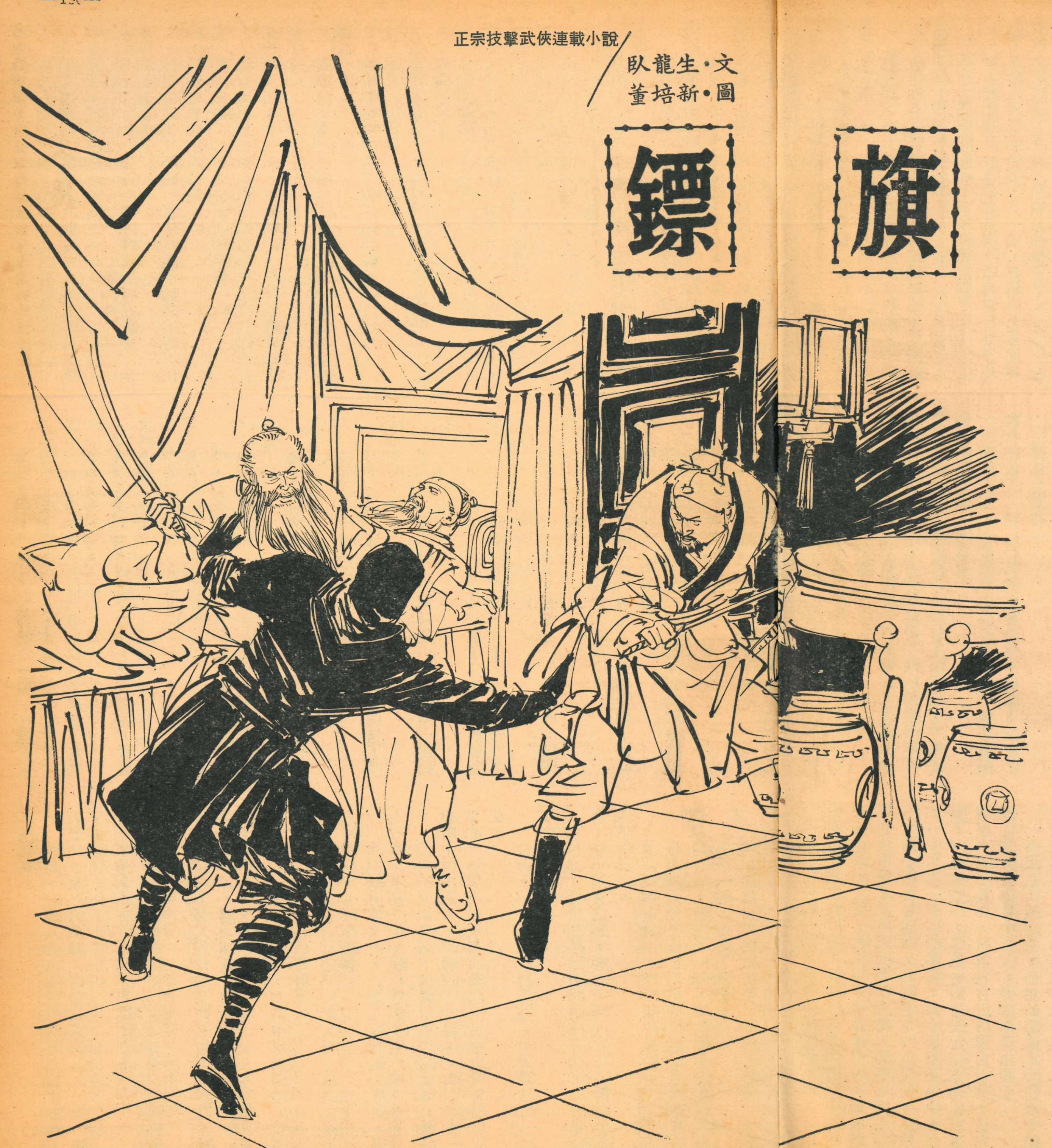
解釋？恐怕此後很難辦到了啊！

請繼續閱讀本故事之四「劍星豪」爲盼。

正宗技擊武俠連載小說

旗鏢

臥龍生·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鐵胆金鈴震八方」關中岳，央求得鐵夢秋允諾，前往診視徐督帥病況，經診視後，察知下毒者用毒極爲複雜，他人無法化解，非得下毒者交出解藥不可，鐵夢秋因碍於關中岳和沈百濤的苦求，遂代訂下計策，着令沈百濤假說鐵夢秋用錯藥，下令把鐵夢秋關囚起來，冀能在一衆囚徒中查出放毒者，一面特意命屬下放出消息，說是督帥病勢轉劇，看看可否迫令放毒者現身，消息傳至內堂，徐夫人急急趕至查看，沈百濤攔門阻擋，說督帥曾一度甦醒，現正安睡，徐夫人雖畧安心，但仍堅欲進入寢廂探視——

帥府潛來神秘客

沈百濤抬頭望了望天色，道：「他熟睡不久，夫人最好不要打擾他，明天，督帥可能恢復神志，夫人明日午時再來如何？」

徐夫人沉吟了一陣，道：「我去瞧瞧他，不驚動他就是。」

沈百濤抱拳一揖，道：「夫人，請相信在下，明日午時再來。」

徐夫人神情嚴肅的說道：「沈先生，你可以看他，我就不能瞧瞧麼？」

沈百濤道：「此時此情，屬下也不敢去驚擾，這一切都是爲督帥好，夫人必可體諒這點苦衷。」

徐夫人怒道：「我自己的丈夫，我就不能隨便探望，誰又能體諒我的苦衷，沈先生，你做事未免太過份了。」

沈百濤道：「督帥淸醒之後，屬下願受夫人責罰。」

徐夫人冷冷道：「如若督帥一病不起呢？」

沈百濤道：「果眞有此不幸，屬下當自絕在督帥的靈前，以謝知遇之恩。」

徐夫人道：「你自己感覺之中，大約是覺着比我更親近督帥了。」

沈百濤尷尬地一笑，道：「屬下不敢，請夫人海涵。」

徐夫人道：「我聽說你找了一個江湖郞中，下錯了藥，可有此事。」

沈百濤道：「那是屬下故佈的疑陣，其實那位

郎中的用藥，已使督帥清醒過來……」

徐夫人啊了一聲，接道：「這話當眞麼？」

沈百濤道：「在下怎敢欺騙夫人，只是此事要十分機密，不可輕易洩漏出去。」

徐夫人道：「那郎中被你關在帥府的石牢之中，不知是眞是假。」

沈百濤道：「不錯，他被我關了起來，若不如此，只怕他也會遭遇凶險。」

徐夫人道：「原來你是在保護他。」

沈百濤酒意似是漸漸清醒過來，若有所覺的苦笑一下，道：「夫人，妳請回吧！在下已經說的太多了。」

徐夫人點點頭，道：「明日午時，我要來此探望丈夫。」

沈百濤道：「屬下將在此恭候。」

徐夫人點點頭。轉身而去。

沈百濤直送徐夫人離開跨院，掩上院門，才直入督帥的病室。

一個身着黑衣的守衞大漢，由門後閃出，低聲說道：「沈兄，不論那人如何高明，但我們這一好一壞的消息，必將引起他很大的關心，料想他今夜中必來這跨院中探視。」

沈百濤輕輕歎息一聲，道：「但願關兄的計謀成功，早日找出那下毒的兇手。」

原來，這假扮守衞的大漢，竟然是神刀金鈴關中岳。

這是一番極費心機的精密的設計，關中岳，楊四成明裏離去，暗裏回來扮作了守護跨院的武士。

關中岳道：「如是那兇手今夜中再不出現，咱們就算遇上江湖上第一等陰險人物，只有採取第二步了。」

沈百濤道：「關兄的設計週密至極，料想兇手必然動心，但兄弟担心的，是那關在石牢中的江湖郎中，如若兇手先行對他下手，只怕會破壞了咱們的計劃。」

關中岳道：「這個沈兄放心，那人之能，强過我們十倍……」

似是自覺失言，急急住口。

沈百濤道：「那人是誰？」

關中岳苦笑一下，道：「是兄弟說盡了好話，才邀到的一個幫手，但他生性怪異，沈兄最好不要多問。」

沈百濤點點頭，道：「好！咱們也該坐息一下了。」

兩人就在病房盤膝而坐，運氣調息。

落日西沉，夜幕低垂，帥府中，到處挑起了照路的氣死風燈。

東跨院亦不例外，在庭院正中，高挑着一座白絹製成避風燈。

這座跨院中，雖有着很森嚴的防備，但能够看到的，只有兩個站在燈前階下的黑衣人，守在門口的護衞，已經撤去，閉上跨院的木門。

關中岳和沈百濤，全都隱身在病房之內，以作緊急應變的準備。

兩人直等到三更，仍然未見動靜。

沈百濤低聲說道：「關兄，只怕不會來了。」

關中岳道：「再等等看……」

語聲甫落，突聞噗的一聲，那高挑在院中的燈火，突然熄去。

關中岳道：「來了。」

跨院中燈火熄去，陡然間黑了下來。

關中岳雖然是久經大敵的人物，但心中亦不免有些緊張。

因爲，一個人能在隱密的地方，施放暗器，擊熄燈光，最近的距離，也有三丈以上，只此一樁，已可證來人的身手不凡。

沈百濤更是緊張的全身微微發抖。

只聽兩聲輕微的悶哼，似是有個人逼到病房門外。

夜暗中，那人的行動又快速無比，其實，關中岳和沈百濤，都未瞧見什麼，只是在感覺之中，有人迫近了病房門口。

但聞一聲波的輕响，夜暗中寒光閃動，緊閉的書房木門，竟被人用劍劈開。

關中岳和沈百濤都早已相定好了退避之路，兩人同時移身，藏於暗中。

木門被劈開之後，並無人隨着衝入病室，等候了一陣，才有一條人影，緩步而入。

門口的光線雖弱，但關中岳和沈百濤，都已在黑暗中隱藏甚久，淸晰的可以看到，來人穿着一身黑衣，連頭上也用黑布套起，手中也戴着黑色的手套。

全身上下，除了眼睛之外，一切都蒙在一片黑布之中。

自然，這情形早已在關中岳和沈百濤的意料之內，並無驚奇之感，所以，兩人的目力都集中在來人的身材上。

希望從他身材中，瞧出他的身份。

那黑衣人似乎是也預料到這病室中藏的有人，兩隻眼珠子，轉動了一陣，突然舉步向病榻行去。

左手一探，揭開了帳子。

沈百濤無法再沉得住氣，冷冷叱喝道：「放開手。」

接着右手一揮，幌燃了火摺子，點起了案上的燭火。

病室中，頓然光耀如晝。

那黑衣人懷抱寶劍，神態冷靜並未出手阻止。

沈百濤點燃起了燭火之後，冷冷說道：「朋友，咱們既然照了面，閣下似是用不着再故作神秘了，取下面具，咱們見識一番。」

黑衣人對沈百濤，似是根本不放在心上，目光却望向帳中仰臥的督帥。

沈百濤舉手向上一招，關中岳飛身而下，落着實地。

黑衣人聞聲警覺，回顧了關中岳一眼，冷笑一聲，突然舉步向外行去。

關中岳右臂一揚，金背大刀應手出鞘，橫刀攔住了去路，道：「朋友，拉下面紗，讓我們見識一下。」

黑衣人眼珠轉動，掃掠兩人一眼，右手長劍突然探出，閃起了兩朶劍花，攻向兩人。

同時，左手一揮，撲熄了室中的燭火。

關中岳沉聲說道：「沈兄。」金刀疾舉，劃起一片刀風。

沈百濤心中明白，這室中本就狹小，如若自己加入混戰，反而妨碍到關中岳的手脚，使他施展不開，立時翻身一躍，退出病房。

關中岳在進入病室之後，已然相度過病房中的形勢，心中早已有了準備，單刀施開，帶起了一片嘯風之聲。

沈百濤退出病房，立時召集埋伏在院中的屬下，重重把病房包圍起來。

燭火熄去，病房中一片黑暗，關中岳和那黑衣人，就在黑暗中展開了一場十分激烈的搏鬥。

雙方刀來劍往，全憑雙耳聽力動手，委實凶險至極。

突然間，關中岳感受到對方强大的壓力，對方的劍勢似乎是突然間轉變的十分凌厲。

關中岳心中暗暗忖道：「這人的武功不弱，必要得全力對付才成。」

心中念轉，刀法一變，唰唰攻出兩刀。

這兩刀都是那牧羊圖中記述的刀法，攻勢十分凌厲。

只聽那執劍人嗯了一聲，劍勢力道，突然大增，排山倒海一般直壓過來。

關中岳感覺到那是一股强大的力道，不可抗拒，只好向旁側一閃。

一股凌厲的劍風，掠身而過，穿出室外。

兩個守在門口的大漢，雙刀並進，想攔住那黑衣人。

黑衣人劍勢左右搖動，噹噹兩聲，震開雙刀。

但這一緩之勢，另外四個大漢，已由兩側圍了過來，並肩而立，四把刀，攔住了去路。

黑衣人雙目暴射出兩道寒光，長劍一擺，追衝過去。

四個黑衣人同時舉刀，想合力擋住那黑衣人的一擊。

但四人刀還未及舉起，已感到劍氣逼人，不禁心頭大駭。

只聽兩聲慘叫呼喝，四個大漢，兩個棄去單刀，兩人捧着手蹲了下去。

原來那黑衣人在一擊之下，傷了四人。

緊接着騰身而起，一躍兩丈。

沈百濤斜裏飛撲而上，一劍劈了過去。

黑衣人一閃，長劍一轉一推，巧妙絕倫的把沈百濤的寶劍，推到外門，乘勢一滑劍勢，向沈百濤劈了過去。

沈百濤看劍勢，直向肩上劈來，心頭一震，暗道：這人劍法高明的很。

心中暗讚，人却疾快的飛躍而起，閃開八尺。

如若他不能及時走避，黑衣人一劍，勢必削去他一隻膀子。

這不過一瞬間的工夫，沈百濤一擋之後，關中岳已疾追而至，大喝一聲，金背刀一抬，「泰山壓頂」直劈下去。

這雖然是平平常常的一刀，但關中岳施展出手，刀風疾勁，自具威勢。

黑衣人身子向前一探，長劍却向後撩起。

劍勢橫斬，削向那關中岳的右腕。

關中岳大吃一驚，暗道：這人劍招平凡之中，蘊藏着凌厲無匹的變化，而且一切均隨勢應變，不露本門功夫。

一劍迫逼，使得關中岳連人帶刀，向後退了三步。

黑衣人雖然佔了優勢，但却未再放手搶攻，反而飛身一躍，登上屋面。

關中岳心中大急，一揚手，兩枚金鈴鏢脫手而出。

鏢鈴叮噹，破空而至。

黑衣人一揚手，兩點寒芒，脫手飛出。

但聞兩聲金鐵交鳴，兩點寒芒，竟然和關中岳的金鈴鏢懸空相撞。

黑衣人却在打出暗器之後，放腿向前奔去。

關中岳一躍而起，放步疾追。

沈百濤大約自知輕功難以追上兩人，並未上屋追趕。

等約一盞熱茶工夫，却見關中岳獨自歸來。

沈百濤迎了上去，道：「關兄，那人……」

關中岳歎息一聲，接道：「咱們都想到了，却少想了一件事。」

沈百濤道：「什麼事？」

關中岳道：「來人的武功這樣高强，早知如此，兄弟應調集鏢局中所有的高手來此，只要擋住他，迫他全力相搏，他就很難脫困了。」

沈百濤道：「兄弟慚愧。」

關中岳道：「不能怪你，那黑衣人劍法平凡中蘊藏詭奇，傷人不多，已經是手下留情了……」

沈百濤道：「關兄追趕他……」

關中岳苦笑一下，接道：「追丟了，他的輕功，似是尤强過劍上的造詣。」

沈百濤大爲懊惱，長長吁了一口氣，道：「這麼看來，咱們這一次是失敗了。」

關中岳道：「至少是咱們未能在現場把他給抓到。」

沈百濤道：「關兄之意，可是說別有找到他的辦法。」

關中岳道：「沈兄，咱們雖然未能把他抓到，但在下却已發覺了一點蛛絲馬跡。」

沈百濤精神一振，道：「是不是帥府中人？」

關中岳道：「他逃出帥府，一路向南奔走，兄弟追了一陣，被他逃出了視綫之外，他奔走雖快，但他却露出了一點破綻，雙肩和靴子，都經過一番設計僞裝。」

沈百濤道：「關兄的意思是……」

關中岳接道：「她是女人，墊起了肩，在靴子裏加了棉花，……」

輕輕歎息一聲，接道：「幸好如此，如她是眞面目和咱們相見，只怕她的攻勢，更爲凌厲。」

沈百濤自喃自語道：「是女人，是女人，那會是誰呢？」

關中岳道：「既然知曉了她是女人，那就可以推出她的身份了。」

沈百濤道：「督帥臥病一事，帥府外很少有人知曉。」

關中岳道：「不錯，在下也推想她是帥府中人，但却無法知曉她是誰……」

沈百濤接道：「在下去見徐夫人，立卽淸點可疑的女眷。」

關中岳道：「這自然是最簡明的辦法，但深更半夜，男女有別，徐夫人又是一品夫人，如何能在深夜中驚擾於她。」

沈百濤道：「關兄之意呢？」

關中岳道：「進入內院，可有必通之路。」

沈百濤道：「高來高去，四面皆可進入……」

畧一沉吟，接道：「有一棵很高的大樹，可瞧內院全部景物。」

關中岳道：「咱們快些去，現在，她還未趕回來。」

沈百濤當先帶路，由花園，繞到內宅後面一株大樹下面。

那大樹高五丈以上，果然是極好的瞭望所在。

關中岳道：「沈兄請回督帥養病的跨院中，那人也可能重回跨院中去。」

沈百濤應了一聲，急步而去，關中岳却手足並用，爬上大樹。

居高臨下，內宅中的景物都可瞧見，但夜色幽沉，這內院，房舍連綿，甚爲廣大，關中岳有着力難全及之感。

關中岳很有耐心，足足等了有大半個時辰左右，果見一條人影，由東西方位上激射而入，落着實地，轉身行入了一個房舍之中。

關中岳暗中熟記了那人來的方向，進入的房舍。再打量了四週的形勢一眼，就目力所及，取出身上的七首，在樹上刻下了那黑衣人進入房舍的位置，才悄然溜下了大樹。轉回那跨院之中。

這時，天色將明，東方天際，泛起了一片魚肚白色。

沈百濤急急的迎了上來，道：「關兄，此地中一片平靜，未發生過事故，但不知關兄，是否找出了一些綫索。」

關中岳點點頭道：「瞧出來了，咱們到房子裏詳談。」

關中岳行入了房中，點起了燭火，手指蘸水，畫出了那院落的形勢，道：「內宅這座院落，是何人所住。」

沈百濤道：「似乎是夫人住的院落。」

關中岳道：「如果沈兄說的不錯，那是說在夫人的隨身丫頭中，潛藏有武林高手。」

沈百濤道：「如若關兄沒有記錯方位，那就不幸言中了，除了那位喜戴白珠花的小梅之外，還有高手，隱伏於內院之中。」

用指蘸水畫在木桌上，極易乾去，沈百濤再想瞧的仔細一些時，桌上的字跡已然失去。

關中岳輕輕咳了一聲，接道：「沈兄，你爲什麼不懷疑徐夫人呢？」

沈百濤道：「在下總覺着有些不可思議。所以，就一直不敢作此想法。」

關中岳道：「走！咱們到石牢中去，瞧瞧那位江湖郎中怎麼樣了。」轉身向外行去。（未完待續）

黃飛鴻傳奇故事

黃飛鴻生平事蹟，早已膾炙人口，本書所述盡爲人所未道及之逸事，乃根據黃飛鴻嫡傳徒孫朱愚齋師傅口述，並由其門生馬雲君執筆，故事既富趣味性，亦側重其眞實性，實爲不

上集：大鬧丁家莊

上集三〇六頁　定價港幣三元六角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發行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四）